

THE REPUBLIC

Πολιτεία

我们应始终坚持向上的道路
以正义和智慧行事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袁毅 译

理想国

人类正义问题开山之作
思考世界·思考社会·思考人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9787558410000

第一卷

译者注。比雷埃夫斯港：距离雅典西南7公里的重要港口。

原注。女神：这里指的是色雷斯地方的猎神朋迪斯。

苏格拉底：昨天，我与阿里斯同（Ariston）的儿子格劳孔（Glaucou）一起去了比雷埃夫斯港^①，参加了当地向女神^②献祭的活动，还在现场观看了赛会——这是他们第一次举办这样的活动，我想看看赛会进行得如何。这次赛会举办得很成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坦率地说，并不比色雷斯人办得更好。参加完献祭活动、看完赛会表演后，我们便打算回城。就在此时，克法洛斯（Cephalus）的儿子玻勒马霍斯（Polemarchus）在远处看见了我們，便差遣家奴赶上来挽留。家奴从后面拉住我的披风，喘着气说：“我家主人请两位留步。”

我转身问道：“你家主人在哪儿呢？”家奴回答：“两位请稍候，主人马上便到。”

于是格劳孔说：“好吧，我们就等等他吧！”

不大一会儿，玻勒马霍斯就赶了上来，同行的还有格劳孔的弟弟阿得曼托斯（Adeimantus）、尼客阿斯（Nicias）的儿子尼克拉托斯（Niceratus）和另外几个人，很显然，他们也刚刚看完赛会表演。

玻勒马霍斯说道：“苏格拉底，看来你们二位正准备回城。”

“正是。”我回答他。

“你瞧，”玻勒马霍斯接着说，“我们这儿有好多人呢。”

“是的，看见了。”

“那这样吧，”玻勒马霍斯道，“你们要么留下来，要么就和我们较量一番。”

“但或许还有更好的办法，”我向他指出，“我们可以劝说你们让我们回去。”

“如果我们根本就不想听你的劝告，你们如何能说服我们呢？”玻勒马霍斯问道。

“当然不能。”格劳孔回答他。

“那你们就放弃这种想法吧，我们不会听你的！”

阿得曼托斯说道：“难道没人告诉你们，为了致敬女神，今晚有骑马火炬接力赛吗？”

“骑在马上吗？”我问道，“这倒是挺新鲜的，意思是骑在马上手持火炬进行接力比赛吗？”

玻勒马霍斯说：“没错。比赛过后还有庆祝活动呢，很值得一看。吃完晚饭我们可以一块儿去瞧瞧，还能和这里的年轻人会面，大家可以好好聊聊。就这么定了，留下来吧！”

“看来我们非得留下来不可了。”格劳孔说。

“既然如此，那我们只好留下了。”

于是，我和格劳孔随他们来到玻勒马霍斯的家里，见到了他的兄弟吕西阿斯（Lysias）和欧若德摩斯（Euthydemus），还有卡尔西顿的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派阿尼亚的哈曼提得斯（Charmantides）、阿里斯托纽摩斯（Aristonymus）的儿子克勒托丰（Cleitophon）。玻勒马霍斯的父亲克法洛斯也在家里，他刚在院子里做完献祭，头上还戴着花环。我很久没见到他了，他看上去很苍老，坐在带靠垫的椅子上。屋里的椅子在他面前围成半圈，于是大家就在他四周坐了下来。

克法洛斯一看见我就马上打招呼：“苏格拉底，很遗憾你不常来比雷埃夫斯港看我们，你应该多来看看。如果我的身子骨还硬朗，能轻轻松松进城，就用不着你上这儿来了，我会去看你的。可眼下，你应该多上我这儿来呀！就我而言，你也看到了，我对肉体享受的兴趣日渐消退，对机敏谈话的渴望反而与日俱增。所以我真的希望你能多上这儿来，拿这儿当自己的家，跟这些年轻人交朋友。”

我回答道：“我很愿意这样做，克法洛斯。事实上，我很喜欢和老者交谈，因为我认为应该向他们学习。他们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走在一条我们可能也要走的路上，我们应该请教他们这条路是什么样的——是崎岖艰难，还是轻松平坦。我很乐意问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因为您已经到了诗人所描述的‘暮年’。您认为这是一个人一生之中最困难的时期吗？”

译者注。索福克勒斯是雅典三大悲剧作家之一，他既相信神和命运的无上威力，又要求人们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雅典民主政治繁荣时期思想意识的特征。

克法洛斯说：“我很愿意告诉你我的看法，苏格拉底。你看，我们这些年纪差不多的老人常常聚在一起，正应了那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聚会上这些老人总是抱怨青春的消逝，他们回忆年轻时的爱情生活、吃喝玩乐以及诸如此类的欢乐时光；于是，他们怨天尤人，苦恼于岁月剥夺了他们人生中最重要东西，并声称，以前他们生活得很惬意，而现在，这一切的美好时光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其他一些人则抱怨他们的家人对待老人有所怠慢。事实上，这就是他们喋喋不休，说衰老是痛苦之源的主要原因。但在我看来，苏格拉底，他们并没有发现问题的实质——如果要怪年龄大，那么我以及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也会有和他们一样的经历。但实际上，我曾遇到过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他们并没有这种感觉。

比如，有一次我和诗人索福克勒斯^④在一起，有人问他：‘你对性有何看法，索福克勒斯？你还能像以前一样，和女人谈情说爱吗？’他回答说：‘别提了！谢天谢地，现在我已经完全摆脱这档子事儿了，就像一个奴隶摆脱了一个残暴野蛮的奴隶主一样。’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现在更觉言之有理。我的意思是，毫无疑问，老年时，你会因为摆脱了性之类的事情而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自由。清心寡欲会使人心弦缓和，这样的心境就如索福克勒斯所描述的那样——摆脱了一个残暴野蛮的奴隶主，从而获得了自由。然而，造成这一切痛苦——包括亲友关系恶化——的根源不是一个人的年龄，苏格拉底，而是他的性格。如果一个人自律、脾气好，年老便不是太大的负担；否则，那就不仅是年老的问题了，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在年轻时也同样会遭遇各种生活的烦恼。”

我对克法洛斯这番话以及他本人甚是钦佩。我想让他继续说下去，便试图激将他，于是说道：“克法洛斯，我认为大多数人会对您所说的话持怀疑态度。他们会认为，您之所以觉得年老并不是一件烦心事，不是因为您的性格，而是因为您拥有巨额财富。他们会说，财富能让年老之人省去很多烦恼。”

克法洛斯：此话不假，他们的确不太信服我。他们所说的固然有理，但不免有些言过其实。特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故事正好可以作为我的回答——一个塞里弗斯人曾羞辱他，说他的名声不是自己的功绩，而仅仅因为他是雅典人；特米斯托克利回答说：“如果我是一个塞里弗斯人，我固然不会成名。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是一个雅典人，你也同样无法成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并不富裕的老人，他们遭遇种种烦恼并常怀抱怨之心。诚然，一个内心平和之人如果深陷贫困，年老对他来说当然不无烦恼；但同样地，一个整日怨天尤人的人即使再富裕，也可能永远不知足。

苏格拉底：克法洛斯，您的财富主要是继承来的，还是您自己挣来的呢？

克法洛斯：你说什么呢，苏格拉底？我自己挣的？作为一个商人，我赚钱的本领介于祖父和父亲之间。我祖父（和我同名）继承的财产和我现在拥有的财产差不多，而且后来他自己又挣了不少；但这些财产在我父亲吕撒尼亚（Lysanias）的

手里减少了许多，他比我现在拥有的财富还少。如果我留给子孙的财产比我继承的要多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

苏格拉底：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在我看来，您并不是那种惜财如命的人——一个自身并不创造财富的人往往不会过分看重钱财，反之，一个靠自己双手发家致富的人往往会倍加珍惜自己创造的财富。同理，诗人会珍爱自己创作的诗篇，而父母会眷恋自己的儿女；同样地，商人之所以爱财，不仅是因为钱财本身的用处（普通人对它感兴趣往往是因为这个），还因为这是他们自己辛勤劳动的产物。那些人整日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也是因为钱财是他们唯一看重的东西。

克法洛斯：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是的，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在您看来，财富带给您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

克法洛斯：说到这个最大的好处，很多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你知道的，苏格拉底，当一个人想到自己行将就木的时候，以前那些他从未想过的事情便会让他心生担忧和恐惧。过去，他常常会对传言中的冥府之事（如作恶之人一定会在那里遭受惩罚）付之一笑，但现在这些事情让他心烦意乱，惶恐不安——万一它们是真的呢！这或许是因为年老体弱，或许是因为死亡的临近让他对这些事情看得更加透彻。因此，他变得焦虑和恐惧，并开始扪心自问，自己是否曾亏待他人。如果发现自己一生中作恶甚多，他便会像孩子一样，不断地从梦中惊醒；一个问心无愧的人则会满怀信心并乐观地面对未来，正如品达（Pindar）所说“这才是一个人年老时最好的慰藉”。苏格拉底，在我看来，品达的话很有道理：任何一个行事正义的人，都有“甜蜜的希望作为伴侣，欢畅地滋养他的心灵，慰藉他的暮年时光——这种希望最能抚慰人心”。他的话语实在是美妙至极。或许这就是财富带给我的最大好处吧（至少对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来说是这样）：拥有财富就意味着一个人不必弄虚作假或者违心地欺骗他人，也意味着他在离开人世时不必亏欠神灵的祭品或任何人的债务。当然了，财富的作用还远远不止于此，但综合考虑之下，我会说，对于一个明事理的人而言，财富在上述情况下带给人的好处是最大的。

苏格拉底：克法洛斯，您的回答很是精彩。但至于您所说的“正义”，我们是否可以说，这就意味着诚实和欠债还钱？又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说，这样做有时是正义的，但有时也可能不是正义的呢？比如您从一个神志清醒的朋友那里借了武器，但后来他疯了，想向您要回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任何人都会认为，您不应该把武器还给他；如果您把武器还给他，这样做反而不正义了；同样地，一个准备将所有真相都告诉这样一个疯子的人也是不正义的。

克法洛斯：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由此可见，诚实和欠债还钱并不是正义的定义。

玻勒马霍斯插嘴道：苏格拉底，这就是正义的定义——至少如果我们相信西摩尼得斯（Simonides）的话，就可以这么认为。

克法洛斯：好了，现在我要将这场辩论交给你们两个了，因为我得去献祭上供了。

玻勒马霍斯：那么我可以接您的班，继续这场辩论吗？

克法洛斯：当然。（他笑着回答，然后很快就去参加祭祀活动了。）

苏格拉底：好吧，既然你已经接了这个班，那就告诉我们，西摩尼得斯对于正义的定义究竟有何看法吧。

玻勒马霍斯：他说，欠债还钱就是正义。我认为他说的没错。

苏格拉底：像西摩尼得斯这样智慧超群的人，人们是不敢轻易怀疑的。玻勒马霍斯，也许你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可我却无法理解。我的意思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谈论的，把从疯子那里借来的东西还给他——尽管这借来的东西的确是一种欠债，但西摩尼得斯肯定也不会认为人们应该这样做吧？

玻勒马霍斯：没错。

苏格拉底：如果那个想要我归还武器的人是个疯子，那我显然不应该归还，对吧？

玻勒马霍斯：没错。

苏格拉底：那西摩尼得斯所说的“欠债还钱是为正义”显然没考虑到这种情况，而是另有所指，对吧？

玻勒马霍斯：没错，确实另有所指。他的意思可能是，朋友之间应该与人为善，而不是与人为恶。

苏格拉底：我明白了。如果债务人向债主（二者互为朋友）归还欠款，而这种偿还对双方或者某一方是有害的，那么这种行为就不算是“还债”了——在你看来，西摩尼得斯的观点是这个意思，对吗？

玻勒马霍斯：正是。

苏格拉底：那么，即使债主是敌人，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归还欠款吗？

玻勒马霍斯：哦，是的。只要是欠款就应该归还，这是无可置疑的。敌人之间的欠款也是债务，欠这样的债也是一种恶行。

苏格拉底：西摩尼得斯对于正义的定义显然有些含糊不清，看来他跟其他诗人也没什么区别啊！他的意思也无非就是将原本属于某人的东西（他笼统地称之为“欠债”）还给他。

玻勒马霍斯：他就是这个意思。

苏格拉底：试想一下，如果有人问他：“西摩尼得斯，就拿医术来说吧。它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它又应当给予谁什么东西呢？”那么你猜他会如何回答？

玻勒马霍斯：他肯定会说，医术应当给予人体以药物、食物和饮料。

苏格拉底：那烹饪呢？它是一门什么样的艺术？它又应当给予谁什么东西呢？

玻勒马霍斯：它应当给予食物以味道。

苏格拉底：据此（一项技艺会给予某个对象某样东西）类推，那么正义又应当给予谁什么东西呢？

玻勒马霍斯：苏格拉底，以此类推，正义必是一门“损敌利友”的艺术。

苏格拉底：这么说来，西摩尼得斯认为正义就是损敌利友，是吗？

玻勒马霍斯：我想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在疾病和健康的问题上，谁最能做到损敌利友呢？

玻勒马霍斯：医生。

苏格拉底：那么当人们在海上航行遇到危险的时候呢？

玻勒马霍斯：船长。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正义者呢？在何种行业或者何种情况之下，他最能做到损敌利友呢？

玻勒马霍斯：依我看，是在并肩作战、共同抗敌之时。

苏格拉底：亲爱的玻勒马霍斯，那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说，除非人们生病，否则医生是没有用的？

玻勒马霍斯：的确是这样。

苏格拉底：照这么说，除非人们在海上航行，否则船长是没有用的。

玻勒马霍斯：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正义之士在和平时期也是没有用的吗？

玻勒马霍斯：不，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正义在和平时期也有用？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种地也是同样的道理，对吗？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是为了给我们提供粮食？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制鞋也是这个道理吧？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为我们提供鞋子，我想你会这么说吧？

玻勒马霍斯：没错。

苏格拉底：那正义有什么用呢？它能为我们提供什么？你认为在和平时期正义有什么好处？

玻勒马霍斯：在签订契约这类事情上，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你所说的签订契约，是指人们之间的合伙关系还是什么？

玻勒马霍斯：是的，当人们结成合伙关系的时候。

苏格拉底：那么，在下棋的时候，一个正义之士和一个技艺精湛的棋手，哪一个才是更好的伙伴呢？

玻勒马霍斯：技艺精湛的棋手。

苏格拉底：那么在砌砖盖瓦时，选择一个正义之士当伙伴是否比选择一个瓦匠当伙伴更好、更有用呢？

玻勒马霍斯：绝非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在什么样的合伙关系中，一个正义之士比一个瓦匠或一个乐手更适合作为伙伴呢？我的意思是，以上述情况类推，在演奏乐器时，一个乐手肯定要比一个正义之士更适合作为伙伴；因此在砌砖盖瓦或奏乐时，一个瓦匠或一个乐手比正义之士更适合作为伙伴。

玻勒马霍斯：依我看，在涉及金钱的合伙关系中。

苏格拉底：你说的不错，玻勒马霍斯，但是要用钱的时候呢？比如，当你们共同买卖一匹马时，我想一个擅长相马的人才是更好的伙伴，对吧？

玻勒马霍斯：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同理，当你需要买卖一艘船时，那么一个造船匠或水手才是更好的伙伴，对吧？

玻勒马霍斯：也许你说的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就共同使用金钱这一点来看，在什么情况下，一个正义之士是更好的伙伴呢？

玻勒马霍斯：当我们把钱存起来并希望它得到妥善保管时，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你是说当你不想用钱，而只是想把它存起来的时候？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当用不到金钱时，正义才是有用的？

玻勒马霍斯：似乎是这样。

苏格拉底：同样地，当修枝刀闲置不用，需要妥善保管时，正义于公于私都是有用的；但是当你需要使用它时，园艺技术便会更有用。对吧？

玻勒马霍斯：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据此，你是否也会认为，当一块盾牌或七弦琴闲置，不需要保管时，正义是有用的；而当你需要使用它们时，军事技术或音乐知识便会更有用？

玻勒马霍斯：当然。

苏格拉底：照这么说，这种规律也适用于其他任何东西——当它们被使用时，正义是无用的；而当它们闲置不用时，正义则是有用的。

玻勒马霍斯：看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如果只对闲置不用的东西有用，那么正义就无足轻重了，难道不是吗，我的朋友？而且我们还要考虑一点。在搏斗中——无论是拳击比赛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打斗——擅长攻击的人不也同样擅长防守吗？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最懂得如何预防疾病的人岂不也是最善于制造疾病的人？

玻勒马霍斯：我想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军队中最善于防守阵地的人也同样善于窃取敌人的情报或者运用其他进攻手段，对吧？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擅长保管东西的人往往也擅长偷窃。

玻勒马霍斯：似乎是这样。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正义之士善于保管钱财，那么他同样也擅长偷钱。

玻勒马霍斯：从上述讨论的结果来看，确实是这样。

苏格拉底：难道这就是正义的真面目——一个正义之士最后居然成了小偷？你可能从荷马那里得到的这个道理吧。因为荷马很欣赏奥德修斯（Odysseus）的外祖父奥托吕科斯（Autolycus），说他在“偷盗和作假”方面胜过了其他所有人。

看来你和荷马、西摩尼得斯一样，认为正义近乎偷窃——前提是正义必须损敌利友。你是这个意思吗？

玻勒马霍斯：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也有些糊涂了，不确定自己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仍然认为正义须以损敌利友为基础。

苏格拉底：你所说的“朋友”，是指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好的人，还是指那些真正的好人（尽管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也许并不好）？同样地，你所说的“敌人”，是指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坏的人，还是指那些真正的坏人（尽管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也许并不坏）？

玻勒马霍斯：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那就是人们把自己认为好的人当作朋友，把自己认为坏的人当作敌人。

苏格拉底：可人们却常常颠倒善恶，误将坏人当好人，或误将好人当坏人。

玻勒马霍斯：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岂不会把好人当作敌人，把坏人当作朋友？

玻勒马霍斯：的确会这样。

苏格拉底：那在这种情况下，损友利敌岂不成了正义之举了？

玻勒马霍斯：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可好人是正义的，是不会做不正义之事的。

玻勒马霍斯：没错。

苏格拉底：可是按照你的说法，伤害那些没有做过不正义之事的人反倒是正义的了。

玻勒马霍斯：绝不是这样的，苏格拉底，我想我的说法一定存在缺陷。

苏格拉底：那么伤害不正义之人而帮助正义之人是正义的，对吧？

玻勒马霍斯：这种说法更有道理。

苏格拉底：但由于很多人好坏不分，从而导致伤害朋友（他们被误认为是坏人）和帮助敌人（他们被误认为是好人）通常会被误认为是正义之举。这样一来，我

们就违背了西摩尼得斯的意思。

玻勒马霍斯：是的，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结果。但我认为我们得改变一下思路，因为我们对朋友和敌人的定义可能是错误的。

苏格拉底：玻勒马霍斯，你所说的“错误定义”具体指的是什么？

玻勒马霍斯：将表面上看起来好的人当作朋友。

苏格拉底：那我们应当如何改变思路呢？

玻勒马霍斯：不仅表面上看起来好，实际上也很好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表面上看起来好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人只能算作表面上的朋友，而不是真正的朋友。同理，敌人也是如此。

苏格拉底：那按照这个说法，好人是朋友，而坏人则是敌人。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前损敌利友的说法是不完整的，因此，现在你想完善一下这种说法：如果朋友是好人，那就善待他；如果敌人是坏人，那就伤害他。对吧？

玻勒马霍斯：是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正确。

苏格拉底：一个正义之士可以伤害别人吗？

玻勒马霍斯：是的，但他伤害的必须是那些坏的敌人。

苏格拉底：那么当马受伤时，它们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玻勒马霍斯：变坏了。

苏格拉底：那么马变坏是相对于好马而言，还是相对于好狗而言的？

玻勒马霍斯：相对于好马而言的。

苏格拉底：同理，当狗受伤时，它们变坏是相对于好狗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好马而言的。对吧？

玻勒马霍斯：毫无疑问是这样。

苏格拉底：我的朋友，当说到人时，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当人受到伤害时，他们变坏是相对于好人而言的？

玻勒马霍斯：可以这么说。

苏格拉底：正义之士难道不是好人吗？

玻勒马霍斯：他们当然是好人。

苏格拉底：这么说，受到伤害的人就变得不那么正义了。

玻勒马霍斯：看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音乐家能够通过音乐让人们变得不通乐理吗？

玻勒马霍斯：不能。

苏格拉底：魔术师能够通过马术让人们变成蹩脚的骑手吗？

玻勒马霍斯：不能。

苏格拉底：那么正义之士能够通过正义让人们变得不正义吗？或者大体而言，好人能够利用他们的美德让人们变坏吗？

玻勒马霍斯：不，不能。

苏格拉底：我想使东西降温并不是热的功能，而是冷的功能。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使东西潮湿不是干燥的功能，而是湿润的功能。

玻勒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同理，伤害别人不是好人的功能，而是坏人的功能。

玻勒马霍斯：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正义之士是好人吗？

玻勒马霍斯：当然是。

苏格拉底：玻勒马霍斯，这么说，伤害朋友或其他人不是正义之士的功能，而是不正义者的功能。

玻勒马霍斯：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正确，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有人说“正义就是欠债还钱”（也就是说，正义者应该做到“损敌利友”），他也不算上智者。我的意思是，这种说法存在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伤害任何人都是不正义的。

玻勒马霍斯：我同意你的说法。

苏格拉底：如果有人声称这是西摩尼得斯、毕阿斯（Bias）、庇塔库斯（Pittacus）或者其他智者贤人的观点，那我们就要联合起来，与鼓吹这种说法的人作斗争了。

玻勒马霍斯：是的，我已经准备好参与这场斗争了。

苏格拉底：你想知道“损敌利友”的观点是谁提出来的吗？

玻勒马霍斯：谁？

苏格拉底：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佩里安德（Periander）、佩尔狄卡（Perdiccas）、薛西斯（Xerxes）或底比斯的伊斯梅尼亚（Ismenias）这类自认为有钱有势的人提出来的。

玻勒马霍斯：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好吧，既然正义不能如此定义，那我们能不能另外给它下一个定义呢？

这时，色拉叙马霍斯三番五次想插话，来加入这场辩论，但总是被身旁的人阻止，因为他们也急于让这场辩论一见分晓。而在我们暂停休息的时候，我问了个问题，于是他便再也坐不住了——他像蹲伏的野兽一样，向我们猛扑过来，似乎要将我们撕成碎片。

玻勒马霍斯和我顿时吓得惊慌失措。色拉叙马霍斯大声吼道：“苏格拉底，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纯属胡扯！你们为什么要像傻瓜一样相互吹捧呢？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正义是什么，那就不要只提出问题，然后通过反驳你得到的所有答案来哗众取宠，因为你很清楚，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更容易。这样绝对不行，你得提出自己的观点，告诉大家你心目中的正义是什么。你一定要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要光扯什么责任、利益、好处或报酬！你休想用这样的废话糊弄我们！”

听完他的恶言泼语，我立刻就怔住了，满眼惊恐地望着他。我想，要不是我在他这番言语攻击之前就注视着他，这时我恐怕早已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吼叫给吓坏了。好在当他一开始对我们的辩论感到愤慨时，我就已经注意到了他的表情，所以我才能够勉强回应他。

我战战兢兢地回答：“色拉叙马霍斯，请你先别生气。如果玻勒马霍斯和我在探讨这些观点的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绝不是故意的。你想啊，如果我们在寻找金钱，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只顾相互吹捧而因此错过寻找金钱的机会。更何况我们正在寻找的正义远比金钱更宝贵，因此，你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会愚蠢地向对方妥协，而不尽全力去寻找正义。相信我，色拉叙马霍斯，我们已经尽力了。如果我们力不从心（我想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像你这样的智者更应该给予我们同情，而不是严加苛责。”

听完我的话，色拉叙马霍斯爆出了一阵极具讽刺意味的笑声，说道：“天哪，货真价实的苏格拉底又回来了，使出了他惯用的伎俩——装傻充愣！我早就预料到他会这么做，前段时间我甚至还提醒过这里的其他人，苏格拉底不会提出任何观点，而只会假装无知，并竭力回避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

苏格拉底：那是因为你太聪明了，色拉叙马霍斯。如果你要问一个人“十二是由哪两个数字相乘得来的”，同时又给定一个附加条件“不准回答是二乘六、三乘四、六乘二，或者四乘三”——还说你不想被这样的废话糊弄过去，那么没人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敢肯定这一点，而你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但假设那人这样回应你：“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色拉叙马霍斯？你不想让我给出刚才你提到的任何答案吗？但如果它们之中真的有正确答案呢，色拉叙马霍斯？我还应该舍弃正确的答案而用错误的答案糊弄你吗？不然你想让我怎么做呢？”你又当如何回应他呢？

色拉叙马霍斯：哼！这两件事情毫无相似性。

苏格拉底：难道二者不相似吗？就算它们真的不相似，就算只有被你提问的那个人认为它们是相似的，那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那个人不会如实相告吗？难道我们还能阻止他回答不成？

色拉叙马霍斯：这么说，你也打算这么做吗？非要用我禁止的答案来搪塞我？

苏格拉底：一旦我认真思考过这件事，我就会这么做，对此我毫不怀疑。

色拉叙马霍斯：关于正义的定义，如果我能够给出另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不是上述你们提到过的任何一个答案，而是比它们还要更高明——那你又当接受何种惩罚呢？

苏格拉底：对于无知的惩罚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是向智者学习。

色拉叙马霍斯：没这么便宜的事！单单学习是不够的，你还得接受金钱上的惩罚。

苏格拉底：如果有钱的话，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惩罚。

格劳孔：钱不是问题，色拉叙马霍斯，因为我们都愿意帮助苏格拉底解决钱的问题。你继续往下讲吧。

色拉叙马霍斯：我当然会讲的！这样苏格拉底就可以故技重施了——只是一味地攻击和批评别人的观点，而自己却不提任何观点。

苏格拉底：那是因为我别无选择，色拉叙马霍斯。如果一个人无知且坦承了这一点，即便他有任何自己的观点，但却被另一个权威人士阻止回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怎能发表观点呢？很显然，现在应该站出来讲话的人是你，因为你自称已经有了答案，而且也能够表达出来。因此，你不妨陈述自己的观点，就当是帮我一个忙，同时也让格劳孔和其他诸位受教。

我的话得到了格劳孔和其他人的附和，他们也促请色拉叙马霍斯为大家释疑解惑。尽管众人都看得出来，色拉叙马霍斯早已跃跃欲试（因为他看起来成竹在胸，自认为已经有了一个能让众人都拍案叫绝的妙答），但他却继续掩饰，并执意让我先陈述自己的观点。最后他才终于妥协，在开口之前还不忘冷嘲热讽：你们看，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精明之处，他自己不肯向别人传授知识，却处处向别人学习，而且毫无谢意。

苏格拉底：色拉叙马霍斯，你说我向别人学习，这倒是真的，但你说我对他们毫无谢意，这一点我不敢苟同。我囊中羞涩，因此我所能做的就是口头上的赞美。如果我认为某人的观点不错，我会不吝赞美之辞——只要你肯陈述自己的观点，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因为我相信你的观点必定绝妙无疑。

色拉叙马霍斯：那好吧，你听着，我的观点是，正义无非是强者的利益……那现在你为什么不为我喝彩呢？不，你是绝不肯那么做的。

苏格拉底：但我得先了解你的意思啊，至少现在我还不太理解。你说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色拉叙马霍斯？你该不会是说，因为搏击手波利达马斯（Poulydamas）比我们都要强壮，因此吃牛肉带给他身体的益处就比我们要大一些，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牛肉对他的身体是有益的，因此也是正义的；而尽管这种食物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但是就因为我们的身体比他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牛肉就不正义了？

色拉叙马霍斯：苏格拉底，你肆无忌惮地曲解我的观点，这手段可真够卑劣的！

苏格拉底：色拉叙马霍斯，你误会我了，我只是想让你把自己的观点解释得更为清楚一些。

色拉叙马霍斯：你难道不知道城邦的政体有僭主政体、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吗？

苏格拉底：我当然知道。

色拉叙马霍斯：政府是任何城邦的统治者，对吧？

苏格拉底：是的。

色拉叙马霍斯：每个政府制定的法律都旨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民主政府制定民主的法律，僭主政府制定僭主的法律……如此等等。通过这么做，政府明确地宣告，国民的行为只要符合政府的利益，就是正义的；如果国民的行为不符合政府的利益，就会被视为非正义的，因而就会像罪犯和违法者一样受到惩罚。因此，这就是我对正义的理解：在任何城邦，正义即现任政府的利益。政府作为掌权者而拥有权力，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在什么地方，正义即强者的利益。

苏格拉底：现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过我要先思考一下你说的到底对不对。色拉叙马霍斯，你也认同这一点：正义是利益——尽管你不让我这么说——只不过你在“利益”前加上了“强者的”这样一个限定词。

色拉叙马霍斯：这个限定词很关键。

苏格拉底：它是否关键目前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必须先搞明白你说的到底对不对。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都认同“正义是利益”这种说法，只不过你加了个限定词，称之为“强者的利益”，而我对这种说法仍存疑问，因此我们还得好好思考一下。

色拉叙马霍斯：那你就好好思考吧。

苏格拉底：不过，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我猜你也会认为服从政府是正义的，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没错。

苏格拉底：每个城邦的政府是永远正确呢，还是难免也会犯些错误？

色拉叙马霍斯：他们肯定也会犯错的。

苏格拉底：那他们立法时也会时错时对？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正确的立法将符合他们的利益，而错误的立法则会违背他们的利益。你是这个意思吗？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而臣民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任何法律，这就是你所谓的正义，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当然。

苏格拉底：那么根据你的说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符合强者利益的行为是正义的，而违背强者利益的行为也同样是正义的，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你在说些什么？

苏格拉底：我想我只不过是在重复你的观点罢了。现在我们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有时候，当政府要求其臣民按照他们的命令行事时，他们也难免会犯错误，从而导致该命令违背了他们的利益，但臣民却必须按照政府发布的任何命令行事，这样才算是正义的。我们都认同这种说法，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同时你也须承认你已经认同了这一点：正义并不总是符合政府（即强者）利益的。你已经声称“臣民却必须按照政府发布的任何命令行事，这样才算是正义的”，而当统治者错误地发布了有损他们利益的命令时，那么，我亲爱的色拉叙马霍斯，这与你刚才给正义所下的定义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我的意思是，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弱者受命去做有损强者利益的事情反倒成了正义之举了。

玻勒马霍斯：是的，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显而易见。

克勒托丰（插话道）：那你不妨做他的见证人。

玻勒马霍斯：何需证人？色拉叙马霍斯自己也承认，统治者有时会发布有损他们利益的命令，而臣民按这些命令行事即为正义。

克勒托丰：玻勒马霍斯，你说的没错，色拉叙马霍斯坚持认为按统治者的命令行事是正义的。

玻勒马霍斯：是的，克勒托丰，他还坚持认为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在确立了这两点之后，他也承认，有时候强者会让受其支配的弱者去做有损自己利益的事情。在这些前提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义是强者的利益，但也可能是对强者利益的损害。

克勒托丰：但色拉叙马霍斯所说的强者的利益是指强者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这就是他坚称弱者应该做的事情，这才是他对正义的定义。

玻勒马霍斯：可是他并没有这么说。

苏格拉底：没关系，玻勒马霍斯。如果色拉叙马霍斯现在要这么说，那我们可以将这一观点看作是他本来的意思。那么，色拉叙马霍斯，你是否有意将正义定义为“强者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不管这些事情是否真的符合自己的利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吗？

色拉叙马霍斯：绝对不行！你认为我会把一个犯错的人在他犯错时称为“强者”吗？

苏格拉底：是的，当你承认统治者并非永远正确，而难免也会犯错的时候，我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

色拉叙马霍斯：那是因为你总是善于在辩论中使用诡辩术，苏格拉底。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医生在为病人看病时犯了错，那么你是不是因为他看错了病才称之为医生的？又或者一位数学家在计算中出了错，那么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你正是因为他算错了数才称之为数学家的？我们固然会说一个医生、数学家或教师难免犯错，但实际上在我看来，一个称得上是医生、数学家或教师的人——如果名副其实的话——是从来不会出错的。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说法推而广之：严格来说——你在言辞上一贯是严谨的——专业人士是不会犯错误的：出错意味着知识上存在缺陷，一个一再出错的人就算不得是专业人士了。专业人士、行家里手、统治者皆同此理——尽管人们在言辞上仍普遍使用“医生犯了错”或“统治者犯了错”之类的说法，但一个统治者在他真正统治的时候是不会犯错的。所以，在我刚才向你们陈述我的观点时，你们应该明白我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但事实上最精确的表述应该是，一个统治者——如果他名副其实的话——是不会犯错的。一个不犯错的统治者当然只会制定符合他最大利益的法律，而他的任何臣民都应该遵守这些法律。因此，正如我之前曾反复说过的，正义即强者的利益。

苏格拉底：说实话，色拉叙马霍斯，你真的认为我像一个诡辩家吗？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是因为你认为我提这些问题是有意要搅乱你的论述。

色拉叙马霍斯：我敢肯定，你就是有意这么做。但你绝不会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因为我已经识破了你不择手段的伎俩，同时正因为如此，你便无法通过辩论让我折服。

苏格拉底：亲爱的色拉叙马霍斯，我根本就无意这么做！但为了避免以后我们之间再起误会，所以还请你把事情说清楚。你刚才说“弱者维护强者的利益是为正义”，这里所说的强者（或统治者）是宽泛意义上的强者呢，还是你刚才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强者呢？

色拉叙马霍斯：我说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强者。现在，你有什么花招就尽管耍出来好了，千万不要有任何保留。不过你那一套早就被我看穿了，因此你绝不可能赢得这场辩论。

苏格拉底：你以为我会自不量力，跟你大名鼎鼎的色拉叙马霍斯诡辩？我还不至于如此疯狂！

色拉叙马霍斯：果真如此吗？刚才你就是这么做的，只不过没能得逞罢了。

苏格拉底：够了，勿要逞口舌之快。我们谈点实际问题：以你刚才谈到的这位医生为例——严格意义上的医生，他的职能是赚钱牟利，还是治病救人？当然我这里指的是名副其实的医生。

色拉叙马霍斯：治病救人。

苏格拉底：那船长呢，他是统管水手们的首领还是一个普通的水手？

色拉叙马霍斯：水手们的首领。

苏格拉底：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他在航行之中就把他说成是一个水手。我的意思是，他之所以被称为船长并不是因为航行，而是因为他高超的技艺，因为他凌驾于水手之上的权威。

色拉叙马霍斯：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各行各业都有它们的利益所在，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任何一门专业知识存在的理由就是寻求并获得该行业福祉和利益，难道不是这样吗？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这就是技艺的作用。

苏格拉底：除了自我完善以外，任何一项技艺还有其他利益吗？

色拉叙马霍斯：你能否解释得更清楚一些？

苏格拉底：这么说吧，假如你问我，身体仅是自给自足就够了，还是也需要别的东西。我会回答说：毫无疑问，它也需要别的东西，因为身体也会犯病，不能完全自给自足——这就是人们发明医术的原因。医术方面的专业知识正是为了维护身体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你认为我这样回答对不对？

色拉叙马霍斯：很对。

苏格拉底：那么医学本身存在缺陷吗？或者进一步说，所有技艺也都存在缺陷？例如，眼睛欠缺视力，耳朵欠缺听力，因此，它们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来获得并维护各自的利益。当然了，技艺本身是否也存在某种固有的缺陷，以至于每一门技艺都需要进一步的专业知识来维护它们自身的利益，而进一步的技艺又需要新的专业知识来维护它的利益……如此延伸下去，直至无穷无尽？又或者每一门技艺都只需要考虑其自身的利益？还是说，我们需要从这门技艺（或者其他技艺）的整个问题入手，来考虑它的利益，因为它的缺陷并不要紧——由于任何一门技艺都是毫无缺陷的，因而任何技艺都不应该去研究其自身专业领域以外的其他任何技艺的利益？换句话说，任何真正的技艺都是完美无瑕的，也就是说，它是完完全全、纯粹地道的技艺。请告诉我，是这样吗？当然了，前提是，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就其严格意义而言的。

色拉叙马霍斯：我认为是这样。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医术考虑的不是医术本身的利益，而是身体的利益？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马术考虑的也不是马术本身的利益，而是马的利益。推而广之，任何技艺考虑的都不是其自身的利益，因为它在任何方面都毫无缺陷，它考虑的是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色拉叙马霍斯：看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色拉叙马霍斯，同时技艺又享有凌驾于其服务对象的权威和权力。

（色拉叙马霍斯极不情愿地表示同意。）

苏格拉底：因此，没有一门学科或一门技艺只考虑强者的利益，而忽视受它支配的弱者的利益。

（色拉叙马霍斯本来试图反驳，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苏格拉底：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位合格的医生考虑的是病人的利益而非他自身的利益——我们都认同了这一点：严格意义上的医生是支配身体的，而不是赚钱的，对吗？

（色拉叙马霍斯表示认同。）

苏格拉底：严格来说，船长不是普通水手，而是管理水手的，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同样表示认同。）

苏格拉底：既是这样，那么船长们便会这样行使他们的权力——他们考虑或维护的不是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是受他们支配的水手们的利益。

（色拉叙马霍斯勉强表示认同。）

苏格拉底：色拉叙马霍斯，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位合格的统治者考虑的是其国民的利益而非他自身的利益，而他所具备的技艺也是服务于国民的。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他所做的一切都旨在维护其国民的利益。

辩论进行到这一步时，每个人都很清楚，正义的定义已经被颠倒过来了。色拉叙马霍斯没有回答我最后的问题，而是说：“告诉我，苏格拉底，你有没有奶妈？”

苏格拉底：嗨！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倒向我提出了一个不相干的新问题？

色拉叙马霍斯：在你流鼻涕的时候，她不管不顾，任你继续流鼻涕而不帮你擦一擦；同时她对你也疏于教育，以致你连羊和羊倌都分不清。

苏格拉底：我完全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色拉叙马霍斯：我的意思是，在你看来，牧人放牧，把牛羊喂得膘肥体壮是为了牛羊的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或者主人的利益；同样地，你认为那些统治者（真正的统治者）对待他们国民的态度，与牧人对待牛羊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日思

夜想的不是他们自身的利益。你对是非对错、正义与不正义的理解可以说是“谬以千里”，以至于你甚至没有意识到正义实际上是对强者（或者说统治者）有益的，而对服从命令的受支配者是有害的。你也没有意识到，不正义则恰恰相反：不正义者主宰着那些正义的傻瓜（他们本质上就是这样），而他的臣民却因为他是强者而做着维护他利益的事——他们通过执行他的命令来取悦于他，而他们自身的福祉却丝毫没有得到增进。

愚蠢的苏格拉底，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在任何情况下，正义者总是比不正义者要更吃亏。打个比方，一个正义者和一个不正义者合伙做生意，散伙时你会发现不正义者总是比正义者要挣得多；又比如说，在缴纳财产税时，在收入一样的情况下，那么正义者总是会比不正义者缴纳更多的税；如果有免费的物品可以领取，那么正义者什么都得不到，而不正义者却总能收获颇丰；在担任公职时，尽管一个正义者在经济上没有遭受损失，但他却会因为公正无私而忽视自身的利益，从而遭受其他损失——他的正义使他无法以权谋私，而且他的亲友也会因为他拒绝为他们徇私而记恨他。然而在这些方面，不正义者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我这里指的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人——他们有能力为自己谋取巨大的利益。如果你了解就个人利益而言，不正义者相对于正义者而言是多么的有利，那么你就应该考虑这种人——如果你看到不正义是如何以它最完美的形式，极大地改善了一个作恶者的生活，同时在同样程度上损害了其受害者（他们不敢或者不愿作恶）的生活，那么你就能够更容易地认清这一点。我这里指的是“僭主政体”，僭主通过巧取豪夺获得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不论它们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物品，也不论它们是私人财产还是公共财产——这种窃夺往往不是小规模，而是全面彻底的。如果犯罪的只是一般人——哪怕他们所犯的只是些微不足道的罪行——那么他们不仅会受到惩罚，而且还会名誉扫地：犯下这些罪行的人被称为劫庙犯、绑匪、小偷或强盗；而那些侵占了公民财产，还剥夺他们自由并奴役他们的人非但不会受到谴责，反而还会受到颂扬——不仅他的臣民们会祝福他，而且其他任何了解他们恶行的人也会这样做。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之所以谴责不正义，是因为人们害怕成为它的受害者，而不是因为人们不敢行不正义之事。

所以你看，苏格拉底，不正义如果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会比正义更有力量、更肆无忌惮、更有权势。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正义即强者的利益，而不正义则有利于不正义者自己。

色拉叙马霍斯就像澡堂里的伙计一样，将他的长谈阔论劈头盖脸地泼向我们。在滔滔不绝、一口气说了很多话之后，他便打算扬长而去。然而，在座的人（当然也包括我）都不答应，我们强行将他留下来，让他为自己提出的观点辩护。

苏格拉底：我亲爱的色拉叙马霍斯，你该不会是想要离开吧？你可不能对我们长谈阔论一番后就急着离开啊，因为你还没有充分证明——或者说你自己还没弄清楚——你的这些言论是否正确。或者你认为你试图定义的正义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不是指引人生方向的大事？

色拉叙马霍斯：你以为我不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

苏格拉底：你确实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你对我们漠不关心，也不在意我们的无知（我们尚不明白上述那些你自称明白的事理）会导致我们生活得更好还是更糟。我们可不希望你这样，色拉叙马霍斯，还请不吝赐教——这会让我们大家都受益匪浅，对你来说也不是件坏事。对我来说，你的观点还无法让人信服。即使不加限制，任其为所欲为，我也不认为不正义会比正义更加让人受益；即使不正义被赋予巧取豪夺的权力，色拉叙马霍斯，我仍然不认为不正义会比正义更加让人受益。在座的各位当中可能还有人和我有同感，因此你必须通过有理有据的论证来让大家信服你的观点——不正义比正义更加让人受益。

色拉叙马霍斯：你让我怎么说服你？刚才我说了那么多都无法说服你，那我还能怎么做呢？我总不能把这些观点硬塞进你的脑子里吧？

苏格拉底：不，我只是希望你的言论前后一致；如果你真的想做出任何修改，我希望你正大光明地讲出来，而不要试图蒙混过关。色拉叙马霍斯，现在的情况是，你之前说到医生的时候，你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医生（有能力胜任这一职位的医生），但随后当你说到牧羊人的时候，你并没有使用同样的标准——我的意思是，你刚才所说的观点仍然有待论证。你认为牧羊人（其能力足以胜任这一职位的羊倌）牧羊的原因并不是为了羊群的利益；相反，你以为牧羊人就像宴会上的客人，他只顾享受美餐；又或者他表现得更像一个商人而不是羊倌，他只对赚钱感兴趣。

但羊倌的技艺就是尽可能地维护羊群的利益——这才是唯一与这项技艺相关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将羊群养得膘肥体壮，羊倌的技艺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我想，同样的道理使我们刚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真正的权威（无论是政治上的权威）都会尽可能地考虑其国民或服务对象的利益。但是你认为那些拥有政治权威的统治者（真正的统治者）真的乐意如此行使他们的权力吗？

色拉叙马霍斯：他们当然不乐意，我非常确信这一点！

苏格拉底：色拉叙马霍斯，恐怕其他领域的权威也都不乐意这么做吧，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如果其他权威真的那么做的话，那就没人愿意担任管理职务了，相反，他们更愿意成为领取薪水的被管理者，理由是权力不会让权威者受益，而是

让那些受他们管理的人受益。那么请告诉我，在我们区分一项技艺与另一项技艺的时候，难道我们不是通过了解技艺所能做到的事情来区分的吗？色拉叙马霍斯，请你在回答的时候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否则，我们的辩论将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我们就是这样区分的。

苏格拉底：每一项技艺都有其独特的利益，而不会与其他技艺拥有相同的利益，对吧？例如，医术保障健康，船长保障航行安全，等等。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是不是挣钱的技艺让人获得了收入？因为这就是挣钱的技艺所应具备的功能。你肯定不认为医术和航海术拥有同样的目的吧？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做出严格的区分，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生病的船长在航海中康复了（因为航海对他有好处），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将航海术也说成是医学呢？

色拉叙马霍斯：当然不可以。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病人在身体康复期间挣到了一笔钱，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将医术说成是挣钱的技艺呢？

色拉叙马霍斯：不可以。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都认同这一点——每一项技艺都有独属于它的利益，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你可以这么说。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有某种利益是所有不同领域的从业者所共有的，那么这种利益显然必须来源于这些从业者所共有的某项技艺，而且他们运用了这项技艺，而不仅是他们各自所特有的技艺？

色拉叙马霍斯：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业者之所以能够通过赚钱来受益，是因为他们除了运用自己特有的技艺之外，还运用了挣钱的技艺。

（色拉叙马霍斯勉强表示认同。）

苏格拉底：由此可见，就赚钱这一点而言，没有从业者是因为自己特有的那项技艺而受益的。相反，从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医术创造健康，挣钱的技艺创造收入，建筑术创造房屋（在此过程中，挣钱的技艺可以与建筑术齐头并进，创造收入）等，其他各项技艺也是如此：它们各司其职，并让其服务的对象受益。但除了工资之外，从业者还能从他自身的技艺中受益吗？

色拉叙马霍斯：显然不能。

苏格拉底：那么当从业者从事某项毫无报酬的工作时，他就无法获得任何利益？

色拉叙马霍斯：确实不能。

苏格拉底：色拉叙马霍斯，那么现在事情就很清楚了：没有任何一项技艺或一种权威是为其自身谋取利益的，而是一一像我们之前说过的——为其服务对象（也就是弱者，而非强者）谋取利益。亲爱的色拉叙马霍斯，因此我刚才说，没人愿意承担管理或者给他人纠错的职责；否则的话，他们会要求得到报酬，因为任何尽忠职守的从业者都不会通过其技艺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作为专业人士，他也不会通过立法为自己谋取利益；他关心的不是他自己的福祉，而是其服务对象的福祉。这大体上解释了为什么有必要在人们准备承担管理职责之前付给他们金钱或给予他们声望，或者在他们拒绝时惩罚他们。

格劳孔：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苏格拉底？我理解你所说的名和利两种报酬，但我不明白你所说的惩罚是什么，以及它如何能替代报酬的作用。

苏格拉底：难道你不明白这种报酬（惩罚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报酬）能诱使真正优秀的人承担管理职责？难道你不知道追名逐利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吗？事实上，这种行为也确实很可耻。

格劳孔：我知道。

苏格拉底：因此，一个好人是不会为了名利而接受权力的。你知道，如果他们以拒绝接受权力为要挟，公开索取钱财，就会被人们讥讽为雇工；如果他们在拥有了权力之后公然以权谋私，就会被人们骂作小偷。因此，他们肯定不会那样做——他们可不想被人称为雇工或小偷。另外，他们也不会为了声望而这样做，因为他们没有野心。所以有必要对他们施加压力，用惩罚来威胁他们，否则他们永远都不会接受权力；这可能就是传统观念的根源：还没到万不得已的境地就接受权力是可耻的。不接受权力的最大惩罚，就是让一个更坏的人统治。我想，正是因为害怕这种情况发生，好人才会勉强接受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担任公职但并不指望从中牟利：他们的想法是，在这件事上他们别无选择，因为找不到比他们更贤能的人了，甚至找不到与他们同样贤能并且可以放心托付权力的人。假

如某个城邦全是这样的好人，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们会为了避免接受权力而彼此争斗，就像现在人们追逐权力一样激烈。很显然，在这样的城邦中，任何真正的统治者都不会考虑他自身的利益，而是其国民的利益。其后果将是任何稍有理智的人都宁愿选择接受利益，而不是给予利益——那样无异于自寻烦恼。因此，我完全不认同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正义即强者的利益。但目前我们已经对这个话题进行了足够的讨论。

苏格拉底：现在色拉叙马霍斯认为，不正义的生活要比正义的生活更好，在我看来，这种言论是个更严重的问题。你认为哪种观点更有理，格劳孔？或者说，你认为哪种观点更接近事实？

格劳孔：我认为正义的生活更让人受益。

苏格拉底：你刚才是否听到了色拉叙马霍斯所列出的一长串不正义生活的好处？

格劳孔：听到了，但我不太认同他的说法。

苏格拉底：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设法让他明白他的说法是错误的？

格劳孔：当然。那我们现在就这么做。

苏格拉底：好的。如果我们通过列出正义的各种优点来反驳他的观点，然后他对此做出回应，我们再对他的回应做出回应……如此往复，这场辩论就演变成了这种局面：双方须将各自所列出的好处汇总起来并比较好处的多少，这样我们就需要陪审员为我们做出裁决，以判定谁的观点正确。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像刚才那样辩论，试图通过赢得彼此的同意来进行论述，那样的话，我们自己既成了陪审员，又成了辩护者。

格劳孔：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你更喜欢哪种方式呢？

格劳孔：后面那种。

苏格拉底：那好吧。色拉叙马霍斯，我再从头问你一遍。你是否的确认为，完全的不正义比完全的正义更让人受益？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这就是我的观点，而且我也已经给出了理由。

苏格拉底：还有一个关于正义和不正义的问题：你认为二者之中一个是善，一个是恶？

色拉叙马霍斯：当然。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正义是善，而不正义是恶？

色拉叙马霍斯：别这么天真了，苏格拉底。既然我说过不正义比正义更让人受益，我又怎会说出这种话呢？

苏格拉底：那你的观点呢？

色拉叙马霍斯：跟你说的正好相反。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正义是恶？

色拉叙马霍斯：不，只能说是质朴愚钝。

苏格拉底：那不正义就是刻薄狡诈啰？

色拉叙马霍斯：不，只能说是果决明断。

苏格拉底：你真的认为罪犯是聪明的好人吗，色拉叙马霍斯？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如果他们的罪行能够以完美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他们就能够统治一个国家或民族。或许你会以为我说的正义者是些鸡鸣狗盗之徒。事实上，即便这样的行为也是有益的——前提是你不被发现——也只能算是小偷小摸，跟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窃国大盗是无法相比的。

苏格拉底：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仍无法理解，你竟会把不正义看作是善和聪明的一种形式，而对正义的看法却正好相反。

色拉叙马霍斯：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苏格拉底：你现在提出的观点让我感到很棘手，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如果你提出不正义是有利可图的，但同时也承认（像其他人一样）不正义是可鄙的、恶的，那么我们的谈话尚可以在传统的背景下进行。然而，你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把不正义和善、聪明一起归为一类。很显然，你意在指出不正义是一种好的、有用的品质，认为它拥有那些我们通常用来描述正义的美好属性。

色拉叙马霍斯：你的分析非常准确。

苏格拉底：但无论如何我是绝不会退缩的。我一定会继续思考，继续与你辩论下去，因为现在你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我的意思是，我看得出来，色拉

叙马霍斯，现在你不是在戏耍我们，而是实话实说，言语间充满了诚意。

色拉叙马霍斯：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需要对我的观点做出回应。

苏格拉底：这的确跟我没什么关系。但除了你已经提出的观点之外，我还想让你试着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你认为一个正义者是否想胜过其他正义者呢？

色拉叙马霍斯：他当然不会，否则他就不会成为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傻瓜了。

苏格拉底：那么，正义者是否想在正义的行为上胜过其他正义者呢？

色拉叙马霍斯：同样不会。

苏格拉底：那正义者是否想胜过其他不正义者呢？

色拉叙马霍斯：他确实想要这么做，但他做不到。

苏格拉底：我没问你他能否做到，我的问题是正义者不想胜过其他正义者，但他却想胜过不正义者，是这样吗？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不正义者呢？他想胜过正义者以及正义的行为吗？

色拉叙马霍斯：当然，不正义者在任何事情上都想占上风。

苏格拉底：既然不正义者在任何事情上都想占上风，那么不正义者也想胜过其他不正义者以及不正义的行为吗？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我们可以这么说：正义者只想胜过不正义者，但并不想胜过正义者；而不正义者却想胜过所有人，不论他们是正义者还是不正义者。

色拉叙马霍斯：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而一个不正义者既善且聪明，而一个正义者则既不善也不聪明。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你说得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不正义者与一个聪明的好人是同类，而一个正义者却不是。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当然。既然他属于那种类型的人，那么他当然和那种类型的其他人是同一类人了；而一个正义者肯定不属于那类人。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人们是因为相像而成为同一类人的？

色拉叙马霍斯：当然。

苏格拉底：那好，色拉叙马霍斯。你承认有些人有音乐天赋，而有些人则没有，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有音乐天赋的人和没音乐天赋的人，哪种是聪明的？

色拉叙马霍斯：当然有音乐天赋的人是聪明的。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人在某件事上很聪明，那他肯定擅长这件事，对吧？如果他在某件事上不聪明，那他肯定不擅长这件事，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同样的道理在医术上也成立，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色拉叙马霍斯，一个音乐家在调琴（调整琴弦的松紧度）时，他想在调琴方面胜过其他音乐家吗？

色拉叙马霍斯：不，未必。

苏格拉底：那他想胜过不是音乐家的人吗？

色拉叙马霍斯：那是自然。

苏格拉底：那医生呢？在指导病人的饮食方面，他是否有丝毫的意图胜过其他医生及其医术呢？

色拉叙马霍斯：他毫无此意。

苏格拉底：但他是否想胜过一个不是医生的人及其医术呢？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以知识或无知为例，你认为一个在某方面有知识的人，他言行的动机是他想在言行上超越另一个和他有着同样知识（同一领域的知识）的人吗？难道你不认为在同样的情况下，他的言行会和他有着同样知识（同一领域的知识）的人彼此相似吗？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我想他们肯定会彼此相似。

苏格拉底：那无知者呢？他既想胜过那些有知识的人，又想胜过其他的无知者，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有知识的人是聪明的，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聪明的人是善的，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人既善又聪明，他就不会想着胜过和他同类的人，而只想着胜过和他不同类而且毫无共性的人。

色拉叙马霍斯：似乎是这样。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人既恶又无知，那么他既想胜过和他同类的人，又想胜过和他不同类的人。

色拉叙马霍斯：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色拉叙马霍斯，我们已经认同了这一点：一个不正义者想胜过所有人，不论这些人是否与他相似，对吧？难道你不是这么说的吗？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我的确是这么说的。

苏格拉底：一个正义者不会想着胜过和他相似的人，而只想胜过与他不相似的人，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由此可见，正义者与聪明的好人相似，而不正义者则与无知的坏人相似，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看上去是这样。

苏格拉底：而我们已经认同了这一点：相似的两个人便是同一类人。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已经证明，一个正义者是聪明且善的，而一个不正义者则是无知且恶的。

（现在，虽然色拉叙马霍斯认可了所有这些观点，但并不像我描述的那么容易：他极不情愿地顺着我的思路进行回应，显得非常被动，因此他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当时正值盛夏——我以前从未见过他这样。总之，我们一致认为正义是善与知识，而不正义则是一种恶与无知。）

苏格拉底：很好，现在这点算是解决了，但还有一个观点有待我们论证，即不正义是有用的。你还记得吗，色拉叙马霍斯？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我记得，但我对你刚才提出的说法不满意。然而如果我说出自己的观点，你肯定又会说我像演说家一样滔滔不绝。所以，你要么让我一吐为快——想说多久就说多久——要么你继续问你的问题，而我会继续像刚才那样说“好吧”，或者点头，或者摇头，就像我在听一位老妇人讲故事一样乏味无聊，只需敷衍地点头或摇头就可以了。

苏格拉底：但无论是否同意我的说法，你绝不能违背你的真实想法。

色拉叙马霍斯：我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呢？那样（违心地附和你的说法）岂不会让你满意？你又不让我阐述自己的观点，你还想怎样呢？

苏格拉底：不，只要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足够了。那现在我来问问题。

色拉叙马霍斯：你问吧。

苏格拉底：我复述一下我刚才想问的问题——它理应成为我们下一个讨论对象。与不正义相比，我们对正义应当持何种看法呢？我的意思是，之前说过不正义比正义更有力，更有用。但事实却是，我们已经证明正义是善，是知识，因此我想我们很容易证明这一点，正义比不正义更有用，因为不正义是无知——现在每个

人都明白这一点。不过，色拉叙马霍斯，我不希望我们的讨论如此抽象，相反，我可以这样问：一个城邦征服另一个城邦，并奴役其人民，剥夺其自由，这种行为是不正义的，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当然。越是不正义的城邦越有可能这么干。

苏格拉底：我明白这是你的观点，但我要考虑的是它的其中一个方面：一个强国可以靠不正义来维持它的权力，还是只有靠正义来做到这一点。

色拉叙马霍斯：如果你刚才的观点是对的，即正义是知识，那就只需靠正义；但如果我的观点是对的，那就需要靠不正义。

苏格拉底：色拉叙马霍斯，我真的很高兴你给出了如此精彩的回应，而不只是点头或摇头。

色拉叙马霍斯：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高兴。

苏格拉底：谢谢。那么为了让我再高兴一回，你能否回答这个问题：你认为像一个城邦、一支军队、一群海盗、一伙盗贼这样以作恶为目的的团队，如果他们的成员互相争斗，彼此之间行不正义之事，那他们还能做任何事情吗？

色拉叙马霍斯：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彼此之间不行不正义之事，他们成功的机会就会大一些？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因为不正义的行为会导致成员之间相互冲突、仇恨和争斗，而正义的行为则会使团队成员之间和谐、友好。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我同意你的说法，因为我不想和你争吵。

苏格拉底：谢谢，色拉叙马霍斯。现在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不正义的行为会产生仇恨，如果这是不正义的一种恶果，那么当人与人之间（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产生仇恨时，他们彼此之间就会产生嫌隙，互相争斗，从而无法共事，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呢？这不仅会使他们相互争吵，彼此之间产生仇恨和敌意，而且他们对正义者也会如此，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色拉叙马霍斯，如果不正义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它一样不会失去它的效力，对吧？也就是说，它一样会产生上述那些负面的结果，难道不是这样吗？

色拉叙马霍斯：我敢说它确实会这样。

苏格拉底：显然，不正义的效力是双重的。首先，它会导致团队由于内部的冲突和分歧而无法协力行动；其次，它在团队成员之间造成敌意的同时，也会导致该团队的成员与任何异类（即正义者）之间产生敌意。无论它发生在一个城邦、一支军队、一个家庭或其他任何地方，情况都会如此，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没错。

苏格拉底：当不正义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时，我想，它会产生完全相同的结果——这也是它必然会导致的结果。首先，这会使他无法行动，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不和谐；其次，在产生内在矛盾的同时，不正义也会在他和正义者之间产生矛盾，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没错。

苏格拉底：我的朋友，神必定都是正义的，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可以说，不正义者将成为神的敌人，而正义者将成为神的朋友。

色拉叙马霍斯：没错。现在你可以尽情地高谈阔论了，别担心，我不会反驳你的话，自讨没趣的。

苏格拉底：那好吧，如果你继续像刚才那样回答我的问题，那才算彻底遂了我的愿。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看出，正义者更擅长做事，或者说做事的能力更强；而不正义者根本无法统一行动。此外，如果我们说不正义者做事更有效力，他们可以统一行动，那我们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他们绝对不正义，他们就会自相残杀；因此，他们彼此之间多少还是有些正义的，这使得他们可以在一起共事，否则，他们会在伤害敌人的同时，也伤害自己的同伴。因此，在他们做坏事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只能说是部分地不正义，因为彻底的恶棍和完全不正义者

是完全无法做任何事情的。现在我明白了，刚才所说的一切才是正确的，而你原先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我们本该早些探讨这个问题的：正义者是否比不正义者拥有更幸福、更充实的生活。我必须指出的是，根据我们刚才论述的内容来看，我认为他们确实如此。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必须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因为这个问题远非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相反，它是关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大事。

色拉叙马霍斯：那你就继续探讨吧。

苏格拉底：好的。请告诉我，马有其特有的职能，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你会说马的特有职能——或者其他任何事物的职能——是只有它自己才具备的职能，或者说这项职能只有它自己才能最好地履行，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你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那我换个角度来说。不用眼睛的话，你能看见任何东西吗？

色拉叙马霍斯：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不用耳朵的话，你能听见任何声音吗？

色拉叙马霍斯：不能。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可以说，看和听就是眼睛和耳朵特有的职能，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你可以用短剑或皮匠刀或许多其他工具来修剪葡萄藤，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但我认为修剪刀才是做这项工作的最好的工具，因为它是专门为修枝而制作的工具。

色拉叙马霍斯：没错。

苏格拉底：那我们可以说修枝是修剪刀特有的职能，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现在你肯定明白我刚才问那个问题的意思了，任何事物的职能都是它所独有的能力，或者说它比其他任何事物都做得更好的能力。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我明白了。我认同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好的，那么任何具有某种特有职能的事物也存在其好的状态，对吧？我们以同样的事物为例，比如，眼睛有其特有职能，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眼睛也存在其好的状态？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同样如此。

苏格拉底：耳朵也有其特有职能，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它们也存在其好的状态？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同样如此。

苏格拉底：那其他事情也一样，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眼睛没有处于良好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不好的状态，那它们还能很好地履行其职能吗？

色拉叙马霍斯：当然不能——如果你的前提是它们失明了而无法看到任何东西。

苏格拉底：我这里指的是它们的好状态。你回答了一个我还没来得及提问的问题。目前我只是在问，由于其处于良好的状态，任何事物在做其本职工作时都能很好地履行其特有的职能；相反，如果处于糟糕的状态，它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没错。

苏格拉底：如果状态不好，耳朵就无法很好地履行其职能，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推而广之，其他事物也是如此，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好的，现在我们来讨论下一个问题。心灵是否具有某种特有的职能——某种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履行的职能？比如思考、管理、行使权力、计划等，我们是否可以把它归为任何其他某种事物（除心灵以外）的特有功能，或者说它们是为任何其他某种事物（除心灵以外）的职能范围？

色拉叙马霍斯：不可以。

苏格拉底：那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呢？这也是心灵的一项职能，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吧？

色拉叙马霍斯：当然。

苏格拉底：那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心灵也存在其良好的状态？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色拉叙马霍斯，如果心灵没有良好的状态，它还能很好地发挥它特有的职能吗？或者说这是不可能的，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不可能。

苏格拉底：因此，状态良好的心灵肯定能够很好地进行管理和行使权力，而状态不好的心灵则会表现得很糟糕。

色拉叙马霍斯：肯定会这样。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已经认同这一点：正义是一种良好的状态，而不正义则是一种糟糕的状态，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正义者和一个拥有正义心灵的人会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一个不正义者则会过着不幸的生活。

色拉叙马霍斯：按照你的推论，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任何生活幸福的人都是快乐而满足的，任何生活不幸的人则正好相反。

色拉叙马霍斯：当然。

苏格拉底：因此，一个正义者是幸福的，而一个不正义者是不幸的，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你可以这么说。

苏格拉底：一个人只有生活得幸福才算是过得好，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当然。

苏格拉底：亲爱的色拉叙马霍斯，因此，我们可以说，不正义肯定不会比正义更有益，对吧？

色拉叙马霍斯：苏格拉底，对你来说，这就是本迪斯节上的盛宴。

苏格拉底：这场盛宴是你为我准备的，色拉叙马霍斯，因为现在你不再生气了，而是友善了许多。然而，我却没能好好享受这场盛宴——这是我的错，与你无关。我表现得像个馋鬼一样，迫不及待地品尝每一道新上的菜，而无暇细细地品味一道菜。在我们最初想要弄清楚的东西（正义的本质）还没弄清楚之前，我就放弃了。相反，我开始探讨另一个问题：正义到底是一种恶习和无知，还是一种美德和知识；接着，“不正义比正义更让人受益”的观点突然出现了，于是我又情不自禁地开始了这个话题的讨论。因此对我来说，我们的讨论仍是一无所获。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清楚正义的实质是什么，我就很难知道它究竟是好是坏，也很难知道拥有正义会让人幸福还是不幸。

（更d书f享搜索雅 书.YabooK）

第二卷

（辩论进行到这里，我本以为可以就此结束了，但显然这只不过是开场白罢了。以格劳孔的性格，他是绝对不会退缩的，因此他拒绝接受色拉叙马霍斯的认输，并且说道：“苏格拉底，你真的想让我们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正义都比不正义要好吗，还是只是假装这么做？”）

苏格拉底：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你们真心地信服我的观点。

格劳孔：那么你没能做到这一点。我问你：这种事物——它之所以备受人们青睐是因为它们自身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它造成的结果为人们所期望——是一种善，对吧？比如那些毫无危害且无任何其他后果（除了带给人快乐之外）的乐趣和享受。

苏格拉底：是的，我同意将这种事物看作是一种善。

格劳孔：还有一种善不仅因其本身而且也因其结果而受青睐，对吧？比如智慧、视力和健康。

苏格拉底：是的。

格劳孔：那么在你看来，是否存在第三种善呢？比如体育锻炼、医治病人以及任何像医生这样赚钱的工作。这些事物本身都不受待见，但结果却是有益的；它们不是因其本身而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回报以及其他结果而受青睐的。

苏格拉底：是的，确实存在你所说的第三种善。可那又怎么样呢？

格劳孔：那你认为正义属于哪一种？

苏格拉底：在我看来，正义属于最好的那一种——任何期望幸福的人都青睐其本身以及它所带来的结果。

格劳孔：不过，多数人可能不会这么想，他们把正义归为第三种善——它本身并不受待见，人们追求正义只是为了它所带来的经济回报以及好名声；而单就正义本身而言，人们唯恐避之不及。

苏格拉底：我知道多数人都这么想，色拉叙马霍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一再贬低正义，颂扬不正义，但显然还是我太愚笨了，听不进他的道理。

格劳孔：那你现在也听听我的论述，再看看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色拉叙马霍斯还是认输得太快了：他就像一条被你施了魔法的蛇一样，任你摆弄。但你关于正义和不正义的论述并没有让我信服，因为我仍想听到你对两者的定义，想知道它们对一个人的心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暂且只考虑两者自身，而不考虑它们所能带来的经济回报或其他结果。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重述一下色拉叙马霍斯的论述：第一，关于正义的本质和起源，我想谈谈一般人的看法；第二，我想论述的是，人们行正义之举并非出自本愿，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正义本身并不受人青睐；第三，我认为人们对于正义的这种态度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们认为不正义者的生活要比正义者好得多。

苏格拉底，你要知道，这并不是我的观点，而我目前尚无自己的观点。我的耳朵充斥着色拉叙马霍斯以及无数其他人的论述，但我却从未听到过（我很希望听到）有人对正义持正面的看法——认为正义优于不正义，这是对正义本身所拥有的美德的赞美。我想只有你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因此我要对不正义的生活好好赞美一番。通过这样做，我将向你们演示如何批驳某个观点，当你们批评不正义和颂扬正义时，我希望你们采取同样的方法。你觉得我的这个想法怎么样？

苏格拉底：我完全赞成。我认为，对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这是他在谈话中最乐于倾听或谈论的话题了。

格劳孔：很好。我刚才答应过要先从正义的本质和起源讲起，那我就从这一点入手吧。人们通常认为，行不正义之举是利，而遭受不正义是害，尽管这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但对一个人行不正义之举的坏处要大过它的好处。因此，如果一个人既通过行不正义之事获利，又因为别人对他行不正义之事而受害，那么他就会看到其坏处不可避免，其好处却难以获得；因此，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最有利可图的做法是彼此订立契约，这样做是为了杜绝人们行不正义之举，同时又确保他们不会成为其受害者。于是他们开始制定法律和法令，从那时起，他们就用“合法的”和“正义的”来描述任何遵守法律法令的行为。这就是正义的起源和本质，从利害的角度来看，正义是一种折中方案——最有利的是行不正义之举而未遭到惩罚，最有害的是遭受了不正义之举却无力报复。既然正义是一种折中，那么它之所以得到人们的认同，是因为它确实可以防止别人对他们行不正义之举而受害（这也不失为一种获利），尽管它可能不好。关键之处在于，任何真正有能力行不正义之举的人，都不会通过订立契约来防止自己行不正义之举或成为别人行不正义之举的受害者，除非他们疯了。苏格拉底，这就是我对于正义的本质和起源的看法。

如果我们接下来进行这样的假设，那么这一点将变得显而易见：人们践行正义之举也并非出于自愿，他们无力行不正义之举。假设有这两种类型的人——正义者和不正义者，我们给予他们随心所欲做任何事情的权力，然后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看看他们的欲望会把他们引向何方。我们当场就会发现：获利的欲望会将一个正义者引向与不正义者相同的目标——每个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个目标是好的并前赴后继地追逐它，除非人们受某种契约的约束而被迫偏离这一目标，转而尊重平等。

他们拥有我刚才所说的那种随心所欲的权力——据说吕底亚国王盖吉斯（Gyges）的祖先就曾经获得过这种权力，当时他是吕底亚统治者手下的一个羊倌。一天，在一场暴雨之后发生了地震，随之山崩地裂，在他放羊的地方也出现了一道裂缝。正如故事中讲到的那样，他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于是从裂缝处走了下去，然后在众多工艺品之中发现了一匹空心的青铜马，马身上还有窗户。他弯下腰，透过窗户往里看，发现里面躺着一具尸体，从个头来看，那似乎是个巨人。那人赤身裸体，但一根手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他便把戒指从那人的手指上取了下来，然后离开了。所有的羊倌每月要开一次会，向国王汇报羊群的情况，故事的主人公便戴着金戒指去开会。他坐在人群中间的时候，无意中把戒指上宝石扭向了自己身体的方向（朝向自己的手心），顿时，他周围的人都看不见他了。令他惊讶的是，他们谈论他的时候就好像他已经离开了现场一样。当他再次扭动戒指的时候——将宝石朝向手背的方向，他便又重新现身了。他想了想，又重复试验了几次，看看让他具有隐身魔力的是不是那枚金戒指。最终他发现，当他把戒指上的宝石转向手心方向时，他就隐身了；当他把戒指上的宝石转向手背方向时，他便会重新现身。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设法成为国王的使者；一进入宫殿，他便勾引了国王的妻子，并在她的帮助下谋害了国王，并夺取了王位。

假设有两枚这样的戒指，正义者和不正义者各佩戴一枚。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能够随心所欲地从市场上拿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而不用担心被逮住，进入任何人的家并和他心仪的人行不轨之事，杀死或从监狱里释放任何人，就像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一样，那他怎么可能意志坚定地维护正义，不碰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其结果只会是，正义者的行为将与不正义者毫无差别：选择行不正义而利己之事。

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它足以证明，任何人行正义之举都不是出于本意。只要人们认为他们可以行不正义之举而不用受罚，那他们就会那么做。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行正义之举，因为他们认为正义于个人无益。关键是每个人都认为不正义的回报远远超过正义——从这一观点支持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对的。如果一个人具有这种随心所欲的能力而拒绝行不正义之事，不碰任何不属于他的东西，那么人们会认为他的行为非常糟糕，他就是个大傻瓜——尽管他

们也害怕成为不正义者伤害的对象，从而装模作样地在公共场合颂扬那些正义者来误导他人。

这就是我的论述。要想正确地评估正义者和不正义者的生活，我们需要将二者的差别尽可能地放大——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们应该将二者分开来讨论，让他们各自保持其完整性——这样我们才能认清其本质，让他们成为我们讨论的完美典型。换句话说，在行不正义之举方面，这个不正义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家。例如，一位出色的船长或医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技艺方面所存在的局限，从而选择做可能做到的事，忽略做不到的事；此外，即使他们偶尔犯了错误，他们也能及时纠正。同样地，如果一个人想成为一个出色的不正义者，那么他就必须以适当的方式逃脱他所犯下的任何罪行；如果他在行不正义之事后被抓住，那么这一定会被视为是无能的表现，因为不正义的极致表现是，虽然此举实际上是不正义的，但却给人一种正义的表面印象。因此，我们必须把不正义者假定为极端的不正义者；如果我们要完整地保留其特性，我们就应该让他在正义方面享有极好的名声，即使他是个罪大恶极之人；而且他也有能力掩盖他所犯的任何错误。比如，他的罪行被发现，他必须有能力和进行合理的辩解，并具备足够的勇气、力量、人脉资源和财力资源，以确保他在必要时使用武力。

既然我们已经勾勒出了一个不正义者的形象，那现在我们需要塑造出一个与之对应的正义者的形象——一个诚实而高尚的人。这种人正如埃斯库罗斯所说，是真正善良的人，而不是仅仅表面看上去善良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除去他身上所有的表象，因为如果人们因为其表象而认为他是正义的，那么这种名声将为他带来好处（或者说利益），那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正义之举是出于他正义的本性还是为了谋求利益。我们应该剥夺正义者身上除正义本身之外的一切，这样我们勾勒出的形象便与我们之前所塑造的不正义者的形象正好截然相反。比如，即使正义者没有犯任何错误，他却必须背上一个不正义的恶名。因此他的正义可以以此得到检验：看他是否会因为恶名及其造成的后果而受到任何影响；正义者必须意志坚定地恪守正义，直到他死去——但他却是一个一生都背负恶名的圣人。当正义者和不正义者分别将正义和不正义发挥到极致时，我们才可以评判他们谁更幸福。

苏格拉底：亲爱的格劳孔，为了我们能够正确地做出评判，你是多么努力地塑造了一对完美的形象啊，你消除了他们各自的缺陷，就像在雕刻一尊雕像一样！你所做的这一切让我印象深刻。

格劳孔：我只是尽力而为罢了。既然我们已经确立了正义者和不正义者的形象，那么我便不难弄清楚二者会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现在我必须讲下去，苏格拉底，如果我言语粗鄙，那么请记住，这不是我的论述，而是那些相比正义更加青睐不正义之人的论述。

他们会这样说：在我所描述的那种情况下，一个正义者将会身戴镣铐，受到鞭笞，被灼瞎眼睛，或遭受其他酷刑的折磨，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直到那一刻，他才会意识到，一个人不应该做一个真正的正义者，而应该做一个只流于表面的假正义者。人们会说，真正的不正义者倒是务求表里如一，而不仅是给人一种不正义的表面印象，因为他们的生活与表面印象无关，而他们所行之事要求他们注重事情的实质——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诗句实际上更适用于不正义者：他们“收获肥沃心田上的妙计良谋”，他的“妙计良谋”是首先利用他正义的名声控制他的国家，迎娶他心仪的女人，与他满意的人联姻，与对其有利的人交易，他做这些事情无非为了捞取好处，为此他并不排斥以获得经济收益为目的的犯罪。如果他在私下或公开场合受到挑战，他总能赢得胜利，或者比他的敌人表现得更好；因为事事都占上风，他变得富有；他损敌利友；他隆重体面地祭祀众神，贡献丰盛的祭品；在敬神和待人方面，他做得远比一个正义者要好；因此，众神更有理由眷顾他，而非正义者。苏格拉底，基于上述这些理由，无论是神还是人，都会为不正义者提供比正义者更好的生活。

听完格劳孔的论述后，我正要对他刚才所说的话做出回应，但他的兄弟阿得曼托斯问道：“你肯定不会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分析透彻了吧，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难道还有什么缺漏吗？

阿得曼托斯：最重要的一点还没说呢。

苏格拉底：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格劳孔有什么遗漏的话，你应该帮他补上。不过对我来说，他所说的这些已经足以把我打倒，让我完全无力为正义辩护。

阿得曼托斯：废话少说，现在我来继续讲。为了更加清晰地阐明格劳孔的观点，我们有必要讨论与其相反的论点，也就是支持正义而反对不正义的观点。比如，父亲向儿子指出正义的重要性，并通过颂扬正义带来的好名声（而不是正义本身）使他们铭记在心，就像每个守护者都要求其臣民铭记在心一样。这种教化往往会伴以回报上的许诺——表现好的人会获得权力，与世族通婚，享受格劳孔所提到的正义之名所带给不正义者的种种好处：如果一个正义者得到这些，那也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名声。

关于好名声带来的诸多好处，他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他们说，众神会因为人们的好名声而眷顾他们，会赐予他们很多好处或给予他们其他形式的回报——这是众神对于一个正义者的奖励。比如，贵族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和荷马（Homer）就曾说过类似的话。赫西俄德说，为了奖励正义者，众神会让他们的“橡树外面结满橡子，里面住满蜜蜂”，会让他们的“绵羊所产的羊毛多得足以

压垮它们的身子”。他们还会获得很多其他好处。荷马也有类似的说法：“明君贤王，高举正义，众神欢喜，五谷丰登，瓜果遍野，牛羊成群，鱼虾如云。”

在穆赛俄斯和他的儿子看来，神赐予正义者的好处甚至更多。他们在诗中写道：“众神引正义者入冥府，盛宴款待，冠以花环，使其斜倚长榻，长醉不醒。”这里假设醉酒是一种最好的回报。另一些人则认为神对正义者的奖励甚至会惠及他的子孙：他们说，一个正义且信守承诺的人将恩泽后世，其子孙后代亦将蒙受福泽。

人们对于正义者不乏溢美之词，但对于不正义者，人们会把他们埋进阴间的泥土里，强迫他们用竹篮打水，确保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背负恶名；使他们遭受与格劳孔所提到的那些人（他们虽是正义者，却背负着不正义之名）一样的惩罚。这些就是对不正义者的所有惩罚。

关于人们如何颂扬正义和谴责不正义，就说到这里吧。但还有一点你需要考虑，苏格拉底，这是普通人甚至诗人对于正义和不正义的看法。他们的看法不谋而合：自律和正义固然值得称赞，但也意味着艰辛和麻烦，而放纵和不正义却很容易且使人愉快，它们只是在人们的思想和传统观念里遭受鄙夷。他们还说，不正义总体上比正义更有益；如果一个恶人有钱有势，那么他们便会在内心里羡慕他，并赋予他职权和声望；同时，他们不尊重也看不起穷人或任何方面的弱者，即使他们承认那些人比其他人更正义。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关于众神和善的说法——神经常让好人受苦受难，却让坏人享受幸福和快乐。更有托钵僧人和江湖术士，游走于富家大户之间，试图说服主人（但凡他们家里举办欢乐的宴会），神赋予了他们利用巫术和咒语来为主人或者他们的祖先赎罪的权力，只要有人肯出一点钱，他们就可以利用某种符咒帮主人伤害其敌人——不管他们的敌人是正义者还是不正义者，因为这些僧人术士自称可以说服神灵按照他们的吩咐行事。

诗人们也为这种观点摇旗呐喊。有些人承认作恶并不是件难事，理由是：“为了富足而选择罪恶何其容易：其道路平坦且触手可及，但众行善者的道路迢迢千里且充满艰难险阻。”还有人用荷马的诗句来支持“凡人可以感化神灵”的观点——他们指出，荷马也曾说过：“即使是神灵，也可以被真诚的祈祷所感动：罪犯或者行不正义之举的人通过祭祀、祈祷、献酒和供奉牺牲来感化神灵并乞求他们的宽恕。”他们还假借穆赛俄斯和奥尔弗斯（Orpheus）（两人据说是月神和缪斯女神的后裔）之名编写了很多书籍，这些书籍成为他们举行祭祀仪式的理论基础：他们使整个国家及民众都相信，罪犯和作恶者实际上有办法获得救赎并涤尽罪恶。这些仪式和活动既可以为生者赎罪，也可以让死者得到赦免，他们称之为

“入会”。他们说，这些入会仪式能够将我们从另一个世界的所有恐怖中解脱出来，而那些没有参加入会仪式的人则无法幸免。

我亲爱的朋友苏格拉底，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人和神对于善恶的笃论高言。这样的言论会对一个天资聪慧的年轻人（这种年轻人善于转变思想观念，并热衷于全身心地投入对于问题的思考，因此他们能够通过对这些言论的思考得出结论：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获得最幸福的生活）的思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种年轻人可能会像品达一样问自己：“公道正义与阴谋诡计，哪一个才能让我飞黄腾达、高枕无忧呢？”人们是这么说的：除非我能够获得正义之名，否则我的实际正义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给我带来麻烦和惩罚。另一方面，一个不正义者如果能够获得正义之名，则可以享受美好的生活。所以，既然智者们告诉我“名胜于实”，它才是幸福的根源，那么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

“名”中。我必须披上正义的外衣——在人前我须是这副模样；但在人后，我必须是最伟大的智者阿尔基罗库斯所说的“一只狡猾的、深藏不露的狐狸”。有人可能会反对说：但要永远掩盖一个人的恶并不容易。那我们会回答：那又有什么大事是容易的呢？毕竟，我们所听到的一切言论都表明，如果我们想要幸福，只此一条路可走。为了帮助我们伪装，我们应该拉帮结伙，同患难，共进退，我们可以从教授说服艺术的老师那里学得政治演讲和法庭辩护的技能。因此，我们将通过口才和强力的结合，统治他人而不受惩罚。

有人会说：没人能够欺骗神灵，也没人能够逼迫他们。我们会回答：但要是神灵根本就不存在呢？又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人间事务呢？那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欺骗他们呢？即便真的存在神灵，而且他们也关心人间事务，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均来自于传说或者诗人所描述的神谱。这些传说和神谱告诉人们，他们可以通过祭祀、祷告、奉献祭品来影响或者说收买神灵。对于这些传说和神谱，我们要么不信，要么全信。如果我们相信它们，那我们尽可以去作恶，然后只需要拿一部分钱财出来祭祀神灵即可。如果我们是正义的，那神灵当然不会惩罚我们，那样的话我们得拒绝不正义所带来的种种利益；如果我们是非正义的，我们既能够因此而受益，也能够通过祭祀神灵让他们赦免我们的罪行，宽恕我们的非正义之举。

有人会说：即使生前我们能够逃脱惩罚，但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们所犯下的这些罪行还是会报应到我们或者我们的子孙头上。我们会这样回答：不，亲爱的朋友，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我们有十分灵验的“入会”仪式以及神通广大、一心赦罪的神灵——那些强大的城邦以及诸神之子（诗人以及神的代言人）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选择正义而舍弃彻头彻尾的非正义呢？我们尽可以毫无顾忌地行非正义之举，同时只要表面上装出正义的样子，便可以在

生前死后对人和神灵都左右逢源。多数人以及智者都是这么说的。苏格拉底，面对这些言论，一个拥有智慧、财富、体魄强健、出身高贵的人又怎么可能尊重正义，而对上述颂扬不正义的观点嗤之以鼻呢？我可以这么说，即使有人认为上述颂扬不正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即使有人坚信正义是最好的美德，而对于不正义者，他也不会心生怨怒，而是表现出很大程度的宽容。因为他明白，人们远离不正义，要么是出于神灵的指示而本能地厌弃它，要么是获得了某种心灵上的领悟，要么就是由于怯懦、老迈或者其他方面的弱点使他们无法作恶，否则没有谁会真心实意地践行正义。很显然，事实就是：人们谁先掌权，谁就会先行不正义之举（而且他们会将不正义发挥到极致）。

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只有一个——我们在辩论一开始时曾提到过这一点。格劳孔和我曾对你讲过：苏格拉底啊，我们发现，从载入史册的古代英雄，一直到近代的普通人，甚至是那些自命为正义支持者的人，没有一个人真正地颂扬正义而谴责不正义，他们即便肯这么做，也无外乎是从正义所带来的名声、地位和回报这些方面来说的。但至于正义或不正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当它们深藏于人们内心而人和神都无法窥探的时候，它们会对人们的心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却没人人在诗歌里或日常谈话里详细地解释过；也没人指出，不正义是人们心灵之中最大的罪恶而正义是最大的美德。如果一开始大家就这么说，如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信服这样的观点，那么人与人之间就用不着彼此提防，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最好的守护者了。因为，人们会担心，如果他们自己行不正义之举，那么他们也可能成为他人行不正义之举时的最大受害者。

苏格拉底，关于正义和不正义这个话题，色拉叙马霍斯（也包括其他人）毫无疑问会这么说，甚至可能还不止于此！我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将正义和不正义的功能颠倒过来了。但说实在的，为了想听到你的反驳意见，我已经尽力将他的论述说清楚了。因此，如果你简单地论述正义优于不正义，那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讲清楚，正义和不正义本身会给它们的所有者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或者坏处。当然了，你在这里不能考虑它们的名声——正如格劳孔所说的，因为如果你不把二者的名声排除在外，而考虑其虚假的名声，那我们便会说，你颂扬的只是正义的外表，而非正义本身；你所谴责的也只是不正义的外表，而非不正义本身；你所做的并非要劝阻不正义者作恶，而只是劝他们在作恶时不要让人发现；你和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也并无二致——正义即强者的利益，它会对正义者不利；而不正义则刚好相反，它利于不正义者却会伤害弱者的利益。

因此，你认为正义乃是一种至善，人们颂扬至善不仅是因为它们所带来的结果，也是（尤其是）由于它们自身。比如，视力、听力、智慧、健康，以及其他美德，靠的是自身而不是它们的虚名。你要从正义这一面颂扬它——正义会给它的所有者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而不正义会给它的所有者带来什么样的坏处，你大可

以让其他人去颂扬名利。如果其他人是通过赞美或嘲笑名利来颂扬正义，谴责不正义，我还可以接受；但如果你也这么做的话，我就无法接受了，除非你坚持这么做，因为你毕生都在探究这一（甚至是唯一的）问题。因此，仅仅是论述正义优于不正义，那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讲清楚，当它们深藏于人们内心而人和神都无法窥探的时候，正义和不正义本身会给它们的所有者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或者坏处。

苏格拉底：（我一直都很倾慕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才华，此时，当听完他们说的话之后，我尤为欣喜。）

苏格拉底：真可谓“虎父无犬子”。格劳孔的仰慕者曾写诗歌颂你们在梅加拉战役中的赫赫战功，诗的开头部分把你们称为“有如神助的阿里斯通之子——将门虎子，不辱门庭”，我认为这种说法甚为贴切。你们一方面为不正义辩护得头头是道，另一方面又不肯相信它比正义更好，我认为说你们“有如神助”是名副其实的。我认为你们确实并不相信自己说的那一套，这一点我是从你们其他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品格判断出来的。如果单从你们的言语来判断，我是会怀疑的。但正因为我对你们毫不怀疑，我才陷入了困境，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我无力为正义辩护——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我认为我向色拉叙马霍斯陈述的观点已经表明正义优于不正义，但你们并不满意；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为正义辩护，因为我认为，当正义受到诋毁的时候，只要一个人还一息尚存，还有口能辩，就不应该袖手旁观，而应该竭力维护它，否则便是一种耻辱。不管怎样，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尽我所能为正义辩护。

（格劳孔和其他人恳求我竭尽全力为正义辩护，他们恳求我不要放弃辩论，而是对正义和不正义的本质进行彻底而深刻的探究，并找出二者真正的利害所在。于是我对他们说了我的想法。）

苏格拉底：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这个问题需要细心以及敏锐的眼光。既然我们都算不上智者，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举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假设我们是近视眼，需要读出远处的小字，这时我们中的一个人注意到另一处以更大的字体写着同样的文字，那么我们肯定会认为这个人真是走大运了；在读小字之前，他肯定会先阅读大字，看看两者是否真的相同。

阿得曼托斯：他当然会那么做，苏格拉底，但这与我们探讨正义有什么关系呢？

苏格拉底：现在我来告诉你。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正义不仅是指个人的正义，而且也是指整个城邦的正义？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城邦显然比一个人要大，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也许在更大的实体中存在更多的正义，也更容易被辨识出来。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先试着探讨城邦中的正义，然后再探讨个人的正义，这就叫由大及小——看看大实体所表现出的特征是否在小实体上也有所体现。

阿得曼托斯：这个主意不错。

苏格拉底：好吧。通过对一个城邦的形成过程进行理论评述，我们可以看到，正义和不正义也在随着城邦的形成而形成，对吧？

阿得曼托斯：我认为是这样。

苏格拉底：一旦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更容易地找到我们所要追寻的东西。

阿得曼托斯：是的，的确容易很多。

苏格拉底：那你是否认为有必要完成这一计划（从理论上构建一个虚拟的城邦）？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觉得这会花很长时间，因此你得考虑清楚。

阿得曼托斯：考虑好了，那么请你开始吧。

苏格拉底：很好。我想，当一个人的需求多到无法单靠他自己的能力得到满足时，无数个这样无法自给自足的个人会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城邦。关于城邦的建立，你还有其他说法吗？

阿得曼托斯：没有。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而与不同的人交往，而他们又有很多需求，所以他们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让这些人作为他们的同伴和帮手生活在同一个地区——这个地区便被我们称为城邦。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人们彼此交换物品，因为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交换——给予或获得一些物品——获得好处，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好吧。现在我们在理论上从零开始构建一个城邦吧。显然，我们的需求才是城邦得以构建的原因。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最基本、最重要的需求就是有足够的食物来维持生活。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第二需求是有居住的地方，第三需求是衣物等。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的城邦将如何满足所有这些需求呢？那就需要有人当农民，有人当建筑工，有人当织布工，我们需要所有这些人来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另外我们还需要加一个鞋匠。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这样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城邦。如此看来，一个精简至极的城邦至少也得由四五个人组成，对吧？

阿得曼托斯：看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城邦的每个成员是否都应该把自己的产品供给所有人？例如，虽然农民只是一个人，但他是否需要为四个人提供食物？他是应该花四倍的时间和努力来生产粮食并与其他人共享，还是应该不管别人，只花四分之一的生产仅供自己生活所需的粮食，而把另外四分之三的时间用来建房子、制作衣服和鞋子——不与他人合作，完全自给自足呢？

阿得曼托斯：第一种方式似乎更简易，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当然，这并不奇怪。我的意思是，就在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首先，不同的人天生就适合不同的工作，因为人与人在本质上是存在差异的。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身兼数职者与术业专攻者，哪一种人更可能将事情做好？

阿得曼托斯：术业专攻者。

苏格拉底：这一点也显而易见——错失时机将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阿得曼托斯：的确很明显。

苏格拉底：其原因是，事情往往是不等人的。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重要的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而不是等有空了再去做。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一点很关键。

苏格拉底：因此，如果一个人把所有其他的事情放在一边，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合他的那项工作，那样他的生产效率以及产品质量就会提高，而且也容易很多。

阿得曼托斯：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阿得曼托斯，仅仅四名成员是无法满足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需求的。因为，如果农民想要一个好犁，他显然不会自己做，而他的锄头以及所有其他农具也需要其他人来做。同样，建筑工也不会制造自己的工具，但他也需要大量的工具；以此类推，织工和鞋匠也是如此。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会有很多其他工匠——木匠、铁匠等——加入我们的小城邦，那样城邦的成员就越来越多了。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此外，农民需要牛来耕田，他们和建筑工人都需要牲口来拉运东西，而纺织工人和鞋匠也需要羊毛和皮革等原料。因此，我们还需要牛倌、羊倌以及放养其他牲口的人，但即便加上这些人，我们的城邦依然不够大。

阿得曼托斯：没错，但有了这些人之后，城邦就已经不小了。

苏格拉底：还有一点——事实上，想建立一个完全不需要进口物品的城邦几乎是不可能的。

阿得曼托斯：是的，有不少需要进口的物品。

苏格拉底：这样的话，城邦就需要更多的人负责从其他城邦进口他们所需的物品。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但是，如果负责进口的人空手而去，也就是说，没有带去出口方所需的物品，那么他们就会空手而归，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一个城邦生产的物品不仅要满足自己的需求，还要生产出足够多、足够好的物品来供应给其他城邦。

阿得曼托斯：是的，的确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我们的城邦就需要更多的农民和工匠了。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还有负责进出口各种物品的人员，也就是商人，我们的城邦也少不了他们。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随着进出口贸易的日益发展，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商人。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进出口贸易涉及海外国家，那我们还需要很多其他人——所有与海洋相关的从业者。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们的确需要很多这样的人。

苏格拉底：在城邦内部，人们彼此之间如何交换他们的物品呢？要知道，交换物品就是我们成立一个共同体，或者说建立一个城邦的最初目的啊。

阿得曼托斯：人们显然是通过买和卖来进行交换的啊。

苏格拉底：其结果就是我们需要拥有市场和货币来构建一个交易体系。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农民或其他生产者把他的产品带到市场上去交换，但想与他交换的人却还没有到达，那他就不得不闲坐在市场上，从而耽误了自己的工作。对吧？

阿得曼托斯：不，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因为市场里有人注意到这种情况，就会过来为他提供服务。在治理有方的城邦中，往往是那些身体非常虚弱而无力从事任何其他类型工作的人来做这件事。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就是待在市场里，用钱换取卖家的物品，然后再用物品换取买家的钱。

苏格拉底：因此，对于这种服务的需求便为城邦造就了一批商贩。我们把那些固定在市场上做买卖的人称为“商贩”，把那些往来于城邦之间做买卖的人称为“商人”，二者是有所不同的。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没错。

苏格拉底：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类工人，其智力水平并不值得我们将他们纳入我们的城邦，但他们的身体足够强壮，可以从事艰苦的体力工作。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获得工资作为报酬，因此，我想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雇工”，也就是“靠工资为生者”。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有了雇工，我想我们城邦的人员也差不多齐全了。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阿得曼托斯，至此我们城邦便成熟健全了，对吧？

阿得曼托斯：我想是的。

苏格拉底：那一个健全的城邦是否就有了正义和不正义呢？如果有，那我们应该将哪些人称为正义者，哪些人称为不正义者呢？

阿得曼托斯：我可说不清楚，苏格拉底，不过我想这个问题涉及人们如何对待彼此。

苏格拉底：也许你这么说是对的。我们必须深入探究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因为它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在城邦里的成员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之后，我们来考虑一下他们将如何生活。他们肯定会生产粮食、酿酒、制作衣服和鞋子；一旦建好了自己的房屋，他们便会将精力投入生产，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他们在夏天通常会光着膀子，赤着脚，而在冬天则会穿着厚厚的衣服和鞋子；他们以大麦和小麦为食，有时烧煮，有时做粥，有时做成面饼放在芦苇或干净的叶子上；他们头戴花环，斜靠在紫杉和桃金娘铺成的地毯上，欢宴畅饮，高唱着颂扬诸神的赞美诗；他们享受性爱，只是对贫穷和战争的担忧会阻止他们繁衍更多的后代。

（这时格劳孔插话。）

格劳孔：你刚才描述的宴会显然缺少调味品。

苏格拉底：你说得没错，我忘了他们的宴会还会有调味品——当然要有盐、橄榄和奶酪，他们还会炖煮各种蔬菜，根菜类的、其他种类的，做那种乡村风味的炖菜，我想，还会有无花果、鹰嘴豆和菜豆做的甜点，他们会一边在火上烤桃金娘果和橡子吃，一边喝点小酒。就这样，他们将在健康和安详中度过一生，然后寿终正寝，并将这种生活方式传给他们的后代。

格劳孔：苏格拉底，你说的这些跟构建一个猪的城邦没什么区别吧？这些酒食就好比是猪饲料，对吧？

苏格拉底：那你还有什么建议吗，格劳孔？

格劳孔：也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事情，比如，想要舒适一些的话，你需要斜躺在长榻上，你需要在餐桌上用餐，食物得有各种风味小吃和甜点。

苏格拉底：哦，我明白了。那样的话，我们要考虑的显然不仅是一个城邦的诞生，而且是一个繁荣的城邦的诞生。这么考虑倒也没什么坏处：如果我们将探讨的范围扩展到你刚才所说的那种繁荣的城邦，也许我们会更容易弄清楚正义和不正义是如何在城邦中扎根的。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城邦——也可以说是一个繁荣发达的城邦——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城邦。但如果你想让我们探讨一个存在问题的城邦，那也未尝不可——我们没理由不这么做。因为有些人肯定不满足于那种简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希望有各式各样的家具，如长榻和餐桌，以及各种各样的香料、香水、熏香、小吃和糕点等。而且，人们的基本需求也不再局限于我们最初提到的房屋、衣服和鞋子——不，我们还得发明绘画和装饰，还需要黄金和象牙等。对吧？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样的话，我们还得再扩大我们的城邦规模。那种繁荣发达的城邦已经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了，它需要进一步扩大，并增加更多的职业。这些职业满足的已不再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些基本需求，比如各种猎人以及模仿者。这些模仿者中包括模仿外形和色彩的艺术家的，大批音乐相关的从业者（诗人以及受其供养者——颂诗者、演员、舞者、制作人），以及各种生活用品的制造者以及各种服务的提供者，尤其是女性饰品。此外，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人，比如儿童护理人员、奶妈、侍者、理发师、裁缝以及各类厨师。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猪倌——以前我们的城邦不存在这种职业，因为不需要，但现在我们需要了——以及大量的牛羊，我们需要它们作为食物。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会比以前更需要医生，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以前城邦的居民还可以靠土地出产的农产品生活，但现在土地不够用了，对吧？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因此，如果我们要有足够的土地用作牧场和耕地，我们就得从其他城邦那里抢夺更多的土地，对吧？假设其他城邦也不再只满足于生活必需品，而开始贪婪地追求财富，那么他们也一定会从我们的城邦里掠夺更多的土地，对吧？

格劳孔：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这样的话，城邦必然会走向战争，对吧，格劳孔？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先不论战争造成的影响是好是坏，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已经发现了战争的起源。导致城邦出现问题的主因也是城邦走向战争的原因，而战争会对整个城邦或者城邦的所有成员都造成伤害。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格劳孔，我们的城邦便需要再次大幅扩大——军队规模的增加。因为我们需要一支军队，用来保护我们刚才谈到的城邦里所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格劳孔：难道城邦的居民们不能自己保护自己吗？

苏格拉底：不能，因为我们大家——也包括你在内——在最初构建这个城邦时都认同了这一观点：术业有专攻，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胜任多项工作。想必你还记得这一点。

格劳孔：你说得不错。

苏格拉底：同样的道理，难道战争不也是一项专门的技艺吗？

格劳孔：当然是。

苏格拉底：那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我们的鞋匠身上，而不是士兵身上，是这样吗？

格劳孔：绝非如此。

苏格拉底：因此，为了确保鞋匠的制鞋质量，我们不让鞋匠同时从事农业、纺织或建筑等其他工作，而是让他专注于制鞋；同样地，我们只给每个人分配一项适合他的工作，他一辈子只能做这项工作，而不能兼做其他工作，以确保该项工作不会因为其他工作而被忽视，从而保质保量地完成。同理，城邦的军事水平也至关重要，难道不是吗？还是说，当兵打仗太容易了，连一个农夫、鞋匠或其他从业者都精通这项职业？事实上，就连掷骰子和下棋这样的事也需要一个人从小专攻此术，否则，如果他只是在业余时间学习的话，他就无法精于此术。一个人是否只需要拿起盾牌（或其他任何武器），就能很快在重型步兵交战（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武装冲突）中成为一位合格的战士？军事技术也是一项专门的技艺，因此，要成为一位合格的战士，任何一个人光拿起武器是不行的，就像一位工匠或运动员一样，让他们成为一位合格的工匠或运动员的不是他们手中的工具，而是他们对于该项技艺（关于如何使用工具的知识）的熟练掌握以及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

格劳孔：是的，如果工具能做到这一点，它们就成了无价之宝了。

苏格拉底：守护者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军事人员必须花大量的时间用于军事训练，以提高军事技能。

格劳孔：我完全赞同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这项工作也需要一些天赋，不是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我们来负责军事事务的话，我们的工作似乎就是挑选有天赋承担守护职责的那种人。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我们的担子可不轻啊，不过，我们必须尽力而为，决不能退缩。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就是否适合担任守护者一职而言，你认为一只好狗和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人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

格劳孔：你的意思是？

苏格拉底：他们都必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这样才能发现敌人；还得跑得快——这样才能追上敌人；而且还得身体强壮——这样才能在与敌人的搏斗中获胜。

格劳孔：是的，所有这些品质必不可少。

苏格拉底：此外，一个好的战士还必须得勇敢。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无论是马、狗还是任何其他动物，如果没有激情，它们是不可能变得勇敢的，对吧？你也一定注意到了，昂扬的斗志和激情能够让人变得何等的顽强和不可战胜！激情总是能够让人直面任何挑战，无所畏惧，永不屈服，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一个守护者必须具备什么样的身体素质。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很显然，昂扬的斗志和激情也是至关重要的。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这种人肯定会野蛮地对待彼此乃至他们的同胞吧，格劳孔？

格劳孔：是啊，这一点是难免的。

苏格拉底：但他们对待同胞时应该温和而文明，对待敌人应该凶狠野蛮。否则，还没等到敌人来摧毁他们，他们就先被自己人摧毁了。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既然温和与昂扬的斗志相互矛盾，那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既温和又斗志昂扬的人呢？

格劳孔：是的，二者似乎是相互矛盾的。

苏格拉底：一个人必须同时兼具这两种品性，否则他就无法成为一位好的守护者。我们似乎遇到了一个难题：看来一个好的守护者是不可能存在的。

格劳孔：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陷入了困惑，然后重新审视了辩论的整个过程，接着继续讲。）

苏格拉底：格劳孔，难怪我们会陷入困惑，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按照之前我们提出的类比进行讨论。

格劳孔：你的意思是？

苏格拉底：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认为一个同时兼具这两种品性的人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确实存在这种人。

格劳孔：在哪里呢？

苏格拉底：可以在动物身上找到。在被我们比作守护者的那种动物身上，你就可以同时找到这两种品性，不过还有其他动物也兼具这两种品性。我想你肯定清楚，没有哪种动物比狗更兼具这两种品性了：它对熟人温和友善，对陌生人却野蛮而充满敌意，这是它的天性。

格劳孔：是的，我知道。

苏格拉底：因此，同时兼具这两种品性的守护者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寻找这种守护者并不违反他的天性。

格劳孔：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你是否认为一个守护者还需要具备另一种品性？除了必须具备的激情，你是否认为他还必须对智慧充满热爱？

格劳孔：为什么？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苏格拉底：我们再拿狗举例，很明显，狗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格劳孔：什么特征？

苏格拉底：狗一见到陌生人就面露凶光，狂吠不止，即使这个陌生人毫无伤害它们的意图；它们一见到熟人就摇尾迎接，即使这个熟人从未给过它们任何好处。难道你从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格劳孔：你不说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但你不觉得狗的这种特征表明它们天生且有智慧以及对知识的热爱吗？

格劳孔：为什么这么说？

苏格拉底：因为它们判断所见事物是敌是友的唯一标准就是它们是否认识它——熟悉的是友，不熟悉的是敌。狗能做到这一点，说明它们必定热爱学习，难道不是吗？

格劳孔：是的，肯定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热爱学习不就是热爱智慧吗？

格劳孔：是的，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触类旁通，认为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人类——如果一个人对他的朋友和熟人温和，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天生热爱学习、热爱智慧的人？

格劳孔：我们暂且假定这个观点成立。

苏格拉底：因此，任何想要成为我们城邦真正守护者的人必须具备以下品性：热爱智慧，充满激情，脚步敏捷，身体强壮。

格劳孔：毫无疑问是这样。

苏格拉底：这些就是守护者应该具备的特质，但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和教育他们呢？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将有助于我们解决终极问题：正义和不正义是如何在社会中形成的？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遗漏任何相关的要点，也不要因小失大，让太多的话题淹没了我们本应探讨的主题。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希望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能够极大地推动终极问题的解决。

苏格拉底：既然如此，亲爱的阿得曼托斯，即使探讨这个问题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们也一定不能放弃。

阿得曼托斯：对，我们绝不能放弃。

苏格拉底：好的，那我们先为这些守护者设计出一套理论教育体系吧——我们可以像编故事一样从容不迫地谈。

阿得曼托斯：这倒是个好主意。

苏格拉底：那么，这套理论教育体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还是说，长期形成的教育体系很难改进？你知道，这套体系包括身体上的锻炼和精神上的文化学习。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要先进行文化学习再进行体育锻炼？

阿得曼托斯：当然。

苏格拉底：所学的文化也包括文学，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文学包括虚和实两种，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应该把这两种类型的文学都纳入我们的教育体系，并从虚的文学开始，对吧？

阿得曼托斯：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苏格拉底：难道你没有意识到，我们最开始给孩子讲的故事里虽然也有真实的成分，但总的来说是虚假的？在对孩子们进行体育锻炼之前，我们应该先通过故事来教育孩子。

阿得曼托斯：非常正确。

苏格拉底：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体育锻炼之前应该先进行文化学习的原因。

阿得曼托斯：这个建议很不错。

苏格拉底：想必你也知道，凡事开头最重要，尤其是对于那些敏感的孩子来说。因为孩子们的性格大部分是在儿时形成的，在这个阶段，孩子们很容易吸收他们所接收到的任何知识。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那我们能否任由我们的孩子去听随便什么人编造的那些俗套故事，让他们接受那些与我们希望他们长大后持有的观念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呢？

阿得曼托斯：不，我们绝对不能那样做。

苏格拉底：很显然，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审查故事的作者，接受他们编的那些好故事，而拒绝不好的故事。我们会让奶妈和母亲只给她们的孩子讲那些好的故事，让她们用这些好故事来培养孩子们的思想，比用双手护理他们的身体更尽心尽力。而目前孩子们听到的大多数故事都应该被禁止。

阿得曼托斯：那么具体来说，哪些故事应该被禁止呢？

苏格拉底：我们在审查大故事的同时，也能够洞察那些小故事，因为故事不论大小，其原理并无二致，其产生的效果也必然相同，不是吗？

阿得曼托斯：听起来不错，但我不明白你所谓的“大故事”究竟是指哪些？

苏格拉底：赫西俄德、荷马以及其他同类诗人所创作的那些故事。过去，创作并向人们讲述虚假故事的人总是那些诗人们，现在也没什么两样。

阿得曼托斯：你指的是哪些故事呢？在你看来，这些故事有什么缺点呢？

苏格拉底：首先必须彻底加以谴责的是那些毫无可取之处的虚假故事。

阿得曼托斯：是的，但其缺点具体是指什么呢？

苏格拉底：这些故事通过文字歪曲了神和英雄的本质，就像画家创作的肖像与他所画对象本来的样貌截然不同。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些故事的确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它们是怎么歪曲神和英雄的本质的呢？那些故事里都说了些什么？

苏格拉底：首先，（考虑到这个话题如此重要）最应该被谴责的是赫西俄德编造的关于乌拉诺斯的事迹以及克罗诺斯对乌拉诺斯的报复——这个故事荒唐至极，可以说毫无可取之处。同时还有克罗诺斯的事迹以及他儿子对他的所作所为。现

在，我认为即使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人们也不应该如此随意地把它们讲给缺乏鉴别力的年轻人听。这些故事最好不要讲，即使非讲不可，也要尽量少讲；而且听众们必须献祭稀有的庞然大物，而不只是一头小猪，以便让听到这些故事的人少之又少。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些故事对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来说确实很危险。

苏格拉底：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城邦里仔细审查这些故事，阿得曼托斯。我们必须确保没有一个年轻人会听到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个人不择手段地惩罚他犯了罪的父亲，他会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在效仿最伟大的天神而已，因此自己的行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阿得曼托斯：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也认为，这些故事并不适合讲给年轻人听。

苏格拉底：此外，关于诸神之间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故事也不能讲，因为它们同样是虚假的。如果我们想让城邦未来的守护者憎恶相互争斗，我们必须保持警惕，确保那些关于争斗的故事和画作（诸神和巨人之间的争斗，以及诸神、英雄与他们亲友之间的矛盾和纷争）不会出现在他们面前。如果我们想让他们相信同胞之间永远不会起任何冲突，让他们相信兄弟阋墙是错误的，那么他们打小从城邦的长者那里听到的必须是这样的故事。当他们长大一些之后，我们还必须强迫诗人创作那些价值观与之类似的故事。我们决不允许我们的城邦里出现这样的故事——赫拉被她的儿子捆起来的故事，或者赫菲斯托斯因为在他母亲挨打时救助她而被他父亲从天上扔下去的故事，或者荷马的诗歌中出现的任何神与神之间互斗的故事——不管这些故事是否具有讽喻意义。年轻人还无法甄别故事中的讽喻意义，而总是会先入为主，因此他们接收到的任何思想都会对他们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从各方面考虑，我们都应该确保他们最初听到的故事最利于培养他们的美德。

阿得曼托斯：是的，你说得很有道理。但如果有人问我们所说的应该听到的故事具体是指哪些，那又当如何回答呢？

苏格拉底：阿得曼托斯，我们正在构建一个城邦，现在你和我的角色不是创作故事的诗人。作为城邦的构建者，我们的职责是了解诗人创作故事的大致规范，这样我们就可以排除任何不符合这些规范的作品，但是我们自己并不负责创作故事。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很对，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关于诸神的故事创作，我们设定的规范究竟是什么呢？

苏格拉底：大致说来，任何类型的诗歌——无论是史诗、抒情诗还是悲剧诗——都必须描绘出诸神真实的样子。

阿得曼托斯：是的，必须得这样。

苏格拉底：难道诸神不具有高尚的品德吗？难道他们不应该被描绘成品德高尚之人吗？

阿得曼托斯：当然应该。

苏格拉底：那么，至善者有害吗？

阿得曼托斯：不，无害。

苏格拉底：那么无善者也不会造成任何破坏吧？

阿得曼托斯：当然不会。

苏格拉底：无力造成破坏者会作恶吗？

阿得曼托斯：也不会。

苏格拉底：一个从不作恶者也不会成为恶的原因，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善是有益的，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这是行善的原因，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善并不是所有事物的原因，它只是所有好事的原因，而所有不好的事情都不能归咎于它。

阿得曼托斯：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神。既然他是善者，那么他就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切事情的起因。他只是人类生活中一小部分事情的起因，因此许多事情

不能归咎于他——世上的坏事可比好事要多得多。他——且只有他——只会是一切好事的起因，而坏事不应当归咎于他，而是应该归咎于其他人。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不应该纵容荷马或其他诗人在描绘诸神时所犯的愚蠢错误。荷马在诗中说，“宙斯的门槛上放着两个坛子：一个充满了美好的命运，而另一个则充满了不幸的命运”，如果宙斯把这两种命运混在一起，赐给某人，那么这个人“有时获得幸福，有时会遭遇不幸”；如果宙斯不把这两种命运混在一起，而完全把不幸的命运赐给某人，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贫困赶出幸福的地球”。我们决不能纵容他们的歪理邪说——“宙斯是善与恶的主宰者”。

另外，我们不能将潘达罗斯违背誓言、破坏停战的恶行归因于雅典娜和宙斯，也不能将众神之间的纷争与和解归因于忒弥斯和宙斯；我们决不允许年青一代听到埃斯库罗斯的这种观点：“神欲毁灭一个家庭，必降祸于人间。”如果有诗人创作的诗剧（比如上面这一句就出自一部戏剧）涉及尼俄伯的苦难，或约珀罗普斯后裔所经历的考验和磨难，或特洛伊战争，那么我们决不允许他们把这说成是神的旨意；即使他们非得这么做，他们也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而这个解释必须符合我们目前宣扬的积极正面的价值观，把神所做的一切都说成是公平正义的，而且还得说人们受到了惩罚并因此受益了；但不允许他们说人们因为受到惩罚而陷入了困境，而诸神则是造成这一切的不幸之源。相反，我们允许诗人们这么说：罪人之所以穷困潦倒，是因为他们需要惩罚，而神惩罚是为了让他们受益；想让你的城邦管理得井井有条，任何人都要竭力抵制这种说法：“诸神虽然本身是良善的，却是造成种种恶果的祸因”，直到这种说法永远不会被任何人提起，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听到，不管是在故事还是在散文里。原因是，这些说法是对神灵的亵渎，对我们没有好处，而且它们之间相互矛盾。

阿得曼托斯：我赞成这条法规，也会和你一道投票支持它。

苏格拉底：那么现在我们有了第一条与诸神相关的法规，任何言语或作品都必须符合这条法规：神并不是一切事情的起因，他只是良善的起因。

阿得曼托斯：我对此相当满意。

苏格拉底：那第二条法规呢？你是否认为神是一个魔术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有时通过变换自己的外表——以很多其他形式的形象示人，有时通过迷惑人们的认知来诳世欺人？还是说，神的形象一直是单一的，极不可能变换自己的外表？

阿得曼托斯：我目前还答不上来。

苏格拉底：我们可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有什么东西变换了形象，那么这种变换要么是由于它自身，要么是由于其他什么东西。这一点是肯定的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状态良好的事物是不太可能被外部因素影响或改变的，不是吗？例如，人的身体会受到饮食和运动的影响，植物会受到太阳所散发的热量和风等现象的影响。但是，任何事物越健康、越强壮，它就越不容易被影响或改变。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同理，一个人越勇敢、越机智，外界因素就越不易干扰和改变他。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万事万物皆同此理，甚至包括人造物，如器皿、房屋和衣服：制作得越牢固而状态越好的东西，越不可能受时间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阿得曼托斯：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因此，任何状态良好的事物——无论是天生的还是人造的，或两者兼而有之——都很难被外部因素所改变。

阿得曼托斯：看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但一切神灵以及神圣的事物都必定是至善至美的。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如此看来，神不太可能拥有多种形象供自己随意变换。

阿得曼托斯：是的，不可能。

苏格拉底：但是，他会利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吗？

阿得曼托斯：如果他能被改变，那改变他的显然只会是他自己。

苏格拉底：那么，他会将自己变得更美更好呢，还是变得更丑更恶呢？

阿得曼托斯：如果他变了，那一定是变得更坏，因为神是至善至美的，毫无疑问。

苏格拉底：你说得完全正确，阿得曼托斯。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有人——无论是人还是神——会故意让自己变坏吗？哪怕只是一点点。

阿得曼托斯：绝对不会。

苏格拉底：那么，神是同样不可能有任何意向去改变自己的，因为正如我们刚才说的，神是至善至美的——任何神灵都会以一种单一、直接的方式永久地保持着他们固有的至善至美的样子。

阿得曼托斯：神灵必然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阿得曼托斯，因此我们决不允许我们的诗人这样说：“众神乔装成异客，穿梭于城邦之间。”他们也不能编造关于普鲁图斯和忒提斯的谎言，或者在悲剧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诗歌中把赫拉描绘成一个乞食的圣女，说她“为阿尔吉夫城的伊那科斯河的孩子”乞求施舍，或者重复其他很多类似的谎言。此外，我们还应该消除诗人对母亲的影响，她们用一些可怕的故事来吓唬自己的孩子，说诸神如何在夜里装扮成各种陌生人的模样在人们周围徘徊。因此我们必须阻止母亲亵渎神灵，同时还把自己的孩子变得胆小，以至于让他们变成了懦夫。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们应该这样做。

苏格拉底：尽管诸神自身无法改变，但他们实际上会给我们造成这样的假象吗，以各种各样的形象示人？

阿得曼托斯：也许可以。

苏格拉底：那么，神会利用表象掩盖真相，并用他的言行来欺骗我们吗？

阿得曼托斯：我不知道。

苏格拉底：难道你不知道一个真正的谎言（如果这话成立的话）是任何人和神都厌恶的吗？

阿得曼托斯：你的意思是？

苏格拉底：我的意思是没人愿意在自身最重要的部分或最重要的事情上被欺骗——谎言的存在是人们最害怕的。

阿得曼托斯：我还是不明白。

苏格拉底：那是因为你把我的话想得过于深奥了，但我的意思很简单——没人乐于被欺瞒，没人喜欢无知，人们对谎言的存在深恶痛绝。

阿得曼托斯：当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既然如此，那我刚才把这种状态描述为真实的谎言——心灵上的无知所引起的错知错觉——可能就很合理了。我的意思是，言语上的谎言是一种精神状态的复本和后续反映，而不是纯粹的谎言，不是吗？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真实的谎言不仅为神所恨，也为人所恨。

阿得曼托斯：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言语上的谎言怎么样？它在某些场合和情况下是有益的，因此不会招致仇恨，不是吗？与敌人打交道时，或与我们视为朋友的人（他们虽是朋友，却因发疯或不知何故失去了理智而试图做坏事）打交道时，我们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说谎不是一种有效的良药吗？此外，想想我们不久前讨论过的那些故事：我们无法知道过往事件的真相，所以就编造一些尽可能接近真相的东西，这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不是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那么，哪些原因使说谎对神有益呢？他也会因为不知道过往事件的真相而编造出一些接近事实的故事吗？

阿得曼托斯：这么说可就太荒谬了。

苏格拉底：因此，神绝对不像说谎的诗人那样。

阿得曼托斯：我认为不会。

苏格拉底：那么他会因为害怕敌人而说谎吗？

阿得曼托斯：应该不会。

苏格拉底：那他是否因为有朋友失去理智或者发疯而撒谎呢？

阿得曼托斯：神绝不会有任何无知或疯狂的朋友。

苏格拉底：所以神没有任何理由说谎。

阿得曼托斯：没有。

苏格拉底：所以，说谎绝非任何神灵的本性。

阿得曼托斯：绝对如此。

苏格拉底：可见，神在言行上都是完全单一且真实的。实际上他是不会改变自己的，也不会会在众人沉睡或清醒的时候，通过他的形象、言语或者他所发出的指示来欺骗他们。

阿得曼托斯：听了你的话，我发现自己也有同感。

苏格拉底：那么，你是否同意，这是讲故事和写诗歌谈到神的时候必须遵守的第二条规则：神不会像魔术师那样改变自己的形象，不会通过他们的言行欺瞒或误导我们？

阿得曼托斯：我同意。

苏格拉底：荷马固然令人钦佩，但我们不赞同他关于宙斯托梦给阿伽门农的说法；同样，我们也不赞同埃斯库罗斯所写的一段诗句：忒提斯告诉大家，在她的婚礼上，阿波罗“以歌声祝福我子嗣绵延，健康长寿；他不停地颂扬我吉人天相，直到我喜笑颜开。福玻斯既是神，又善于预言，因此我便以为他的话定会成真。然而，尽管他在我们的筵席上高唱颂歌，但如今杀我儿子的却正是此神”。我们将严厉惩戒任何写这种诗歌诽谤诸神的诗人——我们将禁止任何人歌唱此类诗歌，禁止任何教师用这样的诗歌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否则，我们的守护者便不会成长为虔诚的人，也不会成长为无限接近于神的人。

阿得曼托斯：我完全同意这两条准则，并愿意视它们为法规。

第三卷

苏格拉底：很好。如果希望人们敬畏神灵，孝敬父母，珍视友谊，那么很显然，有些故事应该从小就讲给他们听，有些则应被禁止。

阿得曼托斯：我相信我们这么做是对的。

苏格拉底：如果想让他们变得勇敢，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需要给他们讲述那些颂扬视死如归的精神的故事，不是吗？我是说，你不觉得视死如归与恐惧死亡是相互矛盾的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当然这么认为。

苏格拉底：有这样一种说法——地狱不仅真实存在，而且还非常可怕。如果士兵们带着这种想法上战场，他们就会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因为他们不愿战败而成为奴隶，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需要从另一个方面来监督故事的讲述者。我们必须要求他们不要像过去那样简单地诋毁地狱，而要称颂它，否则他们不但是在说谎，而且他们所讲的故事也不利于提升士兵们的士气。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们必须这么做。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就从下面的诗句开始，把它们以及类似的诗句都删去：“我宁可做一个一贫如洗、无力谋生的奴隶，也不愿到地狱去统治所有死者的灵魂。”“连神灵都憎恶的阴曹地府，人和神都唯恐避之不及。”“这是何等神奇啊！毫无意识的鬼魂，装扮成人的形象，游荡在冥府。”“只有他意识尚存，其他人不过是飞逝的魂魄。”“他的灵魂出窍，去了冥府，他为自己的命运而哭泣，全然丧失了一个年轻人应有的勇气和荣耀。”“他的灵魂像一缕青烟，带着一声凄厉的号叫下到地府去了。”“如同蝙蝠一样——它们尖叫着，在可怕的洞穴深处飞来飞去，当其中一只从拥挤的岩石上失足掉落时，其他紧紧依偎在一起的蝙蝠便纷纷惊叫着飞起——这群灵魂也惊叫着离开了。”如果我们从荷马和其他诗人的作品中删去与之类似的诗句，我们须恳求他们不要见怪。我们会解释，我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这些诗句写得不好，或者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相反，他们的诗歌写得越好，我们就越不应该让孩子和成年人听到，因为他们需要的是自由以及对失去自由的忧虑，而不是对死亡的恐惧。

阿得曼托斯：言之有理。

苏格拉底：我们最好把诗中那些耸人听闻的称谓都删掉，比如“冥河科赛特斯”“冥河斯提克斯”“鬼神”“幽灵”，等等——它们让人听了不寒而栗。它们可能在其他方面有用处，但我们担心的是，这种恐惧可能会让我们的守护者性格软弱、意志消沉。

阿得曼托斯：这种担心合情合理。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应该把它们设为违禁词？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在散文和诗歌中应该使用与之作用相反的称谓，不是吗？

阿得曼托斯：很显然我们应该这么做。

苏格拉底：那么，那些诸如英雄人物哭泣哀号之类的描述，我们是否也应该删除呢？

阿得曼托斯：与上述情况一样，我们也必须这么做。

苏格拉底：我们必须考虑一下，删除这些描述的做法是否正确。我们都认为，一个好人不会认为他朋友（也是一个好人）的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们都这么认为。

苏格拉底：因此，一个好人不会因朋友的逝世而悲伤，就像他遭受了可怕的不幸一样。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此外，我们还可以说，一个好人完全有能力自给自足并过上美好的生活，而无须求助于他人他物。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他是最不可能因为失去儿子、兄弟或金钱等而悲痛欲绝的人。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当这样的灾难降临到他身上时，他是绝不可能因此而悲伤的；相反，他会默默地忍受这一切，而且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要平静。

阿得曼托斯：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还应该删除英雄人物的挽歌，这些事情可以交给妇女（不包括那些优秀的妇女）和那些平庸的男人去做，那样的话，我们正努力培养的守护者就会对所有这些行为感到厌恶而不去效仿。

阿得曼托斯：这么做是对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对荷马以及其他诗人还有进一步的要求——我们会要求他们不要这样描绘女神之子阿喀琉斯：“他先是侧卧了一会儿，接着仰卧，然后俯卧，然后他站了起来，过度的悲伤以至于发狂，在苦海的沙滩上踉跄而行。”

“抓起一把漆黑的灰烬撒在自己头上，时而哭泣，时而哀号。”（就像诗人描绘的那样）我们也不允许他们这样描绘诸神的近亲普里阿摩斯，说他“一边在粪堆里打滚，一边呼唤着每个人的名字，向大家哀求”。而且，我们甚至会更强烈地要求诗人们不要描写诸神的悲叹或这样的话：“唉，真是造孽啊，我英武的孩子遭受如此不幸，真叫我伤心欲绝！”或者至少要阻止他们对伟大的神的歪曲和污蔑，阻止他们写出这样的话：“唉！我的至亲在特洛伊城被人追赶，这真让人伤心。”“唉，我最亲爱的萨耳珀冬，注定要死于墨诺提俄斯之子帕特洛克罗斯之手。”

亲爱的阿得曼托斯，关键在于：如果我们城邦的年轻人听了这些故事之后深以为然，而不认为它卑劣荒唐，那么当这些行为发生在人们甚至他们自己身上时，他们也不会认为它们卑劣可笑——当他们发现自己说了或者做了这些或者类似的事情时，他们也不会感到懊悔。相反，他们会不停地为一些小事哀叹和抱怨，并且不以为耻，更不介意这么做。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我们刚才的论述已经证明，我们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目前还没有人提出更好的观点，因此我们应该坚持这个观点。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们必须坚持。

苏格拉底：另外，他们最好也不要纵情大笑，因为笑声越强烈，随之而来的情绪反应也就越强烈——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阿得曼托斯：我同意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因此，如果有任何诗歌描述一个英雄人物纵情大笑，我们也应该对它加以禁止；如果描绘的是神，那我们就更应该这样做。

阿得曼托斯：是的，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也不接受荷马关于众神的诗句：“赫非斯托斯酩酊大醉，绕着宴会厅奔走斟酒，引得诸神哄堂大笑。”根据你的观点，我们应该禁止这类诗句。

阿得曼托斯：如果你想把它算作我的观点的话，我同意这种说法。反正我们都不允许这么做。

苏格拉底：其次，他们必须高度评价诚实。如果我们刚才说得不错——谎言对神来说毫无作用，但它对我们人类来说可以作为一种药物——那么显然使用这种药物应该成为医生的特权，而其他普通人不能碰它。

阿得曼托斯：很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如果说谎是某个人的职责，那么，这人必是我们城邦的统治者：当外部或内部威胁使他们有必要说谎时，他们可以为了城邦的利益而说谎。而其他人应该远离谎言。如果一个普通人对我们的统治者说谎，我们会把它看作是一种误导，就相当于一个病人就他的身体状况向医生说谎，或者一个运动员在训练中就他的身体状况向他的教练说谎，或者一个船员通过向船长提供有关他自己或者其他船员的虚假情况来误导他。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因此，如果我们城邦里有任何人——无论是工匠、占卜师、医生还是木匠——说了谎，我们就要惩治他，因为他的行为像船员摧毁船只一样足以毁灭整个城邦。

阿得曼托斯：是的，如果人们的行为受到了这种人的言论影响，就会出现这样的后果。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城邦的年轻人是否需要自律呢？

阿得曼托斯：当然需要。

苏格拉底：至少对一般人来说，最重要的自律就是服从统治者，并控制吃喝玩乐以及肉体上的欲望。

阿得曼托斯：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所以我敢肯定，我们会赞成荷马的诗歌中狄俄墨得斯所说的“你且坐下来静听我言”以及其他相关的诗句，比如“散发着勇气的光环，希腊人在沉默中前进，尊重他们的领袖”等。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们理应赞成。

苏格拉底：像“你酩酊大醉，狗眼鼠胆”以及接下来的几句诗怎么样呢？以及在散文或诗歌中出现的平民对统治者所说的那些忤逆犯上、鲁莽无礼的话语又是否合适呢？

阿得曼托斯：我们不同意任何人这么做。

苏格拉底：我认为，你这么说是因为这些诗句并不利于提升人们的自律性，尽管从娱乐的角度来看，它们可能确实很有趣。对此你怎么看？

阿得曼托斯：我同意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让最具智慧的英雄人物说出，在他心目中世上最大的福分莫过于“面前的餐桌上摆满了麦饼和肉，侍者提壶斟酒，并为你奉上”，这个主意怎么样？如果一个年轻人想要自律，你认为这种故事对他们会有所帮助吗？或者“最悲惨的命运莫过于饿死”？还有宙斯的故事：“诸神皆入梦乡，唯宙斯一人清醒，正忙于谋划，但因瞥见赫拉便不能自己，遂将诸事抛于脑后，欲迫不及待地露天交合，竟言‘此会更甚于隐瞒父母的初次幽会，销魂之至’。”还有赫非斯托斯因为阿瑞斯和阿佛罗狄忒的情事而将二人捆绑起来的故事同样不适合年轻人听。

阿得曼托斯：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这太不合适了。

苏格拉底：另外，对于这样一些故事——德高望重之人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来表达对各种诱惑的抵制——我们倒是应该让年轻人多听听，例如有这样几句诗：“他捶胸顿足，扪心自省：我须忍耐——最坏的事情都已经忍过去了。”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此外，我们不能让他们唯利是图或贪得无厌。

阿得曼托斯：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因此，也不能让他们传颂“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可以通君王”之类的诗句。阿喀琉斯的导师菲尼克斯教唆他只有在接受希腊人的钱财之后才帮助他

们作战，否则便勃然大怒，对此我们也不会赞同。阿喀琉斯如此唯利是图，接受阿伽门农的礼物，却拒绝交出尸体，除非他得到赎金——这种行为也不是我们希望人们听到的，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信念。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们不能认同这种行为。

苏格拉底：荷马的诗歌让我有些犹豫，但我不确定我们这样谈论阿喀琉斯并接受他人的这种说法是不是亵渎神明。同样，当阿喀琉斯对阿波罗说：“没有神比你更可恶、更冷酷的了。你让我误入歧途，若我有神力，必加倍奉还。”我们也不应相信他会忤逆河神，甚至准备攻击河神；或者有关他原本已经献给另一位河神斯佩切乌斯的头发的说法：“我在此把我的头发献给已亡的英雄帕特洛克罗斯——愿他带走它们。”我们不能相信他会做出这些行为。我们也会否认这样的说法：他绕着帕特洛克罗斯的坟墓拖行赫克托耳的尸体，还在他葬礼的柴堆上屠杀俘虏。我们不允许我们的公民相信阿喀琉斯——女神和珀琉斯（宙斯之孙，他本身就是自律的典范）的孩子，圣人喀戎的学生——是如此的昏聩，竟兼具卑鄙贪婪和蔑视人神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毛病。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此外，我们也不能相信或容忍这种说法：波塞冬之子忒修斯和宙斯之子庇里托斯制订了骇人听闻的掳掠妇女的计划。总之，我们无法容忍任何人肆意地污蔑诸神之子以及任何英雄人物，把那些胡作非为、亵渎神灵之事归咎于他们。我们应该强迫诗人要么否认这些事是诸神之子干的，要么否认他们是诸神之子；我们还应该坚决阻止诗人误导我们城邦的年轻人，让他们相信神是万恶之源，那些英雄人物也并不比凡人要好多少。我们之前的论证已经表明，恶事绝不可能源于诸神，因此，这些故事不仅亵渎了神灵，而且还弄虚作假。

阿得曼托斯：我们当然不能容忍这些说法。

苏格拉底：而且它们也会对听众们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因为一旦人们对这些歪理邪说信以为真——认为这些卑劣的行为确实出自“诸神的子孙，宙斯的近亲，那些将供奉保护神宙斯的祭坛立于伊达山巅的人们”以及“血统纯正的神族”之手——便没人会觉得自己的恶行应该受到谴责。因此，我们必须禁止这类故事，否则它们就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我们城邦的年轻人会认为道德的败坏无关紧要。

阿得曼托斯：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苏格拉底：既然我们已经讨论过如何正确地描绘神灵、英雄以及冥界，那么如果现在我们想弄清楚文学创作中什么内容应该被允许，什么内容应该被禁止，还得

关注另一种类型的创作，不是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这种类型的创作就是以人类为主题的写作，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很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但事实上，我们目前还不能评价这种写作。

阿得曼托斯：为什么呢？

苏格拉底：我想是因为在某些至关重要的方面，诗人和散文作家经常误导人们，说不正义者往往是幸福的，而正义者往往是不幸的；说不正义只要未被发现便有利可图，以及正义是如何损己利人的。我认为我们应该禁止这种言论，并要求他们的诗歌和故事必须表达相反的观点。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好吧，如果你认同了这一点，那么我可以说你已经承认了我们探讨这些问题的最初目的。

阿得曼托斯：是的，你可以这么说。

苏格拉底：因此，对于这个问题——这些关于人的故事是否应该被讲述，我们目前还不能下定论，除非我们深入了解正义的本质，并查明正义对于它的拥有者究竟有何好处，无论此人看上去是否正义。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那么，有关故事内容的探讨就到此为止了。但在我看来，接下来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故事的风格或形式。在我们考虑了故事的内容和形式之后，我们的探讨就算完整了。

阿得曼托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苏格拉底：但让你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也许我应该这么问：故事的讲述者或诗人所讲述的一切，难道不都是对过去、现在或未来事件的叙述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他们创作故事和诗歌时，是用纯粹的叙述，还是用仿写，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呢？

阿得曼托斯：我现在还说不清楚。

苏格拉底：我真是个可笑而不称职的老师啊！看来是我没把事情讲清楚。那么现在我换个思路，不再试图表现得像个专业的讲述者，也不再泛泛而谈，而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阐明我的意思。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知道在史诗《伊利亚特》的开头部分，荷马写道，克律塞斯请求阿伽门农释放他的女儿，阿伽门农很生气，而克律塞斯因没有达到目的而迁怒于希腊人，于是便请求他的神诅咒他们？

阿得曼托斯：我知道。

苏格拉底：那你知道，作者荷马一开始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并没有让我们误以为是别人在转述。但接下来，他开始以克律塞斯的口吻进行叙述，并尽力让我们相信讲述者已不再是荷马，而是老祭司克律塞斯——诗云：“他恳求所有的希腊人，尤其是他们的领袖——阿特柔斯的两个儿子。”他对特洛伊和伊萨卡相关的故事以及《奥德赛》中所有事件的叙述几乎都采用了同样的写作方法。

阿得曼托斯：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对白与对白之间的旁白都可以被称为“叙述”，对吧？

阿得曼托斯：当然可以。

苏格拉底：当诗人以他人作为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时候，他会调整自己的风格，尽量使之与叙述者的口吻相符，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当然。

苏格拉底：那么，诗人让自己的声音或风格与其他叙述者相符，就是模仿那个人了，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荷马和其他诗人的这种叙述方式就可以被称为“仿写”，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荷马在其诗作中自始至终都不隐藏自己，那么他所有的诗歌就不再是仿写了，而成了简单地叙述。这次我想让你听得明白一些，因此我会详细说明。如果荷马这样叙述“克律塞斯带着他女儿的赎金向希腊人（特别是他们的国王）祈求”，然后继续从他自己的视角进行叙述，而非变为以克律塞斯作为叙述者，那么这部诗作就纯粹变成了简单地叙述，而不是仿写了。如果让我写篇散文，它会是这样的（我不是诗人，因此不用韵律）：“祭司来了，他祈求诸神允许希腊人攻取特洛伊城，并毫发无损地归来。他还祈求希腊人——出于对阿波罗的尊敬——接受赎金并释放他的女儿。尽管大家都同意了他的祈求，但阿伽门农还是被激怒了，命令他立刻离开，不准再回来，否则他的祭司节杖和神冠也保护不了他。阿伽门农还说，他的女儿不会被释放，而会和自己在阿哥斯一起终老。阿伽门农告诉他，如果他想安全地离开，就赶紧滚，不要惹他生气。老祭司被阿伽门农的话吓坏了，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但他一离开营地，就不停地向阿波罗祈祷。他呼唤着阿波罗的名字，提醒自己对他的所有恩惠——自己是如何为他建造神殿的，如何供奉神灵并奉献祭品——并祈求神灵也能回报他。于是，他祈求神灵之箭矢射向希腊人以补偿他所遭受的苦难。”

苏格拉底（总结道）：我的朋友，这样全篇都是简单地叙述了，它不受任何仿写的影响。

阿得曼托斯：我明白了。

苏格拉底：好的。如果诗人把所有的旁白部分都删去，只保留对话，那我们就得到了相反的形式，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一点我也明白，比如，悲剧所采用的形式就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你完全理解了的意思。我想，之前无法跟你讲清楚的一些事情，现在你都已经明白了。诗歌和故事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有些完全是仿写，如你所说的悲剧和喜剧；有些则是以诗人自己作为叙述者进行叙述的，比如酒神颂诗就属于这一类型；还有一种两者并用的形式——史诗以及其他类型的诗歌经常采用这种形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明白你刚才那些话的意思了。

苏格拉底：现在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说过的话，我们已经讨论了故事的必要内容，但还需要考虑故事的形式。

阿得曼托斯：我记得。

苏格拉底：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决定，是否允许我们的诗人采用仿写的形式进行创作，或者允许他们采用部分仿写、部分以自己作为叙述者的形式创作（部分具有模仿性而部分不具有模仿性的叙事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决定这两种形式分别适用于哪些题材），或者我们应该完全禁止仿写的形式。

阿得曼托斯：在我看来，你询问的根本问题似乎是，我们是否要将悲剧和喜剧引入我们的城邦。

苏格拉底：也许是，但可能范围更广，目前我还不清楚。总之我们只需顺着讨论的风向来探讨这个问题。

阿得曼托斯：说得好。

苏格拉底：阿得曼托斯，我想让你仔细思考的是，我们的守护者是否应该善于仿写。或者你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我们已经建立好的规则——一个人可以做好一项工作，而不可能同时做好多项工作；如果他试图这么做，那么他便样样都做不好。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仿写——一个人不可能像他模仿一个角色那样成功地模仿很多角色。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在干好一项事业的同时，又扮演许多其他角色并取得成功。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模仿两种事物时取得成功，即使这些领域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比如喜剧的创作和悲剧的创作。你刚才不是说它们是两种模仿吗？

阿得曼托斯：你说的不错，我刚才的确这么说过——同一个人无法同时做好两件事情。

苏格拉底：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好的颂诗者和好的演员。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事实上，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好的喜剧演员和好的悲剧演员。这些人都属于模仿者，你说呢？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在我看来，阿得曼托斯，人性作为一个整体，似乎已经被分成了很多更小的碎片，以至于一个人不能同时成功地模仿多个人物，也不能成功地模仿不同的角色所从事的事情。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我们最初的观点是，我们的守护者应该从所有其他类型的工作中分离出来：他们应该一心不二地维护城邦的自由，并且不得从事任何与此无关的工作。如果我们坚持这一观点，那我们的守护者就必须专注于这项工作和这个角色。他们从小就必须模仿任何符合其职业要求的角色——那些代表勇敢、自律、公正和豁达的角色——并且只能模仿这些角色；他们不应该去模仿任何卑劣的东西，以防他们弄假成真，最后真的变成了卑劣之人。你是否已经注意到，如果一件事被人从小到大重复地模仿，那么这件事就会成为他的习惯，从而根深蒂固，并会对他的身心和言行都造成影响。

阿得曼托斯：当然注意到了。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不允许我们关心和培育的人——我们期望他们成为好人的那些人——自己身为男人，却要去模仿女人（不论老少）辱骂自己的丈夫，不敬神灵，得意忘形，或者遭遇不幸就痛苦悲伤，更不用说去模仿那些生病、恋爱或者分娩中的女人了。

阿得曼托斯：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苏格拉底：我们同样也不允许他们去模仿奴隶（不论男女），去做一个奴隶该做的事情。

阿得曼托斯：我同样赞成这一点。

苏格拉底：而且，我想他们也不应模仿那些卑劣之人——懦夫以及其行为与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善行完全相反的人（不论是在醉酒还是清醒的时候，他们都互相谩骂、嘲弄，或者他们的言行冒犯他人、祸害自己）。此外，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养成那种恶习——使自己的言行与疯狂之人无异；他们必须清楚男人和女人的种种疯狂与邪恶，但他们不能做或模仿这些事情。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那他们可以模仿像金属工人这样的工匠吗，或者战船上的划桨者，还是负责指挥他们的军官，或者其他类似的人？

阿得曼托斯：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连关注这些事情的机会都没有。

苏格拉底：那他们可以模仿嘶鸣的马、咆哮的牛、滚滚的河水、汹涌的海浪、隆隆的雷声之类的东西吗？

阿得曼托斯：不行，我们已经禁止他们像疯子一样做出任何反常的行为。

苏格拉底：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的意思是两种叙事风格：一种是真正的好人在被要求讲故事时会使用的风格，另一种主要是给那种在性格和教育方面与之完全相反的人使用的风格。

阿得曼托斯：这两种风格具体是什么？

苏格拉底：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当一个举止得体的人要叙述一个好人的言行时，他便会很乐意扮演那个好人的角色，并大大方方地讲出来，而丝毫不会以这种模仿为耻；他会专注于模仿一个行为可敬、理智清醒的好人，但当这个人因为疾病、爱情、酗酒或其他灾难而变得行为可鄙时，他就没那么热情了，不想再去模仿他；然而，当他遇到一个行为有失体面的人时，他便不会认真地模仿这个下流之人，除非这个人偶尔做了一些好事。他会以模仿这种人为耻，这不仅是他没有受过模仿这种人的训练，而是因为他很厌恶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劣等形象，他觉得这种形象是可鄙的，除非是为了取乐。

阿得曼托斯：是的，很可能是这样。

苏格拉底：所以他将采用我们刚才在讨论荷马的诗作时所描述的那种叙述形式：模仿与叙述相结合，但诗作中模仿的比例将会很小。你认为我的说法是否有道理？

阿得曼托斯：当然很有道理。讲故事的人必然会遵循这一原则。

苏格拉底：那么，另一种人呢？他的品行越坏，就越是无所顾忌，他认为没什么事是可鄙的，因此什么事都敢讲。一定存在这种人——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本正经地模仿任何事物：他们不仅会模仿各种乐声、噪声以及动物的叫声，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事物——雷声、风声、冰雹声、车轴声、滑轮声等噪声，喇叭、芦笛、风笛等乐声，以及狗、羊和鸟等动物的叫声。他的风格完全依赖于对声音或形体的模仿，而叙事的成分却很少。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你说得很对，这种人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嗯，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两种风格。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其中一种变化不大。如果我们赋予这样一位讲述者以合适的声调和节奏，事实将会表明，任何正确使用这种风格的人都是在用同一种声调和同一种节奏讲故事，因为其变化很小。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确实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另一种风格的讲述者又是怎样的呢？情况会不会正好相反？为了正确地使用它，讲述者需要各种声调和节奏，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你描述得非常到位。

苏格拉底：那每一位诗人或讲述者要么采用这两种风格之一，要么两者并用，对吧？

阿得曼托斯：当然。

苏格拉底：那我们又当如何抉择呢？我们应该允许我们的城邦接受所有这些风格，还是其中之一，还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风格呢？

阿得曼托斯：我赞成只模仿好人的那种风格。

苏格拉底：但是混合的风格至少能给人带来乐趣，阿得曼托斯。到目前为止，能给孩子和他们的导师们，以及一般人带来最大快乐的是与你的选择恰恰相反的那种风格。

阿得曼托斯：是的，那是因为它确实很有趣。

苏格拉底：但也许你会说，这与我们城邦的政治制度是相抵触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项工作要做，因此没人是兼才或者多才的。

阿得曼托斯：没错，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这种原则就意味着，我们的城邦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一个鞋匠一直是鞋匠，而不会兼任船长；一个农民一直是农民，而不会兼任法官；一个士兵一直是士兵，而不会兼做商人，等等。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如果某个人足够聪明，能够装扮成各种形象，能够模仿世上的一切，现在他来到我们的城邦，想要炫耀他的作品，那么我们便会视之为快乐的源泉，对他崇敬之至，以至顶礼膜拜。但我们会告诉他，不仅我们的城邦里没有像他这样的人，而且我们也不允许像他这样的人存在于我们中间，我们会向他行涂油礼，为他戴上羊毛冠，把他送到别处去。为了我们城邦自身的利益，我们会聘请更严肃但没那么有趣的诗人和讲述者，让他们只模仿好人，并要求他们的故事遵守我们最初为了教育士兵而确立的法定原则。

阿得曼托斯：是的，如果我们有权决定的话，我们当然会这么做。

苏格拉底：那么，阿得曼托斯，我认为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与故事和寓言相关的文艺方面的探究，因为我们已经讨论了故事应该有的内容和形式。

阿得曼托斯：你说的没错。

苏格拉底：接下来，我们还得讨论吟诵方式和曲调的问题。

阿得曼托斯：很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关于哪些类型是能够被接受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如何回答，我想现在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吧——如果我们的说法前后一致的话，对吧？

格劳孔（笑着说）：看来我不属于“大家”的一员，苏格拉底。虽然我有个模糊的看法，但现在我还不太清楚我们应该说些什么。

苏格拉底：首先，我想你肯定清楚这一点：诗歌是由词、曲调和节奏组成的，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清楚。

苏格拉底：那么诗歌的词句部分——不论是否配乐——并没有什么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必须符合我们刚才确认的原则与风格，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而且音乐和节奏必须与歌词保持一致。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嗯，我们说过，歌词里永远不需要有哀挽和悲伤之类的字句。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你得告诉我，哪些是挽歌式的声调呢？我知道你是懂音乐的。

格劳孔：混合的吕底亚调，高音的吕底亚调，以及其他与之类似的声调。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些声调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对于那些有心弘扬美德的妇女尚且无用，更不用说男人了。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烂醉如泥、软弱无力、无所事事，这些恶习与我们的守护者是极不相称的，对吧？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哪些声调是软弱无力，适合宴会的呢？

格劳孔：有一种被称为“涣散”的爱奥尼亚调，以及一种吕底亚调。

苏格拉底：格劳孔，这些声调对于战士们有任何用处吗？

格劳孔：毫无用处。那现在就只剩下多里安调和弗里吉亚调了。

苏格拉底：我对声调不太在行，但愿有这么一种声调，它能够很好地模仿一位勇者在战斗中或处于其他不利局面时所发出的声音（甚至于能模仿其声调和声高的细微变化）——即使这位勇士战败，面临着伤亡或其他灾难的威胁，他仍然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勇敢地反抗命运的曲折。但愿还有另一种曲调，它能够模仿一个人身处和平时期的声音——当他踌躇满志，可以自由地选择做任何事时；或者当他试图说服某人接受他的观点时，无论是向神祈祷还是向人解释他哪里做错了；或者反过来，当他耐心地听从他人的开导、解释或观点时；或者当他圆满地完成了一项任务，非但不趾高气扬，而且始终小心谨慎，自我约束，欣然接受任何可能出现的结果时。但愿我们能拥有这两种曲调——不论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它们能够完美地模仿勇敢自律的人分别在失败和成功时的不同音调。

格劳孔：你所需要的声调正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两种——多里安调和弗里吉亚调。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在吟诵诗歌和选择曲调时只需要保留这两种声调就行了，其他声调便都不需要了。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我们也不需要制作索尔特里琴、竖琴以及其他能演奏出多种声调的乐器的工匠了。

格劳孔：的确不需要了。

苏格拉底：那我们是否应允许制作长笛的工匠或吹奏长笛的乐手进入我们的城邦呢？长笛的音阶比其他乐器都更广，事实上，其他所有能演奏全音阶的乐器都是在模仿长笛，对吧？

格劳孔：是的，因此我们不允许长笛进入我们的城邦。

苏格拉底：那就只剩下七弦琴和西塔拉琴了，它们可以在城里使用；而在乡村，牧民则可以吹短笛。

格劳孔：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结果。

苏格拉底：比起马西亚斯及其乐器，我们更喜欢阿波罗及其乐器。我们这样选择也不是什么惊人的创举。

格劳孔：真有意思！这确实不是我们的创举。

苏格拉底：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我们在无意中净化了这个城邦——不久前我们还用“纵欲”来形容它。

格劳孔：这正好说明了我们是多么自律啊！

苏格拉底：那么，让我们继续完成净化城邦的工作吧。在讨论完曲调之后，接下来我们应该讨论节奏。我们不应追求节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是应该努力找到勇敢而秩序井然的生活节奏，进而调节音步和曲调，使之与描述这种生活的词句相一致，而不是通过调节词句来适应音步和曲调。至于这些节奏是什么，还得由你来告诉我们，就像你之前告诉我们那些曲调的知识一样。

格劳孔：噢，这个我可帮不上什么忙——根据我对音乐的研究，我只能告诉你节奏有三个要素，就像音阶有四个基本组成部分一样，但我无法告诉你哪种节奏适合模仿哪种生活方式。

苏格拉底：好吧，那我们需要请教达蒙了，问问他哪些节奏适于表达卑鄙、淫乱或精神错乱，以及其他种种邪恶，哪些节奏适于表达相反的品质。我依稀记得他曾说过一些晦涩难懂的话——他把一种复合节奏描述为军事体、手指体、英雄体，他通过某种方式将它排列成了有序的组合，使音步抑扬相当；我记得，他讲到了抑扬格和扬抑格时，称它们均包含了长短音节，然后给所有这些长短音节都

分别赋予了量度。我认为他对这些节奏节拍的褒贬就像他对节奏本身一样频繁，或许他的话是对节拍和节奏一起做出的评价——具体我说不好。但正如我说的，我们得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等着达蒙来解答，因为这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你怎么看？

格劳孔：我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但至少你确信美与丑取决于节奏的好坏，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此外，好的节奏和坏的节奏分别取决于二者趋同于好的形式和坏的形式程度，曲调的协调与不协调也是如此。这与我们刚才所说的一致，即节奏和声调的协调度应该与词句保持一致，而不是由节奏和声调来决定词句。

格劳孔：是的，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至于诗歌的形式和词句，它们取决于一个人的品质，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其他一切都取决于形式？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词句、曲调、风格和节奏的良好运用均取决于好的品质。我说的那种状态其实并不是被我们委婉地称之为愚拙的那种状态，而是被我们褒扬为美德的那种状态——我这里指的是当一个人的思想真正地使一个人具备了美德和卓越的品质时所展现出的良好状态。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城邦的年轻人如果想要做好自己的工作，难道他们不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培养这些品质吗？

格劳孔：是的，他们确实应该这样做。

苏格拉底：绘画以及相关的艺术，编织、刺绣、建筑以及众多的器具制造，还有动植物的物理结构，都具备这些品质。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表现出优雅或粗鄙。粗鄙，缺乏节奏感，音调的不协调总是与词句的滥用以及卑劣的品质联系在一起的；反之，所有这些要素的良好运用则与自律和好的品质联系在一起的。

格劳孔：的确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只监督诗人，要求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宣扬品格高尚的形象，否则的话，我们将禁止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从事创作？推而广之，我们是否也应该监督其他的工匠，阻止他们在动物肖像、建筑以及其他任何制品中描绘任何堕落、缺乏自律、卑劣和粗俗的事物，并禁止那些不遵守这项规定的人在我国的城邦工作？否则，我们的守护者在成长过程中必将被这些有害的形象所包围并受其熏陶影响，这种不良的熏陶如果日积月累，必然会使他们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被其腐蚀。因此，我们必须寻找那些天生就善于追求美德和优雅的工匠，以便我国城的年轻人能够生活在一片思想健康的乐土之上——那里的一切都是有益的；在那里，他们的眼睛和耳朵接触的都是美好的艺术作品，而不会受到任何不良影响；这些艺术作品会让人们如沐春风，为他们带来积极健康的影响，从他们童年起就不知不觉地引导着他们，直到他们逐渐熟悉这些美好的事物，并趋同于它们，最终做到辩理明智，崇尚美德。

格劳孔：是的，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教育了。

苏格拉底：那么，格劳孔，文艺教育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节奏和声调上，因为二者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容易深入人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力地影响一个人，更能让人知书达理。对于那些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人来说，会举止优雅；如果一个人受了坏的教育，便会举止粗鄙。良好教育的重要性在于，一种适当的文化教育能使一个人敏感地觉察到事物结构或本质上存在的缺陷和粗鄙之处。换句话说，他会讨厌那些令人讨厌的事物，而欣赏和享受那些美好的事物，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真正地变好；即使在年幼的时候，他还不理解其原因，他也会理所当然地谴责和憎恶那些卑劣的事物。后来，当理性慢慢进入他的头脑之后，他会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热情地迎接它的到来，因为任何受过这种教育的人都会比其他人更加紧密地接纳理性。

格劳孔：是的，在我看来，这些就是文艺教育的原因。

苏格拉底：这与人们识字的过程非常类似。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尽管字母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它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非常重要；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无论包含字母的单词是长是短，我们都需要注意到它们，而且努力地去辨认它们，我们才算得上是真正地识字了。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同理，只有认识了文字本身，我们才能认出它们在水中或镜子里的映像。这同样需要专业的知识和训练，对吧？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这和我之前说的非常相似。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我们自己，也适用于那些我们要培养成守护者的人。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些品质（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无论是它们自身还是它们的映像，无论它们出现在大事物中还是小事物中，我们都能够在各种情况下明辨它们，重视它们）——自律、勇气、大度、开阔的视野，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品质——我们才算得上是真正有文艺教养的人。但请记住，这同样需要专业的知识和训练。对吧？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想象这样一种情况——有人把美好的精神品格和与之相协调、相一致的优美的身体形态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神形皆美者。那世上还有比这更美的景观吗？

格劳孔：几乎没有了。

苏格拉底：一事物越美丽，就越可爱，对吧？

格劳孔：自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因此，一个人越是具有这些品格，有文艺教养的人就越喜欢他。反之，一个人越是偏离这些品格，那些有文艺教养的人就越厌弃他。

格劳孔：的确，有文艺教养的人当然不会喜欢一个精神上有缺陷的人，但如果那个人只是存在身体缺陷，那么他们倒还是能够忍受并喜欢他的。

苏格拉底：你说得很对。想必你现在或曾经也喜欢过这样的人。但请回答我：自律和纵欲能够共存吗？

格劳孔：当然不能。过度的快乐和过度的痛苦一样能够使人精神错乱。

苏格拉底：除了自律之外，纵欲能够和其他美德共存吗？

格劳孔：不能。

苏格拉底：那滥交和放荡呢？

格劳孔：可以，它们二者倒是臭味相投。

苏格拉底：你能想到什么快乐比淫乐更大更强烈吗？

格劳孔：不，我想不到，而且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快乐比这更疯狂的了。

苏格拉底：真正的爱是对俊美而有节制的人的爱，因为他们自律、具有文艺素养。对吧？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那么，真正的爱应该是理智、有节制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可以说，真正爱和被爱的恋人不应该参与这种疯狂或无节制的快乐之中，甚至避而远之，对吧？

格劳孔：对，苏格拉底，他们应该保持克制。

苏格拉底：这么说，你显然是要在我们建立的城邦里制定这样的规则：尽管一个人能够亲吻他的恋人（如果他征得恋人的许可的话），花时间和他相处并抚摸他，就像他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当然，那是父亲对儿子的爱——但他们的关系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他们从来不会给人一种超出这一范围的印象。否则，他们就会因为缺乏文艺教养和道德感而受到谴责。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都认为对于文艺教育的探讨已经圆满结束了吧？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很有价值的结论：美育是文艺教育的终极目的。

格劳孔：我同意。

苏格拉底：嗯，除了文艺教育，我们的年轻人也应该接受体育教育。

格劳孔：这是必须的。

苏格拉底：我们的守护者必须从小接受系统的体育教育，并持续一生。不知道你的想法如何，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单凭身体上的良好状态，不一定就能造就好的精神品格；反过来，好的精神品格——凭借其卓越的品德——却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其身体健康的潜力。你怎么看？

格劳孔：我同意你的看法。

苏格拉底：所以，如果我们在精神方面的教育已经做得足够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我们的精神去关注身体锻炼的细节——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应该只概述原则，而避免冗长的讨论？

格劳孔：是的，当然。

苏格拉底：之前我们已经说过，未来的守护者应该避免醉酒，因为他们肯定是最不应该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的人。

格劳孔：是的，否则我们的守护者就需要另一个守护者来守护他，那就太荒唐了。

苏格拉底：他们的饮食应当如何安排？这些人是最伟大的竞赛中的斗士，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像如今运动员一样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他们呢？

格劳孔：也许吧。

苏格拉底：不过如今的运动员们懒洋洋的，这种状态对健康很不利。难道你看不出运动员一辈子都在睡觉，只要稍微劳累一点，就会患上严重的疾病吗？

格劳孔：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的战士需要一种更精细的训练形式。对他们来说，像看门狗一样保持警惕才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视力和听力都要尽可能地好，他们的健康也不能因为饮食的变化以及严寒酷暑而遭受不利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恰恰在战争中很常见。

格劳孔：我同意。

苏格拉底：因此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体育锻炼与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文艺教育难道不是大致相近吗？

格劳孔：你指的是？

苏格拉底：我指的是一种简单而适度的身体锻炼，专为作战而设计的训练形式。

格劳孔：这种形式的具体是什么呢？

苏格拉底：这种形式可以从荷马的诗作中学到。你知道，他在描绘英雄们会餐的时候写道，尽管驻扎在赫勒斯滂海岸附近，他们却被禁止吃鱼或煮肉，而只能吃烤肉。这种饮食对士兵来说很方便，因为他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生火烤肉，而随时随地携带锅碗对他们来说却不太容易。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我想荷马也没提过调味酱吧。事实上，如果你想身体健康，就应避免吃调味酱——这是战士们的基本常识，对吧？

格劳孔：是的，他们应当戒除这种食物。

苏格拉底：如果你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对的，那么，我的朋友，我想你肯定不会认同锡拉古人的饮食习惯和西西里岛上各种各样的调味品吧。

格劳孔：是的，我不认同。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人想保持身体健康，那么他也不能找一个科林斯女郎做情妇，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你也不赞成他享用雅典的糕点，对吧？

格劳孔：毫无疑问我不赞成。

苏格拉底：混杂多样的饮食和生活习性，就好比包含了全音阶、多节奏的诗歌和民谣创作。我想，这就是你不赞成这种饮食习惯的原因吧。

格劳孔：当然，这是一个恰当的类比。

苏格拉底：复杂的音乐往往会导致放纵，而复杂的饮食则会导致疾病；简单的音乐能使人自律，简单的体育锻炼能使人身体健康。对吧？

格劳孔：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当放荡和疾病在一个城邦中泛滥成灾时，法庭和诊所便会充斥着整个城邦，而律师和医生这类职业也会飞扬跋扈，不仅奴隶，而且大量的自由人也会对他们毕恭毕敬。

格劳孔：势必如此。

苏格拉底：当一流的医生和律师不仅被底层公民和劳动者所需要，而且还被那些自以为受过优等教育而骄傲自豪的人所需要时，就能证明一个城邦的教育体系糟糕可鄙——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我认为这种情况可鄙至极，这是严重缺乏文艺教育的表现，会给人一种仰人鼻息、被迫依赖他人之道德准则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缺乏是非感，而需要那些人充当自己的主人和判官一样。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格劳孔：没有比这更可鄙的事了。

苏格拉底：啊，还有一种更可鄙的情况：一个人因官司缠身而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耗费在法庭上（不管是作为原告还是被告），而且他道德观念淡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诡计多端、巧舌如簧，擅于为自己的恶行进行辩护，或通过欺瞒诱骗钻空子等手段来让自己逃避惩罚，一个漏洞可以让一个人避免被惩罚，而他所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因为他不知道，如果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而不需要一个装腔作势、昏昏欲睡的陪审员，那该有多好啊。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格劳孔：是的，我也这么认为。这比之前那些情况还要可鄙。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一个人除了严重受伤和感染了某些季节性传染病之外还需要寻医问药，那么这个人岂不更可耻？这种人求医问药完全是由于缺乏运动以及我们所描述的那种健康的饮食——他们的身体就像沼泽一样充满了恶气坏水。于是聪明的阿斯克勒庇俄斯别无选择，不得不为他们的疾病创造出“胀气”和“黏膜炎”这样的病名。你不觉得这很可耻吗？

格劳孔：是的，将这些词用作疾病名称确实稀奇古怪。

苏格拉底：我想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时代是没有这些疾病的。我认为这是因为尤里皮勒斯在特洛伊战役中受伤时，一位妇人给他喝了掺有大量大麦粉和磨碎的奶酪的普拉姆尼酒（这种酒能刺激引发炎症）。但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儿子们没有因为那个女人给他喝了这种酒而责备她，也没有批评负责看护他的帕特洛克罗斯。

格劳孔：唉，给他这样一个受伤的人喝这种酒可真是有些奇怪。

苏格拉底：如果你记得这样一个事实——其实医生们在赫罗迪科斯时代之前并不使用我们如今这些医术给人治病——就不会觉得奇怪了。赫罗迪科斯是一名教练，他得了慢性疾病，于是把体育锻炼和医学结合起来，结果这种疗法先是折磨了自己，而后又折磨了其他很多人。

格劳孔：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苏格拉底：虽然身患绝症，但他一直悉心地照料自己，这使他又多活了好些年。当然了，他是没办法治愈自己的；就这样，他一直忙着给自己治病，因此在他的余生里，他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每次只要稍不注意养生，他就会备受折磨；靠着这套医术，他竟然硬撑着活到了老年，但其实他的一只脚却早已踏进了坟墓里。

格劳孔：如此说来，他的医术倒是为他赢得了丰厚的回报！

苏格拉底：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回报确实挺合适。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所以没有将他自己发明的这种医术传承给他的后人，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或者不熟悉这种医术，而是因为他知道，在一个管理有方的城邦里，每个公民都被分配了一项他必须做的工作，根本没时间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生病和自我治疗上。可笑的是——如今尤为明显——虽然工人阶级遵守这一原则，但那些富人和据称幸福的人却不遵守。

格劳孔：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当一个木匠生病时，他希望医生给他开一种催吐药，让他把致病的物质吐出来，或者开一种通便药，或者用烧灼法、动手术来摆脱痛苦。如果医生给他制定了一个漫长的疗程，并告诉他要用绷带包扎头部等疗法，那么他立马就会回应医生，说他没时间生病，说这种专注于疾病而忽视既定工作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回报。然后，他就会离开这种医生，恢复他惯常的养生法，这样他便有可能恢复健康，然后继续自己的工作；或者，如果他得的病是不治之症，那么他就会通过死亡来摆脱“麻烦”。

格劳孔：我认为这是一个工匠对待医学的正确方式。

苏格拉底：这是因为他有本职工作要做，因为如果他不做，他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对吧？

格劳孔：很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但富人就不一样了，富人没有被分配某项他必须做的工作，他也不会因为被迫放弃工作而使生活失去意义。

格劳孔：确实没有。

苏格拉底：如果你这么说，那你一定没有听过福西尼德的名言，“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人当践行美德”。

格劳孔：我认为人们即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也应该这样做。

苏格拉底：我们暂且认可他的这种观点。我们通过自学来探讨这一问题：一个富人是否应该像福西尼德说的那样来“践行美德”。如果一个富人不践行美德，他的生活是否会变得令他无法忍受；尽管整天忙于给自己治病会妨碍一个木工和所有其他专业领域的从业者正常工作，但这对任何人“践行美德”（正如福西尼德所说的）是否有任何妨碍。

格劳孔（大声说）：当然会妨碍，很难想象有什么比过度关心身体（试图改善身体状况）更大的妨碍了。这对家务管理、服兵役和担任公职也是一种妨碍。

苏格拉底：然而，最糟糕的情况是，如果一个人总是担心头痛和头晕，并把这些问题的归咎于哲学研究，那么他便难以学习任何东西，难以思考并集中注意力。因此，如果你在践行这种哲学方面的美德，那么过度关心身体便完全是个妨碍，因为它不断地让你觉得自己生病了，而你总是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感到痛苦。

格劳孔：是的，很可能是这样。

苏格拉底：考虑到他只为那些身体健康的人（体质良好，生活习惯良好，只是偶尔生病的人）施展自己的医术，那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认为，阿斯克勒庇俄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呢？他只关心这类人的情况，用药物和手术来帮他们摆脱疾病，然后告诉他们继续像往常一样工作生活，因为他不想看到这些人因为无法工作而破坏城邦的正常运行。然而，对于那些病入膏肓的人，他并没有试图采用通过饮食来逐渐填满和清空身体的疗法，因为这样会让患者度过漫长而痛苦的人生，并很可能将这种病恹恹的体质遗传给自己的孩子。他认为治疗一个病到无法过正常生活的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这种人对他自己和他所在的城邦都没有什么好处。

格劳孔：照你这么一说，阿斯克勒庇俄斯可真是有公德心的人啊！

苏格拉底：很显然是这样。再看看他的儿子们：正因为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特点，所以他们在特洛伊战争中证明了自己是优秀的战士，并采用了我所描述的那种疗法给人治病。你应该还记得当墨涅拉俄斯被潘达罗斯击伤时，“他们为他吸出伤口的淤血，并敷上了镇痛的药物”，但没有在治疗后给他规定饮食，就像他们对待尤里皮勒斯那样。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药物足以治愈那些受伤前就身体健康、生活习惯良好的人，即使这些人当时碰巧也喝了普拉姆尼酒。但他们不会浪费时间去治疗一个体弱多病且缺乏自律的人，因为这种人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人没有任何好处，即使这种人比迈达斯更富有。

格劳孔：按照你的说法，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儿子们也都是智者。

苏格拉底：确实如此，但悲剧家们、诗人和品达看问题的方式与我们不一样。他们声称，尽管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阿波罗的儿子，但他却接受贿赂去治疗一个已经濒临死亡的富人，因此他被闪电击中而死。但我们坚持我们之前制定的原则，因此我们不会同时相信这两种传言：要么他是神的儿子，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会因贪婪而接受贿赂；又或者他确实接受了贿赂，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不会是神的儿子。

格劳孔：是的，苏格拉底，你说得很对，但我有个问题要问你：我们的城邦肯定需要好的医生，对吧？而且我想，他们救治过的病人（无论他们的体质是好是坏）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是好人。法律专家也是如此：他们帮助过的人（各种类型、各种性格的人）越多，他们就越可能是好人。

苏格拉底：当然，我们城邦需要好的医生和法律专家，但是你知道我认为哪些是好人吗？

格劳孔：你得告诉大家。

苏格拉底：我试试看，不过，你的问题将两种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了。

格劳孔：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好吧，我先来谈谈医生。医生要想获得完美的医术，他们不仅需要学习技艺，还需要从童年起就尽可能多地接触各色各样（乃至身体状况极为糟糕）的病人；此外，如果他们自身的体质就不好，而且切身体验过各种疾病，那就更好了。我是说，他们当然不是拿自己的身体来治疗别人的身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的身体就不应该有任何问题，也不应该处于不好的状态。不，他们是用心灵来治疗身体的，而一个现在坏了或已经坏了的心灵是不可能医治任何疾病的。

格劳孔：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而另一方面，格劳孔，法律专家则是要以心治心。一个法律专家决不能从小就在一群丑恶的心灵中成长，更不能为了了解整个犯罪领域并获得判案的经验而以身作恶。否则，他自己的心灵也会因为长期耳濡目染而变得丑恶，那样的话，他很快就会以自己为标准来评估他人的行为是否正义（就像医生用自己的身体来评估别人的疾病一样）。相反，如果一个法律专家真的想公平公正地评估一种行为是否正义，那么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心灵必须远离坏人坏事，以免受它们的污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好人在年轻时会被坏人看作容易上当受骗的傻瓜，因为他们自身的行为与坏人坏事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格劳孔：是的，确实是这样。

苏格拉底：因此，优秀的法律专家必定是年纪大的人，而不可能是年轻人。一个优秀的法律专家一定要经历一个长期和缓慢的过程才能认识到不正义的本质，因为他观察到的不是他自己心灵中固有的品质，而是别人心灵中陌生的品质。他肯定需要通过多年来学到的知识才能甄别不正义的坏处，而不是靠他自身的经验。

格劳孔：总之，我心目中最好的法律专家就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而且他自身也是一个“好人”。这就是你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心灵好的人才能成为“好人”。至于那些生性狡诈多疑的人，他们自己做了很多错事，却自认为能够瞒天过海而肆无忌惮：在和自己同类人相处时，他的谨慎——由他审视自己内在的行为标准而产生的——确实使他看上去很聪明；当他与好人和老年人交往时，他的过度不信任以及在判断可信度方面存在的软肋——这是由于他缺乏判断可信度的标准而引起的——便会使他显得愚蠢。然而，由于他遇到的坏人比好人多得多，所以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认为他是聪明人而不是傻瓜。

格劳孔：你说的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所寻找的业务熟练且正义的法官，绝不是后者，而是我们前面描述过的那种人，因为一个坏人绝对分不清善恶，而一个好人在经过长时间的教育之后，却能够分清——因此在我看来，能够获得熟练的业务能力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

格劳孔：我同意你的看法。

苏格拉底：因此，在为我们城邦的司法制度立法的同时，我们也要为我们描述的这种医疗制度立法。这两种法律将会从身体上以及心灵上帮助到那些在这些方面天赋健全的公民；至于其余的人——那些身患重病的人——我们将任由他们死去，而那些心灵污浊已经无可救药之人将被处死。对吧？

格劳孔：是的。我们已经证明，对于这种制度下的公民以及整个城邦来说，这种处理方案是最好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的年轻人会由于受到过那种纯粹的文艺教育而养成自律的好习惯，他们会时刻监督自己的言行，以使自己免受官司之苦。

格劳孔：肯定会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任何接受过这种文艺教育的人，只要他愿意接受这种体育锻炼形式，他就会变得身体健康，从而不再需要医生，除非出现任何紧急情况。对吧？

格劳孔：我想是的。

苏格拉底：艰苦锻炼和不断努力的目标是激发他天性中的激情，而不仅是为了健身——而运动员却截然不同，他们训练和调节饮食就是为了健身。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因此，格劳孔，那些立法者将文艺教育和体育锻炼作为我们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让前者陶冶心灵而是让后者增强体质。我这种想法没错吧？

格劳孔：为什么呢？

苏格拉底：我认为二者的主要目标都是陶冶心灵。

格劳孔：我不明白。

苏格拉底：难道你没有注意到这两种教育方式——一生都专注体育锻炼而忽略文艺教育以及一生都专注文艺教育而忽略体育锻炼——对心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格劳孔：你指的是什么？

苏格拉底：我指的是，专注体育锻炼而忽略文艺教育的人会变得残暴而歹毒，专注文艺教育而忽略体育锻炼的人会变得过于温顺和软弱。

格劳孔：是的，我注意到，专注体育锻炼的人往往会变得极其残暴，而专注文艺教育的人往往会变得过于软弱。

苏格拉底：残暴是人性中激情的产物，但经过适当的训练，这种激情会变成勇敢，如果过了头，它就会变得难以控制——这一点不难想象。

格劳孔：我赞同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温和是人性中爱智部分的品质，如果温和得过了头就会显得软弱，但经过适当的训练，这种品质就会变得温和有序，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说过，我们的守护者必须兼具这两种品质。

格劳孔：是的，他们应该这样。

苏格拉底：所以这两种品质必须和谐共存，对吧？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如果做到这一点，他们便会拥有既温和又勇敢的心灵，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其心灵便是既冷漠又懦弱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当一个人纵情于声乐，那种被我们刚才描述为甜美、柔和、悲凄的声调便会通过他的耳朵注入他的心灵。如果他的一生都在哼唱并沉迷于这种音乐，那么，刚开始时，他内心激情的一面便会像钢铁一样被锻造成柔软的可用之物，而不再是顽固和无用的；但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使他就像着了魔似的沉迷其中，而非适可而止，那么其结果就是，他会将自己内心激情的一面融化瓦解，直到它完全液化——其激情耗尽，萎靡不振，最终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软弱的战士”。

格劳孔：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如果他生性懦弱，那么这一切很快会发生；但如果他生性刚强，那么这种音乐会削弱或动摇他的激情，他会变得容易发怒又容易息怒——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会让他大发雷霆，但很快又会息怒。这种人的激情最终会变成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且怨天尤人。

格劳孔：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人将大量的精力都用在身体锻炼上，而吃得又很好，却从不学习文艺和哲学，其结果又当如何？起初，他会变得身体强壮且自信而又充满激情，而且比以前更加勇敢，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但如果他将自己完全局限于身体锻炼，完全不接触文艺之神呢？他心灵中智慧的那一面就会完全缺乏心智锻炼和思考，他从不参加讨论或其他任何文

艺活动。由于他的心灵从未得到任何启发和滋养，因此从未得到净化，这就会导致他内心虚弱，近乎失聪和失明。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想，这种类型的人最终会与文艺彻底绝缘，并对理论充满憎恶。他不再想着以理服人，而是像一头野兽一样，只知道用野蛮的暴力来解决问题。这种人粗笨无知，过着毫无雅趣的生活。

格劳孔：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因此我认为我们发现了这一点：人本质上具有两面性——爱智与激情。因此神便在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分别赋予了我们相应的技艺——文艺和体育。这并不是为了心灵和身体（尽管也间接地影响了心灵和身体），其目的是通过适度的张弛，让我们天性中爱智和激情这两个方面和谐共存。

格劳孔：是的，似乎是这样。

苏格拉底：因此，就像那些通过调整竖琴的琴弦从而使之相互协调的人算不得音乐家一样，那些仅通过调节这两种品质（文艺教育和体育锻炼）中的一种从而使其适应另一种的人也担不得守护者之职；而那些将体育锻炼和文艺教育完美融合在一起，并以适当的比例将二者应用于心灵的人才能承担守护者之职，而他们的生活也是最和谐的。

格劳孔：我必须得承认这一点，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那么，格劳孔，要想使城邦的政治制度不受任何损害，我们将一直需要这样的人来守护我们的城邦，对吧？

格劳孔：是的，这将是我们的最重要的诉求。

苏格拉底：关于守护者的教育原则问题，我们的谈论就到此为止吧。我的意思是，我们不需要再详述守护者们的舞蹈、狩猎、体育竞赛和赛马等技能了，很明显，这些活动也都必须符合同样的原则，因此，想弄清楚其细节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格劳孔：是的，这确实不是什么难事。

苏格拉底：好吧，接下来我们要确定什么？我们应该决定在这个等级体系中哪些成员将成为统治者，哪些将成为臣民，对吧？

格劳孔：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很明显，年长的人应该成为统治者，年轻的人应该成为臣民，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而且统治者还得是年长的人当中最好的那些人，对吧？

格劳孔：是的，显然应当如此。

苏格拉底：最善于耕作的农民才能成为最好的农民，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在目前的情况下，既然我们要找的是最好的守护者，那么就必须找那些特别善于保护城邦的人，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他们不仅要有胜任这项工作的智慧和能力，还必须真正关心城邦的利益，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一个人最关心那些他所爱的东西，对吧？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如果某件事与他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与他成败与共、祸福相依，那么这件事便尤其为他所爱，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应该从守护者中挑选出这样一种人——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他们全心全意为城邦谋福利，而且拒绝做任何他们认为对城邦不利的东西。

格劳孔：是的，这种人适合成为统治者。

苏格拉底：我认为，我们必须在他们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仔细考察，以确保他们始终维护这一理念，不会因为被魔力诱惑或屈服于强力而抛弃或忘记自己对于城邦的职责——尽力维护城邦的最大利益。

格劳孔：你说的“抛弃”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是这样的：在我看来，一个人将一个信念从自己的脑海中清除，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非自愿的。如果他清除的这个信念是错误的，而用正确的信念取代它，那他就是自愿的；如果他清除的这个信念是正确的，那他就是非自愿的。

格劳孔：我理解你所说的自愿地清除信念，但我仍不理解非自愿地清除信念。

苏格拉底：难道你没有发现人们都不愿失去好的东西，却愿意抛弃不好的东西吗？你不认为失去真理是件坏事，而掌握真理是件好事吗？你不认为对真理的掌握就是实事求是吗？

格劳孔：是的，你说得对。我也认为，人们不愿失去对于真理的掌握。

苏格拉底：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能是借助诱惑或者强力的巧取豪夺，对吧？

格劳孔：这一点我又不明白了。

苏格拉底：那我再解释得具体一些。当我说一个人的信念被“巧取”时，我的意思是，他在辩论中被别人说服从而改变了原来的信念，或者时间使他忘记了某种信念——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没有意识到信念的失去，所以被称为“巧取”。我想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而我所说的“豪夺”是指一个人被迫放弃某种信念，具体来说就是痛苦或伤害使他改变了主意。

格劳孔：是的，这个我也明白了，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而且我相信你也会认同这一点：任何一个人因受享乐诱惑或受威胁恐惧而改变主意，都可以看作是受到了魔力。

格劳孔：是的，我想任何具有欺骗性的事物都是一种魔力。

苏格拉底：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尽力去发现，我们的守护者中哪些人最能够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一信念，即他们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他们心目中城邦的最大利益。我们必须从他们幼年时起就观察他们，给他们布置任务，最大限度地

防止他们因为忘记这一信念而被误导；我们应该选择那些心中坚守这一信念且很难被误导的人，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你同意吗？

格劳孔：是的，我同意。

苏格拉底：我们还应该给他们设置一些艰难而痛苦的任务和考验，并进一步考察他们是否坚守信念。

格劳孔：对。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还得对他们进行一个选拔测试——第三种魔力测验，并观察他们的表现。人们通过让马驹接触噪音和骚动来测试它的紧张程度，同样地，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守护者在年幼的时候就直面恐惧，然后再让他们身处享乐安逸的环境。人们以火试金，但我们的测试必须更加彻底：他们必须向我们展示他们如何抵抗魔力以及他们是否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事不惊，是否能够洁身自好并始终保持他们所受的文艺教育——始终表现出心灵的节奏与和谐。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对自己以及所在城邦的价值将非常高。任何一个每一次——无论是幼年、青年还是成年时期——都经受住考验的人（历次考验中都没出现任何污点）应该成为我们城邦的统治者和守护者。他们生前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并被授予荣誉，死后人们应该为他们举行公葬以及纪念活动。相反，任何未能经受住考验的人都应该被排除在外而不得任用。因此，格劳孔，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选择和任命我们的统治者和守护者的办法。不过，这些都只是指导方针，我还没有详细说明。

格劳孔：我同意，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苏格拉底：合格的守护者能够外御敌寇，内安城民，确保城民无意而外敌无力危及城邦的安全——用“守护者”一词来称呼这些人才算得上是名副其实，而任用他们作为守护者才是明智之举。至于我们一直以来称之为“守护者”的年轻人，其实严格来讲，我们更应该称他们为守护者以及决策者的助手和辅助者。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我们能不能设计出这样一套谎言——那种在需要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谎言，就像我们不久前谈论的那样——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动机高尚的谎言来使统治者（最好是他们自己），或至少使城邦里的其他人相信。

格劳孔：什么样的谎言？

苏格拉底：没什么新奇的，只是一个过去到处都发生过的故事（至少诗人们是这么说的，而我们也都信以为真），但在我们有生之年这种事从未发生过，我也不确定它是否会发生，总之人们也不太相信了。

格劳孔：你似乎不愿意给我们讲这个故事。

苏格拉底：等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愿讲是有原因的。

格劳孔：别担心，但讲无妨。

苏格拉底：我想说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讲述这个故事……我想依次来讲——我首先会努力说服统治者自己和军队，其次说服城邦里的其他人，让他们相信：我们提供的所有培养和教育都发生在他们梦想的世界里；事实上，他们是在大地深处孕育而成的，他们的武器和装备也都是在那里制造的。当他们孕育而成后，他们的大地母亲便把他们送到地面上；因此在制定政策时，他们必须把他们所处的国家视为他们的母亲和保姆，他们必须保护她不受入侵，他们应该把城邦的其他居民视为他们在大地上的兄弟。

格劳孔：现在我明白你刚才为什么不愿说出这个谎言了。

苏格拉底：我这么做自有缘由，不过你还是听我讲完。我们继续给他们讲那个故事：虽然所有公民亲如兄弟，但在铸造你们的时候，上天在某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于是这些人成了统治者（这是统治者拥有最大权力的原因）；而在铸造辅助者时，他加入了白银；在铸造农民和其他工人时，他加入了铜和铁。尽管由于血缘关系，后代通常会和父母相似，但有的时候，金父母也会生出银子女，或者银父母也会生出金子女等。总之，错综复杂，不一而足。因此，上天对统治者的所有指示中，这一点至关重要：作为守护者，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监视城邦里儿童心灵中的元素构成情况。如果他们自己的孩子中某些天生就带有铜或铁的属性，那么他们决不能心存怜悯而稍有姑息：他们应赋予这些孩子与其属性相适应的地位，并将他们降为农民或手工业者。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农民和手工业者所生的孩子带有金或银的属性，那么他们应该尊重这些孩子，并将他们提升到守护者或辅助者的级别。因为神谕：“铜铁之人治国，国必亡。”你能想出什么办法让他们相信这个故事吗？

格劳孔：不，至少这一代是不会相信的，不过他们的子孙后代或许有可能相信这个故事。

苏格拉底：我很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做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城邦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爱，但其未来的影响力取决于这个故事能否在人民大众之间广为传颂，而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武装这些大地的子孙，将他们团结在

统治者的领导之下。他们须在城邦最合适的地方扎营，从而可以对内镇压不法之徒，对外抵御虎狼之敌。扎下营盘之后，他们须祭祀正神，营建工事。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无论在何种天气下，这些工事都必须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对吧？

格劳孔：当然。我想，你说的“工事”其实就是他们的住处。

苏格拉底：是的，也就是士兵的营房，而不是商人的住所。

格劳孔：二者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苏格拉底：现在我来告诉你。举个例子，想想帮助牧羊人照看羊群的狗——牧羊人训练它们成为自己的助手。由于它们的天性或牧羊人对它们的不当训练，它们不守纪律，在受到饥饿或其他坏习惯的影响后，居然会试图伤害羊群——它们表现得像牧羊犬，反倒更像豺狼。没什么比这种狗更卑鄙可怕的了。

格劳孔：不用说，这肯定是很可怕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我们的辅助者像这种牧羊犬对待羊群一样对待我们的城民，并由于自己权势滔天而表现得像野蛮的暴君，而不是善意的盟友。

格劳孔：是的，我们必须那样做。

苏格拉底：良好的教育会让他们具备最好的护卫能力，不是吗？

格劳孔：但他们确实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啊。

苏格拉底：亲爱的格劳孔，我们还不敢确保他们都受过了良好的教育。但我们应该坚守我们目前的立场，即他们必须接受正确的教育——无论是什么，它都必须确保守护者以文明的方式对待自己以及他们所守护的城民。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除了良好的教育之外，我们还须适度地为他们安排住处，并给予他们适量的财产，一方面使他们尽心竭力地从事保卫城邦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使他们不致因生活所迫而在百姓中为非作歹？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在想，如果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住处是下面所描述的这样，那他们还能成为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守护者吗？试想一下：第一，除了必需品以外，他们谁也不得拥有任何私人财产；第二，他们任何人不得拥有属于他个人的（他人不得随意出入）住所和仓库。他们的给养（这些给养的量应该适合自律和勇敢的战士）就是他们的津贴，由其他城民负责供应，每年的数额是定量的，既不会多余，也不致短缺。他们共同生活——同吃同住，就像士兵在战场上一样。我们还要告诉他们，他们已经从神明那里获得了神圣的金银，它们永存于他们的心灵之中，这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世俗的金银；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对他们来说，让心灵深处的金银掺杂进世俗的金银是对神明的亵渎，因为在大众之间流通的世俗金银在过去引发了许多亵渎神明的行为，而他们心灵中的金银却是圣洁的。因此，与其他城民不同，守护者不能与金银有任何接触或关联：他们不能与金银同处一室，不能穿金戴银，不能使用任何金银器皿。这些戒律让他们保守住了自己的职业操守，进而更好地保护了他们所守护的城邦的安全。如果他们拥有了土地、房屋和金钱，他们将成为有产者和农民，而不再是守护者了；他们将成为暴君，成为城邦的敌人而不是盟友；他们终身都活在憎恶和被憎恶、阴谋和反阴谋之中；比起外部的敌人，他们更害怕内部的敌人。有了私有财产之后，他们自己以及整个城邦都将加速奔向毁灭。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对于守护者住处以及物品等所做的安排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它们制定成法律，对吧？

格劳孔：我们必须这样做。

第四卷

（这时阿得曼托斯插话并提出异议）

阿得曼托斯：告诉我，苏格拉底，如果有人指责你这么做使守护者毫无幸福可言，而且你还把这归因于他们自身，你会怎么回答呢？因为，尽管城邦实际上属于他们，但他们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利益。而其他入却拥有自己的土地，建造漂亮的豪宅，置办豪华的家具，用自己的供品祭祀神明，款待客人，当然还拥有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东西，金银和其他一切使人幸福的事物。批评者可能会说，他们在我们城邦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就像辅助性的部队——雇佣兵，除了站岗放哨外什么都做不了。

苏格拉底：是的，我同意这种说法。而且你还可以说，我们的守护者甚至连那些雇佣兵都不如，因为那些人至少还能得到报酬，而他们所得到的，仅仅是有限的给养。因此，他们甚至不能像那些所谓的幸福者一样，随意出城旅行，或是赠送情人礼物，又或是把钱花在任何自己心仪的事物上。除了你刚才的那些指责之外，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

阿得曼托斯：好吧，那就把这些指责都包括在内吧。

苏格拉底：那么，你是在问我们该如何为自己辩护，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只要沿用之前的思路就会找到答案了。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我们的守护者实际上过着最幸福的生活——这种说法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我们构建城邦的目的并不是让其中的某个群体比其他人更幸福，而是让整个城邦的幸福最大化。我们认为，我们最有可能在这样的城邦中找到正义，而在管理最为糟糕的城邦中找到不正义。一旦我们仔细审视正义与不正义的城邦，也许我们就能做出判断，哪种城邦更为幸福。我认为，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整体幸福（而不是其中少部分人幸福）的城邦，之后我们再探讨与之相反的那种城邦。

假设我们正在为一座雕像涂色，有人走过来批评我们，说我们没有把身体最美丽的部位——眼睛——涂上最漂亮的紫色，却用了黑色。在我们看来，这样回答他也许会很恰当：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不能为了美化眼睛而把它们涂得不像眼睛——别的部位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只有将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涂上合适的颜色，才能让身体做到整体美观，不是吗？同理，在目前的情况下，请不要强迫我们把

那种幸福强加给我们的守护者，否则他们就不再是守护者了。你知道，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农民身着华服，穿金戴银，并告诉他们，地里的活儿想干多少就干多少；我们也可以让陶工斜倚卧榻，炉边宴饮，耽于玩乐（尽管制陶的轮盘就在身旁），至于制陶之事，他们想干多少就干多少。我们知道，这么做我们可以让其他所有人都快乐，这样整个城邦就做到了整体幸福。但我们绝不会这么做，否则我们的农民就不再是农民，我们的陶工也不再是陶工，所有人都不再是当初构成我们城邦组成部分的那种人了。对于城邦的其他成员来说，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并不那么重要。我的意思是，倘若鞋匠们腐败堕落了，失去了一个鞋匠应有的职能，这对一个城邦来说还不算是灾难性的，但如果捍卫一个城邦及其法律的人忽视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开始装模作势，那么很明显，他们会彻底摧毁这个城邦，因为城邦管理的好坏以及幸福与否——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且只掌握在他们手中。

现在，我们正在塑造的是城邦真正的守护者，而不是城邦的覆灭者。而与我们观点相反的那些人谈论的是这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只想着在节日里宴饮狂欢，而不是为城邦尽忠职守的城民。那样的话，那些人谈论的就不是城邦的事情了，而是别的事情。我们必须考虑的是，我们任用守护者的目的是否应该是让他们获得最大的幸福，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整个城邦的幸福作为我们的目标，并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让这些辅助者和守护者相信，他们的任务是确保他们和其他人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到最好。然后，当城邦作为一个整体运转良好并且蓬勃发展时，我们便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中的每个阶级都能根据各自的情况找到自己的幸福。

阿得曼托斯：我认为你说得有道理。

苏格拉底：好吧，我还有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想法，不知道你是否也会赞同。

阿得曼托斯：什么想法？

苏格拉底：还有其他因素能够腐蚀农民和手工业者，使他们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

阿得曼托斯：什么因素？

苏格拉底：富裕和贫穷。

阿得曼托斯：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陶工发财了，你认为他还愿意继续兢兢业业地从事本职工作吗？

阿得曼托斯：肯定不会。

苏格拉底：他会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勤奋和认真了，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他会变成一个糟糕的陶工？

阿得曼托斯：肯定比以前更糟糕。

苏格拉底：但如果他过于贫困，以致没有办法获取工作所需的工具和其他必需品，那么他就会生产出劣质品，也就无法为他的儿子或学徒提供良好的培训。

阿得曼托斯：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富裕和贫穷，都是导致产品和从业者堕落的原因。

阿得曼托斯：看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想到了更多的原则：守护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些东西在他们不注意的情况下渗透入城邦。

阿得曼托斯：什么东西？

苏格拉底：富裕和贫穷——前者带来纵欲、懒惰和变革，后者则带来吝啬和劣质，但也会带来变革。

阿得曼托斯：说得不错。但是，苏格拉底，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如果我们国库空虚，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强大而富有的敌人，那我们的城邦将如何应对战争呢？

苏格拉底：相对来说，同时对付两个这样的对手显然要比对付其中一个容易得多。

阿得曼托斯：此话怎讲？

苏格拉底：首先，如果真的打起来，那么双方一边是训练有素的战士，而另一边则是富人组成的军队，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阿得曼托斯，一个训练有素的拳击手能够轻松地对付两个肥胖富裕的普通人，对吧？

阿得曼托斯：如果这两个普通人同时上的话，也许拳击手也很难战胜他们。

苏格拉底：但如果这个拳击手躲开对方的袭击，然后转身攻击那个先向他动手的人呢？如果他能在烈日炎炎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种套路呢？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不能战胜两个或者更多那样的对手吗？

阿得曼托斯：当然能，这一点也不奇怪。

苏格拉底：那么，富人在拳击方面比在当兵打仗方面可能更有经验且更有优势，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的战士很可能会毫不费力地对付两三倍于他们人数的富人对手。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对，我赞同这一点。

苏格拉底：那么，假设我们派一位使者前往这两个城邦中的一个，告诉他们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允许持有金银，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禁忌，但你们可以。因此，在战争中你们应该站在我们一边，那样你们就能得到对方的财物。你认为收到这条消息的人会选择与精瘦而强壮的狗战斗，还是会站在狗这一边，共同对抗肥美、柔弱的羊呢？

阿得曼托斯：我想他们会选择后者。但如果所有其他城邦的财产都被聚集在一个城邦，那么这种情况势必会给我们这个贫穷的城邦带来危险，对吧？

苏格拉底：你把我们正在建设的城邦以外的其他国家也都称为“城邦”，这未免也太天真了吧？

阿得曼托斯：那我该怎么称呼它们呢？

苏格拉底：它们应该有一个更大的称呼，因为它们每一个都不像戏曲里说的那样是一个城邦，而是一个很多城邦组成的联盟。它们至少包含了两个相互敌对的组成部分——一个由富人组成，一个由穷人组成。而这两个组成部分又各自包含了更小的对立部分。将这种多城邦组成的联盟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如果你将它们视为一个联盟，并将一个城邦的资产、权力和人员提供给另一个城邦，那么你总是会有很多盟友，而只有很少的敌人。只要我们的城邦在管理上坚守原则，按照我们最近制定的方针来运行，那么它就会成为最强大的城邦——并不仅是名声上的强大，而是实际上的强大，即使它的士兵人数不超过一

千。你很难在希腊或其他地方找到这种规模而实际上又是“统一的”城邦，尽管有很多城邦的规模要大得多，也可能被认为是统一的。你同意吗？

阿得曼托斯：当然，非常同意。

苏格拉底：现在，这也可以为我们的统治者提供最好的标准，以此来决定城邦的适当规模，以及在这种规模下，我们的城邦应该拥有多少领土，而无须进一步扩张。

阿得曼托斯：那标准是什么？

苏格拉底：允许我们的城邦在不影响其统一的情况下持续增长，但不能突破这个限制。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标准。

阿得曼托斯：这个标准很好。

苏格拉底：这是我们给守护者们的另一项使命——他们要尽一切可能防止城邦过小或只是看起来很大，他们必须确保城邦的大小恰到好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阿得曼托斯：我想，你认为完成这项使命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太难。

苏格拉底：我之前还提到过一个更简单的使命。我们之前说过的，如果守护者的后代变得低劣了，那么应该把这些低劣的孩子降入其他阶层，而让出生在其他阶层的优秀孩子提升到守护者的行列。这种做法的意义在于，城邦的每一位成员，无论是出身于其他阶层还是守护者阶层，都必须投身于适合他天赋的单一工作，因为这种职能的专业化将确保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多元化的综合体，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城邦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为一个统一体，而不是一个多元化的综合体。

阿得曼托斯：哦，是的，毫无疑问这样更简单。

苏格拉底：亲爱的阿得曼托斯，实际上，我们赋予他们的使命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多或那么难。它们都很简单，只要它们遵循一条原则：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锲而不舍。此外，与其说是重要的事情，不如说是能解决问题的事情。

阿得曼托斯：那是什么事情呢？

苏格拉底：他们的教育和培养。如果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就会变得明理通达，那么他们就会很容易明白我们自己正在谈论的一切，以及我们目前尚未谈及的其他事情，比如他们该如何对待妻子，如何处理婚姻和生育等问题，以及所有这些事情都须按照这条原则来处理——朋友之间不分彼此。

阿得曼托斯：是的，那样最好。

苏格拉底：只要我们城邦的体制从一开始就能运转得良好，那么它就会实现螺旋式的增长。我的意思是，一个良好的教育制度如果能维持下去，就会培养出品格良好的人；然后，具有良好品格的人如果反过来再受益于这种教育制度，就会在各方面表现得比他们的前辈还要好，尤其是他们会生出更优秀的孩子——其他动物也是如此。

阿得曼托斯：是的，似乎很有道理。

苏格拉底：简言之，城邦的政府必须坚持这种教育制度，并确保其完整性不会受到任何破坏。同时，他们应该时刻警惕那些违反体育锻炼或文艺教育固有制度的变革。他们应该尽心竭力维护好这一制度，如果他们听到有人说“歌手们此刻演唱的歌曲就是最受欢迎的歌曲”，他们应该感到担心，因为人们可能会认为，诗人称赞的不是新歌，而是一种新颖的演唱方式。然而，这种事情并不值得称道，也肯定不是诗人的本意。关键是城邦的守护者必须对任何音乐形式的创新都保持谨慎的态度：它极具风险，因为正如达蒙所言——音乐形式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一个城邦的重要法律。我十分赞同他的观点。

阿得曼托斯：你也可以将我看作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

苏格拉底：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守护者们应该在哪里建立他们的瞭望台了——文艺领域。

阿得曼托斯：是的，那种违规行为很容易悄悄地渗透这个领域。

苏格拉底：是的，我表示赞同，因为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危害，因此尚未重视这个问题。

阿得曼托斯：那是因为它看似没有什么危害，但如果这种行为逐渐形成，并悄悄地渗透到人们的言谈举止和习惯中，便为它的爆发奠定了基础；然后，它进一步扩展到人们彼此之间的商业往来中，这反过来又为它危害法律和制度奠定了基础。苏格拉底，最终它会使私人 and 公共领域的一切都陷入混乱。

苏格拉底：真的吗？

阿得曼托斯：我想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最初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们城邦的孩子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更多合法的娱乐活动，因为当娱乐活动变得无法无天，孩子们也会纷纷效

仿，那样他们长大后就不可能成长为守法的模范公民，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相反，如果孩子们从一开始就以正确的方式玩耍，而他们所受的文艺教育又向他们灌输遵纪守法的观念，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这样的——法律将伴随着他们所有的行为，指导他们的成长，并纠正城邦以前出现的任何异常情况，使之恢复如初。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于是，他们重新发现了前人已经完全失去的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好规矩。

阿得曼托斯：什么规矩？

苏格拉底：例如，人们在长辈面前应该保持沉默；年轻人应该给长辈让座，在长辈进入房间时应该起立以示尊敬；他们应该孝敬父母；他们还应该注重自己在发型、服饰、鞋履方面的礼仪，以及自己的言谈举止等。你同意吗？

阿得曼托斯：同意。

苏格拉底：但在我看来，只有白痴才会为这些小而重要的问题立法。我认为遵守这些规矩不是通过将它们制定成文就能做到的，而且我也不认为人们会一直遵守它们。

阿得曼托斯：那如何让人们遵守呢？

苏格拉底：不管怎样，阿得曼托斯，决定一个人未来生活方向的因素是教育。我是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阿得曼托斯：的确是这样。

苏格拉底：我想我们同意的是，其最终结果是一个单一、动态的整体，尽管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

阿得曼托斯：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因此，我个人不想在这个领域进一步立法。

阿得曼托斯：你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究竟该对集市相关的一切事务做些什么呢？我指的是人们彼此之间的商业交易，当然还有与劳动合同、诽谤和攻击相关的诉讼、起诉、陪审团的任命，收取或支付在集市或港口租用场地的税赋，以及任何与集市、城市、港口或其他地方的一般性规则相关的事务等。关于这些事务，我们可以自行制定一些规章制度吗？

阿得曼托斯：向一个真正的好人宣讲任何法规并无多大必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很容易搞清楚这个问题——什么事务需要什么法规。

苏格拉底：没错，只要神明保护好我们已经制定过的那些法律就行了。

阿得曼托斯：否则，为了追求法律的完善，他们将穷尽一生来制定一条又一条的法律并不断地完善它们。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他们会像那种人——疾病缠身但由于缺乏自律而不愿放弃那些对他们有害的生活方式——一样生活。

阿得曼托斯：确实是这样。

苏格拉底：他们活得多么逍遥自在啊！他们不断地寻医问药，却都无济于事，而病情却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还总幻想着医生能开一副灵丹妙药，使自己病情好转。

阿得曼托斯：是的，病弱者总是这副德行。

苏格拉底：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种人往往最讨厌有人告诉他们真相——如果他们继续吃喝无度、寻花问柳、游手好闲，那么任何药物、灼烧法、手术疗法，或者符咒之类的东西都无法治愈他们。

阿得曼托斯：有趣？在别人好言相劝时生气可不是件趣事。

苏格拉底：看来你对这种人评价不高。

阿得曼托斯：当然不高。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整个城邦按照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方式运转下去，你同样不会对它有很高的评价。因为所有治理不善的城邦的行为都是这样的，这些城邦警告他们的公民不要干涉整个政治制度，否则将对他们处以极刑；而如果有人以一种令人讨好的方式善待他们，通过奉承他们、揣测他们的心思并满足他们的愿望而赢得他们的欢心，人们就会称赞他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认为这种城邦的行为跟那些病人的行为没什么区别，而且二者的行为均毫无可取之处。

苏格拉底：那些愿意，甚至决心为这种城邦服务的人呢？难道你不钦佩他们的勇气和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非常钦佩他们，但我决不钦佩那些人——他们被奉承冲昏了头脑而毫无自知之明，竟以为自己是真正的政治家。

苏格拉底：你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能对他们稍微宽容一些吗？我是说，当一个不会量尺寸的人经常被人（这些人自己也不会量尺寸）告知，说他有四腕尺高时，他又怎能不相信那些人的话呢？

阿得曼托斯：是的，他不可能不信。

苏格拉底：因此，别对他们太苛刻了，他们其实都是好人。他们制定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法律，然后又试图加以改进，并总是幻想着能够杜绝违约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罪恶行径，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在砍九头蛇的脑袋。

阿得曼托斯：是的，你说得没错。

苏格拉底：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在一个治理不善的城邦还是在一个治理良好的城邦，一个真正的立法者都不需要费心去从事这种法律和管理工作。在治理不善的城邦里，他们所做的工作将无济于事，因而毫无作用；而在那些治理良好的城邦里，这些法规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会自然而然地遵守它们，因为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

阿得曼托斯：那么，关于立法，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吗？

苏格拉底：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需要做的了，但德尔菲的阿波罗仍需制定最重要、最有价值和最根本的法律。

阿得曼托斯：什么法律呢？

苏格拉底：寺庙如何选址，如何进行祭祀，以及如何祭拜神灵和英雄，然后是殡葬及安魂退鬼等事宜的相关法律。我们并不擅长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还算明智的话，在建立我们的城邦时，除了我们的祖先我们不会相信其他任何人的建议，也不会咨询其他任何公断者。在这方面，阿波罗是整个人类当之无愧的传统公断者，他坐镇大地的中心位置，履行公断者的职责。

阿得曼托斯：这个主意不错，我们必须按你说的去做。

苏格拉底：因此，阿得曼托斯，你的城邦似乎已经建立起来了。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找一盏足够明亮的灯来探索这个城邦。你应该邀请你的兄弟、玻勒马霍斯以及我们其他人加入这项事业，看看我们是否能在这个城邦中找到正义和不正义，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找出哪一个是幸福的先决条件，无论神和人是否知道拥有它的方法。

格劳孔：你这么说真是可笑！你不是答应过要自己寻找正义的吗？还说要是你不尽你所能为正义辩护就是不虔敬。

苏格拉底：你说得对，谢谢你的提醒，但在我寻找正义的过程中，还需要你们的帮助。

格劳孔：我们会帮助你的。

苏格拉底：我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寻找它了。我认为，如果这个城邦建立得很完善，那么它的一切就是正义的。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很明显，这个城邦一定具有智慧、勇气、自律和正义这四个要素。

格劳孔：很明显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在寻找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些要素中的一些，那么还没发现的就是剩下的几种要素了。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现在，假设某一组物品包含四样东西，而我们正在寻找其中一样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么马上就找到这样东西，这就再好不过了；要么我们先找到其他三样东西，然后就能找到我们要找的那样东西了，也就是说，剩下的那个必定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好的。既然我们现在寻找的也是四样东西，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相同的原则来寻找这样东西。对吧？

格劳孔：很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我认为城邦里首先会被发现的是智慧，因为它有一个奇特之处。

格劳孔：什么奇特之处？

苏格拉底：嗯，我认为我们所描述的这个城邦确实是智慧的，因为它善于谋划，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而谋划显然是一种知识，因为使城邦善于谋划的不是无知而是知识。

格劳孔：很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我们的城邦有很多种知识，也就是各种各样的知识。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城邦具有智慧和好的谋划靠的是木工知识吗？

格劳孔：不，我们只能说这个城邦的木工业发达。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城邦的木工业发达而能制造出好的木器，就说它是智慧的。

格劳孔：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那我们之所以说一个城邦具有智慧和好的谋划，是因为它擅长制造金属器具或类似的物品吗？

格劳孔：也绝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苏格拉底：照这么说，那也不是因为农业知识，对吗？因为农业知识只能让它享有“农业发达”的美名。

格劳孔：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在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城邦里，一些城民是否具有这样一种知识——它能够为整个城邦（而不仅是城邦的某个方面）进行谋划，而且它还能够帮助改善整个城邦的国内和外交政策？

格劳孔：肯定有。

苏格拉底：什么知识？又是哪些城民具有这些知识呢？

格劳孔：这就是守护城邦的知识，具有这些知识的人就是那些统治者——我们不久前称他们为严格意义上的守护者。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城民们会怎样描述这门知识呢？

格劳孔：有智慧且善于谋划。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在我们城邦里，铁匠的数量多呢，还是守护者的数量多？

格劳孔：铁匠的数量要多得多。

苏格拉底：跟其他各个行业的从业者相比，这些守护者的数量应该是最少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少得多。

苏格拉底：因此，当一个城邦建立在自然原则的基础之上时，它作为一个整体所拥有的智慧来自其中最小的群体和部分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这个群体就是城邦中负责管理和统治它的那部分。我们还发现，尽管这个群体的人数是最少的——这是自然规律决定的，但它本身却拥有唯一可以称得上是智慧的那项技艺。

格劳孔：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无意中找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四个要素之一，并找到了它在城邦里的位置。

格劳孔：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

苏格拉底：那么，发现勇气本身并找出赋予这个国家勇敢之名的东西究竟处在城邦的哪一部分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格劳孔：为什么这么说？

苏格拉底：决定一个城邦应该被描述为勇敢还是懦弱的唯一因素，就是它的防御和军事力量。

格劳孔：是的，它们是唯一特征。

苏格拉底：因为城邦的其他居民是懦弱还是勇敢并不会影响这个城邦的懦弱或勇敢这一性质。

格劳孔：的确不会。

苏格拉底：因为，决定一个城邦是否有资格被称为勇敢的是城邦的某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这样的理念：人们应该害怕的事物以及与之同类的事物正是立法者在教育期间所指明的那些可怕的事物以及与之同类的事物。这就是你所说的勇气，对吧？

格劳孔：我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苏格拉底：我是说，勇气是一种坚持。

格劳孔：你说的坚持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我指的是坚持这样一种信念——人们应当敬畏什么事物以及与之同类的事物。教育机构通过法律向人们反复灌输这种信念。我所说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指的是人们无论是在痛苦或快乐中，还是在渴望或厌恶中，都要坚持这种信念，不要抛弃它。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用一个类比来向你解释。

格劳孔：好的，那请讲吧。

苏格拉底：嗯，你知道，当染工想把羊毛染成紫色时，他们首先要选择的自然是白色的羊毛，而不是其他颜色；然后，他们对白色羊毛进行处理，以确保羊毛能够完美地上色，这需花费很长时间；当羊毛达到要求的条件时，他们就会给它染色。用这种方法染色的任何物体都能保持其颜色，即便使用溶剂也不会褪色。但如果染工没有按照这种方法进行染色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比如选取的羊毛不是白色的，或者白色的羊毛未经处理就被染色了。

格劳孔：那样的话，羊毛会褪色，看起来会很糟糕。

苏格拉底：所以，请试想一下，我们挑选士兵并让他们接受文艺教育和体育锻炼时，我们也在尽力实现类似的目标。我们应该假设这个教育方案的目的只有一个：彻底地向他们灌输这一信念。他们就像有待染色的羊毛一样，法律对他们来说就像染料，而他们对于应当敬畏什么事情以及其他一些事情的观念要牢记在心并恪守不渝（这就需要我们挑选合适的人并对他们进行合适的教育）；并确保染料无法被这些可怕的溶剂洗得褪色：享乐（这种溶剂比苏打水和碱液的腐蚀性还要强）、欲望、痛苦和厌恶——这些溶剂的功效远胜于其他任何溶剂。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这种与法律相符的正确信念，即什么是人们应该敬畏之事而

什么不是，这就是我所说的勇气。这就是我对这个词的解释，除非你有不同意见。

格劳孔：不，我没有异议。我的意思是，你会认为有些勇敢的表现，比如那些未受教化的动物或奴隶身上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法律并不相干，因此我们并不能称之为勇气，我猜你会为它另起一个名字。

苏格拉底：你说得很对。

格劳孔：那么，我接受你对勇气的定义。

苏格拉底：好的，不过，你在接受这种定义之前，要把它当作一个城邦所具有的那种勇气，那样就没什么问题了。如果你愿意，我们稍后会更深入地讨论这个主题。你看，目前我们探讨的目标是正义，而不是勇气，因此我认为我们关于勇气的探讨已经差不多了。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还需要在这个城邦中发现另外两个要素——自律以及整个辩论的终极目的——正义。

格劳孔：正是。

苏格拉底：我们能不能直接找到正义，而省去寻找自律的麻烦？

格劳孔：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无论如何，我不希望先找到正义——如果这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自律的寻找。如果你在找到正义之前先找到自律，我会很感激的。

苏格拉底：那当然是我的责任了。

格劳孔：那就请接着讲吧。

苏格拉底：好的。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所寻找的这个要素比前两个要素更加和谐与协调。

格劳孔：为什么这么说呢？

苏格拉底：自律就是对享乐和欲望的某种调节和控制，于是才有了“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个含混不清的说法。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表达也暗示了它的本质。对吧？

格劳孔：所言极是。

苏格拉底：“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个说法是不是很荒谬？因为，任何做自己主人的人，当然也是他自己的奴隶，反之亦然，因为在所有这些表达中，主语是同一个人。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的头脑中有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当好的部分控制着坏的部分时，我们就可以说他“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是一种赞美；但是，由于坏的教养或受人的不良影响，好的部分（占比较小）被坏的部分（占比较大）击败时，我们就会使用批评和贬斥的言语来描述这种状态的人，说他“自己做自己的奴隶”，也就是说他缺乏自律性。

格劳孔：这听起来很有道理。

苏格拉底：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新城邦吧，你就会发现上述第一种情况也可以应用在它身上。因为，你必须承认把它描述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事物，只要它好的部分支配它坏的部分，那它就应该被描述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说它具有自律性。

格劳孔：是的，我明白你说得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儿童、妇女、奴隶以及那些构成人口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名义上也属于自由人）显然经历了比其他入更多的形形色色的欲望、享乐和痛苦。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而简单、适度的欲望、享乐和痛苦形式只出现在那些少数拥有天赋且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身上，因为理性的头脑——具有智慧和真正的信念——在引导着他们。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在这个城邦里，你是不是也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大多数人的欲望被少数优秀者的欲望和智慧所控制？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如果说有哪个城邦可以被称为“自己快乐和欲望的主人”，即拥有自律性，那它必定就是我们这个城邦了。

格劳孔：毫无疑问。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的城邦也可以称得上是自律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而且，在谁应该担任统治者这一问题上，我们这个城邦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意见要比其他任何城邦都更一致，对吧？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城邦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中哪个群体拥有自律性呢？

格劳孔：都拥有自律性。

苏格拉底：那你是否注意到，我们刚才的揣测，也就是自律类似于某种调节，并没有错？

格劳孔：为什么这么说呢？

苏格拉底：因为，尽管勇气和智慧虽然只存在于城邦的一部分人身上，但它们却赋予了整个城邦以勇气和智慧；而自律却不同，它实际上存在于全体城民身上，就像涵盖了所有音阶一样，让最弱、最强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人齐声歌唱，不管你选择什么标准来评估他们的强弱——智力、体力、人数、财富等。那我们便有理由认为，自律是对这一问题——无论是就城邦还是个人而言，城邦中（天性优秀者和天性低劣者）究竟哪一种人应该统治另一种人——所表现出的一种一致性和协调性。

格劳孔：我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好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城邦四个善的要素之中的三个，但还有最后一个——正义。那么正义到底是什么？显然，正义便是剩下的那种要素了。

格劳孔：很明显是这样。

苏格拉底：格劳孔，我们现在必须像猎人一样包围灌木丛，确保正义不会以某种方式逃离我们的视线，悄悄地溜走。我们知道它就在附近，我们要瞪大眼睛，想办法发现它。如果你比我先发现它，就请告诉我它在哪儿。

格劳孔：但愿我能先发现，不过你最好把我看作你的追随者，因为我只能看到别人指给我的东西。

苏格拉底：那你就跟着我一起寻找吧，并祈祷我们能够成功找到它。

格劳孔：我会的，你只要在前面带路就行了。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似乎处在一个崎岖、阴暗的地方。总之，天气阴沉，狩猎非常困难，但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格劳孔：是的，我们坚持下去。

苏格拉底（瞥见了什么东西，并喊道）：喂，格劳孔！我想我找到它的踪迹了！我想它肯定跑不掉了。

格劳孔：这可是个好消息。

苏格拉底：我们真是太蠢了。

格劳孔：何出此言？

苏格拉底：看来正义从一开始就蜷缩在我们脚下，我的朋友，可我们却没有看见它，我们可真够傻的。你知道有时候人们会骑驴找驴吗？我们刚才就是这样。我们一直盯着远处，而忽略了近在咫尺的地方，因而错过我们的猎物，我想这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它的原因。

格劳孔：你这么说是是什么意思呢？

苏格拉底：是这样的：我们的谈论一直是围绕着正义进行的，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我们正在以某种方式谈论着它。

格劳孔：对于我这样一个性急的听众来说，你的开场白未免太长了吧？

苏格拉底：好吧，那你先看看我的话是否有道理。当初在我们刚刚建立城邦之时，我们确立了一个原则作为总的要求——在我看来，这个原则或者说之类的某个原则就是正义。这个我们确立并一再重申的原则是，每个人都必须从事与城邦相关的一项最适合他天赋的工作（且只能是一项工作，而不能同时从事其他工作）。

格劳孔：是的，我们的确是这么说的。

苏格拉底：此外，正义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不牵涉到别的事情。这种观点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自己也经常这么说。

格劳孔：是的，我们也曾这么说过。

苏格拉底：那么，格劳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似乎就是正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吗？

格劳孔：不知道，请告诉我吧。

苏格拉底：我们已经探讨过自律、勇气和智慧，然后我突然想到，正义是城邦中仅剩下的那个美德了，因为这个美德正是城邦中所有其他三个美德存在的先决条件，而它的持续存在使另外三个美德一旦出现，就能在它的保护下蓬勃发展。我们确实说过，如果找到了另外三个美德，那么剩下的那个就是正义了。

格劳孔：是的，这是必然的。

苏格拉底：但是如果我们必须判断出，这四种美德之中哪些美德的存在会使我们的城邦变善。究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意见一致呢，还是军人对于“什么是值得敬畏的，什么不是”这一信念的坚持呢，还是统治者守护城邦时所表现出的智慧呢，还是每个孩子、女人、奴隶、自由者、工匠、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都必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不牵涉别的事情呢？——这可能很难判断。

格劳孔：是的，的确很难判断。

苏格拉底：这四种美德都对一个城邦的善所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这方面，城邦中的每个人从事自己本职工作的能力与它的智慧、自律和勇气之间显然存在着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在对一个城邦的善所做出的贡献方面，任何能与那三种美德相媲美的东西都一定是正义，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再换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吧，看看你是否也同意这一点。当城邦里出现诉讼案件时，我们就需要统治者来审理了，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他们审理案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确保人们不侵占他人的财产或者自己的财产不被他人侵占，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为这个目的是正义的？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义就是保有自己的财产并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看看你是否也同意我的观点——如果一个木匠想做鞋匠的工作，或者一个鞋匠想做木匠的工作，或者他们交换了工具或职位，或者同一个人兼做两种工作，还互换了两种工作所需的工具等，你认为这会对城邦造成多大的危害呢？

格劳孔：没有多大的危害。

苏格拉底：但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天生就适合做工或经商的人，由于财富、实力、人气或类似的因素而内心膨胀，试图进入军界；或者一个战士试图进入决策层或守护者的行列，而他自身并不合格——这些人交换了工具和职位，或者一个人试图同时做所有这些工作，那么我相信你也会认为，这些交换和干涉他人工作的行为对城邦来说是一场灾难。

格劳孔：肯定会是这样。

苏格拉底：因此，对于城邦来说，没什么比这三个阶级中任何两个阶级相互干涉或者互换更具灾难性的了——使用“犯罪”这个词语来描述这种情况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格劳孔：无疑是这样。

苏格拉底：当有人对自己的城邦犯下最严重的罪行时，你不认为这是不正义吗？

格劳孔：这当然是不正义。

苏格拉底：那这就是不正义。反过来讲，如果这三种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辅助者和守护者——每一种阶级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城邦中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这就是正义，并使城邦成为正义的社会，难道不是这样吗？

格劳孔：是的，我认为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太拘泥于此。如果我们还得出这样的结论——正义的概念在个人的情况下也得到了验证，那么我们才能确定正义的概念，也就是说，关于正义的定义便毫无疑问了。然而，如果我们发现它也不适用于个人，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将研究带入新的领域。现在让我们来结束这方面的研究——它基于这样一个想法，即如果我们首先尝试在更大的范围内观察正义并观察它在那里如何运作，那我们就会更容易发现正义在个体中的本质。我们认为，“更大的范围”是一个城邦，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尽可能好的城邦，因为我们很清楚，它必须是一个充满正义的善的城邦。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在城邦中发现的结果应用到个人身上。如果结果一致，那就行了；但如果我们在个人身上发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会回到城邦来检验新的结果。如果幸运的话，比较这两种情况下的结果所带来的摩擦会让正义从这些“火棒”中燃烧起来。可以说，一旦正义变得清晰可见，我们就会让它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形成一股更大的力量。

格劳孔：这个想法是可行的，我们就照你说的办。

苏格拉底：那么，属性完全相同但大小不同的两个事物，就其名号而言，是相同还是不同呢？

格劳孔：相同。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将这一理念具体化到正义上，一个正义的个人与一个正义的城邦也没什么不同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一个城邦之中，如果三个阶级各司其职，那么这个城邦就是正义的，而且城邦也会因为这三个阶级的某些其他性情和品格而被认为是自律、勇敢和智慧的。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既然这样，那么，我的朋友，我们可以认为，个人的身上也同样包含三个阶级，且同样的条件也使它们的名称与城邦组成部分的名称相同。

格劳孔：肯定会是这样。

苏格拉底：格劳孔，现在我们面临着另一个简单的问题，看看心灵是否包含这三个品性。

格劳孔：不，苏格拉底！在我看来，这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但俗话说得好——“好事多磨”。

苏格拉底：的确如此。而且我必须告诉你，格劳孔，我认为，仅靠我们迄今为止在讨论中所使用的各种方法，我们永远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漫长而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望找到一些与我们之前探讨的内容相一致的东西。

格劳孔：难道我们还不满足于此吗？对我个人而言，目前这种情况已经足够让人满意的了。

苏格拉底：其实我也挺满意的。

格劳孔：那就继续探究下去，千万别灰心。

苏格拉底：我们都承认，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备与城邦相同的品性，对吧？因为城邦的品性是由其众多个体的品行构成的，否则城邦的品行又从何而来呢？比如，当一个城邦的主要人口都是由色雷斯人、斯基泰人以及几乎全部由北方人组成的——据说他们都充满激情，那么，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城邦的激情来自其他任何事物而非它的城民，那就太荒谬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爱智这种品性（我们的城邦在这方面享有盛誉，这也是因为我们的城民充满了智慧）以及唯利是图这种品性（据说这是腓尼基人和埃及人的品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这就是事实，因此不难理解。

格劳孔：的确不难。

苏格拉底：但下面这个问题可就没那么简单了，我们是将个人的三个品性作为一个整体来做所有事情呢，还是用不同的品性来做不同的事情呢？比如，我们是用其中一个品性去学习，用另一个品性去工作，而用第三个品性去享受美食、满足肉欲等，还是我们整个心灵都参与了我们正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想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可就有些困难了。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弄清楚这些事情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共性。

格劳孔：那怎么弄清楚呢？

苏格拉底：很明显，同一事物的同一部分在同一情况下不可能同时发生相反的行为。因此，当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个人的不同行为上时，我们就知道这肯定不是我们身上的同一种品性在起作用。

格劳孔：很好。

苏格拉底：那么，以下情况呢？

格劳孔：什么情况？

苏格拉底：同一事物的同一部分是否可能既静止又运动？

格劳孔：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在达成共识之前，我们先来仔细探究这个问题，免得后面又出现分歧。我的假设是这样的：一个人站着不动，但同时摇头摆手，如果有人说他既静止又运动，那我们便不会赞成这种说法，相反，我们会说他一部分是静止的，另一部分是运动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坚持这种说法的人给出了这样一个解释：当一个陀螺原地旋转时，它的陀尖固定在同一地点，那我们便可以说，这个陀螺在同一时刻既是运动又是静止的——任何其他围绕着一旋转的物体也是如此。尽管这个解释巧妙，但我们也不会认同他的这一说法，因为我们会反驳说，在这种情况下，静止和运动的不是事物的同一部分。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些旋转的事物包括一个中轴和圆周部分；我们只能说，这些旋转物体的中轴部分是静止的（在此情况下，我们还得假定旋转物体的中轴固定而没有向任何方向倾斜），而它的圆周部分则是运动的；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当其中一个物体在直立旋转的同时向左右或前后倾斜时，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静止的。

格劳孔：是的，没错。

苏格拉底：这一说法——同一事物的同一部分在同一情况下可能同时静止和运动——不会把我们搞糊涂，也不会得到我们的认同。

格劳孔：不管怎样，我是不会被它搞糊涂的。

苏格拉底：嗯，不过我们也没必要去深究所有这类反对意见，并证明它们是错误的。只需要先假设我们是对的，然后继续，但要注意，如果最后我们被证明是错的，那么我们基于这个假设所得出的所有结论都将作废。

格劳孔：是的，我们必须这么做。

苏格拉底：赞成和反对，寻求和回避，喜欢和讨厌，这几组事物都是相互对立的（无论它们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都没什么区别），对吧？

格劳孔：是的，它们是相互对立的。

苏格拉底：那干渴、饥饿、一般的欲望、愿望和希望，都属于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类事物中的某一类。例如，就一个有欲望的人而言，他的心灵正在努力满足他的欲望，或是喜欢他所渴望的对象，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如果他的心灵想要得到某样东西，那么他在内心是同意这件事的，就像在回答一个问题一样，并且渴望它发生。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对于不愿意、不情愿或不喜欢这一类的事物，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和欲望相反的类别中，也就是憎恶和讨厌之类。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把各种欲望都归为一类呢？其中最明显的欲望就是干渴和饥饿。

格劳孔：可以。

苏格拉底：这两种欲望一个是想得到饮料，一个是想得到食物，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口渴就其本身而言，是我们对于饮料的欲望，那么它还涉及饮料以外的其他欲望吗？例如，口渴了是想喝热饮还是冷饮，是想喝很多还是一点，或者简言之，是想喝某种特定的饮料吗？如果除了口渴之外，还伴随着炎热，那么这时欲望便是希望得到冷饮，相反，如果口渴伴随着寒冷，欲望便是希望得到热饮；同理，极度口渴产生的欲望便是希望得到大量的饮料，而不太口渴产生的欲望便是希望得到少量的饮料。然而，单纯的口渴所产生的欲望就是希望得到简单的饮料就行了，而不再附带其他欲望——饥饿之于食物也是如此。

格劳孔：是的，每一种单纯的欲望只是希望获得对应的那种简单的事物，特定的欲望则希望得到对应的那种特定的事物。

苏格拉底：也许有人会说，人们希望得到饮料的时候，当然会希望得到好的饮料；人们希望得到食物的时候，当然会希望得到好的食物，因为人人都渴望得到好的东西。因此，如果口渴是一种欲望，那它一定是对好的饮料的欲望——其他欲望也是如此。对于这种说法，我们要保持警惕，可不能让它们把我们搞糊涂了。

格劳孔：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

苏格拉底：但欲望只有上述两种情况，它们各自与其对应的事物产生关系——特定的欲望对应特定的某一类事物，而单纯的欲望对应单纯的某一类事物。

格劳孔：我还是不明白。

苏格拉底：你应该懂得，说一个事物较大是相对于另一个事物而言的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也就是相对于更小的事物。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任何大得多的事物都对应小得多的事物，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任何曾经更大（或将来更大）的事物都对应着曾经更小（或将来更小）的事物，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多对应少，倍对应半（以及一切类似的数字关系）也是如此，还有重对应轻，快对应慢，热对应冷等，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知识呢？道理不是一样的吗？知识是关于信息的认知（或者你也可以用其他名称来称呼知识的对象），但知识的一个特定分支便是某一特定门类

的知识。例如，当建造房屋的知识发展到一定阶段而有别于其他门类的知识时，它便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建筑学”，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这是因为它是一门特定的知识，一种有别于其他任何门类的知识，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当它的对象是一种特定的事物时，它也就成了一门特定的知识，对吧？而其他门类的知识也是如此，对吧？

格劳孔：是的，是这样。

苏格拉底：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领会了我的意思。你应该将其看作两两对应的事物，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一类事物本身对应其客体本身，另一类具有特定性质的事物则对应其特定的客体。我并不是说，它们的性质和它们的对象的性质是一样的——关于健康和疾病的知识本身就是健康的知识与疾病的知识，关于善恶的知识本身就是善的知识与恶的知识。我的意思是说，当知识的对象不是知识的无条件对象，而是具有某种特定性质的对象（如健康的知识和疾病的知识）时，其结果就是知识本身也获得了某种特定的性质。因此，它不再被称为单纯的知识，而是加上了某种特定的性质，因此被称为“医学”。

格劳孔：我明白了，我也同意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那么，口渴也属于相对应事物之中的一种，对吧？它无疑也对应着某种事物。

格劳孔：是的，它对应着饮料。

苏格拉底：因此，一种特定的饮料也对应一种特定的口渴，但口渴本身并不对应大量或少量的饮料，也不对应有益的饮料或有害的饮料，简言之，口渴不对应某种特定的饮料。口渴本身只单纯地对应饮料本身。

格劳孔：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当一个人口渴的时候——如果只是口渴——他心中唯一想要得到的就是饮料，他渴望并力求得到它。

格劳孔：很明显是这样。

苏格拉底：口渴促使人们渴望并力求得到饮料，就像驱使动物去喝水一样。那么，试想一下，当他心灵的某个东西抵制他想要喝饮料的欲望时，那么这个东西必然有别于口渴，对吧？因为我们已经认同了这一点——同一事物的同一部分在同一情况下不可能同时发生相反的行为。

格劳孔：的确不可能。

苏格拉底：打个比方，如果有人说弓箭手的双手同时把弓推远和拉近，那么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妥，严格来说，应是弓箭手一手推弓一手拉弓才对。

格劳孔：我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那有没有可能口渴的人不愿喝水的情况呢？

格劳孔：当然，这种情况很常见。

苏格拉底：人们会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呢？我们是否可以说，他们心灵中有一部分促使他们喝饮料，而另一部分却阻止他喝饮料——而且它战胜了叫人们喝饮料的那部分？

格劳孔：我也这么认为。

苏格拉底：阻止他喝饮料的部分源于理性，而促使和吸引他喝饮料的部分源于非理性的冲动或身体的本能需求，对吧？

格劳孔：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它们看作是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中一部分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理性的，另一部分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非理性的和欲望的。前者负责心灵中理性思考的能力，而后者则负责心灵中感受情欲、饥饿、口渴以及被欲望所激发的一切事物的能力——这部分是满足和快乐的伙伴。

格劳孔：是的，我们有理由这么认为，这种看法是完全合理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我们心灵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方面。那么激情部分呢？它决定了我们心灵中激情的能力。它是第三部分吗，或者它可以和另外两个部分中的一个互换？

格劳孔：我想它可能与欲望那部分一样。

苏格拉底：但我曾经听说过一个看起来较为可信的故事：阿格莱翁之子莱昂提乌斯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进城，在靠近北墙外的地方，他看到刽子手旁边的地上有一些尸体。一方面，他很想去看看那些尸体；但另一方面，他又因为害怕而厌恶那幅场景并转移了视线。他内心挣扎了片刻，用手捂住眼睛，但最终他还是被欲望征服了——他睁大了眼睛，跑到尸体跟前骂自己的眼睛说：尽情地看吧，你们这些坏东西，把这美景看个够吧！

格劳孔：是的，我也听说过这个故事。

苏格拉底：这个故事表明，愤怒有时可能与欲望相冲突，就好像它们是不同的事物一样。

格劳孔：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这个故事也绝非个例吧？一个人的欲望迫使他违背自己的理智，于是他咒骂自己，把自己内心的愤怒发泄在使他产生欲望的根源上，这种事情并不鲜见。这就像两个派别在斗争的过程中，激情站在了理智的一边。但我相信，在你自己或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都没发生过这种事——激情站在了欲望的那一边共同来对抗理智，尽管理智竭力阻止激情这么做。

格劳孔：确实从来没有过。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良善之人感觉自己对别人做错了事，而他又认为那个人有权对他进行报复，比如让他挨饿受冻等，那么他就不可能对他所遭受的报复感到愤怒，对吧？因为如我所说，他的激情没有促使他冲那个人动怒的倾向，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但假如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冤枉。在这种情况下，他激情如火因而愤怒不已，并为他认为正确的一方而战；而且还会因为饥寒和其他苦难而更加坚定地对抗敌人，誓要拼个你死我活，除非他的激情听到理性的召唤并冷静下来，就像牧羊人欢呼他的牧羊犬停止狂吠一样。

格劳孔：这个比喻非常恰当。事实上，我们让辅助者在城邦中扮演的角色就跟狗一样，他们的主人是统治者，即城邦的牧羊人。

苏格拉底：是的，你理解了我的意思，这正是我的观点。但还有一点，不知道你是否也注意到了。

格劳孔：什么？

苏格拉底：我们对激情部分的看法与之前相反。之前我们曾认为它是欲望部分的其中一种，但现在看来我们是大错特错了。我们认为，当一个人心灵中出现冲突时，激情更有可能站在理性的一边。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激情是否不同于理性？又或者它是理性的其中一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心灵中便只有两种东西，即只有理性和欲望，而非三种。或者就像城邦中存在三个阶级（商人、辅助者和决策者）一样，人的心灵中是否也有三个部分，而第三种即激情部分，它是理性部分的辅助，除非它被不良的教育所腐化？

格劳孔：一定有第三种。

苏格拉底：是的，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激情既不同于理性部分也不同于欲望部分，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么说了。

格劳孔：但要证明这一点也很容易，我们可以拿孩子来举例。很明显，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充满了激情，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却从未获得过理性，或者大部分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获得理性。

苏格拉底：是的，你说得很好。动物也可以进一步证明你的观点。此外，我们还可以引用之前已经引用过的荷马的诗句：“他捶胸顿足，扪心自省。”很明显，荷马在这句诗里用理性部分（这部分能够分清是非好坏）来谴责另一部分（这部分能够激发非理性的激情）。

格劳孔：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我们费尽周折终于到达了彼岸——我们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就像城邦中存在三个阶级一样，人的心灵也存在三个部分。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是否一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城邦的智慧和个人的智慧在方式和目的上是一致的？

格劳孔：必然一致。

苏格拉底：同理，城邦的勇气和个人的勇气在方式和目的方面也是一致的；推而广之，其他所有美德在方式和目的上都与城邦的美德一致，对吧？

格劳孔：必然如此。

苏格拉底：因此，格劳孔，我们无疑也可以说人类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在方式和目的方面也是一致的。

格劳孔：是的，也必然一致。

苏格拉底：我们应该还记得，城邦的正义在于它的三个组成阶层各自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格劳孔：我们肯定都还记得。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应该牢记，个人也是如此。当个人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时，这个人就是正义的，而他也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格劳孔：是的，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

苏格拉底：理性部分是智慧的，它能照管整个心灵，那么就应该由它来统治，而激情部分应该做它的下属和盟友，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文艺教育和体育锻炼的结合会使理性部分和激情部分彼此协调，对吧？二者的结合可以提供良好的讨论和学习，以拓展和教育理性部分，而音乐和节奏可以放松、平复、舒缓激情部分。

格劳孔：绝对是这样。

苏格拉底：一旦这两个部分（理性和激情）受到了这种教育，并在它们本职的工作中得到了训练，那么它们就会被派去领导欲望部分——它是一个人心灵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本性是贪得无厌，因此他们必须监视它，确保它不会被所谓的肉体快乐所腐蚀，从而变得膨胀强大，不再恪守本分，进而停止自己的工作，甚至试图支配和统治那些它本来不应该去支配的东西，最终导致个人的整个生活陷入混乱。

格劳孔：是的，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而且，这两者联合起来就能够很好地保护整个心灵和身体免受外部敌人的侵扰，对吧？理性部分负责谋划，激情部分负责战斗。激情部分会服从理性的领导，并用它的勇气去执行理性的决策。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想，当我们将一个人描述为勇敢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他身上的激情部分。我们说的是，痛苦和快乐都不能阻止其激情部分所坚持的信念——理性对于应该敬畏什么不应该敬畏什么所定下的信念。

格劳孔：没错，我同意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当我们将一个人描述为有智慧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就是他身上的那一小部分——他的内在统治者，也就是发号施令者，因为它知道怎样做才能对心灵的每一部分以及它们的整体都有利。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人的这三个部分彼此之间和谐共存——统治者（理性）和它的两个臣民（激情和欲望）都一致认同理性部分成为统治者的必要性，而且它的两个臣民不会反叛——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自律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这就是自律，无论是对城邦还是个人而言。

苏格拉底：我们也不会改变我们对正义的方式及目的的看法。

格劳孔：绝对不会。

苏格拉底：那我们是否让自己对于正义观念变得模糊了？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我们关于城邦之正义的结论并不适用于这种情况？

格劳孔：不，我不这么认为。

苏格拉底：如果我们心中还有疑问，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结论和一些常见的事例对照一下，以便彻底消除疑问。

格劳孔：什么事例？

苏格拉底：以我们这个城邦为例，再加上一个在品格和教养方面与这个城邦相似的人。假设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相信这种类型的人会窃取存放在他那里的钱。你能想象有人会认为这种人比其他类型的人更有可能这么做吗？

格劳孔：没人会相信的。

苏格拉底：他绝不可能盗窃寺庙财物，出卖朋友或公然背叛他的国家，对吧？

格劳孔：是的，他绝不可能那么做。

苏格拉底：此外，他也绝不可能因受到诱惑而违背誓言或违反协议，对吧？

格劳孔：不，绝对不会。

苏格拉底：你可以想象到，他是最不可能通奸、忤逆父母或亵渎神灵的人。

格劳孔：是的，当然。

苏格拉底：那么，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他心灵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作为统治者还是作为臣民——都各司其职，对吧？

格劳孔：是的，这是唯一的原因。

苏格拉底：那么，使城邦和个人都拥有正义的品性仅止于此吗？或者说你还准备进一步探究这个有关正义的问题？

格劳孔：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不需要进一步探究了。

苏格拉底：那我们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曾说过，我们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我们可能在上天的帮助下，在我们城邦建立之初就偶然发现了正义的起源和某种轮廓。

格劳孔：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格劳孔，一个天生就能成为鞋匠或木匠的人应该做鞋或制作木制品，这是正义的理想形象，也是它如此有用的原因。

格劳孔：看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我们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正义显然是同一种品性，但在外部活动领域并非如此。其范围仅限个人的内部活动，它实际上是个人本身和他自己各个部分的问题。正义者须做到以下几点——不允许其心灵中的几个组成部分做任何不属于它们自己的工作或相互干涉其他部分的工作；他须将自己心灵中的一切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这才是他真正应该关心的事情；他须做自己的主人，依原则行事，内心和谐；他须将心灵的三个组成部分像高音、中音、低音以及其间的各音阶一样合在一起并加以协调；他须将所有三个部分结合在一起，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统一体——而不是各个部分各自为政，并做到自我约束和内在协调。只有做到以上几点，他才会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去获得财产，照顾自己的身体，从事政治事务或做一些私人生意。在这些行动过程中，他认为是正义的并描述为

美好的事物正是那些保持并促进了他内在状态的行为，而掌管这种行为的知识则是智慧；相反，他认为任何损害这种状况的行为都是不正义的，而掌管这种行为的思想则是无知。

格劳孔：你说得完全正确，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想，如果我们宣称自己已经发现了正义者以及正义的城邦，发现了正义在他们身上的实际意义，那我们所说的也都是事实。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应该考虑不正义的问题。

格劳孔：很明显是这样。

苏格拉底：不正义必然涉及心灵中这三个部分之间的冲突，对彼此的工作的干涉和角色的交换，以及其中一部分起来反叛整个心灵，企图篡夺统治权力，但它天生就不应该担当统治职责，因为它的自然功能是被统治，除非它本来就属于统治阶级。我们的立场一定会是这三部分的无序和混乱不仅构成了不正义，而且还构成了不自律、怯懦、愚蠢以及其他任何一种恶行。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既然正义和不正义的本质已经弄清楚了，这就意味着恶行、不正义的行为以及正义的行为也都清楚了，对吧？

格劳孔：何出此言？

苏格拉底：因为它们在心灵中的作用恰好与健康或不健康的因素在身体中的作用相同。

格劳孔：具体是什么作用？

苏格拉底：健康的因素导致健康，不健康的因素导致疾病。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正义的行为产生正义，而不正义的行为产生不正义，对吧？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一个人可以通过让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按照自然规律承担统治和被统治的职责来造就健康，也可以通过颠覆自然秩序来造成疾病。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说，一个人可以通过让心灵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按照自然规律承担统治和被统治的职责来造就正义，也可以通过颠覆这种自然秩序来造就不正义。对吧？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那么，美德显然是一种充满心灵健康、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状态，邪恶是一种充满心灵疾病、畸形丑陋和虚弱萎靡的状态。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因此，善行形成美德，恶行导致邪恶。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我想现在我们该来谈谈最后一个话题了——正义的行为、善行和正义（无论这个人的正义是否为人所知）是否是有益的，或者不正义的行为、恶行和不正义（前提是不正义者不必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也不会因为受到惩罚而成为一个正义者）是有益的。

格劳孔：在我看来，现在再来讨论这个话题就显得有些可笑了，苏格拉底。因为，如果身体的本质遭到了破坏，那么即使一个人拥有世界上所有的食物、饮料、财富和权力，生命对他来说也就失去任何意义了；同样地，如果构成我们内在生命力的自然要素遭到破坏，生活对我们来说也就失去任何意义了；如果一个人所选择的行事原则符合了人们对于邪恶和不正义的定义，偏离了正义和美德——如果我们对这两种状态的描述是完全准确的话——那么生活对他们来说也就失去任何意义了。对吧？

苏格拉底：是的。这个话题在此时确实显得有些可笑，但既然我们已经如此接近真理，那我们现在就不应该放弃。

格劳孔：我完全同意，我们的确不应该放弃。

苏格拉底：那就加入我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吧，到时你会看到各种邪恶——我指的是那些值得一看的邪恶。

格劳孔：我正听着呢，你只管继续讲吧。

苏格拉底：我们的辩论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立足于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德只有一种，但邪恶却有无数种，但其中有四种值得一提。

格劳孔：你的意思是？

苏格拉底：正如个人的品性有多种，政体的种类也有多种。

格劳孔：那有多少种呢？

苏格拉底：人有五种品性，国有五种政体。

格劳孔：能否告诉我它们具体是什么？

苏格拉底：好的。其中一种政体就是我们描述的那种，它有两种可能的名称——如果是由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掌权，这种政体就叫作王政政体；如果由多人掌权，这种政体就叫作贵族政体。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这是我想到的第一种政体。无论是一人掌权还是多人掌权，他们都不会破坏城邦的任何重要法律——这一点最关键，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我们设计的那种培养和教育。

格劳孔：是的，他们不会破坏城邦的重要法律。

第五卷

苏格拉底：这就是我所说的善且正义的城邦、政体和人。考虑到这个城邦的正义性，我认为其他城邦都是不正义的、有缺陷的：它们不仅政体存在缺陷，而且这种有缺陷的政体也对人的品性造成了坏的影响。我认为有缺陷的政体可以分为四类。

格劳孔：哪四类？

（我正要列出那四类政体，并解释它们是如何依次从前一个进化而来的，这时坐在离阿得曼托斯不远处的玻勒马霍斯伸出手，从上面抓住了阿得曼托斯的肩膀，并把他拉近了些，然后俯下身去，对着他的耳朵嘀咕了几句，我只隐约听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是放他走呢，还是怎样？”）

阿得曼托斯（大声回应道）：当然不能放他走！

苏格拉底：不能放谁走？

阿得曼托斯：你。

苏格拉底：为什么不放我走？

阿得曼托斯：因为我们觉得你在偷懒，你有意糊弄我们——企图忽略辩论中的一整部分内容，回避谈论其细节，但这部分内容并非无足轻重。对于“朋友之间的共享”是否也适用于妻子和儿女，你以为你随便说几句就可以蒙混过关，好像大家都能听明白似的。

苏格拉底：那我说的不对啰，阿得曼托斯？

阿得曼托斯：我并不是说你说的不对，但你仍需要进一步解释共享的正义性，就像你解释其他任何观点一样。我的意思是，共享的方式多种多样，所以请告诉我们你指的是哪一种。我们盼了很久，希望你能谈谈儿童的生育和养育方式，以及你提出的共享妻子和孩子的整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就城邦而言，很多事情——甚至是所有事情——都取决于它是否以正义的方式发生。因此，当你在充分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就开始批评另一种政体时，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你也听到了，我们决定在你充分说明整个话题之前不让你离开这里。

格劳孔（对苏格拉底说道）：你要知道，我也同意他的观点，支持他的这个决定。

色拉叙马霍斯：你可以认为我们大家都是支持这一决定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你们究竟想干什么，竟至于如此为难我？现在你们开启了一场关于城邦政体的大辩论，看来我们的讨论又得从头开始了。本来我还以为这场辩论总算结束了，心里还庆幸呢，因为我的论述有理有据，得到了认可！你们不知道，你们提出的这个要求将会激起一场多么激烈的争论。因为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想避谈这个话题，以免惹来所有可能引起的麻烦。

色拉叙马霍斯：那我们大家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来听讲的吗？难不成大家是来淘金的？

苏格拉底：没错，可是也不能没完没了的啊。

格劳孔：对于这样的讨论，任何有理智的人都希望一直听下去。因此，你先别管我们，只要继续讲下去，就我们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给出你的解释就行了——我们的守护者将如何共享孩子和妻子，从出生到上学的这个阶段被认为是教育最困难的时期，这一阶段他们会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教育。

苏格拉底：这些问题要解释清楚可不容易，格劳孔。这里面的疑点甚至比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问题还要多。我的意思是，有人可能会怀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即使他们承认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也有人会怀疑它是否是最佳的行动方案。因此，我亲爱的朋友，我不愿谈及这个话题——我怕我的想法到头来只是一种空想。

格劳孔：别担心，我们听众对你是理解的、信任的、宽容的。

苏格拉底：格劳孔，你这么说是为了鼓励我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不过其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我对自己所要讲的内容很有把握，那你的鼓励对我确实会有所帮助。因为，当一个掌握真理的人在聪明的朋友之中谈论他们心中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时，他会感到十分心安而踏实；但当一个人胸有成竹，尚无令人信服的结论时，他就需要小心谨慎了。我担心的不是我可能会出丑，那是一种幼稚的表现；我害怕的是错失真理——事关真理的任何微小差错都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那样当我在真理的道路上踉踉跄跄，跌入谬误的深渊时，我会将我的朋友们也都拖下水。格劳孔，我谦卑地祈求复仇女神原谅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因为我确信，在真正的善和正义上欺骗别人比意外杀人的罪过更大。因此，我宁愿在敌人中冒这个险，也不愿在朋友中冒这个险——因此，你的鼓励对我不会有任何帮助，但我真的很感激！

格劳孔（微笑着说）：苏格拉底，就算你的论述真的给我们带来什么恶果，我们也会恕你无罪的，也就是说，无论你说什么，我们都不会将其视为一种欺骗。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地讲了。

苏格拉底：嗯，在杀人案中，确实有一项法律保证任何被判无罪的人都不再承担任何罪名，所以我想这条规则在辩论中也同样适用。

格劳孔：那你就没什么顾虑了，请安心地讲下去吧。

苏格拉底：那我们得先回顾一下之前的论述。我们早就应该讨论这个问题了，但现在讨论也不迟。因为这样做可能也没什么问题——既然男人的事情已经讨论完了，那我们就继续讨论女性的事情吧，尤其是你们要求我这么做。在我看来，具有我们所描述的那种品性和教育的人只有一种正确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的孩子和妻子，那就是坚持我们一开始给他们定下的方向。你知道，我们当初竭力想要做的是，让男性从理论上成为羊群的守护者。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还是以同样的方式让女性接受教育和训练，再看结果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期。

格劳孔：具体怎么做呢？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母狗应该和公狗一样承担看门、打猎以及公狗的其他任何职责吗？还是说它们应该待在家里，只管生育和抚养幼崽，而公狗则应该承担照管羊群的所有职责？

格劳孔：它们应该共同承担这些职责，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雄性的身体更强壮，而雌性的身体更弱一些。

苏格拉底：如果你不让两种不同的动物接受同样的成长和教育，你还能指望它们拥有同样的职能吗？

格劳孔：不能。

苏格拉底：因此，如果我们想让女性拥有和男性同样的职能，我们就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教育她们。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男性被要求进行文艺教育和体育锻炼。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我们也应该为女性设置这两门课程，然后再让她们接受军事训练：我们应该像训练男性一样训练女性。

格劳孔：从你所做的推论来看，这么做是合理的。

苏格拉底：我想，如果我们的很多建议都付诸实施的话，它们会显得可笑和古怪。

格劳孔：毫无疑问会这样。

苏格拉底：你认为哪一种情景最可笑？让女性赤身裸体和男性一起在健身房锻炼身体——不仅是年轻女性，还包括年长的妇女，她们也会像有些老头一样，来到健身房，尽管她们的皮肤皱巴巴的，其貌不扬，但她们仍热衷于锻炼。很显然，这种情景很可笑，对吧？

格劳孔：天哪，当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建议肯定会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

苏格拉底：好吧，既然我们已经决心要言无不尽，我们就不能让讽刺的嘲笑干扰我们。人们会嘲笑文艺教育和体育锻炼中的变革，更不用说身着盔甲和骑马了。

格劳孔：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但既然我们已经开始了这场讨论，我们就必须接受立法之路上的一切坎坷与平顺。我们会要求那些智者不循常规，认真对待这些变革。我们会提醒他们，直到最近的希腊人还认为裸体是令人羞耻和可笑的——事实上，大多数其他国家仍然是这样。克里特人是最先裸体锻炼的人，斯巴达人紧随其后，他们这一举措在当时也引来了无数的嘲笑，不是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但是，当经验证明，裸体运动总是要比穿衣运动更优越时，那些肤浅的嘲笑就会随着理性论证所揭示的最佳方式的产生而消失。这也证明了那些人的荒谬——他们不认为邪恶是愚蠢可笑的，反倒去嘲笑别的事物；他们不以良善为美，反倒一本正经地树立美的其他标准。

格劳孔：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我们首先要在这个观点上达成一致：这些建议是否可行。我们应该允许有人怀疑（无论提出这种怀疑的方式是幽默的还是严肃的），女性是否真的有一天赋胜任男性的所有工作，或者没有，或者部分工作有而部分工作没有——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战争属于哪一类？我们最好以这种方式开始讨论，这么做可能会获得最好的结果。对吧？

格劳孔：目前来看，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替我们假想的论敌说出他们心中的疑虑呢？这样就有人替他们辩护了，否则大家听到的只会是我们的一面之词。

格劳孔：是的，我们应该这么做。

苏格拉底：那么他们会这么说：“亲爱的苏格拉底和格劳孔，你们还需要别人来怀疑你们的观点吗？你们自己在构建城邦之初就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每个人都必须做最适合他天赋的一项工作。”

格劳孔：是的，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女性的天赋和男性有很大的不同，对吧？”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那我们就应该给男女各自分配不同的工作——适合他们各自天赋的工作，对吧？”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所以你们现在的建议肯定是不对的，你们说尽管男性和女性在天赋上有巨大的差异，但他们应该做同样的工作，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他们这么说，那你如何为我们的观点辩护呢，格劳孔？

格劳孔：很难辩护，因为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我要做的就是请你代表我们做出回应——这就是我正在做的。

苏格拉底：其实我早就料到他们会提出这些以及很多类似的反对意见，格劳孔，因此我很害怕，也很不愿卷入有关如何对待妻子和如何抚养孩子的规定。

格劳孔：嗯，要回答这个问题确实不太容易。

苏格拉底：确实不容易。但事情是这样的：无论你是掉进了小池塘，还是掉进了大海深处，这都没有什么区别——你都必须游泳。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必须尽力从辩论的大海深处游到安全的地方，同时还希望会有什么奇迹发生，比如海豚把我们救起来。

格劳孔：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出路。我们的确承认过，拥有不同天赋的人应该做不同的工作，男性和女性确实有着不同的天赋；但现在我们却又说拥有这些不同天赋的人应该做同样的工作。这就是他们反对我们观点的原因，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格劳孔，你知道，辩论术是多么了不起啊。

格劳孔：为什么这么说？

苏格拉底：我想，因为很多人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跌入了陷阱——他们认为自己在辩证而非辩论。因为他们无法从多个方面来对某个观点进行探究。相反，他们的目标是在纯语言层面上找出矛盾之处，他们讨论的方式实际上是咬文嚼字，无非是口舌之争，因此我称之为“辩论而非辩证”。

格劳孔：是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但这和我们现在的辩论有关系吗？

苏格拉底：关系很紧密，因为我们可能会无意识地陷入口舌之争。

格劳孔：为什么这么说？

苏格拉底：我们费尽口舌，使用各种辩论术想要从字面上证明拥有不同天赋的人应该拥有不同的职业，但我们根本没有花时间去探究，当我们把不同的职业分配给拥有不同天赋的人，把相同的职业分配给拥有相同天赋的人时，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类型的内在差异和禀赋，以及背景是否会影响我们所提出的观点。

格劳孔：是的，我们确实还没有探究过。

苏格拉底：同理，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秃头的人和有头发的人是具有相同还是完全不同的天赋。假设我们认为他们拥有完全不同的天赋，那我们就会认为只有秃

顶的鞋匠，而长头发的人就不能成为鞋匠，或者只有长头发的鞋匠。

格劳孔：荒唐至极。

苏格拉底：之所以说它荒唐，是因为之前我们并没有从任何绝对意义上讨论天赋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我们想到的只是那种与职业身份相关的不同或相似之处，不是吗？比如，一个有医学技艺的男人和一个有医学技艺的女人拥有相同的天赋，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而一个男医生和一个男木匠有不同的天赋。

格劳孔：当然不同。

苏格拉底：所以，如果一个男性或女性在某些职业或行业上表现得比另一个性别更好，那么我们会说这个职业应该分配给那个性别。但如果唯一的区别是女性生育后代，而男性配合女性生育，那么我们会说，这并不利于我们证明“在我们所谈论的背景下，男性和女性是不同的”；相反，我们会坚持认为我们的守护者和他们的妻子应该拥有相同的职业。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让我们的论敌向我们解释的：在那些与城邦组织工作相关的职业或行业中，男性和女性之间有内在的区别吗？

格劳孔：嗯，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苏格拉底：他很可能会照搬你几分钟前说的话，然后回答说“很难辩护，因为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但深入的研究会让这个问题变得容易些”。

格劳孔：是的，他可能会这么说。

苏格拉底：那我们可以请那位好争论的朋友陪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能否向他证明，在管理城邦的职业中，有没有哪一种是男性或女性专属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好的，那我们会对他说：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当你谈到人们在某个特定领域有能力或无能力时，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些人觉得学习这项技艺很容易，而另一些人觉得很难？有些人只学习了一点就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而另一

些人即使用心学习了很久也无法记住他们学过的知识；有些人的身体完全服从于他们的心灵，而另一些人的身体则是心灵的阻碍。这些特征以及更多其他特征正是你判断人们是否拥有天赋的依据。对吧？

格劳孔：毫无疑问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世上有没有哪一项技艺是男性无论如何都无法胜过女人的？我们是否需要扩展一下我们谈论的技艺，来谈谈缝纫、做糕点和烹饪等这些女人应该擅长的技艺——如果她们在这些方面被男人打败，她们就会成为世上最大的笑柄。

格劳孔：你说得对，男性和女性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有明显的强弱之分。尽管女性在很多领域都比男性强，但总的来说，情况正如你所说的那样。

苏格拉底：因此，我的朋友，在一个城邦里，没有哪一项行政工作是专属于男性或女性的。两性被赋予了同等的天赋，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从事各种职业，尽管她们在各方面都属于弱勢的性别。

格劳孔：是这样。

苏格拉底：难道我们要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男性，而不给女性任何工作吗？

格劳孔：那样绝对不行。

苏格拉底：问题是，有些女性可能擅长医学或音乐，有些则不然。我想我们可以这么说。

格劳孔：当然可以。

苏格拉底：那我们也可以说，有些女性擅长运动或战斗，而有些则不然，对吧？

格劳孔：可以这么说。

苏格拉底：有些人爱智，有些则不然；有些人性情刚烈，有些则不然。

格劳孔：也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有些女性可能拥有成为合格的守护者的天赋，而有些则不然，因为那些天赋也是我们选择合格的男性守护者的标准，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女性和男性在守护城邦方面具有同等的天赋，只是女性天生比男性弱一些。

格劳孔：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这些女性就应该被挑选出来与男性守护者一起生活，并加入他们守护城邦的行列，因为她们拥有守护城邦的天赋，而且她们和男性守护者拥有一样的素质。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拥有同样天赋的人应该被分配同样的职位。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我们一致认为女性守护者参加文艺教育和体育锻炼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当时制定的法规是可行的，而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它们是合乎自然的。很显然，现行的做法在实际上反倒是不合乎自然的。

格劳孔：看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所要探究的问题是，我们的建议是否可行，是否是最好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它们是可行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就“它们是否是最好的”这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对吧？

格劳孔：显然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为了让女性成为合格的守护者，我们要为她们提供与男性一样的教育，对吧？毕竟，要接受教育的男性和女性在天赋方面是一样的。

格劳孔：是的，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我想知道关于这个观点你有什么看法。

格劳孔：什么观点？

苏格拉底：这样的观点：有些男性比其他男性更优秀。或者你认为所有男性都一样优秀？

格劳孔：绝对不可能一样。

苏格拉底：那么，在我们正在创建的这个城邦之中，如果守护者以我们所描述的那种方式接受了教育，而鞋匠也接受了制鞋技艺的教育时，那么你认为守护者和鞋匠二者之中谁会会更好的人呢？

格劳孔：你这个问题很可笑。

苏格拉底：我明白了。那相对于其余的城民呢？守护者是最好的城民吗？

格劳孔：到目前为止是最好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女性（女性守护者）比其他女性都好，对吧？

格劳孔：好得多。

苏格拉底：对于一个城邦来说，还有什么比培养出优秀出众的男性和女性更好的事情呢？

格劳孔：没有。

苏格拉底：这就是我们所描述的那种文艺教育和体育教育所带来的效果，对吧？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除了可行之外，我们为城邦制定的法规也是最优的。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守护者的妻子应该裸体锻炼，以美德作衣裳，她们会参加战争和其他任何保卫城邦的活动，这将是她们唯一的职业。然而，由于女性在体格上的弱势，她们的职责比男性要轻一些。任何一个男性如果把女性进行裸体锻炼（实

则是一种美德)当作嘲笑的对象,那他就是“采未熟之果”——这种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或在做什么,因为他不可能,也永远不可能懂得这句格言——任何有益的事情都应当称赞,任何有害的事情都应当谴责。

格劳孔: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说躲过了第一个浪头?我们已经讨论了有关女性问题的立法,并规定了我们的男性和女性守护者必须担任同样的职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被论敌掀起的巨浪所完全吞没。而且,我们的论述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观点——这些建议是可行且有益的。

格劳孔:你避开的这个浪头可不小啊。

苏格拉底:不过,你要是看到下一个浪头,就会说这个浪头微不足道了。

格劳孔:那就请继续讲下去,让我看看。

苏格拉底:我认为,这是我们刚刚制定的以及我们之前制定的所有法律的后续立法。

格劳孔:那它是什么?

苏格拉底:这些女人和这些男人之间不应该有秘密的婚姻,所有的女性都应该由所有的男性共有。孩子也要共享,父母不知道哪个孩子是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

格劳孔:这个浪头可比第一个大多了,其可行性和价值很可能会受到更多的质疑。

苏格拉底:至于它的益处,我想这点不会引起质疑,因为如果共有妻儿是可行的,那它肯定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我认为,大部分怀疑将集中在它是否可行上。

格劳孔: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两个方面都表示怀疑。

苏格拉底:你是说我不能把这两个论点分开?我本来希望,只要你同意这个建议的好处,我就能摆脱其中一个麻烦了,这样我就只需要讨论它的可行性了。

格劳孔:但现在你逃不掉了,对于两个方面,你都必须进行辩解。

苏格拉底:好吧,我甘愿受罚,但请宽容地让我休息一下,我需要慵懒地思索一下,就像一个独自出去散步的人那样。你知道这种人是不会为如何满足自己的欲

望而烦恼的。他不想费尽心思去思考这些欲望的满足是否可行，他只是假想着这些欲望已经满足了，然后再处理其他的事情，并愉快地详述这些目标实现时他所做的各种事情——这样一来，本来就懒惰的头脑就更加懒惰了。现在，像这种懒汉一样，我觉得自己很无力，于是我想推迟探究这些建议的可行性，并假设它们是可行的。我现在将在你的允许下研究统治者将如何把这些建议付诸实践，并证明没有什么比制定这些法律对城邦和守护者更有利的了。如果你同意我的建议，我们将首先一起探究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讨论另一个问题。

格劳孔：我不反对，你请继续吧。

苏格拉底：嗯，在我看来，如果统治者和他们的辅助者名副其实，那么辅助者需要随时待命，统治者也需要给他们下达命令。这些命令有时是直接按照法律发布的，但有时——在我们尚未考虑到的某些事情上——只是反映了我们的法律原则。

格劳孔：这听起来很合理。

苏格拉底：现在，假设你是他们的立法者，一旦女性和男性通过了同样的选拔程序，你就会选派那些与男性天生素质最接近的人加入他们的队伍。由于他们共用生活区和食堂，而且他们谁也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在整个训练和教育过程中都会混合在一起共同生活，因此他们的本能必然会引诱他们彼此发生关系。你不认为这是必然的吗？

格劳孔：我不认为这在逻辑上是必然的，但这种必然性来自性冲动，我想大多数人都觉得性冲动的刺激比逻辑的刺激更有影响力、更有说服力！

苏格拉底：必定如此，格劳孔。下一点是，在一个追求幸福的城邦中，不受约束的性行为（其他任何不受约束的行为）是一种亵渎，统治者一定会禁止这种行为。

格劳孔：因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苏格拉底：所以很明显，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确保婚姻尽可能远离亵渎——如果婚姻最有益于城邦的福利，那么这一点就必须实现。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婚姻对城邦福利的贡献。格劳孔，我在你家里见过很多猎狗和漂亮的鸟，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否注意到它们交配和繁殖的一个特殊方面。

格劳孔：哪个方面？

苏格拉底：是这样的，虽然它们都是纯种生物，但其中一些被证明是非常优秀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你是会不加区别地让它们随意繁殖，还是尽可能地挑选最优秀的进行繁殖？

格劳孔：我选择最优秀的。

苏格拉底：在它们之中，你会选择最年轻的，还是最年长的，还是如果可能的话，你会选正值壮年的？

格劳孔：那些正值壮年的。

苏格拉底：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个计划进行育种，那么你的鸟和狗的品种就会退化，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马和其他生物呢？难道这一原则不适用于它们吗？

格劳孔：当然也适用于它们。

苏格拉底：我亲爱的格劳孔！如果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人类，那我们就需要真正杰出的统治者。

格劳孔：的确如此。那具体呢？

苏格拉底：他们将不得不大量使用药物。你知道，对于那些只需按照规定来安排膳食而不需要任何药物的人，普通医生就可以应付了；但当需要用药时，显然就需要一个医术高明的优秀医生了。

格劳孔：确实如此。但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苏格拉底：统治者可能不得不通过大量的谎言和欺骗来帮助他们的臣民。你应该还记得我们说过，谎言和欺骗是一种有用的药物。

格劳孔：是的，这样使用它们倒也没什么错。

苏格拉底：嗯，我突然想到这个用法在婚配和生育方面也特别重要。

格劳孔：为什么？

苏格拉底：从我们目前的结论来看，两性结合最好发生在非常优秀的男性和女性之间，而在逊色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应尽量少发生。因此，优秀者的后代应该被抚养，而逊色者的后代则不应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城邦的潜力。这一切正在发生的事实，除了统治者自己之外，应该对所有人隐瞒——如果这群守护者要尽可能地避免冲突的话。

格劳孔：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因此，作为立法者，我们必须规定特定的节日和宗教仪式。在这些节日里，我们可以让新娘和新郎团聚在一起，我们会让我们的诗人为他们谱写优美的婚礼颂歌。婚姻的数量应由统治者来决定——他们需要保持城邦中男性数量或多或少的稳定，还需考虑到战争和疾病等因素，以便他们尽力避免增加或减少城邦的规模。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我们最好设计出一个巧妙的抽签方式，使每次配对时，我们所说的那些资质较差者都只能怪运气不好（因而导致与女性配对的机会较少），而不能怪统治者。

格劳孔：这主意不错。

苏格拉底：任何擅长战斗或其他活动的年轻男子应该获得的主要特权和奖励便是得到更多的与女性配对的机会，这样这种人就会生出尽可能多的孩子，而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也是合理的。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任何出生的孩子由专门的官员负责抚养——他们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也可以兼而有之，因为管理职位必然对男性和女性一视同仁。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嗯，我想他们会把优秀父母的孩子带到托儿所，交给保姆（保姆住在城邦的某个专门的地方）抚养；至于那些优秀父母所生的残疾孩子以及资质较差父母所生的孩子，他们会将这些孩子带到某个秘密的地方加以处理。

格劳孔：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守护者血统纯正。

苏格拉底：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喂养孩子——当母亲们有奶的时候，她们会被带到托儿所，负责给孩子们喂奶，但他们会设计出各种各样的策略，以确保任何母亲都无法认出自己的孩子。如果母亲的奶水不足，会让其他母亲来补充。他们会避免让母亲们哺乳的时间过长，还会将那些劳苦烦琐的事情交给保姆和护理人员来做，而不用母亲们操心。

格劳孔：这样做会让守护者妻子们抚育孩子的工作变得非常轻松。

苏格拉底：这么做完全正确且合适。现在我们还是继续讨论我们的下一项建议吧。我们不是说过孩子的父母应该“正值壮年”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女性的壮年有二十年左右，男性的壮年则有三十年左右？

格劳孔：具体是哪二十年或三十年？

苏格拉底：女性应该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生育孩子，而男性生育孩子的年龄段应该是从他的跑步速度最快的年龄到五十五岁。

格劳孔：是的，这两个年龄段分别是女性和男性在身心方面最精力旺盛的时期。

苏格拉底：因此，任何人为城邦生育孩子的年龄太大或太小都是亵渎。我们会说，他们生孩子（未被别人发觉）得罪了神和人，这个孩子将得不到女祭司、牧师以及整个城邦的祝福——在每次婚礼和节日上，人们都会举行祈祷仪式，祈求新生的每一代孩子都能在美德方面胜过他们的父母，以期为城邦创造更大的价值——只能被看作是愚昧和淫乱的产物。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同样的规定也适用于那种情况——一个正值壮年的男子和一个年龄合适的女子在未获得统治者配对的情况下发生关系而生下小孩。我们会宣布，他们硬塞给城邦的那个孩子是个私生子，这是不合法的、亵渎神明的。

格劳孔：非常正确。

苏格拉底：当男性和女性过了生育年龄，我们就会还他们以自由，让他们与任何他们喜欢的人发生性关系，但男性被禁止与女儿及其女性后代、母亲及其女性祖

先发生性关系，女性被禁止与儿子及其男性后代、父亲及其男性祖先发生性关系。但在给予他们自由之前，我们会让他们明白堕胎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他们所生的胎儿必须加以处理，而不应该被抚养。

格劳孔：是的，这是个明智的建议。可是他们怎么辨别父女和母子等亲属关系呢？

苏格拉底：他们很难辨别，但还是有个办法，男子自结婚之日算起，可以将任何七到十个月之间出生的男孩和女孩分别称为儿子和女儿——这些孩子称他为父亲，他们的孩子即成为他的孙子，孙子将把他这一代视为祖父和祖母，他们父母生育自己期间出生的人视为兄弟姐妹。因此，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相互之间将避免发生性关系。但如果他们得到命运的眷顾——德尔菲神谕不反对的话，法律将允许他们结婚。

格劳孔：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格劳孔，这就是我们城邦的守护者共有妻子和孩子的方式。接下来，我们需要论证，该建议从根本上来讲适合我们城邦的政体，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方案了。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应该先问问自己，在我们看来，哪个因素对一个城邦的组织会产生最积极重要的贡献——这是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哪个因素的危害最大；然后，应该试着弄清楚，我们这些新的建议是否属于有利因素而非有害因素。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你认为，对一个城邦来说，还有比分裂它、破坏它的统一性更糟糕的事情吗？对于一个城邦来说，还有什么比统一和团结更重要的呢？

格劳孔：没有。

苏格拉底：尽可能地让全体城民共享欢乐与痛苦，以此将整个城邦团结在一起，不正是让他们同甘共苦吗？

格劳孔：当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城邦或城邦的一些成员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城民们对此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却不一样——有的沮丧而有的喜悦，那这不正是导致城

邦分裂的原因吗？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当一个城邦的成员各执一词，使用“我的”“不是我的”以及“别人的”这样不一致的表达方式时，城民们就会产生情感上的个人化。对吧？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所以在最好的城邦里，城民们应该尽可能多的人使用一致的表达方式（“我们的”或“不是我们的”）来表示同一事物的同一方面。对吧？

格劳孔：非常正确。

苏格拉底：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当一个人的手指受伤时，整个人，包括身体和心灵，在心灵的统治和支配下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和受伤的部分一起意识到疼痛并感觉到它，因此我们说这个人感到手指疼。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人的任何其他部位，无论他是正在经历因伤痛引起的痛苦还是因解脱而引起的快乐。

格劳孔：是的，我同意。正如你所说的，一个城邦的组织越接近这种状态就说明它管理得越好。

苏格拉底：因此，在这种城邦，任何城民的经历——无论是好是坏——都会被城邦视为自己的经历，而整个城邦将分享城民的快乐或痛苦。

格劳孔：是的，一个管理有方的城邦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苏格拉底：现在是时候回到我们的城邦，看看它是否具有我们刚刚塑造的那些品质，从而成为城邦的杰出典范，或者它是否可能被其他城邦超越。

格劳孔：是的，我们应该这么做。

苏格拉底：那么，现在我们的城邦——就像其他每个城邦一样——包含统治者和平民，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他们都将彼此称为同胞？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但在其他城邦，平民除了称呼统治者为“同胞”之外，还用别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对吧？

格劳孔：是的，在大多数城邦，人们称呼他们为“主人”，而在民主国家，人们称呼他们为“统治者”。

苏格拉底：那在我们城邦呢？除了把统治者视为同胞之外，普通民众将如何称呼他们呢？

格劳孔：称呼他们为保护者和守卫者。

苏格拉底：他们又会怎样称呼普通民众呢？

格劳孔：纳税者和供应者。

苏格拉底：在其他城邦，统治者如何称呼普通民众呢？

格劳孔：奴隶。

苏格拉底：他们的统治者彼此间如何称呼呢？

格劳孔：统治者同仁。

苏格拉底：那我们的统治者彼此间如何称呼呢？

格劳孔：共同守护者。

苏格拉底：你是否会认为，在其他城邦，统治者可能会把他的一些统治者同仁当作朋友，而把另一些当作陌生人？

格劳孔：是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苏格拉底：那统治者会把他的朋友们看作和描述为他圈子里的人，而把陌生人看作和他毫无关系的人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我们城邦里的守护者呢？他们中有谁会把同为守护者的人视为陌生人吗？

格劳孔：当然不会，他会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当成自己的亲属：或兄弟姐妹，或父母子女，或孙子孙女，或（外）祖父（外）祖母等。

苏格拉底：说得好极了，但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作为立法者，你是只要求他们彼此作为名义上的亲属，还是要求他们的所有行为都符合“亲属”的定义？以他们的父亲为例：他们必须向父亲表现出子女应有的孝敬、关心和服从吗？否则，他们不公正和不正义的行为会使人神共愤。这些是我们城邦的每一个城民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灌输给他们的传统，告诉他们应该把什么人当父亲，什么人当亲戚，还是他们会有不同的传统？

格劳孔：不，他们的行为必须符合“亲属”的定义。对他们来说，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亲属关系而无实际行动的配合是非常荒谬的。

苏格拉底：因此，相对于其他城邦，在我们的城邦里，当其中一名成员表现出色或糟糕时，人们更有可能会使用我们提到的“一致的”表达方式，并说“我与你共享成功”或“我与你共担失败”。

格劳孔：所言极是。

苏格拉底：嗯，我们刚才说过，这就叫“同甘共苦”——人们持有这种信念并使用这种表达方式，对吧？

格劳孔：是的，我们说得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城邦的所有成员都会真正地共享彼此的一切，并言辞一致地用“我们的”来表示同一样东西，对吧？正因为他们分享彼此的一切，他们才会比其他城邦的人更多地同甘共苦，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而且，除了城邦的法规之外，守护者之间共享妇女和孩子这一事实也是城民们同甘共苦的原因，对吧？

格劳孔：是的，这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原因。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的结论是，对于一个城邦来说，没有什么比共享情感更好的了。我们还将一个管理有方的城邦比作一个身体，并指出身体的行为关系到身体各部分的快乐与痛苦。

格劳孔：是的，这个结论是对的。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已经证明，城邦最大的利益源自它的守护者彼此间共有妇女和孩子。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此外，这个结论与我们之前所说的一致。我的意思是，我们确实说过，真正的守护者不应该拥有房屋、土地或任何东西，他们的食物应该是其他城民提供的，作为他们守护城邦的报酬，而且他们应该在一起生活起居。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就像我说的那样，我们之前和现在的建议都增加了他们成为真正守护者的可能性，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分裂城邦——使用“我的”这个表达来指代不同的事物而非相同的事物；不同的人把不同的东西称为“我的”，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房子，里面的东西归他们个人拥有而不许他人染指，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这种情况将个人的快乐和痛苦引入城邦。如果他们都能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以相同的情绪对待同样的事情，在同样的环境下尽可能地共享彼此的快乐和痛苦，那么他们将更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守护者。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也不存在诉讼或审判之类的事情，因为他们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不再拥有任何只属于他们个人的东西，其他的一切都是共享的。因此，他们能够从金钱、子女、亲属相关的纷争中解脱出来，从而避免各种冲突。

格劳孔：但这些事情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

苏格拉底：他们之间也不会存在人身攻击或身体伤害之类的诉讼，因为我们会让任何年龄段的人在面对同龄人时保护自己成为一种道德义务，这将促使他们锻炼好自己的身体。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这项法令还有一个好处，如果一个愤怒的人通过自卫发泄了自己的愤怒，那他就不太可能将事情升级为严重的冲突了。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将赋予老年人管理年轻人的权力，并让他们负责管教他们。

格劳孔：很明显这么做是对的。

苏格拉底：而且，年轻人不太可能会攻击或殴打他们的长辈（除非统治者下令这样做）或对他们表现出任何的不尊重——有两个因素阻止这种行为：尊重和害怕。尊重会阻止他们伤害自己的父母，害怕使得他们担心受害者会从其他人（受害者的儿子、兄弟或父亲）那里获得帮助。

格劳孔：是的，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的立法会使他们和平共处，对吧？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而且，由于他们没有内部争斗，他们与城邦其他成员之间或城邦其他成员彼此之间便不会有产生裂痕的危险。

格劳孔：是的，没有这种危险。

苏格拉底：他们可以摆脱那些烦心的琐事——我甚至都不愿提及它们，以免引起不和谐的声音。比如，穷人如何奉承富人；在让孩子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他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为之担忧；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通过借钱来筹集资金并陷入债务的泥潭，不得不去干各种可以挣钱的营生，然后把攒下的钱交给他们的妻子和仆人以贴补家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发现，他们不得不承受各种各样的负担，但它们太明显、太有失身份，根本就不值一提。

格劳孔：是的，这个道理显而易见。

苏格拉底：我们的建议可以使他们避免所有这些麻烦，让他们生活得比奥林匹克胜利者还要幸福。

格劳孔：为什么？

苏格拉底：人们给予奥林匹克胜利者的幸福，其实只是我们的守护者所享有的一小部分。守护者们的胜利更加辉煌，普通民众对他们的供养更加彻底。他们胜利的果实是保全了整个城邦，他们的奖赏是用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养活自己和孩子。他们将终身享受城邦的尊敬，当他们去世时，他们将得到隆重的安葬。

格劳孔：这些都是极好的奖励。

苏格拉底：你还记得吗？之前有人批评我们没能让守护者得到幸福，因为，尽管他们可以占有城邦里任何城民的财产，但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没有。我曾说过，以后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再探究这件事，而目前我们关心的只是让我们的守护者成为

真正的守护者，尽我们所能让城邦从整体上（而不是让某个特定的群体）得到幸福——我们设计的规则并不是为了其中的少部分人得到幸福。

格劳孔：我记得。

苏格拉底：既然现在我们认为守护者的生活比任何奥林匹克胜利者都要好得多，也更有价值，那我们就很难把他们的生活与鞋匠以及城市和农村的任何其他手工业者的生活相提并论，对吧？

格劳孔：的确不能相提并论。

苏格拉底：尽管如此，我当时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公平的。如果一个守护者追求的幸福与他作为守护者的身份不相称——如果我们所描述的平和、安稳、卓越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还不够，在某种愚蠢且不成熟的幸福观念的影响下，他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占有整个城邦的财产，那么到时候他就会领悟到赫西俄德在某种意义上所说的“过犹不及”是多么明智了。

格劳孔：我会建议他过守护者一样的生活。

苏格拉底：那么，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最好的方案是男女接受同样的教育，共同抚养孩子，并按照我们所描述的那种合作方式保护其他同胞；无论是留在城邦里还是外出作战，女性都应该像雌性猎犬一样帮助承担守卫和狩猎的工作；她们应该尽可能地分享每一件事，这种行为不仅对她们来说是最好的，而且相比于男性气质，这么做与她们的天性并不矛盾，也不违背两性之间那种天然的伙伴关系。对吧？

格劳孔：是的，我同意。

苏格拉底：这个问题目前仍有待研究，这种共享在人与人之间是否可行——就像在其他物种之中一样；如果可行，其条件是什么。

格劳孔：我正想和你谈论这个问题呢，没想到你却抢先提出了。

苏格拉底：他们在战争中会如何表现？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格劳孔：如何表现呢？

苏格拉底：男性和女性会共同作战，同时他们还会带着强壮的孩子，这样他们就能像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孩子一样，看到自己成年后必须做的工作。但孩子们不能只是旁观：他们还将在战争的各个方面充当学徒和帮手，照顾他们的父母。

我的意思是，你一定注意到了其他职业的情况——比如，陶工的孩子在真正从事任何陶艺之前，要当很长一段时间的学徒，在一旁观察学习。

格劳孔：是的，我注意到了。

苏格拉底：难道陶工会比守护者更注重教育孩子，让他们熟悉自己的职责吗？

格劳孔：这个想法太荒谬了。

苏格拉底：而且，人也和其他动物一样，孩子们在身边会激励他们更加勇敢地战斗。

格劳孔：有道理。但是，苏格拉底，他们这样做不是在冒很大的风险吗？如果他们战败了（他们难免会战败），那么他们的孩子也会和他们一样遭遇灭顶之灾，这也会导致劫后遗民无法复兴城邦。

苏格拉底：你说得对，但主要问题是：你认为应该让他们永远都不冒任何风险吗？

格劳孔：当然不是。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他们不得不面对危险，那么成功的结果就会改善他们的状况，对吧？

格劳孔：很明显是这样。

苏格拉底：难道你认为，让那些长大后将成为士兵的孩子从小就观摩学习战争这种做法无关紧要，不足以弥补其风险？

格劳孔：不，就你刚才所说的来看，这么做的确有助于孩子们的成长。

苏格拉底：那么，在完成主要目标——让孩子们观摩战争——的同时，如果我们也有办法保证他们的安全，那就最好不过了。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关键是，他们的父亲对战争中的一切都很熟悉，因此他们能够区分所进行的战争是否是危险的军事冒险活动。

格劳孔：他们的确能够区分。

苏格拉底：因此，他们会选择带孩子去参加那些不算危险的军事行动，而避开那些危险的军事行动。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而且他们会让那些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优秀军人来担任孩子们的辅导员和护理员。

格劳孔：是的，这样做是对的。

苏格拉底：但我们都认为，意外的事情还是会经常发生。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最好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长上翅膀，我的朋友，这样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飞走了。

格劳孔：我不明白。

苏格拉底：我们必须让他们从小就学习骑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去观摩战争。他们骑的马不是那种具有攻击性的烈马，而是易于驾驭的快马。这是他们了解自己将来所做工作的最佳方式；一旦遇到任何危险，他们可以跟随年长的领导者迅速撤离，这些年长者就是他们的安全向导。

格劳孔：我认为你的话是对的。

苏格拉底：战争呢？你希望你的士兵如何对待自己和敌人？你觉得我的想法对不对？

格劳孔：说来听听。

苏格拉底：那些丢弃武器、私自逃离战场或有类似懦弱行为的人应该被下放去做工匠或农民，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凡被敌人活捉的士兵，应作为战利品送给敌人，任由他们处置，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对于那些以勇武著称的人，年轻人和孩子们应该向他们致敬，并逐个为他们戴上花冠，以迎接他们的凯旋。你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格劳孔：确实是个好主意。

苏格拉底：年轻人和孩子们应该拉着他们的手以示欢迎。

格劳孔：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苏格拉底：但我想你不会赞同我的下一个想法。

格劳孔：什么想法？

苏格拉底：年轻人和孩子们应该亲吻每一位勇士，而勇士也应该亲吻他们每一个人。

格劳孔：这样做确实很重要，而且，我还要在你的规定上补充一个条款：在战争期间，任何勇士们想亲吻的人（不论男女）都不得拒绝他们的请求。这使勇士们会更加努力为他们喜欢的人赢得英勇所带来的奖励。

苏格拉底：这是个好主意，因为我们之前就说过，一个优秀的守护者将被允许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妻子；对于女性来说，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适合做她们的丈夫，这样他就会尽可能多地留下自己的后代。

格劳孔：是的，我记得。

苏格拉底：此外，荷马也赞成奖励年轻人的美德。他说，由于在战斗中表现突出，阿贾克斯“在宴会上受到整副脊肉的赏赐”——这是对勇武之士最好的奖励，因为它既是奖励，也是勇士们力量的源泉。

格劳孔：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不妨效仿荷马。我的意思是，我们也应该通过宗教仪式等场合来奖励那些具有崇高美德的人，对他们的奖励不仅包括颂歌和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特权，还有“上座、好酒和好肉”，这样在奖励他们的同时也能增强他们的体质。

格劳孔：这个主意好极了。

苏格拉底：好的。至于那些战死沙场的人，首先，我们应该将那些光荣地为国捐躯者视为黄金阶层的一员，不是吗？

格劳孔：理应如此。

苏格拉底：我们应该相信赫西俄德的诗句：“他们是圣洁之神，以良善护佑河山，下民得以免遭涂炭。”对吧？

格劳孔：是的，我们相信。

苏格拉底：至于如何安葬那些豪杰勇士，人们当为他们举办什么样的葬礼，以后又当如何祭奠他们，我们应该去询问一下阿波罗，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而且，以后我们还要把他们的坟墓当作神的坟墓一样来祭扫祭拜；此外，对于那些表现优秀的人，无论他们是因年老还是别的原因而死亡的，我们都应该形成同样的悼念传统。

格劳孔：是的，这样做是对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的士兵应该怎样对待他们的敌人呢？

格劳孔：你指的是哪一方面？

苏格拉底：先说奴隶制。你认为希腊城邦征服并奴役他们同族人——其他希腊人——是正义的吗？他们应该尽最大努力阻止任何其他城邦奴役希腊人，并把宽恕同种族的人作为规范，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被非希腊人奴役。对吧？

格劳孔：宽恕同族人这一点至关重要。

苏格拉底：他们不仅自己不能奴役希腊人，而且还应该劝阻其他希腊人这么做。

格劳孔：是的，这样做有利于团结所有希腊人并一致对外。

苏格拉底：那么胜利者应如何对待战死的敌人呢？拿走他们的武器当然没问题，但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为是否得当呢，比如抢夺死者的财物？我的意思是，这可能为懦夫提供了一个借口，从而导致他们不对仍在战斗的敌人穷追猛打，因为他们会假装在尸体周围搜查以示自己正在履行职责，而这种抢夺死者财物的行为在过去经常导致军队的毁灭。

格劳孔：我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抢夺死者财物的行为卑鄙龌龊，唯利是图，不是吗？把死者的尸体当作敌人，而真正的敌人却已经丢下武器溜之大吉——这种行为是女流之辈的狭隘思想引发的。我的意思是，你认为这种行为和狗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吗？狗被石头击中，它们只会冲着石头狂吠，而不去追击扔石头的人。

格劳孔：这绝对是一个完美的类比。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应该避免抢夺死者财物的行为，但也不应让我们的敌人找到他们的尸体，对吧？

格劳孔：是的，我们当然应该这么做。

苏格拉底：我们也不要吧武器和盔甲拿到庙里当战利品，尤其是希腊人的武器——如果我们想维护同其他希腊人的友好关系。更值得我们害怕的是，我们把从同族人手中夺走的武器送到神圣的庙里当祭品，因为这是对神灵的亵渎，除非这种行为得到了神的批准。

格劳孔：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那破坏希腊人的土地，烧毁希腊人家园的行为呢？在这些方面，你的军队应该怎么做呢？

格劳孔：我很乐意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苏格拉底：嗯，我想他们应该避免这两种做法，而只掠走每年庄稼的收成即可。要我告诉你为什么吗？

格劳孔：是的，请讲。

苏格拉底：我认为“内讧”和“战争”这两个词语是有区别的，它们指的是具有不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内讧”指的是内部事务——某个城邦内部的争端，而“战争”则指的是外部事务——不同城邦之间的争端。

格劳孔：你的说法毫无问题。

苏格拉底：我坚持认为，希腊人通过内在的血缘和亲属关系彼此联系在一起，但他们视生活在异国的非希腊人为外国人。我的这个说法有问题吗？

格劳孔：没问题。

苏格拉底：那么，当希腊人与非希腊人发生冲突时，我们就把这种冲突称为“战争”，并声称他们是天生的敌人，“战争”一词指的就是这种争端。但当希腊人与其他希腊人发生冲突时，我们会说，他们是天生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希腊民族就像患了病一样，陷入了冲突，“内讧”指的就是这种争端。

格劳孔：我同意你的观点。

苏格拉底：既然我们已经认同了内讧的概念，那么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城邦发生了内讧——其内部产生了分裂，你就会看到，双方都破坏彼此的土地，烧毁彼此的家园。内讧就会被视为一件令人憎恶的事情，任何一方都不能被视为爱国者，因为没有任何爱国者会蹂躏祖国母亲。但这种行为似乎是合理的——战胜者只是掠走战败者的庄稼收成，双方仍心向和平而不是无休止的战争。

格劳孔：是的，心向和平包含着更多的同情心。

苏格拉底：嗯，你要建立的这个城邦将是希腊人的城邦，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它的城民们都是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他们会友善地对待自己的希腊同胞，把希腊视为自己的土地，并和所有其他希腊人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对吧？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他们会把与希腊人之间的任何争端都视为内讧，因为希腊人是他们的同族人，甚至不会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战争”一词，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会寻求和解，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他们内讧的原因不会是仇恨，而是希望让对方恢复理智。他们是作为调解者，而不是敌人，因此他们不会用奴役或死亡来惩罚对手。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作为希腊人，他们也不会蹂躏希腊，也不会烧毁房屋，也不会认为某个城邦的任何人对他们怀有敌意，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而只会认为那些引发冲突的少数始作俑者对他们怀有敌意。所有这些原因使他们不愿掠夺对方的土地或毁坏他们的房屋，因为对方的大多数人是他们的朋友；相反，在那些无辜的人受够了罪，而那些真正有罪的少数人也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之后，他们便会停止冲突。

格劳孔：我同意，这是我们城邦成员对待同族对手应有的方式。至于那些非希腊人，他们将用目前希腊人对付希腊人的方式对付他们。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要给我们的守护者再制定这样一条法律：他们不可毁坏希腊人的土地，也不可烧毁希腊人的房屋。对吧？

格劳孔：是的，我们需要增加这条法律，它和我们以前制定的那些法律一样合理。不过，苏格拉底，我想，如果没人打断你，而让你这样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你就会忘记在讨论伊始你提出过的另一个问题——这种政治制度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承认，如果你的所有这些主张都实现了，那么它们将对任何城邦都有好处，而且我还可以对你的说法做一些补充：他们很有可能是优秀的战士，因为他们不可能抛弃彼此，他们情同父子、亲如兄弟，并以此互称；如果妇女也加入了战斗（无论她们的任务是与男人并肩作战还是在后方支援他们），她们将起到震慑敌人的作用，在紧急情况下甚至可以作为增援力量，我相信这将使我们的战士无往而不胜；我也能看到他们给国内带来的好处，这是你没有提到的。而且，我也承认这一点：这种城邦的构建将带来所有这些好处，以及其他说不完的好处。所以你不需要再细说实际的构建工作了。我们现在需要证明它是可行的，并解决如何构建它的问题，因此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先搁置在一旁了。

苏格拉底：我没料到这么会儿工夫你就来突袭我的观点，你不能体谅我的些许迟疑吗？也许你没有意识到，我好不容易躲过了前两个浪头，现在你又紧接着掀起了第三个浪头——这也是最大、最难的那一个。当你看到它，听到它时，你就会多些体谅一下我了，你就会理解我的疑虑和不安了——我得探究你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

格劳孔：你越是这么说，我们就越想让你讨论这种政治制度可能如何实现。请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赶紧讲吧。

苏格拉底：好吧，我们要记住，正是我们对正义和不正义的本质的探索将我们引向这个问题的。

格劳孔：好吧，那又怎样？

苏格拉底：没什么，我只是想问，如果我们真的弄清楚了正义是什么，我们会期望一个正义者完全符合我们对于正义的定义，从而成为一个完美的正义者吗？或者，我们只是期望，一个正义者尽可能地接近我们对于正义的定义，或者说体现出比其他人更多的正义？

格劳孔：接近正义即可。

苏格拉底：我的意思是，之前，我们探究正义和不正义的本质；想弄清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正义者和不正义者是否可能存在，如果存在，他们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需要一套正义与不正义、正义者与不正义者的样板。我们希望能够观察他们，了解他们在造成幸福和不幸方面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并面对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我们自己越接近这套样板中的某个人，我们的状况就越接近他的状况。换句话说，我们研究的目的并非试图证明完美的正义或不正义是否真的存在。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画家画了一个理想的美人，并且在画中完美地描绘了每个细节，然而，我们尚不能证明这个美人真的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因此而怀疑画家的画艺吗？

格劳孔：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那么，我指的是，我们正试图构建一个完美城邦的理论样板，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同理，如果我们不能证明一个符合我们所有理论构想的完美城邦确实存在，那么你会怀疑我们作为理论家在这方面的能力吗？

格劳孔：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道理就在这里。如果因为你的要求，我就必须努力证明它如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最为可行，那么我得要求你像先前那样做出让步，尽管论证的形式与先前有所不同。

格劳孔：什么让步？

苏格拉底：难道有任何实际的事物完全与理论相符吗？任何事物与理论上的完美形象都是有差距的——无论人们怎样去否认这一点，这一点你认同吗？

格劳孔：我认同。

苏格拉底：因此，你不必强求我在现实世界中找出一个在所有方面都符合我们理论构想的实际案例——一个符合我们所有理论构想的完美城邦。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城邦的管理与我们的理论非常接近，那我们就可以说，你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构建这种理想的城邦是完全可行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你应该就满意了吧？反正我自己是满意的。

格劳孔：我也满意。

苏格拉底：接下来，我们应该设法发现并指出当前政治制度中的缺陷是什么，它使城邦无法像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得到治理，以及有什么样的小变革（尽可能小）可以使城邦实现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构建。说到尽可能小的变革，我的意思是，它最好是一次变革，实在不行那就两次，或者无论如何要尽可能少，尽可能不剧烈。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认为有一个小变革可以带来我们所期望的那种转变。然而，它不是一个小的变革，也不太容易实现，但它却是可行的。

格劳孔：什么变革？

苏格拉底：在我看来，我现在要面对的困难就是那个最大的浪头。尽管如此，我还是得把它讲出来，即使它会像惊涛骇浪一样吞没我们，并发出轻蔑的笑声。那我现在就继续讲下去了？

格劳孔：讲吧。

苏格拉底：亲爱的格劳孔，除非哲学家当城邦的国王，或者目前被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具备足够优秀的品质来实践哲学——换句话说，除非政治权力和哲学高度相符，各个行业的人才都朝着政府或哲学这一方向前进，而将那些未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人拒之门外——否则对我们城邦的政治甚至全人类来说都将祸害无穷，而且我们对于理想城邦的理论构建也将胎死腹中，永不见天日。现在你应该能够理解我之前为什么不愿开口了：我知道这个主张一旦说出来，人们会认为它荒谬绝伦，因为人们很难意识到，个人或城邦要想获得幸福别无他途。

格劳孔：这是什么话，苏格拉底，你纯粹是信口开河！幸亏这不是在户外，否则成群的绅士名流可能会脱下衣服，顺手抄起一件武器向你猛冲过来，大义凛然地跟你理论！如果你无法有理有据地论证你的观点而选择丢盔弃甲的话，那么貶笑大方将是你必定会获得的惩罚。

苏格拉底：都是你让我陷入了这种困境，不是吗？

格劳孔：我不后悔这么做，不过我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善意和鼓励是我的武器，我的答案可能比别人的答案更符合你的期望——这一点你大可放心，所以请努力说服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信服你的观点。

苏格拉底：既然你肯鼎力相助，那我必定会努力一试。目前在我看来，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你提到的那些绅士名流的攻击，除非我们给出哲学家的定义，让他们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唐突地宣称哲学家应该拥有政治权力。在给出哲学家的定义之后，如果我们能证明这一点——有些人天生就是爱智者和政治领袖，而其余人则不是，因此这些人应该追随前者——那么我们才有可能成功地为我们的观点进行辩护。

格劳孔：那么你就先给哲学家下定义吧。

苏格拉底：好的。我想知道这个方法能否使这个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那你加入我们探究的队伍吧，我们来看看结果如何。

格劳孔：请讲吧。

苏格拉底：不用我提醒你，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如果一个人真正爱上某样东西，那么毫无疑问，他就应该爱那样东西的全部，而不仅是它的某些方面。

格劳孔：显然我还是需要你的提醒，因为我不太明白。

苏格拉底：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说，格劳孔，别人的话我可能还会信。因为像你这样的恋爱专家不可能不知道，一个多情之人会让每一个迷人的男孩为他神魂颠倒。他似乎在意并倾慕他们每一个人。我的意思是，你和其他像你这样的人应该都会倾慕年轻的美男子吧？你们把翘鼻子称为“玲珑美”，把鹰钩鼻称为“高贵气”，把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鼻子称为“完美比例”；你们把皮肤黝黑的年轻人称为“男子气概”，把脸色苍白的年轻人称为“神之子”。你觉得“蜜白”这个词是谁发明的？这只能是某个多情之人在掩饰和美化某种蜡黄的肤色，因为拥有该肤色的人正处于诱人的青春期。简言之，你总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和条件，以确保你能发现每个小伙子的优点。

格劳孔：如果你坚持要在我身上试验你关于多情之人行为的想法，那么我同意充当一个多情之人，因为我不想破坏这场讨论。

苏格拉底：难道你没发现那些爱喝酒的人也有同样的行为吗？他们会为自己对各种葡萄酒的喜爱而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格劳孔：确实是这样。

苏格拉底：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如果有野心的人不能指挥整个军队，他们就会带一个连；如果他们不能赢得重要的、有权有势的人的尊重，他们也很乐意得到次要人物的尊重。总之，他们渴望的是地位。

格劳孔：绝对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请告诉我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某人渴望某物，我们是说他渴望某物的全部还是某物的某些方面？

格劳孔：全部。

苏格拉底：哲学家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说他所追求的是全部知识，而不仅仅是知识的某些方面，是这样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不爱学习的人，特别是在他还年轻的时候，还没有理性认知而好坏利弊不分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他说成一个知识爱好者或一个哲学家，就像我们不能把一个因为不饿所以不想吃东西的人说成是一个饥不择食者，也不能把他说成是一个美食家，而只能说他没有食欲。

格劳孔：是这样。

苏格拉底：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乐于尝试每一门学科，并且从不知满足，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他为哲学家，对吧？

格劳孔：但这样一来，形形色色的人便都可以被称为哲学家。比如说，爱观察的人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归因于他们热爱学习，因此可以算作哲学家；而那些看戏的人也可以算作哲学家（尽管听起来很奇怪，因为他们从来不会主动去听讲座或把时间花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因为一到酒神节，他们就跑来跑去，去看每个剧团的演出，就好像他们这么做还能得到报酬似的，而且他们从不错过任何一个节日——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举行庆祝活动。难道我们要把所有这些人和从事

其他娱乐活动的人——甚至是那些不入流的艺术门类的学徒——都称为哲学家吗？

苏格拉底：不，他们不是哲学家，他们只是有点像哲学家罢了。

格劳孔：那么，你心目中的真正哲学家指的是哪些人呢？

苏格拉底：那些双眼紧盯着真理的人。

格劳孔：这么说一定是对的，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苏格拉底：向别人解释起来可能不太容易，但你肯定会同意我的下述观点。

格劳孔：什么观点？

苏格拉底：因为美和丑是相互对立的，所以它们是两回事。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既然它们是二，那么它们各自则为一。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正义与不正义，善与恶，以及任何类型的事物：就其本身而言，每一个事物都是单一的，但每一个都有多种表现形式，因为它们无处不在——它们与行为、事物主体彼此联系在一起。

格劳孔：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那么，这使我能够分清那些看上去像哲学家的人——比如爱观察的人（借用你的称谓），那些想要获得某种技艺或其他知识的艺术迷，以及实干者等——与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我们所谈论的这种人）的区别。

格劳孔：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看戏的人和爱观察的人热衷于欣赏美的声音、色彩和形态，以及由这些元素构成的艺术作品，但他们的心灵看不到真正的美，也无法专注于美本身。

格劳孔：是的，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然而，有能力接近美本身并看到美的真实面貌的人肯定很少，对吧？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人的视野局限在美的事物上，而无法感知到美本身，也无法听从他人的指导去了解美本身，你会觉得他生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还是在现实世界里？从这个角度来看，做梦不正是这样一种状态吗？无论一个人是睡着还是醒着，他都会把某样东西当作真实的东西，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类似的东西，不是吗？

格劳孔：是的，我认为这种人生活在梦幻的世界里。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有人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美本身是存在的，他能够看到美本身，也看到了美中所包含的事物，而且能够清楚地区分二者，那又如何呢？你觉得他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还是在梦幻的世界里？

格劳孔：现实世界里。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描述他们精神状态的差异：这个人有知识，而另一个人有信念？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现在，假设这个人——我们所说的有信念而没有知识的人——对我们生气，质疑我们说法的真实性。我们能不能让他平静下来，温和地让他信服我们的观点，同时不让他知道他的心智存在问题？

格劳孔：我们真应该那么做。

苏格拉底：好吧，那你认为我们该对他说些什么呢？也许我们会告诉他，我们非但不会怨恨他拥有任何知识，而且我们还会很乐于看到他确实了解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会对他说：“但是，请你告诉我们，一个有知识的人是知道一些东西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最好替他回答我的问题。

格劳孔：我的回答是“他知道些东西”。

苏格拉底：这些东西是“有”还是“无”呢？

格劳孔：“有”。“无”怎么会为人所知呢？

苏格拉底：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但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完全“有”的东西是完全可知的，而完全“无”的东西则完全不可知的，没错吧？

格劳孔：非常正确。

苏格拉底：好的。但如果某样东西既“有”又“无”，那么它就介于“有”和“无”之间，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既然知识的领域是“有”，而无知的领域是“无”，那么，我们就必须弄清楚，在无知和知识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着某种东西，如果有的话，处于这种中间状态的东西究竟属于什么领域。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承认信念的存在，对吧？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它和知识是同一种能力呢，还是不同的能力呢？

格劳孔：不同的能力。

苏格拉底：每种机能都有其独特的能力，所以信念和知识必定属于不同的领域。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既然知识究其属性来说是“有”——它的功能就是将“有”认知为“有”……事实上，我认为还有一件事我们需要先弄清楚。

格劳孔：什么事？

苏格拉底：我们能把赋予人类和其他动物能力的机能看作一种独特的东西吗？我所说的“机能”指的是视觉和听觉。你理解我说的分类吗？

格劳孔：是的，我理解。

苏格拉底：那我来告诉你我对这些机能的一些看法吧。我不能像人们通常区分其他事物那样，通过观察颜色或形状之类的属性来区分一种能力和另一种能力，因为能力不具备任何这些属性来供我观察。我所能看到的机能的唯一方面是它的领域，它的作用。这使我能够通过认知事物的每一种特殊的能力来识别它的机能。如果我发现事物属于同一个领域并拥有同一种作用时，我便会将其视为同一种能

力；我正是通过事物的作用和领域来区分其机能的。那么你呢？你是否也是这么区分的？

格劳孔：是的，跟你一样。

苏格拉底：那么，让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来吧，格劳孔。你认为知识是一种机能吗？或者你认为它属于另一种类别？

格劳孔：我认为它属于一种机能，而且还是所有机能中最强大的那一种。

苏格拉底：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信念也归为一种机能呢？

格劳孔：它也是一种机能，信念正是使我们能够接受某种想法的事物。

苏格拉底：可是不久以前，你还认为知识和信念是不同的呢。

格劳孔：当然，一个是绝对正确的，另一个是可能出错的，所以任何明事理的人都会把它们区分开。

苏格拉底：很好，那我们的看法就毫无疑问了：知识和信念是不同的。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既然它们有不同的机能，那么，它们就有不同的领域，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知识的领域就是“有”，对吧？它的机能是认知任何真实事物的本质。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而我们说，信念的作用是使人们接受某种想法，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它使人们接受的想法与知识所认知的是同一事物吗？知识可以获取的事物和信念可以获取的事物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根本不可能一样？

格劳孔：从我们达成一致的看法来看，二者不可能一样。如果不同的机能有不同的领域，如果知识和信念如我们所说属于不同的机能，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知识所能获取的东西和信念所能获取的东西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苏格拉底：所以，如果知识可以获取“有”，那么信念就可以获取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绝不可能是“有”，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这是否就意味着信念所获取的东西是“无”呢？或者它连“无”都谈不上？想想看，一个人在接受一种信念时，是不是会将他的信念带到某个事物上？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这种可能：一个人有某种信念却没有有什么实际的内容？

格劳孔：绝无可能。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一个有信念的人脑子里总有某样东西，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但如果某样东西是“无”，那么描述它最准确的方式是说它什么都不是，而不是说它是某一样东西，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发现自己无意中将无知与“无”、知识与“有”联系起来，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信念的领域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对吧？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信念也就不可能是无知或知识了？

格劳孔：看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信念是不是超出了无知和知识的范围——它比知识更清晰，还是比无知更模糊？

格劳孔：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

苏格拉底：或者在你看来，信念是否比知识更模糊，而比无知更清晰？

格劳孔：更甚于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也就是介于二者之间。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信念介于无知和知识之间？

格劳孔：绝对如此。

苏格拉底：而我们之前说过，一个既“有”又“无”的东西（如果这种事物确实存在的话），是介于完全“有”的东西和完全“无”的东西之间的，它既不是知识的领域，也不是无知的领域，而是处于无知和知识之间的一个中间领域（如果这种事物确实存在的话）。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所谓的信念就是这样一种中间产物，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剩下的唯一一个有待我们去探索的问题就是，是否有一种事物既是“有”的又是“无”的，既不能说是完全“有”的，也不能说是完全“无”的。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事物，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描述为信念的领域，基于机能和领域一一对应的原则——极端的机能对应极端的领域，中等的机能对应中等的领域。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在此基础上，让我们回到与那位爱观察者的谈话中来，他不承认美本身的存在，也不认为美本身有任何永恒不变的性质，而把美的事物的多样性作为他的标准，这位爱观察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美、正义等都是单一实体的概念。我们会对他说：我的朋友，在这众多美好的事物中，难道就没有一件实际上是丑陋的东西吗？难道就没有一种正义的行为被证明实际上是不正义的吗？难道就没有一种公正的行为被证明实际上是不公正的吗？

格劳孔：不，凡事都有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事物既是美的，又是丑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你所问及的其他属性也是如此。

苏格拉底：还有很多事物，它们既是某个事物的双倍，又是另一事物的一半，而是它一半的事物和是它双倍的事物其实一样多，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对于大、小、轻、重的事物，难道不可以用相反的描述来形容这些属性吗？

格劳孔：可以，每样事物都必定具备这两种相反的属性。

苏格拉底：那么，一样事物中的多个方面是不是都可以用两种相反的属性来描述呢？

格劳孔：这就像人们在宴会上听到的双关语谜语一样，或者就像孩子们玩的那种关于太监打蝙蝠的猜谜游戏一样——他们的谜语是，他是用什么打的蝙蝠而蝙蝠又停留在什么上面。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多元体的组成个体也是模棱两可的：要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确定稳定的概念——它是什么，或者它不是什么，或者两者都是，或者两者都不是——都是不可能的。

苏格拉底：那么，你打算怎么处理它们呢？除了“有”与“无”之间的某个领域，你还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来安置它们吗？我的意思是，它们不可能比“无”更模糊、更虚幻，也不可能比“有”更清晰、更真实。

格劳孔：所言极是。

苏格拉底：这样一来，我们就已经发现：大众通常认为美的事物游移在绝对的“无”和绝对的“有”之间。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但我们之前就一致认同这一点，如果出现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得把它称为信念的领域，而不是知识的领域，因为占据某种不确定的中间位置的领域，必然是中间机能所能获取的。

格劳孔：是的，我们认同过这一点。

苏格拉底：那么，对于这些爱观察者，我们该说些什么呢？他们能看到许多美的事物，但却看不到美本身，即使有人试图把他们引向美，他们也无法看到美本身；他们能看到许多正义行为，却看不到正义本身，等等。他们只是接受信念本身，而对信念所关联的事物却一无所知。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至于那些能看到这些事物本身，看到它们永恒不变的本质的人，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有知识的，而不能说他们只是接受了某种信念，不是吗？

格劳孔：是的，我们应该这么说。

苏格拉底：我们应该这么认为：他们献身于并热爱知识领域，他们与那些献身于并热爱信念领域的人正好相反。我的意思是，我们肯定没有忘记我们之前所提出的观点——这些人热爱美的声音和色彩，但他们只是看到了美的事物，却无法看到美本身。对吧？

格劳孔：对，我们应该这么认为。

苏格拉底：如果我们称他们为热爱信念的人，而不是热爱知识的哲学家，他们不会觉得我们很讨厌吧？如果我们现在这么说，他们会生气吗？

格劳孔：如果他们听到我的话——人不应该对真理生气——他们应该就不会生气。

苏格拉底：但是“信徒”这个词不适用于那些献身于一切真理的人——他们是不是应该被称为哲学家呢？

格劳孔：绝对正确。

第六卷

苏格拉底：我们进行了漫长而深入的探讨，格劳孔，这并不容易，但我们现在弄清了哲学家和非哲学家之间的区别。

格劳孔：没错，这的确需要长时间的探讨。

苏格拉底：我想你是对的。不过，我认为，如果这是我们唯一要探讨的话题，那么结论就会更清楚一些；但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正义生活和不正义生活之间的区别，那么这就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了。

格劳孔：我们接下来该探讨什么问题呢？

苏格拉底：我们只需按部就班即可。如果哲学家指的是那些能够理解永恒不变事物的人，那么反过来我们就可以说，那些不能理解永恒不变事物的人、那些迷失在复杂多变事物中的人便不是知识的爱好者。这两类人之中哪一类人应该成为一个城邦的统治者呢？

格劳孔：对我们来说，明智的回答应当是什么？

苏格拉底：守护者的职位应该交给我们认为有能力维护一个城邦的法律和习俗的人。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守护者应该目光如炬呢，还是鼠目寸光呢？我想答案应该一目了然吧？

格劳孔：当然是目光如炬。

苏格拉底：那么，想象一下有这么一个人，他缺乏辨别真知的能力，也没有样板来为他的心灵之眼提供启示；在建立人类的权利、正义和善的准则（如果有必要建立的话）之前，在维持和保护已经建立的准则之前，他没有任何绝对真实的东西或其他事物可以参照——就像画家需要参照原型来获得绝对准确的描绘一样。在你看来，这种人也无异于鼠目寸光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你希望我们任命这种人作为我们的守护者吗？或者我们应该任命下面这种人作为我们的守护者——他们能够辨别真知，他们不仅和其他人一样实践经验丰富，而且至少在其他各个方面都和那些人一样好？

格劳孔：如果他们至少在其他所有领域都和那些人一样好，而且他们又在你提到的那个领域（这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出类拔萃，那我们只可能选择这种人了。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一个人是如何将这两种品质结合在一起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就在这场讨论之初我们就曾说过，我们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哲学家。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圆满的共识，那么我们也会认同这一点：尽管他是一个人，但他可以同时拥有这两种品质，而且哲学家是唯一适合统治城邦的人。

格劳孔：为什么？

苏格拉底：我们首先应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热爱每一个研究领域是哲学家的天性，因为这些领域向他们揭示了一些永恒的、不因产生和消亡而改变的真知。

格劳孔：我认同这一点。

苏格拉底：此外，我们都应认同这一点：他们热爱的是真知的全部，因此他们的行为就像我们之前描述过的那些雄心勃勃的人和多情之人一样，他们连真知最微不足道或毫无价值的部分都不愿放弃。

格劳孔：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接下来你要考虑的是，他们除了符合我们对他们描述的那些品质外，是否还须具备其他品质。

格劳孔：什么品质？

苏格拉底：诚实——热爱真知，绝不弄虚作假（而不仅是厌恶它）。

格劳孔：这或许是他们应具备的一个品质。

苏格拉底：岂止是“或许”啊，我的朋友？是必定如此：一个人如果爱一个事物，那他一定也会爱所有与它相关的、属于它的一切事物。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你能想象出任何比真实更接近知识的东西吗？

格劳孔：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那么，对知识的热爱和对虚假的热爱有可能具有相同的品性吗？

格劳孔：绝对不能。

苏格拉底：所以一个真正热爱知识的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会发现，没什么比各种各样的真实更具吸引力了。

格劳孔：毫无疑问是这样。

苏格拉底：而且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的偏好强烈地倾向于某一个方向，那么他对其他事物的欲望就会相应地减少，就像一条河流被分流到另一条河道上一样。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如果一个人是真正的哲学家，而不是伪哲学家，那么，当他的欲望被引导到学习等方面时，这个人所关心的是心灵自然而然感受到的快乐，而与那些通过肉体的作用到达心灵的快乐无关。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这种人会很自律，不会唯利是图，因为他天生就不会认真对待那些金钱能买到的东西（无论多么昂贵），也不会认真对待那些能够让人获得财富（即使是巨额财富）的东西。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有助于你区分哲学家和伪哲学家。

格劳孔：哪一点？

苏格拉底：心胸狭窄的毛病也不容忽视。一个人对人类和神圣事物整体上的不断追求，需要他极力避免纠缠于琐碎的细节。

格劳孔：非常正确。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人视野开阔，整日沉浸于研究思考所有时代的一切事物的奥秘，你认为他还会把人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吗？

格劳孔：不会。

苏格拉底：所以这种人也不会惧怕死亡，对吧？

格劳孔：丝毫不会。

苏格拉底：这样看来，一个怯懦而心胸狭窄的人就被排除在真正的哲学之外了。

格劳孔：我同意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一个人自律、不贪财，而且他既不心胸狭窄，也不浮夸、懦弱，那么他可能会尖酸刻薄、行为不正义吗？

格劳孔：不可能。

苏格拉底：所以，如果你想弄清楚一个人是否具备哲学家心灵时，你就要留意观察，他在幼年时期表现出的是正义温良，还是孤僻粗俗。

格劳孔：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我想，还有一件事你也应当留意。

格劳孔：什么事？

苏格拉底：他学得快还是慢？我的意思是，没人会喜欢一件令他伤神而又收获甚微的事，对吧？

格劳孔：没人会喜欢那种事的。

苏格拉底：如果他记不住自己所学的知识怎么办？如果他很健忘，那他又如何能积累知识呢？

格劳孔：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如果到头来徒劳无功，那他一定会厌恶自己和一无所获的学习活动，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应该把健忘看作是妨碍一个人精通哲学的因素，而我们应该把好记性作为先决条件。

格劳孔：理应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缺乏文艺教育和风度会导致一个人缺乏分寸感，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你认为真理与分寸密切相关，还是与没分寸密切相关呢？

格劳孔：和分寸密切相关。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需要寻找这样一种人，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品质之外，他还拥有一种天然的分寸感和风度，能让人本能地接近任何事物的本质特征。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好的。一个人要想完整地领悟事物的本质，那我们提到的任何相互关联的品质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没错吧？

格劳孔：没错，它们是必不可少的。

苏格拉底：那么，为了很好地从事哲学这项工作，一个人必须具备以下内在的品质：记忆力好，学习能力强，视野开阔，有风度，热爱并追求真理、正义、勇气和自律。如果一个人拥有了这些品质，那我们也就无可指摘了，不是吗？

格劳孔：即便是摩墨斯也觉得无可指摘了。

苏格拉底：那么，只有这种人——他们的教育程度和年龄上的成熟使他们完全具备了上述那些品质——才是你唯一可以把城邦托付给他们的人，是这样吧？

格劳孔：是的，但有人反对说，人们对哲学家的普遍印象不是无用就是坏。

苏格拉底：人们之所以称哲学家“无用”，是因为人们根本不理解他们的价值，而称哲学家“坏”，要么是因为那些被大众腐化的人（以及迎合大众的诡辩家）将他们的天赋用到了卑劣的目的上，要么是因为那些人——尽管他们缺乏天赋，

却自不量力地从事哲学研究。这两种情况都违背了“一人一职”的原则，我们不应该将这两种人描述为哲学家。

（这时，阿得曼托斯开口了）

阿得曼托斯：苏格拉底，尽管没人会反驳你的上述观点，但这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深切的体会——但凡听到你在任何场合讲话的人都会有这种体会：因为他们在讨论中缺乏问答法的技巧而被你的每个问题带入了歧途；然后当讨论结束时，所有问题引起的误解便累积到了一起，使得他们发现自己远远地偏离了目标，以至于最后的结论已经与他们最初的立场完全相矛盾了。他们就像棋艺不佳的双陆棋玩家，最终被高手所困，无法挪动任何一个棋子了。在这场以语言为筹码的辩论游戏中，他们最终也被逼得无言以对，但他们觉得这种辩论模式未必是通往真理的必经之路。我是注意到了刚才的整个辩论过程而有感而发的。你看，有人可能会反对说，他无法找到任何词语来反驳你，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大多数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他们在哲学上花费的时间不仅局限于早年的求学时期（在完成了哲学教育的目的后便放弃了进一步的哲学研究），而且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结果他们变成了怪人（更不用说那些坏到极点的人了）。而你所颂扬的这种哲学追求甚至使那些原本特别优秀的研究者也变成对他们所在的城邦毫无用处的人。

苏格拉底：你认为这种观点正确吗？

阿得曼托斯：我不知道，但我很乐意听听你的看法。

苏格拉底：那么我会说，我认为他们说的都没错。

阿得曼托斯：因此，如果我们都认为哲学家对政治问题毫无用处，那么这种说法——除非哲学家来统治他们的城邦，否则政治问题就不会结束——又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

苏格拉底：要回答你的问题，我需要打个比方。

阿得曼托斯：好的，可你向来不善于使用类比。

苏格拉底（叫道）：唉，你将我置于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现在又来讥讽我——要知道，本来证明我的论述就已经够困难的了。但还是先听听我的类比吧，然后你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比喻是多么地缺乏想象力了。我的意思是，社会对最优秀的哲学研究者所表现出来的苛刻简直登峰造极，这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比拟的：为了保护他们免受批评，人们不得不从许多不同的元素中编造出一个类比，就像画家描绘虚构的鹿羊结合体以及其他拼凑出来的怪物一样。

想象一下这幅场景：在一支舰队中或一艘船上，船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高大更强壮，但他又聋又近视，对船务的了解也很有限。于是，水手们彼此争论不休，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当船长，尽管事实上他们从未学过航海术，也说不出何时跟谁学过航海术。无论如何，他们都坚持认为航海术根本无从传授，而且谁要是反对他们的意见，就会被他们碎尸万段。他们一直围住船主，恳求他把船托付给自己管理。有时，如果他们的请求未获同意，而其他人赢得了船主的认可，他们就会杀死那个人或把他扔进大海；有时，他们会通过给船主下药或灌醉他或用其他方式将他制服，然后夺下船只，取出船上的物品，在航行途中大吃大喝，肆意玩乐。不仅如此，那些参与阴谋、帮助他们从船主手中夺取权力的人得到了高度评价，并被授予如下种种称号：熟练的水手、真正的船长、海军专家；同时他们将团伙之外的人骂作“废物”。他们完全不明白，任何一位真正的船长如果想在船上胜任这样一个权威的职位，他就必须研究每年的气象规律，如季节、天空、星象和海风等，以及与航海工作相关的所有知识。事实上，他们认为，在学习和掌握驾船知识（先不管人们是否希望你这样做）的同时，要想成为一名好船长是不可能的。当一艘船上发生了这种变故时，船上的船员肯定会将任何真正的船长都看作是一个满嘴胡话的废物，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他们肯定会这样认为。

苏格拉底：我相信，不需要我再分析这个类比你就能够看出，这是社会对真正哲学家的态度的隐喻。

阿得曼托斯：我当然明白。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有人对哲学家不受社会尊重的状况感到惊讶，你最好先把刚才那个类比讲给他们听，然后让他们看到：如果哲学家受到社会的尊重，那反倒成了怪事了。

阿得曼托斯：好的，我会这么做的。

苏格拉底：你还要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最优秀的哲学家对这个社会毫无用处，那么他说得没错。但你还得告诉他，人们认为最优秀的哲学家毫无用处的原因不在于哲学本身，而在于他们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这就好比是船长请求水手们接受他的领导——这是不合常理的；而“智者当赴贵门”这句俗语也是具有误导性的。事情的真相是，无论你是富有还是贫穷，都没有区别。如果你生病了，无论贫富，你都必须去找医生看病；如果你需要接受领导，无论贫富，你都必须去找有能力领导你的人来领导你。如果一个统治者真的有领导能力，那么他就不应该请求他手下的人接受他的领导。如果你把当今的政治领导人比作我们刚才那个故

事中的水手，而把那些不被社会尊重的哲学家比作被水手们称为废物的真正的船长，那么你的理解就是正确的。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在这种情况下，哲学这门最可贵的学问是不可能得到尊重的，因为他们的声誉掌握在那些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人手中。但迄今为止，对哲学最严重、最具影响力的毁谤恰恰来自那些自称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他们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位哲学评论家所批判的那些人（这位哲学评论家将那些人称为“坏到极点的人”，而将他们之中最好的哲学家称为“毫无用处的人”）。当时我也认为你说的没错，是这样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好吧，那我们应该已经说清楚好的哲学家毫无用处的原因了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接下来，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哲学家变坏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应该试着解释，为什么这不应该归咎于哲学。没问题吧？

阿得曼托斯：没有。

苏格拉底：接下来，我们须提醒自己那些基本要点——我们在描述一个真正的好人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时所提出的几点——并以此来开始我们的讨论。想必你还记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须以真理为导向。如果没有绝对地、全心全意地追求真理，那么他就注定只是个似是而非的冒牌货，而与真正的哲学毫无关系。

阿得曼托斯：我们就是这么说的。

苏格拉底：嗯，这本身不就与现在人们对于哲学家的看法截然相反吗？

阿得曼托斯：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作为回应，我们应该指出，一个真正热爱知识的人天生就渴求真知，不会停留在任何一种被认为是真实的个别事物上，而是会对知识保持着热切而持续的爱，直到他心灵中的某个部分——最接近真知的那部分——彻底掌握了每一件事物的本质。一旦他接近了这个事物的真知，并与它相结合，从而产生了智慧和真理，他就有了知识；接着，他过着求真务实的生活；之后，他得到了知识的滋养；然后（而不是在此之前），他才从求知的痛苦过程中解脱了出来。我们做出这样的回应是合理的吗？

阿得曼托斯：没有比这更合理的了。

苏格拉底：他是那种喜欢虚假的人，还是憎恶虚假的人？

阿得曼托斯：他憎恶虚假。

苏格拉底：我们会坚信，任何邪恶都不可能追随真理而接受它的领导。

阿得曼托斯：我们当然会这么认为。

苏格拉底：真理领导的是健康和正义，而自律紧随其后。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总之，我们没有必要把哲学家的所有品质都重新列举一遍。我相信你还记得，我们发现哲学家天生就有勇气、视野开阔、敏于学习、记忆力好。你曾打断我说，虽然我们的论述无人提出质疑，但仍可能有人把论述抛在一边，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谈论的实际人物身上；然后他们得出结论：有些哲学家显然只是毫无用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是彻头彻尾的坏蛋。于是，我们试图找出他们名声坏的原因——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把真正的哲学家所具备的品质重新复述一遍，并感到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清晰地描述。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要做的是，弄清楚哲学家的本质是如何被腐蚀的，为什么大多数哲学家的本质会被彻底摧毁，而只有少数人可以免于腐坏——这少部分免疫者尽管没被称为坏人，却被认为毫无用处。在此之后，我们将转向伪哲学家的本质，以及各种各样伪装成哲学研究者的人，我们将试图探究他们的心灵构成是什么，是什么驱使他们从事一种对他们来说过于美好、过于崇高的事业，并导致他们犯下了种种过错，从而使哲学遭到世人诟病——就像你说的那样。

阿得曼托斯：你认为，他们腐败的根源是什么？

苏格拉底：我尽力解释给你听吧。我想，毫无争议的是，哲学家的所有天赋——我们刚才描述过的那种，以及我们不久前列出的一系列品质——是一种罕见的人类现象，拥有这种天赋的人少之又少。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阿得曼托斯：我肯定认同这个观点。

苏格拉底：但腐蚀这些本已稀少的哲学家的因素确实又多又强大。

阿得曼托斯：那是什么因素呢？

苏格拉底：最令人吃惊的是，每一种可贵的品质——我指的是勇气、自律以及其他所有品质——都在摧毁拥有这种品质的人的心灵，并导致它与哲学分离。

阿得曼托斯：要理解这个说法并不容易。

苏格拉底：这还没完呢。生活中每一件公认的美好事物都是导致腐蚀和分离的因素——漂亮的外表、富裕的生活、健康的身体、城邦中的家世地位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

阿得曼托斯：我明白，但我希望听到更详细的解释。

苏格拉底：如果你掌握了这件事的一般原理，那么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我之前所说的也就容易理解了。

阿得曼托斯：你的意思是？

苏格拉底：我们知道，任何种子或胚芽（植物或动物的）如果无法得到合适的营养，或者气候不利，或者土壤不适合，那么就其品性而言，种子越强壮，它们的发育程度就越低。也就是说，在恶劣的环境下，相对于那些品性较差的种子，品性较好的种子反而更难成长发育。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有理由认为，在恶劣的环境下，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会比差的东西遭遇更糟糕的结果。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同样的道理，阿得曼托斯，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最有天赋的心灵受到糟糕的教育，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异常糟糕，对吧？我的意思是，你能想象到，那些可怕的罪行和彻头彻尾的堕落并非来自那些天赋稍差的人，而是来自一个天赋极高却被教育毁掉的人；而天赋差的人既不能带来明显的好处，也不能带来明显的坏处。不是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那么在我看来，如果接受了适当的教育，我们所假定的哲学天赋必然会成长，并达到至善。然而，如果它的萌芽和成长处于一个不当的教育环境中，那么如果没有神的干预，它的结果将肯定与至善完全相反。你会像众多其他人那

样，认为有些年轻人被教授诡辩的专业教师——他们尽管只是普通城民，却可能成为腐蚀青年的根源——腐化了吗？更确切地说，你认为，正是那些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才是最有影响力的教师，他们提供了最全面的教育，把各个年龄段的男女老少塑造成他们想要的样子，对吧？

阿得曼托斯：他们什么时候会这么做？

苏格拉底：当他们中的许多人出席会议、法庭或到剧院看戏时，或者当他们因军事目的而聚集在一起时，或者当他们举行任何其他公众集会时，他们夸大其词的批评或赞扬所发出的嘘声和掌声形成了可怕的噪声，不仅是他们，就连岩壁和他们周围的环境也发出了阵阵回声，附和着他们，使他们赞成和反对的声音都加倍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一个年轻人的心灵，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你想，他在这个公共舞台之外所接受的教育怎么能经得起这种批评或赞扬，而不被这种批评或赞扬所淹没，不被这种狂潮所冲走呢？那他最终会不会和他们一样，有着和他们一样的正义标准和习惯？

阿得曼托斯：他必定会这样，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我们还没提到他们带来的那种最难以抗拒的压力。

阿得曼托斯：什么压力？

苏格拉底：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诡辩教育家在用语言无法说服别人时所采取的具体行动——你肯定知道他们用来惩治不服的人所使用的那些办法，比如剥夺公民权利、罚款和死刑等，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当然很清楚这一点。

苏格拉底：你能想到任何一位能够顶住这些压力的诡辩家或私人教师吗？

阿得曼托斯：我想不出。

苏格拉底：是啊，即使想成为那种教师也是极其愚蠢的。你知道，正如现在和过去所表明的那样，任何教育方案都不可能通过美德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相反，这只能通过他在公共场合所接受的其他人的言论来改变。当然了，阿得曼托斯，正如谚语所说的，我们最好把神作为例外。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任何品德在当前的政治体系中还能保持完整性并发挥其潜力，那么这一定是神明在起作用——这一点是不会有错的。

阿得曼托斯：我也是这么想的。

苏格拉底：我不知道你在另一个问题上是否也同意我的看法。

阿得曼托斯：什么问题？

苏格拉底：每一个收取学费的私人教师——那些被称为诡辩家的人，被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教育家视为竞争对手的人——除了教授众人在集会上所发表的各种意见之外，什么也教不了，然而，他们竟然称其为知识。想象一下，驯兽师在驯服一头巨大而强壮的野兽时，需要注意到什么会使它生气，它渴望什么，必须如何接近和对待它，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下它会变得特别凶猛或安静，什么会激起它的叫声，什么声音会使它温柔或狂野。一旦他花了足够的时间与野兽相处，获得了所有这些信息，他便称之为知识，然后将其创建为一个系统的知识门类，并用以教人，尽管他实际上完全不知道猛兽的态度和欲望是值得赞扬的还是应受谴责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所有这一切都依照野兽的脾性来判定，他根据它的好恶来描述事物的好坏，但他无法进一步证明他对这些术语的使用是恰当合理的，而仅仅将任何必然的事物称为正义的和好的，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也无法向任何人解释必要性和良善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鸿沟。难道你不觉得这样的教师实在荒谬至极吗？

阿得曼托斯：确实荒谬。

苏格拉底：那么，他和下述这种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人——无论是在绘画、音乐还是政治领域——明白什么东西能鼓动各种各样的人全都为之欢乐或忧伤，并且把他奉为智者贤人。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和这样的人群混在一起，将自己的诗作（或任何艺术作品）或自己所从事的公务展示给他们，并赋予他们凌驾于自己的权威——或者更确切地说，超出合理范围的权威——任由他们评头论足，那么，所谓的“狄俄墨得斯的必要性”就会迫使他创作出群众所认可的东西。有时诡辩家会说，群众喜欢的东西就是真正的好东西，但这种说法一直都非常荒谬，你不觉得吗？

阿得曼托斯：在我看来，的确是这样。

苏格拉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请记住我们之前说过的话。大众能否接受或想象美本身的存在，而不是众多美的事物？或者推而广之：大众能否接受或想象任何属性的本身，而不是具有这种属性的众多事物？

阿得曼托斯：绝无可能。

苏格拉底：那么，大众也是不可能热爱知识的吗？

阿得曼托斯：不可能。

苏格拉底：那么，他们也一定会非难哲学家？

阿得曼托斯：这是不可避免的。

苏格拉底：那些为了取悦大众而与他们混在一起的人也会非难哲学家？

阿得曼托斯：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在这种情况下，你能看出任何天生的哲学家是如何保持其本性的完整性，从而继续从事这一职业并坚持到底的吗？你需要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之前说过的背景中来看。我们一致认为，哲学家敏于学习，拥有良好的记忆力、勇气和开阔的视野。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这种人从小起就会在任何方面超过其他孩子，特别是如果他的身体也和智力一样有天赋的话，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当他长大后，他的朋友和同胞们会想利用他来为自己办事。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他们会经常来找他，祈求他，奉承他，对他毕恭毕敬，试图与他拉近关系，因为他们盘算着他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得势。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种事很常见。

苏格拉底：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怎么做，尤其是如果他恰好来自一个强大城邦的富贵家族，身材魁梧又相貌英俊？他会野心勃勃，幻想自己有一天不仅能管理希腊的事务，而且还能管理希腊以外的世界，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不会狂妄自大，通过矫揉造作和毫无根据、毫无意义的虚荣来吹嘘自己呢？

阿得曼托斯：他肯定会有的。

苏格拉底：那么，在他处于这种心态时，假设有人温和地走近他，告诉他真相——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应该努力消除这种妄念，但除非他像奴隶一样艰苦地磨炼，否则他不会获得智慧——你认为这些话能很容易透过所有那些不利影响直达他的心底吗？

阿得曼托斯：不，绝不可能。

苏格拉底：而且，假设他的天赋和他对那些忠告的理性思考使他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并踏上了探索哲学的正途，那么我们也不难想到，原来那些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在认为他们即将失去他这个靠山时会作何反应。他们肯定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用尽各种话语来阻挠他踏上正途；至于那些想要拉拢他的人，他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阴谋手段甚至通过公开诉讼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苏格拉底：那这个年轻人还有可能成为哲学家吗？

阿得曼托斯：肯定不可能。

苏格拉底：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说得没错吧：在某种意义上（在一个糟糕的教育环境下），构成哲学家天赋的各种品质反而成了导致一个人背离哲学研究的原因，而生活中那些公认的优点（比如富裕和俊朗的外表等）也是原因。你同意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因此，阿得曼托斯，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强大的因素会腐化和毁掉任何一个极具哲学天赋的人——而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这样的人本来就已经少之又少了；这些人有可能对城邦和个人造成极大的伤害，也有可能带来极大的好处（如果他们碰巧选择哲学这条道路的话），因为，一个天赋平庸的人，永远不会对任何个人或社会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最适合哲学研究的人就这样偏离了方向，抛弃了哲学，没能兑现自己的天赋；他们最终过着背离其真实本质的生活——这种生活显然不适合他们；被他们遗弃的哲学就像一个孤儿，任由那些配不上她的人摆布。他们玷污了她，并使她蒙受了你所说的其反对者加在她身上的种种恶名——因为她的配偶不是那些毫无用处的废物就是那些坏事做尽的恶棍。

阿得曼托斯：是的，经常会有这种观点。

苏格拉底：这些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你会看到，那些人类中的劣等人发现这片土地上遍布着荣誉和地位时，他们的行为就像在寺庙里避难的逃犯一样：他们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的故土，侵占了哲学这片沃土。事实上，尽管他们在自己微不

足道的职业领域小有所长，但因为哲学的声望仍远高于其他职业，所以各种追名逐利者——那些不成熟的人，他们的身体因他们繁重的工作而发育不良，他们的精神也因那些下贱的工作而变得扭曲——仍纷至沓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这种人的形象和一个刚从债务人监狱里出来就交了好运的癞头小铁匠有什么区别吗？他洗了个澡，换上了崭新的新婚礼服，便要迎娶他主人家的女儿了，因为她手头拮据，无人照顾。

阿得曼托斯：这两者没什么区别。

苏格拉底：那么，他们会生出什么样的后代呢？肯定是劣等的杂种，对吧？

阿得曼托斯：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那些不配研究哲学的人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殷勤强加给她的时候，你认为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和观点呢？称它们为诡辩，并声称它们都是非法的，缺乏真正的智慧，这么做是合适的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阿得曼托斯，这样一来，剩下来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便微乎其微了。一个具有高尚品格和良好教育的人可能会碰巧被流放，这样他就能保持他的本性和对哲学的忠诚，从而远离腐蚀的影响；或者，偶然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出生在某个小城邦里，他不屑于关注这个小国的政治事务，认为这样有失身份。我想，有少数极具天赋的人，确实有权利认为其他职业有损人格，并背弃原本的职业从而转向哲学。此外，还有一些人，也许我们的朋友塞亚格斯束缚了他们——塞亚格斯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充分具备背离哲学的条件，但他不得不屈服于自己病弱的身体，因而放弃了从政，专注哲学研究。至于我自己的情况，这根本不值一提——我得到了神谕——因为这种现象或者只是个例，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先例。

剩下的极少数人看到了哲学研究带来的快乐和幸福，同时也对大众的疯狂有了足够清晰的认识；他们意识到，每一种政治行为或多或少都是有害的，即使有人试图维护正义，也没人会支持他，并保护他不受伤害；这就像是一个人遭遇了一群野兽——因为他既不想与兽群同流合污，也无法凭一己之力对抗所有那些凶猛的野兽，所以他可能还没来得及对他的城邦或他的朋友们有所帮助就过早地去世了，这样对他自己和其他人都是无用的；然而，一旦他用理性的头脑掌握了这一切，他就会保持沉默，只做他想做的事，就好像他躲在暴风雨中的墙下一样，风扬起尘土，雨倾盆而下，而他无奈地看着众人违法作恶，自己却无力改变，只求

出淤泥而不染——远离不公正、不正义的行为——并在毫无愤怒和痛苦的状态下死去，也就无憾无悔了。

阿得曼托斯：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这辈子所取得的成就就已经不小了。

苏格拉底：但是，如果他生活在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下，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个制度使他取得更多的成就，更好地从事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总之，关于哲学为什么有个坏名声，为什么它本不该有这样的坏名声，我想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除非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阿得曼托斯：不，在这个问题上我没什么可补充的了。但是你认为如今哪种政治制度适合哲学呢？

苏格拉底：一种也没有。这正是我所批评的——没有一种现行的政治制度好到足以让哲学的本性在不经过修改或改变的情况下成长。这就像一颗播种在外国土壤里的种子：它的活力趋于枯竭，该物种被当地的优势品种所吸收。同样地，这种类型的人也无法保留他的本性，而是偏离了方向，呈现出原本不属于他的属性。如果他遇到一种政治制度，其卓越程度与他的品格相当，那么哲学品格的神性就会显现出来，以区别于其他所有性质和职业的人性。那么，你的下一个问题显然是：这种政治制度究竟是什么。

阿得曼托斯：你猜错了，我想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正在构建和描述的城邦是否就是你指的那个城邦，或者是否还有其他候选的城邦？

苏格拉底：总的来说，它就是我们的城邦，但之前有一点需要重复——城邦中必须包含一个理解政治制度基本原理的群体并遵循你作为立法者制定法律时所遵循的原则。

阿得曼托斯：是的，的确是这样。

苏格拉底：不过，我说得还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曾担心你提出的那些反对意见——要证明这一点需要花费很长时间，需要非常复杂的论证。我们接下来仍需解释的也不是整个论述中最简单的那部分。

阿得曼托斯：仍需解释什么？

苏格拉底：一个城邦如何以哲学治国并远离腐坏。我的意思是，伟大的事业总是充满艰难险阻，正如俗语所说的“好事多磨”。

阿得曼托斯：我们还是先解决这个问题吧，这样整个论述才算完整。

苏格拉底：阻碍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素是能力不足，而不是缺乏意志，你将见证我的决心。事实上你会看到，我将多么勇敢地宣称：我们的城邦应该用与目前完全相反的方法来研究哲学。

阿得曼托斯：你的意思是？

苏格拉底：目前，真正从事哲学研究的都是年轻人——也就刚过童年。在他们开始当家和赚钱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会涉猎哲学中最困难的方面——与理性论证有关的那部分——然后他们就放弃了。他们原本被认为会成为最优秀的哲学家！在那之后，他们认为接受邀请去听一场哲学辩论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他们认为哲学应该只是一种副业。在老年时期，除了少数人之外，他们熄灭得比赫拉克利特的太阳还要更彻底，因为他们以后再也不会重新被点燃了。

阿得曼托斯：那么他们应该做什么呢？

苏格拉底：他们所要做的应该与目前的情况恰恰相反。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应该接受教育，应该以适合他们年龄的方式学习哲学。在这个时期，他们的身体正在成长和发育，他们应该集中精力为哲学研究打好身体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的心智开始成熟时，他们应该在脑力锻炼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当他们进入老年，体力开始衰退，而不能在城邦中担任公职或在军队中服役时，应该允许他们悠然自得，免于劳烦，而专注于哲学，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对于那些想要过上幸福生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计划，可以保证他们死后来世的环境与他们此生的生活一样幸福。

阿得曼托斯：苏格拉底，你给人的印象确实是热忱的，但我想大多数人听到你表达的这些观点后会更加激烈地去挑战它们，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被说服的。我想，色拉叙马霍斯会在这件事上起到带头作用。

苏格拉底：请不要在我和色拉叙马霍斯之间挑拨离间，我们刚刚成为朋友，不过以前也不是敌人。我会不遗余力，直到我让他和其他人信服我的观点——或者至少做些事情，让他们来世再次遇到这样的争论时有所准备。

阿得曼托斯：那你说的这个时间还远着呢。

苏格拉底：与永恒相比，这算不了什么。但即使大多数人不相信，我也毫不惊讶，毕竟，这种事他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他们习惯了精心组织的语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听到脱口而出的话。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行为和言语中，尽可能地完全认同和吸收善，并且在一个同样善的城邦中处于权威地位。你认为他们见过吗？

阿得曼托斯：绝对没见过。

苏格拉底：但话又说回来，阿德曼托斯，他们还没有充分接触到那样的讨论——它们谈不上不光彩，也说不上卑鄙，只是为了彻底而热切地追求真理，为了获得知识而安排的，这些讨论对那些诉讼中或者私人谈话中的诡秘和诡辩的技巧敬而远之——这些技巧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说话者的声誉并赢得争论。

阿得曼托斯：的确，他们还没有接触到那样的讨论。

苏格拉底：出于这些原因和考虑，尽管早些时候我还有些担心，但迫于真理，我还是不得不声称：没有城邦或政治体制，同样也没有人能达到完美，除非某些偶然的事件迫使那些少得可怜的哲学家（目前被称为无用之人，而不是坏蛋）出来管理城邦——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并使公民服从他们；或者，由于神明的旨意，当今的国王、当权者或他们的儿子被真正的哲学所吸引。在我看来，这两种选择中至少有一种是合理的，否则我们就应该因为我们空洞的断言和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受到嘲笑。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无论是在某个极其久远的年代，还是在某个极其遥远的不知名的国度，或者有朝一日，如果有任何优秀的哲学家被迫出来管理城邦，我们就准备坚持这样的主张：我们所构想的那种政治制度曾经存在过，或现在存在着，或将会存在——只要哲学之神在掌管一个城邦。关键是，这种被迫接管是完全可行的，我们不是在谈论无法实现的理论——尽管我们是首先承认这并不容易的人。

阿得曼托斯：我同意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可大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对吧？

阿得曼托斯：我想是的。

苏格拉底：阿得曼托斯，你也大可不必如此谴责大众。如果你不争强好胜地跟他们斗嘴，而是潜移默化地以理服人，他们或许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了。你不能在试图消除他们对理智主义的轻视的同时激怒他们。你必须向他们说明你所说的哲学家是谁，并解释（就像我们刚才所做的那样）成为哲学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以及他们追求的是什么，这样他们才会意识到你所说的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哲学家。我的意思是，你会认为，他们即使像你解释的那样看待哲学家，也不会改变主意，采取不同的立场吗？一个思想开放甚至脾气暴躁的人也只有有在愤怒面前才会表现出愤怒，或者只有在怨恨面前才会表现出怨恨，对吧？在将我的

观点告诉你之前，我来替你回答吧：这种好争辩的现象并不常见，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脾性。

阿得曼托斯：我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你是否也同意，通常对哲学的蔑视应该归咎于那些毫无羞耻感的人，他们闯入他们无权进入的地方，互相辱骂，举止无礼，不断地议论别人，这是一种与哲学家身份极不相称的行为？

阿得曼托斯：我当然同意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但是，阿得曼托斯，一个真正专注于追求真知的人是没有时间关注琐碎的人和事的，也没有时间参与他们的争论（这样就会被怨恨和恶意感染）。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些有条理的、永恒不变的事物——这些事物不会相互伤害，一切都是有序的、合理的，他把这个领域作为自己行为的模范，并尽可能地使自己融入其中。也就是说，一个人会尽力模仿他喜欢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并使自己尽量趋同于它们，对吧？

阿得曼托斯：这是难免的。

苏格拉底：因此，由于哲学家一直与一个神圣而有序的领域紧密相连，他自己也会尽可能变得神圣而有序。即便如此，他还是遭到了来自各方的诸多批评。

阿得曼托斯：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一个哲学家迫于某种原因，把他在这个领域里看到的東西都施加给（并塑造）人性——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人生活中，而不仅将他的模型局限于塑造他自己，你认为他会成为一个塑造自律、正义（以及一般意义上一个善者必须具备的各种品质）的蹩脚的小工匠吗？

阿得曼托斯：当然不会。

苏格拉底：如果人们意识到我们对他的评价是事实，他们还会对哲学家生气吗？他们还会怀疑我们这一说法吗？——除非一个城邦是由艺术家参考神的模样来描绘的，否则它是不可能幸福的。

阿得曼托斯：不，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生气了。但是这些艺术家将如何描绘呢？

苏格拉底：他们必须像对待画板一样对待城邦和人们的性格，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它擦干净。这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做到的事情，但你会发现，他们与其他人

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得到一块干净的画板或者自己把它擦干净之前，他们是不会着手描绘个人或城邦的，也不准备起草任何法律。

阿得曼托斯：是的，他们这么做是对的。

苏格拉底：接下来他们会制定一个宪法大纲，对吧？

阿得曼托斯：当然了。

苏格拉底：我想，下一个阶段他们在工作中会不断地向两个方向看，一方面看内在的正义、权利、自律等，另一方面看他们在人类领域中所描绘的东西。通过选择行为模式并将其混合，他们将创造出一个合成的人类形象，以荷马也称之为“敬虔”和“神一般”的品质作为参照点，再以人类的形式表现出来。

阿得曼托斯：好吧。

苏格拉底：我想他们会擦擦画画，直到他们尽其所能塑造出最可能得到神灵认可的人类角色。

阿得曼托斯：总之，这应该是一幅非常漂亮的画。

苏格拉底：那么到了这一步，我们试图说服的那些精力充沛的反对者（也就是你提到的那些人）是否或多或少相信这一点了呢？——这就是我们曾经向他们推荐的那种制度绘制者。他们当时对这个绘制者很生气，因为我们把政治权力交给了他，但现在他们听了我们的解释后，态度会不会稍微温和一些呢？

阿得曼托斯：如果他们有点理智的话，一定会温和很多的。

苏格拉底：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了，因为他们无法怀疑哲学家是事实和真理的爱好者，对吧？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但是他们能否认我们所描述的“哲学的本性乃是至善”吗？

阿得曼托斯：不，他们也不会怀疑这一点。

苏格拉底：那么，在适当的环境下，对于这种观点——这种人比任何人都更有可能成为至善者和完美的哲学家——他们还能反驳吗？或者我们的反对者会坚持认为其他人——被我们排除的那些人——更有可能成为至善者和完美的哲学家？

阿得曼托斯：他们无法反驳。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现在我们说“除非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否则城邦或城民的麻烦将永无止境，而我们从理论上构建的政治制度将永远无法成为现实”，他们还会生气吗？

阿得曼托斯：他们可能不会像之前那么生气了。

苏格拉底：我们是否可以说，他们不仅是不像之前那么生气了，而是怒气完全平息了，完全被说服了？他们会因此而感到羞愧——即使没有其他原因——从而认同我们的观点。

阿得曼托斯：我们可以这么说。

苏格拉底：那么，即使我们假设他们已经信服了我们的观点，他们是否还是会反对说，国王或统治者的后代也不可能生来就具有哲学天赋啊？

阿得曼托斯：不，没人会反对了。

苏格拉底：那么，他们是否会说，这些哲学天才（国王和统治者的后代们）一定会堕落？我的意思是，尽管我们承认他们很难免于被腐蚀，但是否也有理由说，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他们所有人之中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能够免于堕落？

阿得曼托斯：当然可以这么说。

苏格拉底：这些人之中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免于堕落，而他所在的城邦又能接受他的管理，那就够了：现在受到怀疑的一切（理想的政体）都可能成为现实。

阿得曼托斯：是的，一个就够了。

苏格拉底：因为作为统治者，如果他制定了我们所描述的那些法律和惯例，那么城邦的公民就会执行它们，这是完全可能的。

阿得曼托斯：的确可能。

苏格拉底：那么，其他人也可能会赞同我们的观点，不是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在我看来，那么，之前我们关于这个问题（如果可行的话，我们的主张是否是最好的）的讨论已经足够充分了，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是这样。

苏格拉底：因此，现在我们发现这一点很明显：如果我们主张的立法真的实现了，它便是至善的；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很难，但并非不可能。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发现。

苏格拉底：嗯，这是一场斗争，但我们已经讨论完了这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应该继续讨论剩下的问题：这些政治制度的守护者如何产生，亦即通过什么样的研究和实践才能产生；他们应该在什么年龄开始学习每一门科目。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们应该讨论这些问题。

苏格拉底：之前，我有意推迟了他们娶妻生子以及任命统治者的问题，但这么做令我收获甚微。我知道，关于任命统治者的全部真相会引起怨恨和愤怒。不过，规避这些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现在我无论如何都不得不再来讨论这些问题。关于妇女和儿童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我或多或少都必须重新开始探讨统治者的问题。我相信你还记得我们的话：他们必须在愉快和痛苦的环境中经受考验，表现出对他们的城邦的爱；而且必须证明，无论他们遇到什么考验或恐惧，或者无论他们遭遇何种变故，他们都不会改变自己的爱国心。任何经受不住考验的人将被排除在外，而任何每次都能经受住考验且没有任何污点（正如真金不怕火炼）的人将被任命为统治者，并在他生前享受特权，死后声名远扬。我们之前是这么说的，但讨论开始后便偏离了方向，开始规避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害怕它们会触及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个话题。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记得。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当时我有些害怕，不敢像现在这样大胆地断言。但现在，我们必须公开地宣称：如果我们想要拥有绝对可靠的守护者，那么我们就必须任命哲学家为守护者。

阿得曼托斯：对，是这样。

苏格拉底：你知道，这样的人很可能会少得可怜——想想看我们曾提到过的，他们必须具备的各种天赋和品性；现在要将它们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合格者必定是少之又少，因为各种天赋和品性大多会分散在不同的人身上。

阿得曼托斯：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你知道，那些具备敏于学习、记忆力好、机敏、聪明等优秀品质的人往往无法将精力和开阔的思想视野与有序、平和、稳定的生活能力结合起来。相反，他们的敏捷会使他们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稳定性在他们的生活中根本无法发挥任何作用。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另一方面，健康稳定的性格固然能够使人在战斗中更可靠，在面对可怕的情况时不会因为受到影响而感到害怕，但他们的这种特性也会表现在学习上——他们反应很慢，学不进去，就像被下了药一样；只要遇到稍微需要动用脑力的问题，他们就会没完没了地打瞌睡、打哈欠。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但我们的主张是，一个人要想获得真正的高等教育以及公职、权力，他就必须充分地、很好地具备这两方面的素质。

阿得曼托斯：对。

苏格拉底：因此，能满足这些要求的人将非常稀少，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些考验他们的方法——劳苦、恐惧和快乐——仍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加入一点（这一点我们之前省略了）：我们还必须对他们进行大量的智力锻炼，看他们是否有能力忍受根本的智力工作，是否会像其他领域的懦夫一样拔腿就跑。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种锻炼非常有必要，但你所说的“根本的智力工作”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相信你还记得，在区分心灵的三个部分之后，我们定义了正义、自律、勇气和智慧。

阿得曼托斯：如果我连这都记不住，那我不配再继续听下去了。

苏格拉底：你还记得我们是怎样开始讨论这些品质的吗？

阿得曼托斯：是怎样开始的？

苏格拉底：我们曾经说过，要到达最有利的位罝（以探知善的全貌），我们就要走另一条路，一条更长的路线，而且任何走那条路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它们，但我们采用的论述形式还是可以与我们在讨论中一直使用的形式相一致。你说这样就行了，于是我们当时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讨论。我认为，就其精确性而言，这个论点是有缺陷的，但你是否满意取决于你自己。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很满意，他人也都很满意。

苏格拉底：但在这类事情上，我的朋友，任何偏离事实的东西——哪怕只有一点点——都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是不合格的，尽管人们偶尔会认为这已经足够了，他们不需要再深究了。

阿得曼托斯：是的，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都有这种惰性。

苏格拉底：但对于一个城邦及其法律的守护者来说，这种感觉是绝对不应该有的。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守护者应该走一条更长的路线，阿得曼托斯，在智力工作上和在体育锻炼上投入同样多的精力。否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永远也不会把这个根本的研究领域看透——这不仅是根本的领域，而且非常适合他。

阿得曼托斯：你是在暗示正义和我们讨论过的其他品质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还有比它们更高层次的品质吗？

苏格拉底：它不仅是更高层次的品质，而且它正是那种我们需要把它当作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成品来看待的品质，而不是像我们刚才那样，只是看一个轮廓。我的意思是，投入极大的精力和努力，尽可能精确、清楚地描绘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反而不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也应该非常精确，这不是很荒谬吗？

阿得曼托斯：你的看法非常正确，但我们肯定会问你这些问题：你的这个根本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是关于什么的？

苏格拉底：我已经料到了，你继续问你的问题吧。事实上，关于这个领域是什么，你应该经常听到过，但你要么是暂时忘记了，要么是想通过攻击我的立场来给我制造麻烦。我倾向于后一种，因为你经常听到，最重要的是要努力理解善的特征，因为这是任何正义之事（或其他任何事物）体现其价值和优势的源头。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这就是我的观点，你必须知道，我要补充的是：我们对善的认识仍是不够的。我敢肯定，你会明白，仅仅拥有其他一切的技能而缺乏对善的

了解是毫无意义的——拥有其他任何东西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非它们伴随着善。比如说，你认为拥有或理解了世界上（除了善的事物之外）的一切，但不理解任何有价值的善的事物，会有任何益处吗？

阿得曼托斯：肯定没什么好处。

苏格拉底：现在，想必你也注意到了，人们通常认为善就是快乐，而也有一种更高明的观点：善就是知识。

阿得曼托斯：当然注意到了。

苏格拉底：而且，我的朋友，你也知道，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无法确切地解释构成善的知识是什么，最后不得不说它指的是善的知识。

阿得曼托斯：这种说法彻底变成了笑话。

苏格拉底：没错。他们先是责怪我们不懂什么是善，然后在跟我们谈话时又以为我们很懂似的。我的意思是，他们说这是善的认识，其实就是假定我们理解了他们所使用的“善”这个词的意思。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那把善定义为快乐呢？持这种说法的人不也像其他人一样被彻底误导了吗？我的意思是，最后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也有“恶”的快乐，对吧？

阿得曼托斯：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所以，最后他们的观点不就等同于一件事有可能既善又恶？

阿得曼托斯：一定是这样。

苏格拉底：因此，很明显，在善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争议，是吧？

阿得曼托斯：的确是这样。

苏格拉底：嗯，这一点不是也很明显吗？无论是做某事，还是拥有某物或某种声誉，人们通常更喜欢正义的表面，而不涉及它们的实质，但没有人会只满足于对任何事物表面上的善，他们想要的是实质上的善——在这个领域，没人会只注重表面。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一点很明显。

苏格拉底：这是每个人——无论他们性情如何——都努力追寻的，这也是他们所有行动的目标。他们对善的认识并不充分，且对它充满困惑，不能充分把握它的本质，也不能像对待其他事物那样，对它确立起稳固的信念，因此他们的那些行动也无益于他们。当涉及这种重要的事情时，我们能允许我们城邦中最好的成员，那些我们将把一切托付给他们的人，同样对它一知半解吗？

阿得曼托斯：当然不允许。

苏格拉底：但不管怎样，我认为，任何对正义和正义之举的善一无所知的人，都不能成为优秀的正义与正当的守护者。我怀疑，在了解它们与善的关系之前，没人能完全理解它们。

阿得曼托斯：你的猜测很有道理。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城邦的制度和组织只有在具备这种知识的守护者的监督下才会完善，对吧？

阿得曼托斯：那是必然的。但是，苏格拉底，你究竟是把善定义成知识、快乐呢，还是有其他的定义呢？

苏格拉底：对于这个问题，很显然，你不会仅仅满足于听取别人的观点。

阿得曼托斯：苏格拉底，那是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在这件事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到头来却只能陈述别人的看法，而不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不对的。

苏格拉底：但一个人如果对一件事一知半解，却还夸夸其谈，就好像他完全明白似的，你认为这样做就对吗？

阿得曼托斯：当然不对。但即使他不清楚整件事情，只要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意见，那么他就应该说自己的想法。

苏格拉底：但在你看来，脱离知识的想法总是有缺陷的，对吧？即便是它们之中最好的想法，也难免盲目。就好比说，那些有正确的信念，但没有知识的人，给你的印象不就是碰巧走上了正路的盲人吗？

阿得曼托斯：的确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当你可以从别处得到清晰、正确的观点时，你还愿意看到那些有缺陷的、盲目的、畸形的东西吗？

格劳孔（插话道）：苏格拉底，快到终点线了，你可千万别折返回去啊。我们很乐意听听你在正义、自律等方面对善作一个详细说明。

苏格拉底：我也很乐意讲，格劳孔，但我又担心我的能力办不到，这样盲目的努力只会让我变得可笑。不过，朋友们，我的建议是，我们暂时先不去定义善本身。你们知道，我认为我们目前的冲动不足以把我们带到目的地。然而，我准备先谈谈别的东西，在我看来，它似乎是善之子，而且与善有着非常相似之处。你们愿意听吗？如果不愿意，就当我说。

格劳孔：请说吧。这笔账暂且记下，改天你再来讨论这孩子的父亲。

苏格拉底：我真希望我能偿还本金——现在我所要讲的就当是利息吧。但不管怎样，你还是先收回利息吧——听我讲讲善之子。但是请注意，别让我一不小心讲错了，对善之子给出了错误的描述——但我本身并不打算欺骗你们。

格劳孔：我们会尽力留意的，请你继续讲吧。

苏格拉底：首先，我想确认一下，我们在目的上没有分歧，而且我还要让你回想一下我之前就已经提到的且你在其他场合也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

格劳孔：什么说法？

苏格拉底：在谈论过程中，我们提到并区分了许多美的事物和善的事物。

格劳孔：是的，我们确实提到过。

苏格拉底：我们也谈论了美和善本身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之为多元体的所有事物，我们反过来也认为它们属于一个单一的个体，因为它们有某种共同的特征，比如我们说某个事物本身就是“它本来的样子”。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我们说，第一部分是看得见的，而它不涉及任何思想；而理念涉及思想，但它却是看不见的。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我们是用自己的哪一面来看待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呢？

格劳孔：用我们的视觉。

苏格拉底：我们用听觉来感知我们所听到的事物，然后用其他感官来感知所有其他事物。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你有没有想过，感官的创造者在创造看和被看的领域时是多么的慷慨？

格劳孔：没有想过。

苏格拉底：我们可以这样看。听觉和声音是否有任何缺陷呢？也就是说，它们是否需要一种额外的东西来让一个人听到并让另一个人被听到——缺少这种额外的东西，听者就听不见，而声音就不能被听见？

格劳孔：不需要。

苏格拉底：在我看来，许多其他感官——尽管不能说所有的感官——都不需要这种额外的东西。或者你能举出一个这样的反例吗？

格劳孔：我不能。

苏格拉底：但你知道视觉和可见的领域是有缺陷的吗？

格劳孔：有何缺陷？

苏格拉底：即使一个人的眼睛有视力，他也在努力使用它，而他想看的东西也是有颜色的，但他的眼睛却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当然也包括东西的颜色，除非有额外的东西是专门为此目的而存在的。

格劳孔：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这种额外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光。

格劳孔：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因此，如果光有价值，那么其价值便在于它连接了视觉和可见性，成为最有价值的纽带。

格劳孔：它当然是有价值的。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是哪位天神造就了光，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得见，使物体被看见？

格劳孔：我的回答将与你或其他任何人的回答都一样。我的意思是，你显然在期待这个答案——太阳。

苏格拉底：现在，通过分析视觉与这位神灵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某些结论。

格劳孔：什么结论？

苏格拉底：视觉和太阳并不具有一致性——无论是感觉本身还是它的位置（我们称之为眼睛），都不等同于太阳。

格劳孔：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但在我看来，眼睛是最像太阳的感觉器官了。

格劳孔：二者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苏格拉底：此外，眼睛的视觉能力似乎是太阳赋予它的，并引导它进入眼睛。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太阳不应与视觉等同起来，它是服务于视力的，而且太阳本身也属于能够被看见的事物。对吧？

格劳孔：对的。

苏格拉底：那么，太阳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善之子。它是它父亲“善”的对应物。在可见领域，太阳服务于视觉和我们所看到的事物，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可解领域，善服务于智慧以及我们所理解到的其他事物。

格劳孔：我还是不太明白，麻烦再给我解释一下。

苏格拉底：你知道，当事物的颜色不再处于白天的阳光之下，而是处于夜晚的月光之下，这时你眼中看到的事物就会很模糊，就好像你的眼睛瞎了一样，就好像它们根本就不具备视觉一样。

格劳孔：的确是这样。

苏格拉底：但当眼睛看向被太阳照亮的物体时，它们就会看得很清楚，显然这时又具备了视觉。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你也可以这样来看待心灵——当它的对象被真理和存在照亮时，它显然就有了智慧的认知和知识；然而，当它的对象笼罩着灰暗之色时（也就是说，当它的对象摇摆于暗淡的生灭世界时），它就只剩下信念了，但非常不坚定，因为它的信念会反复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显得缺乏智慧。

格劳孔：是这样。

苏格拉底：好吧，我想说的是，是善赋予了我们所认知的事物以真理，使人们得以拥有知识。它服务于知识和真理，你应该把它纳入可解的领域，但你不应该把它等同于知识和真理，否则你就错了：尽管知识和真理有价值，但善更有价值。同样地，在另一个领域，我们可以把光和视觉看作类似太阳的东西，但不能把它们同太阳等同起来。因此，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可以把知识和真理看作类似于善的东西，但不能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等同于善，因为善的地位理应更高。

格劳孔：如果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而且比它们更有价值的话，那么善的价值就真的不可估量了。我是说，你显然不会把它和快乐联系起来！

苏格拉底：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类比。

格劳孔：如何类比？

苏格拉底：我想你们会同意这一点：能被看见并不是太阳赋予我们所见事物的唯一能力，它也是事物产生、成长和滋养的源泉，尽管太阳本身并不属于产生的任一过程。

格劳孔：当然不属于。

苏格拉底：善不仅赋予了我们所知事物的可知性，而且赋予事物的实在性和存在性，虽然善本身并不是存在的状态，但它的地位和力量超越了存在。

格劳孔（打趣道）：嗨，这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

苏格拉底：这怪你，是你非要让我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

格劳孔：是的，请继续讲吧。如果你在解释太阳的比喻时遗漏了什么，那就继续讲出来吧。

苏格拉底：事实上还有很多遗漏。

格劳孔：那就不要有任何（哪怕一点点的）遗漏。

苏格拉底：我想我不得不略过很多东西，但我会尽力确保其完整的。

格劳孔：好吧。

苏格拉底：所以，记住我们刚才谈过的两件事，其中一件支配着可知领域以及其中的事物，另一件支配着可见领域——我不会说“苍天之下的世界”，以免你以为我在玩文字游戏。总之，你明白可见的事物和可知的事物之间的区别吗？

格劳孔：我明白。

苏格拉底：好吧，我们可以把它们想象成这样一条直线：这条直线先被分成不相等的两部分（分别假定为可见领域和可知领域），然后再按照同样的比例，把可见领域和可知领域再各自分成两部分。现在你可以比较清楚的部分和不清楚的部分。可见领域的第一部分由影像组成，我指的是下面这些事物：阴影、水面或镜面等平滑光亮物体上的反射等。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格劳孔：明白。

苏格拉底：至于第二部分，你应该把它看作第一部分（影像）的实物：世界上所有的动植物，以及各种人工制品。

格劳孔：好的。

苏格拉底：你是否认同这一点：前两部分分别表示了可见世界里不真实事物和真实事物的比例，而影像相对于实物的比例与信念领域相对于知识领域的比例相等？

格劳孔：是的，我当然认同。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来再看看可知世界的划分。

格劳孔：如何划分呢？

苏格拉底：可以这样划分。如果心灵想要探索第一部分，它只能将先前的那些实物作为影像，并在探索过程中认为事情是假定成立的，并继续前进直到终点，而不是回到起点。然而，如果它想探索第二部分，它会认为事情是假定成立的，以

便到达一个起点，在那里没有什么是假定成立的，它不像之前那样涉及影像，而是仅仅通过事物的类型本身来接近它。

格劳孔：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苏格拉底：如果我再重复一遍，你就会明白了，因为这个序言式的解释会更容易理解。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从事几何、算术等专业的人都把数字的奇数和偶数、几何图形、三种角以及其他与特定学科相关的东西视为公理——人们把它们看作是已知的基础性的东西，无须（向自己或他人）进一步证明，因为它们清楚明白，无可置疑。他们把这些问题作为后续研究的起点，在经过一系列连贯的推理之后，就会达到他们在研究中所追求的目标。

格劳孔：是的，这一点我当然很清楚。

苏格拉底：所以你当然也很清楚，他们在讨论过程中会利用各种可见的图形，尽管他们讨论的并不是这些图形本身，而是这些可见图形的所模仿的（或者说代表的）事物，也就是说，他们的讨论是正方形和对角线本身（等等），而不是正方形和对角线的图形（等等）。他们只是把他们的模型和图表当作影像，事实上，这些东西本身就有影像（也就是水面上的影子和倒影）；但他们实际上正试图看到的是正方形图形所代表的正方形本身（其他图形皆同此理），而这些只有思想才能看到。

格劳孔：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我所描述的这类对象属于可知领域，其附加条件是，心灵只能通过假定成立的事物来探索它们，它的目标不是起点，因为它不能改变方向，也不能超越它假定成立的事物。它把那些本身就是低阶影像的实物当作影像，相对于影像，实物因其独特性而获得尊重和钦佩。

格劳孔：我明白了，你说的是几何学和相关学科的对象。

苏格拉底：现在，你明白我所说的可知领域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意思了吗？它是理性自身所掌握的知识，这要归功于理性实践辩证法的能力。当它认为事情是假定成立的，它就不会把它们作为起点，而是将严格意义上的基础作为起点——例如，作为平台和梯级。这些假定成立的事物服务于它，直到它达到一个点，在这个点上任何事物都不需要被视为假定成立的，这是一切的起点。一旦掌握了这个起点，它就会转过来，通过依赖从起点所依赖的事物的过程，它就会下降到终点。它完全不借助任何感官所能觉察到的东西，它仅仅通过类型本身来寻找类型，它以类型结束它的旅程。

格劳孔：我还是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你在这里谈论的是至关重要的事情。然而，我确实明白，你想把真实的、可知的领域的那一部分区分开来，那一部分在任何懂得如何实践辩证法的人的眼前，比另一部分在我们称之为各种专业学科的从业者眼前更清楚。后者把他们假定成立的事物作为出发点，尽管他们不可避免地使用思想而不是感官来观察他们所看到的事物，但由于他们未能上升到起点——因为他们的探究依赖假定成立的事物——你说他们不理解这些事物，尽管它们与起点相关时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你是在把几何学家等描述为思考而不是认知，因为思考是相信和认知之间的中间状态。

苏格拉底：你的理解没有问题。你知道，心灵有四种状态，这四个部分各对应一种。最高的部分是知识，第二部分是理智，第三部分最好称作信念，最后一部分是想象。你可以把它们有序地排列起来，你应该给予它们各部分与其真实性相对应的比例。

格劳孔：我明白了，我认同你的观点，我会按照你的建议来排列它们的。

第七卷

苏格拉底：接下来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比喻来描述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的人的状况。想象一下，人们生活在地下的洞穴里，在洞穴远处的尽头有一个通向外面世界的出口。人们从小就生活在洞里，他们的腿和脖子被绑着，因此他们无法走动，也不能转头，而只能直视前方。篝火在他们身后远远的高处燃烧着，在篝火和这些囚犯之间的斜坡上有一条路，路边有一堵矮墙，就像隔在木偶戏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屏障一样，演员们在墙的后面表演他们的木偶戏——你可以想象出这幅场景。

格劳孔：好吧，我看见了。

苏格拉底：你再想象一下，演员在墙的后面举着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这些用石头、木头和各种材料雕刻的手工艺品、人形雕像和动物模型被举过墙头；如你所料，这些人一边举着这些东西一边说话，而有些人则沉默不语。

格劳孔：你描绘的是一幅奇怪的场景以及一群奇怪的囚犯。

苏格拉底：不，他们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我的意思是，首先，你认为，他们除了火光投射在他们正对面洞壁上的影子之外，还能看到自己和同伴吗？

格劳孔：当然不能，因为他们一辈子都不能转动脑袋。

苏格拉底：那么路人举过墙头的那些东西呢？他们也只能看到影子，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现在，假设他们能够彼此交谈，那么你会认为，他们的话所描述的就是他们所看到的在他们面前经过的那些东西，对吧？

格劳孔：只能是那些东西。

苏格拉底：如果声音从他们对面的监狱墙上引出回声呢？当任何路人说话时，他们一定会断定声音是一个在洞壁上移动的影子发出来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我对此非常肯定。

苏格拉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那些物品的影子之外，人们无法认识到其他的任何事物的存在。

格劳孔：肯定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如果他们摆脱了束缚，摆脱了迷误，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发现这种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一下，他们中的一个被释放了，突然被要求站起来，转头走路，并看着火光。他做这一切时会感到痛苦，他眼花缭乱，无法辨认出他以前只看见其影子的实物。假设有人告诉他，他一直以来所看到的都是虚无缥缈的影像，他现在更接近现实，看到的也更准确，因为他眼前的事物更加真实——你能想象他会有什么反应吗？如果有人把墙头上移动的任何物品给他看，并让他回答那些物品是什么，你觉得他会如何回答呢？你不认为他会感到困惑，会认为他以前所看到的影子比现在所看到的实物更加真实吗？

格劳孔：要真实得多啊。

苏格拉底：如果他被迫看着真正的火光，你不觉得这会伤害他的眼睛吗？难道你不认为他会转过身去，看向他能看清楚影子上，并且会认为事情的真相是，这些影子比他看到的实物更清楚吗？

格劳孔：确实会这样。

苏格拉底：想象一下，他被强行拉着走上那条崎岖陡峭的斜坡，直到他被拉到阳光下才被释放。这种治疗一定会给他带来痛苦和苦恼，对吧？一旦他来到阳光下，他将无法看到任何一个目前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不是吗？因为阳光过于耀眼，让他的眼睛什么都看不到。

格劳孔：没错，短时间内他什么也看不到。

苏格拉底：我想，在他适应新环境之前，他是看不见地面上的任何东西的。一开始，他最容易辨认的是影子，然后他会转向人在水中的倒影，后来他就能“看到真实的事物本身”了。接下来，他会观察天体和天空本身，这在晚上更容易做到：他会看星星和月亮的光，而不是白天的太阳和阳光。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最后，我想，他将能够辨别太阳，并在其本来的位置好好欣赏一下太阳本身，而不是它在水中或其他地方的影像或倒影。

格劳孔：是的，他一定会的。

苏格拉底：在那之后，他开始思考太阳，他会推断出太阳是四季更替和年岁循环的源头，整个可见领域都是它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他的同伴过去看到

的一切都是由于它的作用。

格劳孔：是的，接下来他显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苏格拉底：现在，如果他回忆起他原来住的那个洞穴，想起那里被当作知识的东西，想起他以前的同伴们，你一定会认为，他会为自己处境的变化感到高兴，为他的同伴们感到遗憾，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假设囚犯过去常常将荣誉和权力作为奖励授予他们其中的某些人——他们在影子移动时能够迅速地识别它们，能够记住那些影子以前通常出现的时间（哪些出现得早，哪些出现得晚，哪些同时出现），并且能以此为基础预测即将会出现哪些影子——那么你认为那个已经获得了解放的囚犯还会觊觎这些荣誉，还会嫉妒洞穴里那些有地位和权力的人吗？或者他宁愿——如荷马所描述的那样——“给一个穷人做奴隶”，一辈子受苦受难，也不愿再与这些囚犯为伍，接受他们的信念和生活？

格劳孔：是的，我想，他宁愿经受一切苦难也不愿再过囚犯那样的生活。

苏格拉底：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如果他回到洞穴里，坐到原来的地方，突然离开阳光，那么他的眼睛会被黑暗淹没，而什么都看不见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这一次，他适应这个过程将会相当漫长。假设在他的眼睛适应之前，在他什么都还看不清楚的时候，他又要和那些一直囚禁在洞穴里的囚犯竞争辨认那些影子，那么他肯定会出洋相的吧？他们会不会说，他走出洞穴一段时间后再回来时，眼睛已经坏了，因此走出洞穴这种事根本不值得去尝试？他们甚至还会——如果他们能够这么做的话——抓住任何试图释放并带他们走出洞穴的人，并把他杀掉，对吧？

格劳孔：他们肯定会那么做。

苏格拉底：亲爱的格劳孔，你应该把这个寓言，作为一个整体，应用到我们之前谈论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将可见的领域等同于洞穴的牢房，而将那里的火光等同于太阳光。如果你把向上走出洞穴以及看到地表的事物看作是心灵上升到可解的领域，那你就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了——既然你急于听到我的解释。然而，只有神知道这个解释的本身是否正确。无论如何，我认为，在知识的领域里，最后被看到的東西应该是善，因为它最难被看到。而一旦人们看到了善的品性，他们就

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善都是一切正确和美好事物的原因；而在可见领域，善是光的创造者和源头；在可知领域，善是真理和知识的提供者和源头。而且我还认为，无论是在个人事务还是在公共事务中，看到它都是明智行事的先决条件。

格劳孔：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苏格拉底：好的，你是否也同意下述观点？已经到达这一高度的人便不想再从事人类事务了——这并不奇怪；他们的心灵最渴望上层世界的真实之境——这也并不奇怪，如果我们的寓言在这方面也合乎正理的话。

格劳孔：我同意，这并不奇怪。

苏格拉底：那么，下述这个观点呢？想象一下，有人在领略了神圣的上层世界之后，再回到人间，回到了所有的痛苦之中。如果他还没来得及适应黑暗的环境因而看不清任何东西，就被迫（在法庭或其他地方）就正义的影像或影像的偶像进行一场辩论，而这场辩论的主题是那些从未见过正义本身的人所持有的正义理念。如果在此情况下，他表现得非常难堪而可笑，你会感到奇怪吗？

格劳孔：不，我一点也不奇怪。

苏格拉底：事实上，但凡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眼睛会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产生两种不同的迷茫：它可以发生在从光明到黑暗的转变过程中，也可以发生在从黑暗到光明的转变过程中。当他注意到某人的心灵处于迷茫的状态而无法理解任何事情时，如果他把上述同样的道理也考虑进去，他就不会不假思索地嘲笑。相反，他会试图弄清楚这个人的心灵是否刚从一种比此时更清醒的存在模式中恢复过来，被不熟悉的黑暗蒙蔽了双眼，或是从相对无知的状态转向了相对清醒的状态，被突然增强的亮度照耀得眼花缭乱。一旦他区分了这两种存在状态和方式，他就会祝贺处于第二种状态的人，并为处于第一种状态的人感到难过。即使他真的选择嘲笑处于第二种状态的人，那么他会觉得，第二种状态的人没有第一种状态的人（从上层的亮处返回下沉的暗处）那样可笑。

格劳孔：是的，你说得很有道理。

苏格拉底：如果这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谨记：教育并不能做到一些人所承诺的事情——他们声称要把知识引入一个没有知识的心灵，就好像他们要把视觉植入盲人的眼睛一样。

格劳孔：是的，他们确实是这么说的。

苏格拉底：然而，我们目前的论证表明，每个人的心灵中都具备获取知识的能力。如果你能想象，只有当身体作为一个整体转动时，眼睛才能从黑暗转向光明，那么我们的理解器官也是这样的。它的方向必须伴随着使心灵作为一个整体而转离变化的世界，直到它的眼睛能够承受真实的存在和最明亮的现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善。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这才是教育的真谛，它是引导学生转向的艺术。教育工作者应该想出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来改变人们的想法。它不是一种将视力植入器官的艺术，而应该这样理解：器官已经有了视力，只是方向不对——没有朝向正确的方向。

格劳孔：我想你是对的。

苏格拉底：好的心灵状态通常看起来类似于好的身体状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它们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通过后天的教育和锻炼培养出来的，但认知（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无疑是更为神圣的事物的一种属性：它永远不会失去自己的力量，它是有用的和有益的，还是无用的和有害的，这完全取决于它的方向。例如，你肯定已经注意到，这种人的心灵是多么“狭小”——他们被公认为是聪明的坏人，目光敏锐，足以洞察他们所关注的事情。因此，这并不是说他们眼光不敏锐，而是他们的思想被迫为邪恶服务，因此他们的眼光越敏锐，他们做的恶就越大。

格劳孔：是的，我注意到了。

苏格拉底：然而，假如这种人在这方面从小就受到磨炼，直到他身体上的感官享受（比如吃喝玩乐）完全被剥离——可以说，这些吃喝玩乐以及其他身体上的感官享受就像被植入身体里的铅块一样，使他们心灵的视线向下倾斜——如果他们的心灵能够摆脱这种重负，重新面向真理，到那时（我们说的是同一器官和同一人），它就会像清楚地看到此刻所面对的事物一样清楚地看到真理。

格劳孔：是的，这很有道理。

苏格拉底：嗯，下述这种说法也很有道理吧。或者更确切地说，这难道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吗？没有受过教育而不知道真理的人，将成为一个不合格的城邦管理者，而那些能够花费一生使自己受教的人不也同样如此吗？第一种人是不好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缺乏方向：他们在所有事务中——无论是私人事务还是公共事务——都没有一个参照点来指导他们。第二种人也是不好的，因为他们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些事务上：他们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想象着自己已经进入了极乐岛了。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因此，作为城邦的构建者，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最优秀的人进入这个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让他们达到我们一直在谈论的那种高度，并看到善。而且，一旦他们到达了那种高度，获得了足够多的见识之后，我们就不能允许他们像现在这样做了。

格劳孔：你的意思是？

苏格拉底：继续待在那儿，而拒绝再下来和那些囚犯一起工作并分享所得，不管这些所得是多是少，是大是小。

格劳孔：但这么做不是委屈他们了吗？——我们会使他们过着较为低级的生活，而他们本可以过上较为高级的生活，对吧？

苏格拉底：你又忘了，我的朋友，立法的意义不是让城邦的一部分人过得比其他好人好，而是为了造福于整个城邦。立法者应说服或强迫城民们团结在一起，应使每个人都能与他的同伴分享他能为公共福利所做的贡献，并确保这个城邦确实拥有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其目的是不让城民们各行其是，而是利用城民将城邦团结在一起。

格劳孔：是的，你说得对，我忘了。

苏格拉底：我想你也会发现，格劳孔，我们不会委屈我们城邦里出现的任何哲学家，我们强迫哲学家照顾同胞并成为他们的守护者的主张将是完全公平的。我们会告诉哲学家，那些生在其他城邦的哲学家拒不参与城邦的政治工作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的产生是自发的，而不是由任何相关城邦的政治系统造就的，任何自发产生的东西都是公平的，它没有得到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的滋养，因此对他们毫无亏欠，也就不需要对他们有所回报。但我们会对我们城邦里的哲学家说，是我们养育了你，让你作为蜂巢的领袖和国王，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也为了城邦其他成员的利益。你接受了比其他哲学家更好、更全面的教育，你更有能力在这两个领域发挥作用。因此，一旦到了一定的时间，你们每个人都必须下去和城邦的其他人一起居住，习惯在黑暗中观察事物。关键是一旦你适应了环境，你会比那里的其他人看得更清楚。你对真正的权利、正义和善的体验将使你能够辨认每一个影像，并认识到它是什么影像。然后，我们的城邦——同样也是你们的城邦——的管理职权将掌握在清醒的人手中，这与现在城邦的准则不同，现在的城邦由那些人（他们做梦都在为谁应该统治而互相争吵，好像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统治。不，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个城邦的潜在统治者越不热衷于统治，这个

城邦的行政管理就往往会越好，越团结；相反，统治者越是热衷于统治并为此争斗不休，城邦的行政管理就一定会越糟糕。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你认为，我们的学生会对我们的这些观点持怀疑态度吗？当轮到他们为城邦服务时，他们会拒绝参与城邦的管理事务吗？（当然了，他们也会被允许住在上层世界）

格劳孔：不，他们不能拒绝。他们是公正的人，我们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公正的。但毫无疑问，他们将把统治作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这种态度与目前城邦的统治者所持的态度正好相反。

苏格拉底：你说得对，格劳孔。只有当你能为你未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比统治更可取的生活方式时，你才能拥有一个管理有方的城邦！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唯一一种统治者真正“富裕”的城邦（不是物质上的富裕，而是一种拥有美德和智慧的生活——这是幸福的先决条件）；而如果政府落入贫困和缺乏美德的人手中，他们只想着从政治职位中为自己谋利，那么你就不能拥有一个管理有方的城邦。也就是说，当争夺统治权成为统治者为之奋斗的目标时，像这样的内部争斗不仅会摧毁他们自己，也会摧毁城邦的其他成员。

格劳孔：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除了哲学生活，在你看来，还有什么生活方式是轻视政治事务的吗？

格劳孔：肯定没有了。

苏格拉底：事实上，政治权力应该掌握在那些不迷恋政治的人手中，否则他们的对手就会为了权力和他们争斗。

格劳孔：一定会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除了那些善于管理城邦，不计个人得失，有更高生活追求的人之外，还有别的人值得要求他担任守护城邦之职的人吗？

格劳孔：没有了。

苏格拉底：那么你想让我们接下来考虑这些问题吗？如何在我们的城邦中培养这种类型的人，如何引导他们走向光明，就像我们听说的某些人从冥界升入天界一样。

格劳孔：是的，当然。

苏格拉底：目前我们所要做的，似乎不像翻转陶器碎片的游戏那样简单，而是使心灵重新定位，让它从一种朦胧的黎明转向真正的白天，这种重新定位就是上升到现实，或者换句话说，这就是真正的哲学。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不应该试着探讨哪门学问会产生这种效果吗？

格劳孔：当然应该。

苏格拉底：那么，格劳孔，什么样的学问可以吸引一颗心灵远离变化的世界而走向存在的世界呢？哦，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们说过，这些人年轻时必须成为战士，对吧？

格劳孔：是的，我们是这么说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所追寻的这门学问还必须有一个额外的作用。

格劳孔：什么作用？

苏格拉底：它一定要对战士有价值。

格劳孔：是的，如果可能的话，这是必须的。

苏格拉底：到目前为止，我们为他们安排的教育包括体育锻炼和文艺教育。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体育锻炼事关世界的生灭，因为它是与身体成长和衰弱相关的领域。

格劳孔：我想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这不是我们追求的那门学问。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这门学问是我们之前描述的文艺教育吗？

格劳孔：不，文艺教育只是对体育锻炼的补充。我相信你还记得，它从习惯上来训练守护者：它不产生知识，但在音乐领域产生和谐，在节奏领域产生优雅，在

文学领域产生其他相关的习惯，无论所讨论的文学是虚构的还是接近于真实的。但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导学生达到你目前所追求的那种目标。

苏格拉底：你的记忆力可真不差，谢谢你提醒我。你说得没错，文艺教育里面没有那类东西。那么，我们追求的这门学问究竟是什么呢？既然所有的技艺似乎都略显卑贱。

格劳孔：确实是这样。但如果我们把文艺教育、体育锻炼和各种技艺都排除在外，那还剩下什么学问呢？

苏格拉底：既然我们再也想不出什么别的学问了，那我们就找出一门适用于所有这些领域的学问吧。

格劳孔：什么学问？

苏格拉底：比如，有一件日常的事情，它是每个人都必须学习的首要事情之一，所有技艺、思想和知识都要用到它。

格劳孔：这件事情是什么？

苏格拉底：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也就是区分一、二、三的能力——简言之，就是数字和计数。我想说的是，每一项技艺和知识不都与数字和计数有关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甚至包括军事技艺？

格劳孔：当然，军事技艺肯定会用到它们。

苏格拉底：总之，帕拉墨得斯每次出现在悲剧中，都会揭露阿伽门农是一个荒谬可笑至极且极不称职的军事指挥官。你应该注意到了，帕拉墨得斯说，一旦他发明了计数方法，他就把军队部署在特洛伊，并且给船只编号以计算其总数等。他们言下之意是，在此之前，这些船只从来就没有被编过号，而阿伽门农不会计数大概意味着他甚至连自己有多少个脚趾都不知道。你认为他这样的人会是个什么样的军事指挥官？

格劳孔：如果你的话是真的，那么他确实是个荒唐可笑的指挥官。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的观点就是：一个军人必须具备算术知识。

格劳孔：如果他想知道如何部署军队——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就必须具备算术知识。

苏格拉底：现在，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是否也这么想。

格劳孔：什么想法？

苏格拉底：这似乎是我们追求的学科之一，它能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但似乎也没有人能正确地利用它完美的能力将人们引向存在。

格劳孔：你的意思是？

苏格拉底：我会努力阐明我的观点。在我的心里，我把我们谈论的事物区分为有吸引力的和没有吸引力的。我会尽力让你也理解其中的区别，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你是否同意，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我的想法是否准确了。

格劳孔：好的，请说吧。

苏格拉底：好的。如果我这么说，相信你会明白我的意思：在感官层面上，有些东西不需要借助于思维能力做出判断，因为相关的感官可以充分地做到这一点；而其他东西却需要借助于思维能力，因为感官知觉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

格劳孔：你显然是在谈论抽象的和虚幻的绘画。

苏格拉底：不，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

格劳孔：那你的意思是？

苏格拉底：在我看来，需要思维能力的是这些东西：它们会同时产生相互矛盾的感官印象，否则，它们就没必要引人深思。此时，感官知觉无法做出正确判断，它的对象无论是在远处还是在近处，它都会做出两种相互矛盾的判断。我举个例子，或许你就理解我的意思了。这里有三根手指：小指、无名指和中指。

格劳孔：好的，请说。

苏格拉底：先假定我说的是近距离观察它们。现在，我想让你想一想这个问题。

格劳孔：什么问题？

苏格拉底：每一根手指看上去都是手指——在这方面它们之间没有区别，不管被看的手指是在中间还是两端，白的还是黑的，粗的还是细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

下，任何人的大脑都不会觉得被驱使着去思考并试图回答“手指是什么”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视觉并没有给大脑任何相反的暗示——表明手指不是手指。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说，这种情况不会引起理性思考。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手指的大小呢？在这种情况下，视觉能够充分感知它们吗？它看到的手指是在中间还是两端，对视觉没有区别吗？同时触觉也能感知手指的粗细或软硬，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感官也能完美地感知它们对应的特征，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这不就是每一种感官的本职工作吗？关键是，坚硬的感觉和柔软的感觉必定都属于同一个感知领域，它传递给大脑的信息是，在它的感知中，同一事物既是硬的，也是软的。对吧？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大脑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对“硬”的含义感到困惑，因为它说同样的东西也是软的？当感知重量的感觉报告说，重的东西是轻的，轻的东西是重的，头脑是不是也一定会想知道轻和重是什么意思？

格劳孔：是的，因为这些信息会让大脑感到迷惑，所以需要澄清。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假设：在这些情况下，大脑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进行计算和思考，以帮助它检查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是一个物体还是两个物体。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答案是两个物体，那么每一个都是单独的，它们彼此不同，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它们每个都是单独的物体，一共是两个，那么大脑就会把它们视为两个独立的物体。我的意思是，如果它们是合在一起的，那大脑就不会将它们视作两个物体，而是视作一个物体。

格劳孔：正确。

苏格拉底：然而，在我们眼下的这个例子中，视觉将大与小视为一种混合，而不是彼此分开。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为了弄清情况，理性不得不把大的和小的看作不同的实体，而不是混合在一起，这与视觉的作用相反。

格劳孔：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大和小究竟是什么。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这就是我们区分所谓的可知领域和可见领域的由来。

格劳孔：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些事情会激发人理性思考，有些事情则不然。我把这种现象——同时通过两个相互矛盾的暗示来刺激感官——定义为激发性思考，而我把与之相反的现象——不会通过两个相互矛盾的暗示来刺激感官——定义为不激发性思考。

格劳孔：我现在明白了，我同意你的看法。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数字“一”属于这两个范畴中的哪一个呢？

格劳孔：我不知道。

苏格拉底：你可以根据我们已经说过的话来推断。如果视觉（或任何其他感官）清清楚楚地感知“一”是什么，那么“一”就不能把任何力量吸引到现实中去，就像我们刚才以一根手指举例时解释的那样。但是，如果我们同时看见它的正反两面，那么，它看起来就不仅是“一”了，也是“一”的反面，那么这时心灵就会感到困惑，就需要一个东西对它做出判断；于是，理性思考便被激发了，去探究这种“一”究竟是什么。如果发生这种事情，那么对“一”的研究就会引导人们转向对于存在的深思。

格劳孔：关于“一”的视觉确实会造成这样的效果，我们看到同一事物既是一个，同时又是无限多个。

苏格拉底：如果这个原理对于“一”是适用的，那么它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数字也同样是适用的。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而计算和算术完全与数字有关。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它们显然能引导人们走向真理。

格劳孔：是的，它们在这方面特别有优势。

苏格拉底：那么算术显然是我们要学的学科之一了。一个军人不能没有它，因为他部署军队时需要用到它；一个哲学家也不能没有它，因为他必须从改变的世界中解脱出来，在存在的领域活动，否则他将永远无法推理和计算。

格劳孔：不错。

苏格拉底：事实上，我们的守护者既是战士，也是哲学家。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格劳孔，我们应该将这门学科纳入我们的立法中，并说服那些将要承担我们城邦最重要职责的人学习算术。他们不应该像业余爱好者那样只学个大概，而应该深入地学下去，直到他们能在自己的心灵中看到数字的本质；他们不应该像商人和摊贩那样，仅仅是出于商业原因而学习算术，而是为了战争，为了促进心灵的转变，从变化的世界转向真理和现实。

格劳孔：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既然提到了算术，我又想到，如果这门学科是用于知识领域而不是商业领域，那么它将非常契合我们的期待，对我们大有用处。

格劳孔：为什么这么说？

苏格拉底：因为正如我们一直谈论的，它特别擅长引导心灵向上，并迫使人们讨论数字本身。在讨论中，它排除了任何与可见或有形的物质对象相伴随的数字暗示。我的意思是，你肯定知道，精于算术的人对任何分割“一”的企图都会嗤之以鼻，并阻止它发生。如果你用除法把它分成部分，他们就会对应地把它相乘：他们会尽全力保持“一”的完整性，并防止它分裂成多个部分。

格劳孔：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那么，格劳孔，如果有人惊讶地问他们：你们说的这些数字是什么？什么样的数能满足你对于“一”的要求——使每一个“一”都相等、不变且不可分割？

格劳孔：我想，他们会回答，他们所谈论的数字只能通过理性思考来理解。

苏格拉底：那么，格劳孔，你能看出这门学科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吗？因为很明显，它迫使人的大脑纯粹用理性来思考并追求真理本身。

格劳孔：是的，它确实具有这样的作用。

苏格拉底：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天生擅长算术的人，几乎在每一门学科上都学得非常快？如果你让迟钝的人学习算术，那么他们总是会比以前反应得更快，即使他们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其他的收获。

格劳孔：确实是这样。

苏格拉底：此外，我认为，要找到许多比算术更难的学科对你来说并不容易。

格劳孔：确实不容易。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最好认真对待这门学问，而且必须让那些天赋最高的人来学习它。

格劳孔：我同意这种做法。

苏格拉底：那么，这就是我们定下来的第一门学科了。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一下紧随其后的学科是否符合我们的目的。

格劳孔：你说的是什么科目，几何学吗？

苏格拉底：没错。

格劳孔：这门学科显然符合我们的目的，因为它有一定的军事用途。你看，当一个人安营扎寨、占领阵地，在狭窄或广泛的范围内部署军队，以及在战斗中或行军中以任何其他方式排列队形时，他是否擅长几何学，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苏格拉底：是的，但要应付这种情况，并不需要掌握全部的几何和算术知识。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与几何学中更大的、更高级的部分有关——它是否能够使人们

更容易发现善的本质特征。我们想说的是，任何学科如果能够迫使心灵转向现实中最幸福的部分（那是心灵应该尽全力去发现的），那么它便具有这种作用。

格劳孔：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所以，如果它能促使心灵去发现现实，那么它就符合我们的目的；但如果它促使心灵去发现变化的世界，那么它就不符合我们的目的。

格劳孔：是的，我们也这么认为。

苏格拉底：即使是对几何知之甚少的人，也不会否认这一事实：几何学与几何学家所描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格劳孔：哪方面不同？

苏格拉底：他们关于几何学的言论——如果不得不这么说的话——非常荒谬。他们说得好像他们真的正在做什么事，好像他们所有的推理都是为了产生某些实际效果；他们想出了“化方”“作图”“添加辅助线”之类的词，而实际上知识才是这门学科的唯一目的。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还有一个观点我们最好达成一致。

格劳孔：什么观点？

苏格拉底：几何学的知识是永远存在的，这些知识不会在某一时刻产生并在随后的某一时刻消逝。

格劳孔：要认同这一观点并不难，因为几何学知识确实是永远存在的。

苏格拉底：因此，格劳孔，几何学可以吸引心灵走向真理。它可以产生哲学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扭转我们目前被误导的下行趋势。

格劳孔：它在这方面特别有效。

苏格拉底：那么你最好“特别有效”地告诉你美好城邦的人们，千万要认真学好这门学科，而且，它的额外作用也不小。

格劳孔：都有什么额外作用？

苏格拉底：有你提到的军事方面的作用，而且，我们知道，学过几何学的人比没学过的人在理性思考方面具有更强的理解力——这绝对会让整个世界变得不一样。

格劳孔：是的，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应该把它作为我们城邦的年轻人学习的第二门学科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你不认为第三门应该是天文学吗？

格劳孔：我的确这么认为。因为，不仅农民和水手需要对一年中不同的季节、月份和时节保持敏锐的感知，而且这门学科对军事指挥官来说也同样重要。

苏格拉底：你似乎还天真地担心人们会怎么看你。你不希望他们认为你在推荐一些没有实际用处的学科。事实上，人们很难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学习这类学科可以净化并重新点燃每个人都有的特定的心理器官（尽管学习其他学科会破坏它并使之迷茫），而且维护这个器官比维护一只眼睛要重要一千倍，因为它是唯一能看到真理的器官。承认这一事实的人会对你的想法感到非常高兴，但那些完全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很可能会认为你在说废话，因为正如他们所看到的，这种研究不会产生任何其他益处。所以你最好快点决定你要对哪一类人论述这些道理，或者你不会对任何一类人论述这些道理：你做这些论述主要是为了你自己，同时你也不反对别人从中获利。

格劳孔：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论述、提问和回答——主要是为了我自己。

苏格拉底：好吧，你回头想想。刚才我们选错了学科——那门学科不应该紧接在几何学之后。

格劳孔：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在我们还没有讨论纯立体事物本身之前，我们就直接从平面进入了做圆周运动的立体事物了。正确的程序应该是从二维进入三维——当然了，三维是立方体和其他拥有体积的物体的领域。

格劳孔：没错，但我认为这是个全新的领域，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的，有两个原因。首先，没有一个政府重视它，再加上它本身的复杂性，人们不知如何去研究它。其次，如果没有导师的指导，学生很难开展学习，但很难找到这样的导师，而且即使能找到导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该学科

的学习者也不会听从他的教导，因为他们太自负了。然而，如果整个城邦都尊重并鼓励导师们教授这门学科，那么他们便会虚心学习，一旦他们抱着坚定的决心不断地学习，这门学科便会有大的突破和新的发现。但我认为，尽管这门学科目前普遍不受尊重、不被重视——即使这门学科的学生也是这种态度，因为他们无法解释它有什么好处——它仍然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足以克服所有反对意见并得到发展。如果这门学科取得任何突破，我也不会感到有一丝的惊讶。

格劳孔：是的，这当然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学科。不过你能解释一下你刚才的意思吗？你说几何学是研究平面的……

苏格拉底：是的。

格劳孔：接着你先是谈论了天文学，然后又退了回来。

苏格拉底：我有点太心急了，想尽快完成讨论，没想到欲速则不达啊。虽然接下来应该是对三维空间的研究，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使该学科很难被认真对待，于是我直接跳过了它，将天文学放在了几何学之后，毕竟天文学研究的是运动中的立体事物。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让我们把天文学作为第四门学科吧，前提是，我们刚才跳过的那门学科确实得到了城邦的支持并被鼓励教授给学生。

格劳孔：是的，这个顺序听起来很合理，苏格拉底。既然你刚才谴责我支持天文学的方式很粗浅，那我现在就按照你的原则来支持它。我的意思是，没人会怀疑它能够迫使心灵向上看，并引导它从一个领域上升到另一个领域。

苏格拉底：这么看来，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对此表示怀疑。你知道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格劳孔：为什么？

苏格拉底：因为我认为，在那些试图让人们哲学感兴趣的人看来，天文学目前的作用肯定只会让心灵向下看。

格劳孔：你的意思是？

苏格拉底：我觉得，你对研究“高层次事物”的看法具有相当的深度！你或许会认为，通过抬头仰望来研究天花板上的装饰，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信息的过程利用的是理性思维而不是眼睛！或许你是对的，或许我是无知的，但这只是一个与

非物质现实相关的研究领域，我可以把它看作是心灵向上看，我不会把通过向上凝视或向下斜视来研究可感知的事物称作学习（因为这些不涉及知识）；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是一个人仰卧在地上或海上学习——我也不会说，心灵是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的。

格劳孔：你批评得对，是我错了。既然你认为现在这种学习方式不妥，那么要让学习天文学变得像我们谈论的那样有意义，你认为应该怎样学习呢？

苏格拉底：是这样，在可见的领域里，也许没什么比天空中的这些装饰物更美丽且变幻莫测的了。但即便如此，由于它们处于可见的领域，它们远远不如真正的装饰物，因为在美丽和精确的运动方面，在真正的数字领域，绝对快速和绝对慢速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它们所传送的事物是肉眼所看不见的——只能用理性和思考来理解。

格劳孔：当然。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应该把天上的装饰仅作为插图来帮助我们研究另一个领域，就像我们面对代达罗斯或其他艺术家或画家绘制的精细几何图形一样。看到这样的图形，一个几何学专家肯定会认为，尽管这些图形描绘精美，但要想通过对它们的观察来揭示关于相等、双倍或其他比例的真理，也是非常荒谬的。

格劳孔：这当然是荒谬的。

苏格拉底：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在观察天体运动时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对吧？他肯定会想，天界的艺术家把天界和天界里面的一切都建造得无比美丽，但是夜晚和白天、日和月、月和年之间的比例关系呢？总的来说，天体与这些现象或天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果有人把这些物质性的、可见的东西是恒定不变的，并将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发现这些东西的真相，那么他一定会觉得这种想法非常荒谬。

格劳孔：听到你的论述后，我完全赞同。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学习天文学的方法和学习几何学的方法是一样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要用到需要说明的东西。我们需要先忽略那些天空中可见的事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事真正的天文学研究，才会发展我们心灵中的理性思维能力。

格劳孔：你的阐述将使天文学家们的工作比现在复杂得多。

苏格拉底：是的。我想，要想让我们的立法变得有益，我们还将给出类似的进一步说明。你还能想到其他合适的学科吗？

格劳孔：目前还没想到。

苏格拉底：不过，我认为运动的类型也不止一种，或许专家还可以给我们一份完整的清单，但即使是我们，也很容易看到其中的两种类型。

格劳孔：是什么？

苏格拉底：一种是刚才所说的天文学，此外还有一种。

格劳孔：你指的是哪一种？

苏格拉底：眼睛是为天文学而生的，同样的道理，耳朵大概是为构成音乐的那种运动而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知识门类便都是相互关联的。这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张，我们应该赞同这种主张，对吧，格劳孔？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音乐是一门高深的学科，所以我们将请教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者们，听听他们的观点，看看他们是否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不过，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将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继续行进。

格劳孔：什么计划？

苏格拉底：为了确保我们的学生不去学习音乐中任何毫无意义的方面——不去学习那些其终极目标不符合我们要求（所有这些学科共有的终极目标）的方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天文学那样。你难道不知道人们对音乐的理解也是错误的吗？他们辛苦地研究可听到的和声与声音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和天文学家所做的任何事情一样无用。

格劳孔：是的，他们这种做法确实荒谬。他们谈论音程，把耳朵靠近声音的源头——就好像他们正试图听清隔壁的人在说什么一样！然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声称能够进一步分辨出两个音之间的一个最小的音程——它应该被用作基础的测量单位；另一些人则对此提出质疑，声称所有这些音符都有着共同的目标。但两大阵营都认为他们的耳朵比他们的理性思维更重要。

苏格拉底：你讲的是那些名人，他们让琴弦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把它们拧在弦柱上拷问它们。我不想把话题扯得太远——不想提起他们如何用拨子敲打琴弦并逼问它们，以及琴弦如何拒绝交谈并推脱抵赖。所以我得先放下这个比喻，告诉

你我想到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我们刚才说的可以向我们解释音乐问题的那些人，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天文学家的行为方式是一样的。他们的研究仅限于他们能在可听音的和谐中找到它们与数的关系，但他们没有提出一般性的问题来加以说明，比如哪些数的关系能一起形成和谐，哪些不能，以及为什么有些能，有些不能。

格劳孔：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苏格拉底：但是，如果它有助于理解什么是正义和善，那么它便是有用的，除此之外的任何其他探索都是毫无意义的。

格劳孔：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我想说的是，研究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所有学科都与我们的目标有一定的关联，如果研究能使人找到这些学科之间的共同点，并能使人明白它们是如何相互关联的，那么所有的努力便都不是白费的，否则就是在浪费时间。

格劳孔：我想你是对的，但这就意味着艰巨的工作，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什么？你是说序言很难？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这一切都只是主题的序言，而主题才是最重要的？我想你肯定不会认为，精通上述这些学科的人就一定擅长辩证法。

格劳孔：不，当然不会，尽管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据我观察，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苏格拉底：但是，如果一个人无法解释任何事情，也无法理解任何解释，那他怎么可能明白那些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情呢？

格劳孔：是的，在这一点上我也同意你的看法。

苏格拉底：这难道不正是辩证法所阐释的主题吗，格劳孔？这也许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主题，但视觉可以说是反映了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开始观察真正的动物，观察天体本身，最后观察太阳本身。正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到达了可见领域的最高境界一样，当一个人通过辩证法，不依赖任何感官，坚持用理性的论证来接近事物的真正现实，直到他通过自己的智慧掌握了善的现实本身时，这样他就达到了可知领域的最高境界。

格劳孔：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这就是一个人实践辩证法的整个过程，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囚犯们被释放出来，从影像转向偶像和火光的实物，从洞穴上升到阳光之下，这时他们还无法看清上层世界的动物、植物和阳光，只能看见在水中的倒影和阴影（不是太阳照射留下的影子，而是实物在阳光下呈现出的阴影，和实物本身一样大）——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中最明亮的部分转向可见领域的物质中最明亮的部分，所以研究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专业领域的整个过程、能够引导心灵中最善部分向上，直到它看到现实中最善的部分。

格劳孔：我同意这个说法，尽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意和反对在我看来都是问题。然而，我们不应该让这个问题的论述成为一次性讨论，而应该经常回到这个问题上。所以，让我们假设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然后继续讨论实际的主题，就像我们讨论序言一样详细。所以请告诉我们辩证法究竟有何能力，它有多少种类型，它采用了什么方法。因为这些问题或许可以将我们带到休息地，到达旅途的终点。

苏格拉底：亲爱的格劳孔，你不能再跟着我到那儿去了，这很遗憾，这倒不是因为缺乏决心，而是因为在那儿看到的不会是我们正在谈论的事情的影像，你会看到实在本身——至少这是我的想法。我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这不是我们现在要纠结的，但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一定会有这样的东西，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对我们刚才讨论过的学科有经验的人来说，只有辩证法才能阐明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对吧？

格劳孔：是的，我们的确可以这么说。

苏格拉底：总之，我们所说的这一点无可争议：辩证法是系统性地弄清任何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所有其他领域的技艺，要么与满足人们的信念和欲望有关，要么与生产制造有关，要么在事物被生产制造出来后照料它们。即使是我们提到的其余学科——我们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抓住了事物本质的学科，比如几何学等——也显然是在试图看清现实。只要它们还在理所当然地使用假定成立的事物，而不加以解释说明，就没有机会会有意识地瞥见实在。因为如果你的起点是未知的，你的终点和中间阶段是由未知的材料编织在一起的，那么即使它们具有连贯性，也不可能形成知识。

格劳孔：是的，的确是这样。

苏格拉底：所以，辩证法是唯一的研究途径，它对确定性的追求使它在探索的过程中把它认为假定成立的事物连根拔起，进而使它走向一个实际的起点。当心灵的眼睛真正被深埋在泥土中，远离家园，辩证法便会温和地把它提取出来，引导它向上；为了实现这种重新定位，辩证法会借助我们讨论过的那些专业领域的帮助。的确，我们过去常称它们为知识的门类，但那只是一种习惯，它们确实需要一个不同的词，这个词意味着它比信念更清晰，比知识更模糊。之前，我们用了“理智”这个词。但我认为，当我们面临如此重要的问题（正如我们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时，我们大可不必为了术语而争执。

格劳孔：我们的确不必那么做，任何词只要能够表达心灵的清醒状态就行。

苏格拉底：那我们直接使用之前用过的术语就可以了。我们把第一部分称作知识，第二部分称作理智，第三部分称作信念，第四部分称作想象；又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统称为理性（与真实存在有关），把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统称为意见（与变化过程有关）。理性和意见的关系就像存在和变化世界的关系，知识和信念的关系、理智和想象的关系就像理性和意见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想避免陷入更多的争论（比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争论还要多很多倍），我们最好先忽略理性对象和意见对象之间的比例关系，格劳孔，以及这两个领域各自的双重划分。

格劳孔：好吧，就我所能理解的程度而言，我同意你所说的一切。

苏格拉底：当别人解释任何事物时，如果一个人能正确论证它的真实存在，那么你就可以把他称作辩证法家；如果一个人缺乏这种能力，既不能向自己解释，也不能向别人解释，那他就可以被称为一无所知，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善。如果有人无法通过论证将善的品性与其他一切事物分离和区分开，也就是说，他不能同所有的反对意见逐个作斗争并加以驳斥（坚决以事物的实在而不是人们的信念来回应它们），也不能在他的位置不下降的情况下看到事物的一切本质——如果你发现有人处于这种状态之下，那么你就会认为他并不知道善的本身，或者总的来说，他不知道任何善的事物。但如果他以某种方式设法接触善的轮廓，你会声称这种接触是由于意见，而不是知识。你会说，他在半清醒的状态下，梦见了现在的生活，他在还没醒来之前便先去了冥府，长眠地下了。对吧？

格劳孔：是的，当然，我赞同你所有这些说法。

苏格拉底：现在，假设你对年轻一代的理论培训和教育即将成为现实。我想，如果他们像浪子一样缺乏理智，你就会剥夺他们在城邦中的权力和重要职责。

格劳孔：是的，我会的。

苏格拉底：那么，你会在你的立法中规定，学生所接受教育的一个主要部分必须是能使他们在讨论中获得某种特定技艺的学科，对吧？

格劳孔：是的，如果你也这么认为的话。

苏格拉底：难道你不认为，辩证法占据着最高的地位，可以说是所有课程的制高点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没有什么学科应该占有比它更高的地位从而完成我们的教育方案了，对吧？

格劳孔：是的，我同意。

苏格拉底：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选定学习者，并制定筛选标准。

格劳孔：是的，这显然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苏格拉底：那么，你还记得我们之前选择的统治者是什么样的人吗？

格劳孔：当然记得。

苏格拉底：那么总的来说，我认为，符合我们选择标准的人应该具备同样的品质。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更倾向于那些具有高度可靠性和勇气，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具涵养的人。但除了品质优秀和可靠性高之外，我们还必须寻找在这些学习中具有天赋的人。

格劳孔：那你心目中的天赋指的是什么？

苏格拉底：他们必须敏于学习，格劳孔。你看，体育锻炼远没有高强度的脑力劳动那么艰难，因为脑力劳动完全是属于心灵的，而无法由身体分担。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我们还应该寻找记忆力好、有毅力、乐于承受各种劳苦的人。否则，他们不可能完成如此漫长的脑力学习课程，因为这并非是艰苦的身体训练。

格劳孔：对，只有天赋极高的人才具备所有这些优势。

苏格拉底：总之，现在的问题以及哲学遭受轻视的原因是（之前说过的），哲学的学习者都不够优秀。我们应该让哲学真正的孩子——而非其私生子——来学习哲学。

格劳孔：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最重要的是，学习哲学的人不能失去对学习的热爱，不能厚此薄彼。一种人喜欢锻炼、狩猎和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但不喜欢动脑筋、听课或做研究，以及所有与智力相关的事情；而另一种人则正好相反——只喜欢脑力劳动而讨厌体力劳动。这两种人都算是“哲学的私生子”。

格劳孔：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至于真理，它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厌恶有意识的谎言（因为他不仅很难忍受自己撒谎，而且当别人撒谎时，他也会非常恼火），但他却乐于忍受无意识的谎言，当他的无知被暴露时，他不会生气，反而会愉快地沉浸在无知中，就像猪快乐地在泥水中打滚一样。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自制力、勇气、开阔的视野以及美德的所有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把哲学真正的孩子和私生子区分开尤其重要。如果城邦和人们无法从每个可能的角度看待这些品质，他们就会出于某种目的利用残缺之人——也许是作为他们的朋友，或者是作为他们的统治者。

格劳孔：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我们必须防范这类错误的出现，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让身心健康的人参加这个长期的学习课程和培训，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即使以最严格的正义行为标准衡量，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也无可厚非，我们这么做就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城邦和政治制度。但是，如果我们把哲学教授给任何其他类型的人，我们不仅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而且还会让哲学遭受更多的嘲笑。

格劳孔：那样的话就太可耻了。

苏格拉底：是的，不过现在看来，我似乎是在自嘲。

格劳孔：自嘲什么？

苏格拉底：我忘了我们说的都是些玩笑话，但我觉得我们太严肃了。你看，在我讲话的时候，我看了看哲学，发现它遭受了不公平的毁谤。这让我很生气，我想我之所以用那种过于严肃的语气，是因为我感到一种愤怒。

格劳孔：嗯，从一个听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并不过分。

苏格拉底：但从一个演讲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确实过于严肃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记住，尽管以前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偏爱老年人，但现在要将他们排除在外，因为我们不应该让梭伦说服我们（他说：尽管人老了，但仍应该多学习）。事实上，人老了，不能多跑步，更不能多学习！在任何特定领域，年轻人都需要长期而努力地工作。

格劳孔：必定是这样。

苏格拉底：所以，在他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让他们学习算术、几何以及其他课程，这些都是学习辩证法之前必不可少的基础，但学习这些不应该是强迫性的。

格劳孔：为什么不是呢？

苏格拉底：因为一个自由的人绝不应该被迫学习某一门学科。的确，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身体不会遭受多大损失，但强迫性的脑力劳动却从来都不会给心灵留下任何东西。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所以，格劳孔，你培养年轻一代的教育环境应该是轻松愉快的，而不是受迫的。这也有助于你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天赋。

格劳孔：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苏格拉底：你还记得吗？我们说过，我们应该让孩子们骑着马去观摩战争，如果能安全地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也应该被带到前线，像狼崽子一样尝尝血腥的滋味。

格劳孔：是的，我记得。

苏格拉底：嗯，所有在身体锻炼、学习和面对恐惧等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的孩子都应该被编入一个特殊的小组。

格劳孔：在他们多大的时候呢？

苏格拉底：在他们完成了基础的体育锻炼后。关键是，在这段可能会持续两三年的时间里，他们不可能做任何其他事情，因为劳累和疲惫不利于他们的学习。另外，你们考察他们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观察他们专注于体育锻炼期间的表现。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在这段时间之后，我们应该挑选出一批二十岁的学生——他们将得到高于其他人的提升，我们将要求他们强化小时候没有系统学习过的课程，直到他们对这些课程之间以及这些课程与事物本质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格劳孔：是的，只有这样才能为一个人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苏格拉底：这也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具备辩证法天赋的主要方法，因为总体认识是辩证法家的显著标志。

格劳孔：我同意。

苏格拉底：那么，你要做的就是留心这种品质，看看你的城民之中有谁在这方面具备出众的能力，有谁在他们的学习、战争和其他诸如履行职责等方面具备持久的毅力。这些人一旦过了三十岁，你就必须将他们从优秀者中挑选出来，进一步提拔；你必须对他们进行辩证法的训练，试着看看他们中谁能够抛开一般的视觉和感官知觉，并能进入真理和现实本身的领域。但此时你必须非常小心，格劳孔。

格劳孔：为什么？

苏格拉底：难道你还没有意识到，目前使用辩证法造成了多大的危害吗？

格劳孔：什么危害？

苏格拉底：人们彻底变得叛逆了。

格劳孔：确实是这样。

苏格拉底：嗯，他们进入这种状态并不奇怪，你会原谅他们的，对吧？

格劳孔：我为什么要原谅他们？

苏格拉底：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假设一个私生子从小生活在一个有钱有势的大家庭里，周围有一大群阿谀奉承的人伺候着他。长大后，他意识到自称是他父母的人其实并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但他又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试想一下，当他知道真相后，他会对那些阿谀奉承者和他的养父母持什么态度呢？还是我来告诉你我的猜测？

格劳孔：请说。

苏格拉底：我猜，在他了解真相之前，相比于那些阿谀奉承的人，他会更倾向于尊重他的养父母和其他的人，他会关心他们的任何需要，不会有任何反对他们的言论，也不会任何重要的方面忤逆他们。

格劳孔：很有可能是这样。

苏格拉底：然而，一旦他发现了事情的真相，我怀疑他不再会尊重和关心他们，而是将尊重和关心转移到那些奉承者身上。他会比以前更多地倾听他们的话，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公开和他们待在一起，对他的养父亲和其他亲戚没有丝毫关心——除非他天生就是一个有高尚原则的人。

格劳孔：是的，很可能会发生的事。但这个类比如何适用于那些学习辩证法的人呢？

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从孩提时代起，我们就对正义和正确的行为有了一定的观念。这些观念构成了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如同服从父母般服从并尊重它们。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现在，也有一些人们引以为风尚的习俗与这种正义的准则背道而驰。这些习俗奉承和诱惑着我们的心灵，但任何有一丝克制的人都不会屈服，而是继续尊重和服从那些传统观点。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设想一下我们想象的那种人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正义？他回答说，这是由他的社会准则的制定者所规定的行为，但是这个论点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错了；当他被多次驳倒并认为这个准则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正义、善和所有他曾经特别尊重的品质上。那么，你认为这对他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的尊重和服从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格劳孔：他不会像以前那样尊重人、服从人了，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

苏格拉底：现在，当他改变了想法，不再尊重他以前尊重的那些事物了，不去遵守他以前熟悉的准则，而他同时又不能发现真相，他能转向哪里呢？他只会想到那些蛊惑他的诱人的生活方式，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他会不再遵纪守法，而会变得违法乱纪。

格劳孔：这是必然的。

苏格拉底：那么，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学习辩证法的人很可能会目无法纪，我们应该原谅他们，对吧？

格劳孔：是的，我为他们感到遗憾。

苏格拉底：因此，如果你不想为你那些三十岁的学生感到遗憾，那么你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这种理性的辩论，对吧？

格劳孔：是的，当然。

苏格拉底：你可以这样做：不让他们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去尝试任何理性辩论。这是一个重要的预防措施，对吧？我相信你一定已经注意到，当青少年第一次尝试辩论的时候，他们会滥用它，把它当成一场游戏。除了耍嘴皮子功夫，他们找不到辩论的其他任何用途。他们通过模仿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反驳方式来驳倒对手。他们就像小狗一样，喜欢对任何遇到的人进行猛烈的抨击，把对方的观点驳得体无完肤，以此来维护自己的观点。

格劳孔：是的，这么做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苏格拉底：所以不久之后——在他们驳倒了很多人的时候，自己也经常被驳倒之后——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对所有事情的看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结果就是人们对他们以及整个哲学都持悲观的态度。

格劳孔：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然而，年纪大一些的人是不大可能这么疯狂的，他会更像一个愿意研究辩证法、寻求真理的人，而不是一个喜欢将辩论当作玩游戏、爱耍嘴皮子功夫、行为狭隘的人。他自己的行为会更加温和，从而使辩证法的声誉得到提升而不是降低。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我们所说的一切旨在摆脱目前的做法，让任何人——即使情况不合适——都进行理性的辩论，并确保只有行事有度、品格坚定的人参与其中，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假如有人用体育锻炼的方式来学习，持之以恒，全神贯注，用两倍于体育锻炼的时间来学习理性辩论，而且期间不做任何其他事情。这样可以吗？

格劳孔：你是说六年还是四年？

苏格拉底：那就五年吧。你看，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回到洞穴里，迫使他们指挥战争，并从事年轻人应该从事的任何其他领域的工作，这样他们就能获得和其他人一样多的实践经验。此外，当他们承担这些职责的时候，你最好考察一下他们，看他们是否会对所面临的各种诱惑无动于衷，还是会误入歧途。

格劳孔：这个阶段要多长时间？

苏格拉底：十五年。他们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健康地活到五十岁，不是所有人在他们从事的每一项工作和所学的每一个领域都表现得绝对出色，但你可以引导那些做到这一点的人达到人生的巅峰。你必须让他们打开心灵的光束，看到包罗万象的光明之源，这就是善本身。一旦他们看到了善，他们就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参考点，并在余生中对城邦、城民和他们自己进行管理。他们轮流做这件事：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研究哲学上，但当轮到他们的时候，为了城邦的利益，他们就会参与政治事务，以统治者的身份兢兢业业。这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一种特权。因为他们自己持有这种态度，所以他们也会不断地训练其他人效仿他们，一旦他们完成了这个过程，并把城邦的守护权交给了其他人，他们就会离开这里，前往极乐岛的新家。城邦会为他们建造公共纪念碑并举行仪式，还把他们（如果德尔菲神谕同意的话）视为神或是与神一样幸福的人。

格劳孔：你就像一位雕塑家一样，塑造了一个完美的统治者形象。

苏格拉底：这里面还有女性统治者，请不要认为我所说的这些不适用于城邦中那些具备所需天赋的女性。

格劳孔：对，正如我们之前阐释过的，男性和女性会平等地共享一切。

苏格拉底：那么，这一观点——我们关于城邦和政治制度的那些主张并非空想——你是否同意呢？这个城邦可能很难实现，但它是可行的；正如我们所坚持的那样，最基本的前提是真正的哲学家——他们中的一个或多个——掌握权力。他们出生在一个城邦，但长大后认为目前可以获得的政治回报是卑劣和毫无价值的。相反，他们会认定没有什么比美德以及带来的回报更有价值，没有什么比正义更重要和必要，他们在处理城邦的每一个细节时都要服务于正义并培养正义。

格劳孔：他们会怎么做呢？

苏格拉底：首先，哲学家统治者要将十岁以上的孩子都送到乡下去，将他们与外界隔绝，确保他们不受现有习惯（他们的父母所坚持的那些习惯）的影响，并按照哲学家们自己的习惯和法律养育他们，这些习惯和法律与我们之前描述的很类

似。这是建立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城邦和政治制度、获得幸福并造福于城民的最快捷、最简单的方法。

格劳孔：是的，确实如此。我想你已经很好地解释了我们的城邦将如何实现——如果它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某个时代曾经实现过的话。

苏格拉底：那么，这就是我的回答了。关于这种城邦和它对应的那种人，我们就讨论完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关于这个问题——这种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所提出的看法已经很清楚了。

格劳孔：是的，的确是这样。我想我们已经结束了相关问题的讨论。

第八卷

苏格拉底：好的，格劳孔。现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管理有方的城邦里必须共有所有妇女、儿童和教育；同样地，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妇女和男人一样履行职责，他们的统治者是那些被证明在哲学和战争方面表现最优秀的人。

格劳孔：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苏格拉底：我们还同意，一旦他们掌权，统治者就会把战士安置在我们之前描述过的那种地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是专属于任何个人的，而是一切东西共有。此外，除了他们住的地方必须共有以外，我们还得出了一些关于他们财产拥有方面的结论，你可能还记得。

格劳孔：我记得。我们认为，与目前的做法相反，他们不应该拥有任何财产，但作为战士和守护者，他们应该每年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一定的供给，其中包括与他们职责相适应的食物。因为他们照顾整个城邦，同时自己也应该得到照顾。

苏格拉底：对，但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些讨论，让我们试着重新开始我们以前的旅程吧。那么，你回忆一下，我们当时在哪里转了向，然后才到这里的。

格劳孔：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吧。当时你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先是假定你对我们城邦的讨论已经很充分了，就像你现在这样。你说你会把你当时所描述的那种城邦和它对应的那种人称为善——尽管事实证明，其实你可以描述得更好。你声称，鉴于我们的城邦是完美的，其余的都是有缺陷的；你还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剩下的这些政治制度中，有四种类型值得一提，我们应该看看它们以及与之对应的个人在哪里出了问题，这样我们就能判定最善的人是否也是最幸福的人，而最恶的人是否是最不幸的人，我们只有在看到所有这些类型的人，并就“哪种是最善的，哪种是最恶的”达成一致后才能做到这一点。当我问你心目中的四种政治制度是哪四种时，这时玻勒马霍斯和阿得曼托斯插话了。你对他们做出了回应，我们的讨论就是这样一路进行到这里的。

苏格拉底：你的记忆力很好。

格劳孔：那么，你完全可以像一个摔跤手一样，恢复你的搏斗姿势。现在，我要问你同样的问题，你可以把你当时准备要说的话统统说出来。

苏格拉底：我尽量吧。

格劳孔：事实上，就我个人而言，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指的是哪四种政治制度。

苏格拉底：我应该能够毫不费力地告诉你，因为我指的都是有通用名称且为人所知的政治制度。第一种是最受欢迎的克里特和斯巴达政体；第二种也是第二受欢迎的寡头政体——一种腐朽的政治制度；接下来是民主政体，它是寡头政体的死对头；第四种是僭主政体，其实就是贵族专政，它是终极的政治弊病，其危害远高于其他政体。你能想到与之不同的任何其他类型的政体吗？我的意思是，有些专制政体和君主政体下的国家是可以用钱买到的，而其他政治制度（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所实行的政体）也同样属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政治制度中的某一种。

格劳孔：是的，确实听说过各种各样奇怪的政治体制。

苏格拉底：那么，你是否知道，有多少种政治体制，就一定有多少种类型的个人？或者你认为政治体制是以某种方式从橡树里或岩石中形成的，而不是来源于城邦居民的性格特征？如果一种性格特征比其他性格特征更重要，那么这种性格特征就会使其所有其他性格特征都倾向于它，对吧？

格劳孔：是的，这是政治体制产生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苏格拉底：因此，如果城邦有五种类型，那么任何特定的个人也应该具有五种心灵特征中的一种。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已经描述了与贵族政体相对应的那种个人，并称之为善者和正义者，这么称呼没什么问题，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描述以下几种类型的人——符合斯巴达制度的好胜心强、雄心勃勃的人，然后是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对应的那些类型的个人。这将使我们能够看出他们中谁是最不正义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和最正义的类型加以比较；最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些方面完成比较：绝对正义和绝对不正义会分别对绝对正义者和绝对不正义者带来幸福还是不幸。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追随色拉叙马霍斯，去追求不正义，或者选择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观点——追求正义。你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做吗？

格劳孔：我们绝对应该这么做。

苏格拉底：嗯，我们先从各种政体的特征开始着手研究，然后转向个人，因为这样我们更容易看清他们。因此，我们最好先来看看“雄心勃勃的”政体——我想

不出另一个熟悉的词来形容它——也许我们应该称它为“荣誉政制”或“荣誉政体”。我们将结合这种体制来考察它对应的那种类型的个人；然后是寡头政体和寡头政体对应的个人；接下来我们再来考察民主政体，并试着对民主政体的个人形成一种印象；最后，我们会把注意力转向一个城邦的僭主政体，然后我们会研究僭主政体的特征。这对于我们评估所有这些政体和个人类型是个好办法，对吧？

格劳孔：是的，这是进行调查和评估的一种完全合理的方式。

苏格拉底：那好吧，让我们试着解释一下从贵族政体到荣誉政体的转变。我认为这一点很简单——当社会中出现冲突时，所有的政治变革都是由实际拥有权力的城邦成员自己发起的。即使人数少，只要他们同心协力，就不会造成混乱。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格劳孔，一个城邦的变革是怎样产生的呢？辅助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冲突是怎样产生的呢？也许你想让我们模仿荷马，祈祷缪斯女神告诉我们“冲突是如何发生的”，让她们用一种浮夸而傲慢的方式，用一种嘲弄和取笑孩子时才使用的半严肃的语气告诉我们。

格劳孔：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她们会这么说：尽管这种结构的城邦要经历变革是困难的，但万物皆有生死，有兴盛就有衰亡，所以即使是这种结构也不会永远存在，而是会分崩离析。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生育期和不育期并不局限于植物：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也会周期性地经历精神和身体上的生育期和不育期，它们每经历一次周期就相当于完成一次革命。短命的生物周期短，长寿的生物则相反。就人类而言，尽管你训练出来的人很聪明，可以管理你的城邦，尽管他们用理性弥补了感官的缺陷，但他们仍然不明白人类也有生育期和不育期。因此他们会选错时间，在不该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

神圣产物的周期是由一个完美的数字来定义的，而人类却以其中最小的数字作为其周期。包含三级四项在内的掌控与被掌控的乘法，或是借助拥有相同单位的有理数的相似与不相似，或是借助加减法，得到最终的数字。其中的基础比例为四比三，其与五组合，然后做三次乘法，得出两项和谐：一项源自等因子乘法与一百乘以同次方的组合，另一项源自相等或是不相等因子的乘法，也就是其中之一是有理数，全都减去一，其对角线的平方与一百相乘；或是其中之一是无理数，

全都减去二，其对角线的平方与一百相乘；还有一个是三的立方，再与一百相乘。

所产生的几何数字决定了生育周期——也决定了所生子女的质量——当你的守护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在错误的时期将男女配对，这样生出来的孩子就会缺乏天赋或变得不幸。也许上一代也会选择这些孩子中最优秀的人担任公职，但他们也不会像他们本能够做到的那样优秀；当他们反过来继承父亲的权威地位时，尽管他们是守护者，但他们开始忽视我们的主张：他们会低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然后是体育锻炼，因此城邦的年轻人会变得无知。因此，即将被任命的下一代统治者将不会特别擅长守护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不会那么擅长评估赫西俄德和我们所谈论的种姓——金和银的种姓，铜和铁的种姓。铁会和银混在一起，铜会和金混在一起，矛盾和不协调时有发生，而且无论发生在哪里，总会滋生敌意和对立。必须承认，这就是产生冲突的“谱系”，无论它们发生在何时何地。

格劳孔：是的，我们会支持她们的意见。

苏格拉底：我们必须这么做，她们毕竟是缪斯女神。

格劳孔：她们接下来会说什么？

苏格拉底：一旦冲突产生，两个种姓就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靠拢。铁和铜的种姓倾向于商业，想要拥有土地、房屋、黄金和白银。另一方面，黄金和白银阶层并不觉得自己需要钱，因为他们天生拥有财富，他们往往在气质上被善和传统方式所吸引。由于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反感，最终他们达成某种妥协，同意将土地和房屋分配给他们自己，使之成为私有物，同时他们征服了以前的朋友和被守护者，使他们沦为自己的家丁和奴隶——本应承担战争职责并保护他们的人，现在反倒变成奴役和压迫他们的人了。

格劳孔：是的，我认为这是政体发生变化的原因。

苏格拉底：这种政体介于贵族政体和寡头政体之间，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不管怎样，这就是政体改变的方式。一旦它发生了，该如何治理这个城邦呢？也许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某些方面，它会不会效仿寡头政体和它之前的政体（因为这种政体介于贵族政体和寡头政体之间），而在其他方面，它会不会有自己独特之处？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现在，统治者将受到尊重，士兵将不参与任何商业活动，如农业和制造业，将为自己安排公共食堂，并致力于体育锻炼和战争训练。在所有这些方面，它都反映了之前的政治制度，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另一方面，人们将不愿意选择有知识的人担任政治职务，因为到那时，城邦内唯一的知识分子将是缺乏魄力的复杂人物。城邦将倾向于热情奔放的人，他们天生更适合战争而不适合和平；这种政体会重视战争所需要的谋略和其他才能，会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战争上。这些特征大部分都是这种政体所特有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而且，这种城邦的成员同寡头政体下的人一样，都对金钱充满渴望。他们会对金银抱有狂热的敬意，但这是一种隐秘的尊重，因为他们家里都有储藏室和地窖，他们可以把钱藏起来，还会用墙把他们的家围起来，把它当作私有产业，在那里他们可以在爱妾和其他任何人身上大把地花钱。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但因为他们看重金钱，却不愿意公开获取，所以他们实际上会很吝啬——尽管他们很乐于花别人的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必会暗地里寻欢作乐，规避律法，像孩童逃避父亲一样。所有这一切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教育将是被迫的，而不是教授给那些愿意倾听的学生，这是由于他们忽视了真正的缪斯——以及她的同伴，理性和哲学——因为他们更重视体育锻炼而不是文艺教育。

格劳孔：你说的是一种良莠参半的政体。

苏格拉底：是的。这是一种混合形式的政体，但由于激情的因素占主导地位，只有一个方面特别突出，那就是它的好胜心和野心。

格劳孔：是的，这一点非常明显。

苏格拉底：那么，关于这个政体的起源和性质，就讲到这里了。我认为，对这个政体的轮廓做一个口头概述就可以了，而不是把所有的细节都填进去，因为即使是一个概述也能让我们看到人类正义和不正义的极端所在，而要详细地研究每一种可能的政体和它对应的个人的特征是永远不可能的。

格劳孔：没错，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与这个政体相对应的个人呢？他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呢？他是怎样的人呢？

阿得曼托斯（插话道）：我认为这种人的好胜心与格劳孔相近。

苏格拉底：也许在这方面他们会很相似，但我认为，他的某些特征与格劳孔完全不同。

阿得曼托斯：哪些方面？

苏格拉底：他们一定会更固执，在文艺教育上花的时间会更少。然而，他会认可文艺，他会喜欢听课，即使他自己不擅长演讲。这种人会严厉地对待奴隶（不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那样只是保持对他们的优越感），但他会对他喜欢的人很温柔。他会过分服从权威，而且他自己也野心勃勃地渴望权威。他会把军事上的成就——而不是演讲能力等——看成是个人有资格担任政治职务的标准，他还会喜欢运动和打猎。

阿得曼托斯：是的，因为这些是我们一直在描述的这种政体的特征。

苏格拉底：现在，作为一个年轻人，这种类型的人会鄙视金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会抓住一切机会获取金钱，这是因为他唯利是图的一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现出来，因为他对善的态度会受到玷污，因为他缺少了最好的守护者。对吧？

阿得曼托斯：那守护者是什么样的人呢？

苏格拉底：他拥有一个把理性和文艺结合起来的心灵。只有当一个人的善贯穿他一生时，善才会完好无损。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一个荣誉政体下的个人在他年轻时就是这样的，他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这种城邦对应的个人。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至于他的性格特征，大概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好父亲的儿子，但他生活在一个管理不善的城邦，因此他不追逐地位和职位，也避开

了诉讼和所有这类涉及公共事务的活动，他很乐意被忽视，从而避免了参与其中可能带来的所有麻烦。

阿得曼托斯：是的。但他是如何变成一个荣誉类型的个人的呢？

苏格拉底：这一切都始于他母亲的抱怨，当他听到他母亲抱怨他的父亲没有政治权力，这使她在其他女人之中受到轻视。然后她发现他对钱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在私人诉讼或政治事务中也不与人争斗，不毁谤他人，也不会因这类事情动怒；她还注意到他总是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对她很冷漠（谈不上尊敬，也谈不上不敬）。这一切都让她很生气，她告诉他，他的父亲缺乏男子气概，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并且不停地抱怨着（这种抱怨与其他女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发出的抱怨一样）。

阿得曼托斯：是的，有很多这类的抱怨。

苏格拉底：你知道，即使这家的仆人表面上忠实，也会背着他们跟他的儿子讲这些事情。如果仆人们注意到，某个年轻人的父亲遇到有人欠他钱的、对他行不义之事，但他父亲却不去控告那些人，那么他们就会鼓励这孩子长大后变得比他父亲更像个男子汉，去惩治那些作恶者。这孩子在外面看到、听到了更多类似的事情：他注意到那些安分守己的人被城邦的其他人视为愚蠢，受人鄙视，而那些到处管闲事的人则受到尊重和钦佩。因此，当这孩子听到和看到这一切，也听到他父亲所说的话，近距离地观察他的生活方式，并将其与另一种生活方式进行比较时，他就会被拉向两个方向：他的父亲培养他的理性心灵，而其他则培养他心灵中欲望和激情的部分。他不是一个坏人，但他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他通过折中来解决这些矛盾：他让二者的中间部分——好胜和激情的部分——来主导自己的心灵，所以他变成了一个傲慢的、雄心勃勃的人。

阿得曼托斯：我认为你已经把他的性格特征描述得很充分了。

苏格拉底：这就是第二种政体及其对应的个人。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接下来，借用埃斯库罗斯的话，我们是否应该“谈论哪种国家对应哪一种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是否应该按照我们以往的做法，首先谈论城邦，接着谈论个人呢？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我认为寡头政体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论的政体了。

阿得曼托斯：但是你所说的寡头政体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呢？

苏格拉底：一种以财产价值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这样富人就拥有政治权力，而穷人就被排除在权力之外。

阿得曼托斯：我明白了。

苏格拉底：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地解释一下从荣誉政体到寡头政体最初的转变过程？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但即使是盲人也能看到它是怎么产生的。

阿得曼托斯：那具体是如何产生的呢？

苏格拉底：荣誉政制的衰落是由于人们试图拥有私产——人们渴望自己宝库充盈。首先，人们肆无忌惮地挥霍浪费，因此他们和他们的妻子不得不违法乱纪，以满足他们对于金钱的欲望。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很有道理。

苏格拉底：接下来，我想人人都相互嫉妒，相互攀比，使之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阿得曼托斯：这是很可能的。

苏格拉底：然后，他们会越来越热衷于赚钱，因而他们会重金钱而轻美德。财富和美德就像天平两端盘子里的砝码，总是一个上升，另一个下沉，二者总是相反。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如果在一个城邦里，财富和富人成了人人倾慕的对象，那么美德和好人就会受到轻视。

阿得曼托斯：很明显是这样。

苏格拉底：现在，你要培养你所倾慕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而忽视你所轻视的东西。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最终人们不再有好胜心和野心，而是变得贪婪和唯利是图。人们赞美和钦佩富人，并让他们轻易地获得政治权力；相反，他们鄙视穷人。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然后，他们颁布具有寡头政体显著特征的律法，规定一定数额的财产作为标准——如果寡头政体的程度比较高，那么规定的数额就会大一些；如果寡头政体的程度较低，那么规定的数额则会较小一些——并宣布只有那些财产达到这个标准的人才能在政府中担任公职。他们要么使用武力通过这项立法，要么已经利用恐吓让这种宪法成为既成事实。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这种政体大致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阿得曼托斯：是的。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呢？我们说它有缺陷，那么这些缺陷是什么？

苏格拉底：首先，你应该先想想它的特征。比如说，如果一个船长是这样任命的——仅仅因为他的财产达到了标准——那么，即使他再适合当船长，贫穷也会使他无法当选。你认为这会造成什么后果？

阿得曼托斯：那样的话，这种船长管理下的船只一定会经历非常糟糕的航行。

苏格拉底：那其他领域的领导也会如此吗？

阿得曼托斯：我想是的。

苏格拉底：政治权力会例外吗？或者说这个道理是否也适用于政治权力？

阿得曼托斯：政治权力尤其如此，因为这是最困难、最重要的一种权力。

苏格拉底：显然，这是寡头政体的第一个重大缺陷。

阿得曼托斯：看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它还有一个缺陷，但也许并不那么严重。

阿得曼托斯：什么缺陷？

苏格拉底：这种城邦肯定既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他们住在同一个地方，难免互相猜忌，彼此争斗。

阿得曼托斯：如此说来，这个缺陷也很严重。

苏格拉底：另一个糟糕的缺陷是，他们可能无法与敌人作战。他们可以武装广大民众，以便利用他们去打仗——但相对于敌人，他们可能会更害怕民众；或者他们也可以不利用民众去打仗，然而，当真正的战斗到来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成了真正的“寡头”了！同时，他们唯利是图的本性使他们不愿征收战争税。

阿得曼托斯：这个缺陷对他们也很不利。

苏格拉底：还有一种现象：在这种政体下，人们不会固守一种职业——他们同时是农民、商人和士兵——这是我们一直反对的。你认为这种做法可取吗？

阿得曼托斯：当然不可取。

苏格拉底：现在，你是否同意，这是第一个容忍这种最大弊病存在的政体？

阿得曼托斯：什么弊病？

苏格拉底：有些人可以出卖全部产业，而另一些人则可以买走他的全部产业。卖完产业后，他们继续生活在城邦里，但不作为城邦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既不是商人或制造者，也不是骑兵或步兵——而是沦为赤贫者。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是第一个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政体。

苏格拉底：总之，寡头政体下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否则在这里我们不会同时发现巨富和赤贫。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你如何看待这种政体？我们所谈论的这种人，也就是那些穷奢极欲、肆意挥霍的人，是否真的在我们所考虑的那些方面造福了他的城邦？或者说，他只是个伪统治者，实际上他并没有统治城邦，也没有以任何身份为城邦服务，而只是消费他能得到的任何东西？

阿得曼托斯：是的，他不是个真正的统治者，他只是个消费者。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形容成一个雄蜂？他的家就像蜂巢里的一个巢室（雄蜂在那里出生、成长）。他长大后便成了城邦的祸害，就像雄蜂成为

蜂巢的祸害一样。

阿得曼托斯：我喜欢你这个比喻，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那么，阿得曼托斯，第一种雄蜂长着翅膀，已经被神拔去了刺。然而，第二种——那些能走路的——又分为两类：其中一些是没有刺的，但有些却长有可怕的刺——没有刺的人最终会在年老时沦为乞丐；而另一种带刺的雄蜂就是那些为非作歹的不法分子。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很显然，任何一个存在着乞丐的城邦里必定也存在着小偷、扒手、劫庙犯以及其他不法之徒。

阿得曼托斯：是的，很明显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你在寡头政体下的城邦里能够找到乞丐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除了统治者以外，几乎每个人都是乞丐。

苏格拉底：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说法，这种城邦里也存在着很多带刺的雄蜂——那些被统治者强行镇压的罪犯，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的确是这样。

苏格拉底：我们可以说，这些罪犯存在的直接原因是缺乏教育、不好的教养和糟糕的政治制度，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寡头政体下的城邦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我们刚才描述了它的主要缺陷，尽管可能还有更多。

阿得曼托斯：你讲得差不多了。

苏格拉底：总之，寡头政体就是一种以财产价值作为标准来决定统治资格的政体，我们对这种政体的描述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我们应该谈谈这种政体对应的个人的产生和他们的性格特征。

阿得曼托斯：好的。

苏格拉底：由荣誉政体对应的个人转变为寡头政体对应的个人，其过程是这样的，对吧？

阿得曼托斯：其过程是怎样的？

苏格拉底：当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荣誉政体统治者的家庭，他首先会尊敬他的父亲，并追随他的脚步。然而，后来他发现他的父亲突然在政治上遇到困境，如同遭遇了海难，并看着他的父亲和他所有的财产都被冲到海里。他的父亲可能曾是一名军事指挥官，或担任其他重要职位，后来由于谄媚者的诬陷而被告上了法庭，被处死、流放或剥夺公民身份，所有财产被没收。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是有可能的。

苏格拉底：阿得曼托斯，这个孩子目睹了这一切，经历了这一切，失去了他的财产，他变得害怕了，立刻把他野心和激情的一面从他心灵的王位上抛了下去。他被贫穷打倒，转而从事世俗的商业活动，并通过勤俭节约逐渐积累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把他贪婪、唯利是图的一面安插在王位上，他会把它奉为自己内心的波斯国王，用王冠、项链和弯刀来装饰它，对吧？

阿得曼托斯：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我想，他理性和激情的一面，将被迫卑躬屈膝地匍匐在国王双脚的两侧。他只允许他的理性思维进行计算和研究的是关于如何增加他的财富，他只允许他的激情感受到的事情便是钦佩和尊重富人和财富，他把自己的野心限制在获得金钱和达到目的的任何手段上。

阿得曼托斯：没有哪一种转变比这种——一个年轻人由野心勃勃变得唯利是图——更迅速、更彻底的了。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他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寡头政体对应的那种个人吗？

阿得曼托斯：嗯，他的确是从寡头政体演变而来的那种政体对应的个人。

苏格拉底：那么，让我们看看这种人是否具有和这种政体相似的特征。

阿得曼托斯：好的。

苏格拉底：第一个相似之处是他对金钱的高度重视，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还有一个事实是，他很节俭，工作也很努力。他只满足他的那些必要的欲望，而抑制其余的欲望（他认为这些欲望是毫无意义的），这样就不会产生任何额外的开支。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他唯利是图，而且不停地积攒财富，这是人们普遍赞赏的品质。这不正是我们所描述的这种政体所对应的个人的特征吗？

阿得曼托斯：我想是的，总之，金钱对城邦和他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苏格拉底：我想，这是因为他从不注重自己的教育吧。

阿得曼托斯：我想是这样，否则，他不会如此器重一个盲人，让他来当剧中的主角。

苏格拉底：说得好。那么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说，他缺乏教育，这使他内心产生了雄蜂般嗡嗡的欲望——有些是乞丐一类的，有些是罪犯一类的，但总的来说它们被强行地、坚定地压抑住了？

阿得曼托斯：当然可以这么说。

苏格拉底：那么，你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些人具有罪犯一样的特征呢？

阿得曼托斯：那你说呢？

苏格拉底：当他们被委托守护孤儿时，当类似的容易犯错的机会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你就可以看出来。

阿得曼托斯：的确。

苏格拉底：这清楚地表明，正是因为一些残存的体面让他们强行压制了自己内心的邪恶欲望，因此他们在其他情况下才有了公平交易的名声。他们压抑这些欲望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也不是因为他们用理性驯服了它们，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害怕——害怕失去他们剩余的财产。你同意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当然同意。

苏格拉底：但是，当他们花别人的钱时，阿得曼托斯，那么我敢说，他们大多数人所包含的雄蜂般的欲望就会彻底暴露出来。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所以内心矛盾是这类人的特点：他不是一个人，他被一分为二了，也就是具有双重性格。但总的来说，他内心较好的那部分欲望能够战胜较坏的那部分欲望。

阿得曼托斯：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这种人给人的印象比很多人都好，但他离真正的善还差得很远，而真正的善需要精神上的和谐与统一。

阿得曼托斯：我同意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此外，因为在金钱方面很吝啬，他不会冒任何风险去努力赢得一些政治上的胜利，或者为了获得公众的认可而去做好事。他不愿为了声望或其他任何涉及与他人竞争的事情而花钱，因为他害怕唤醒他花钱的欲望，害怕在竞争的时候召唤金钱的帮助。所以他以真正的寡头政体的方式战斗，只花费一小部分钱财，于是他通常会被打败——但他却保全了自己的财富。

阿得曼托斯：对。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理由怀疑一个由寡头政体统治下的城邦和一个卑鄙的唯利是图之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对吧？

阿得曼托斯：我毫不怀疑。

苏格拉底：接下来，我想我们应该试着看看民主政体是如何开始的，一旦它存在了，它具有什么特征。这将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政体对应的个人，然后我们可以评估他的优点，与其他类型的个人对比。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符合我们迄今为止探讨的方式。

苏格拉底：你不认为，从寡头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转变是人们贪得无厌地追求尽可能多的财富所造成的结果吗？

阿得曼托斯：那么具体情况呢？

苏格拉底：我的看法是，由于城邦内部的政治权力取决于财富的占有，统治者不愿意用法律手段遏制年轻一代中的败家子，阻止他们挥霍钱财，变卖自己的地产，因为这使他们能够买下那些地产，并以利息发放贷款，从而变得更加富有，获得更多的公众地位。

阿得曼托斯：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苏格拉底：因此，这已经足以证明：一个城邦的公民群体不可能同时高度评价富裕和高度自律——他们一定会轻视其中一个。

阿得曼托斯：是的，很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而寡头政体中对挥霍行为的忽视和纵容在过去已经被证实会使某些人陷入贫困。

阿得曼托斯：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我想，这些人就蹲在城邦的某个角落，用刺和其他武器武装自己。他们有些人负债累累，有些人失去了公民身份，有些人正承受着双重困难。他们憎恨那些吞并了他们财产的人，渴望革命，并密谋反对那些人和其他所有人。

阿得曼托斯：确实是这样。

苏格拉底：但他们的目标——那些驼背商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继续将金钱的毒液注入城邦中任何向他们屈服的其他成员，他们继续收取复利，然后再利滚利，使城邦中充斥着雄蜂和乞丐。

阿得曼托斯：他们必定会这么做。

苏格拉底：但他们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消除这类麻烦的意图，比如通过禁止滥用个人资产或通过某种替代立法来杜绝这类行为。

阿得曼托斯：还有什么替代立法？

苏格拉底：它不如最好的法律有效，但它确实能够促使城邦成员培养美德。我的意思是，如果有这样一条法令，它能够确保大多数自愿签订的契约由出借人自担风险，那么在城邦内获取金钱就会变得不像以前那么无耻，而我们刚才谈论的那种罪恶就会减少。

阿得曼托斯：会减少很多。

苏格拉底：然而，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城邦的统治者们——出于我们一直在描述的各种原因——使他们的臣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他们自己和家人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所以他们变得娇生惯养，懒惰软弱，既无法抵御快乐的诱惑，也无法经受痛苦。对吧？

阿得曼托斯：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除了赚钱，他们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他们毫无善心，在这一点上他们和穷人没有什么区别。对吧？

阿得曼托斯：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因此，这就构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基础。但当他们一起走在街上时，或者在任何情况下聚集在一起时——比如一起观看表演，或者一起行军，甚至同处险境——他们会互相注视，这时穷人就不会被富人鄙视了。穷人往往很瘦，皮肤晒得黝黑，当他们在战场上和一个富人并肩作战时——这些富人经常待在室内，养得白白胖胖的——他们会注意到富人气喘吁吁、孱弱无力的样子。你不难想到，这些穷人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他们自己的懦弱才让富人变得富有；他们私下聚在一起时，还会彼此议论：“那些富人本应一无所有，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本应属于我们。”

阿得曼托斯：我相信他们会这么做。

苏格拉底：对于一个不健康的身体来说，有时只需要一点轻微的外部影响就能将身体推向疾病，有时根本不需要任何外部因素就能让身体的各个部分开始相互对抗。同样地，一个同样处于不健康状态的城邦只需要一个轻微的借口——一方可能会从外部寡头制城邦中获得援军，而另一方可能会从外部民主制城邦中获得援军——就会生病并开始发生内战，有时根本不需要外部影响就足以发生内部冲突。对吧？

阿得曼托斯：肯定会是这样。

苏格拉底：因此，在我看来，民主始于城邦中贫穷的成员取得胜利。他们杀死一些富人，驱逐另一些富人，并给予所有剩下的人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在民主制度下，政府职位通常是通过抽签决定的。

阿得曼托斯：是的，民主政体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但它不一定涉及武力：恐吓的手段可能被用来赶走敌人。

苏格拉底：好的，但民主政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政体？它有何特征？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民主政体所对应的个人。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首先，城邦的成员是自治的，对吧？城邦充满了个人独立和言论自由，每个人都有权利做他想做的事情，对吧？

阿得曼托斯：据说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如果人们被赋予了这种权利，那么显然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创造适合自己的生活。

阿得曼托斯：显然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我想，相比于其他城邦，这种城邦里的人拥有更多样的个人特征。

阿得曼托斯：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华丽的一种政治制度，它的美丽在于它装饰着人类的每一种特征，就像装饰着五颜六色的花朵的锦衣华服一样。我想很多人会觉得它很有吸引力，就像女人和孩子很容易被色彩鲜艳的东西吸引一样。

阿得曼托斯：是的，它能够吸引很多人。

苏格拉底：这里也是选择一种政体的好地方，阿得曼托斯。

阿得曼托斯：为什么？

苏格拉底：因为这里非常开放，它包含了所有类型的政治制度。对于任何想要构建一个城邦（就像我们刚才所做的那样）的人来说，探访一个民主政体下的城邦是必不可少的，这有助于他选择自己喜欢的类型。它是政治制度的杂货铺：你可以参观它，做出你的选择，然后确定适合你城邦的制度。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想，在这里很容易找到合适的模板。

苏格拉底：在这种城邦里，即使你很擅长政治事务，也没人强迫你担任政治职务；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没人能强迫你服从任何命令；即使发生了战争，你也可以不参加，或者，即使别人都要求和平，你也可以主张战争——如果和平非你所愿。同样，尽管法律禁止你从事行政或司法事务，但如果你愿意，你仍然可以从事这两种事务。就短期来看，这难道不是一种非常愉快的生活方式吗？

阿得曼托斯：就短期来看可能是的，但长期可能就不行了。

苏格拉底：这种城邦里充斥着死刑犯一般微妙的冷漠。我相信你在这种城邦里一定有过这种经历：那些被判处死刑或流放的人仍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他们四处游荡时，没人关心或在意他们，就像死人一样缺乏存在感。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种事很常见。

苏格拉底：这种政体非常宽容自由，没人会认为，它对待我们创建城邦时谨慎提出的原则的态度是迂腐的——“灵活”和“专横”这两个词可能更准确。我们说，一个人只有从小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玩耍、生活、受教育，才能成为一个善者，除非他生来就具备非凡的天赋。然而，这种政治制度傲慢地蔑视所有这些原则，也不在乎人们在从政之前的个人背景如何，只要他声称会讨得普通民众的欢心，他就会在这种政体下受到尊重。

阿得曼托斯：这是一种非常粗鄙的政体。

苏格拉底：民主政体便拥有这些以及类似的特征。它看起来就像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宽松的、多样化的政治制度，它对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他们是否真的如此。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这种政体对应的个人是什么样的呢？我想我们最好从他的性格特征开始考虑，就像我们在探讨政体时所做的那样。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想，任何吝啬的寡头也会按照他自己的样子来培养他的儿子。

阿得曼托斯：很可能是这样。

苏格拉底：因此，他也会竭力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任何花钱的享乐——那些被归类为不必要的享乐。

阿得曼托斯：显然他会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为了让我们的讨论清晰明了，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必要的欲望和不必要的欲望吧？

阿得曼托斯：好的，我们先来定义它们。

苏格拉底：把任何我们无法抑制的欲望和任何对我们有益的欲望都描述为必要的，这种描述正确吗？我的意思是，这两种类型的欲望对人性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从必要的角度来考虑它们应该是对的。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有些欲望如果我们从小就接受训练是可以戒除的，而且它们的存在肯定没有好处，甚至可能有害，这种欲望我们应该认为它们是不必要的，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要不要每一种都举一个例子，这样我们就能大致了解它们的特征了？

阿得曼托斯：这样就再好不过了。

苏格拉底：你认为吃的欲望（不超过人体健康所需），以及对面包和菜肴的欲望是必要的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事实上，对面包的渴望在两种意义上都是必要的：它是有益的，而且任何生物都离不开它。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而对菜肴的渴望只是为了身体健康。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然而，如果欲望超过了这些基本所需，或者想要更加多样化的食物呢？这些欲望通常可以通过年轻时养成的自我约束的习惯来戒除，而且它们对身心都有害（它们会妨碍人们达到智慧和自律），所以我们说它们是不必要的。对吧？

阿得曼托斯：对，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

苏格拉底：我们是否可以说，不必要的欲望意味着花钱，而必要的欲望由于有助于工作，因此意味着赚钱？

阿得曼托斯：当然可以。

苏格拉底：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性欲，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按照我们之前的区分方式，我们所说的雄蜂类型的人充满了这些快乐和欲望，且被不必要的欲望所掌控，而吝啬的寡头类型的人则被必要的欲望所掌控。对吧？

阿得曼托斯：毫无疑问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让我们回到寡头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过渡上来，在我看来，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

阿得曼托斯：怎么发生的？

苏格拉底：当一个年轻人成长于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无教养和吝啬的环境，尝到了雄蜂的蜜，开始与凶猛、危险的野兽交往，这些野兽会为他安排各种各样你可以想象到的乐趣——我认为，这就是从内心的寡头思想向民主思想过渡的开始。

阿得曼托斯：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苏格拉底：我们发现，在政治层面上，当一个党派得到来自外部盟友的增援时，这种过渡就会发生。同样地，当我们年轻人心灵中的某种欲望得到外部拥有同样信念和教养的欲望支持时，他的心灵同样会发生改变。

阿得曼托斯：绝对如此。

苏格拉底：如果他心灵中寡头思想的成分受到父亲或其他亲戚的指责而加强时，我认为这会导致他的内心产生思想矛盾，一场心灵的内战将会爆发。

阿得曼托斯：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

苏格拉底：我认为，有时候民主的成分会被寡头的成分打败，他的一些欲望会被扼杀或驱逐。当约束被注入这个年轻人的心灵，他的生活便会重新步入正轨。

阿得曼托斯：是的，有时会这样。

苏格拉底：我认为，有时候由于父亲对孩子的教养不当，就会导致他的另一些欲望——与被驱逐的那些欲望一样——茁壮成长，变得羽翼丰满、日益强壮。

阿得曼托斯：是的，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苏格拉底：这些欲望又把他拉回到他以前的老伙伴那里，在暗中勾结之后，这种欲望便得到了大量地繁殖和滋生。

阿得曼托斯：这是必然的。

苏格拉底：最后，我想，这些欲望占领了年轻人的思想堡垒，却发现这座堡垒只是一座被遗弃的空城：里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没有良好的习惯和真实的思想——它们是神明垂青者最好的哨兵和守护者。

阿得曼托斯：没错，它们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守护者。

苏格拉底：于是，虚假的、华而不实的思想和观点，取代了这些守护者，冲上了山头，占据了年轻人的思想堡垒。

阿得曼托斯：我认为你是对的。

苏格拉底：然后，年轻人又回到那些吃忘忧果的老伙伴那里，并公开和它们生活在一起。如果他的亲戚们派援军来增援他心灵中吝啬的部分，那些华而不实的想法就会关上他思想堡垒的大门。它们不仅不让这些援军进来，而且还拒绝接受来自家庭以外的德高望重者的任何调解。一旦赢得了战争，它们就会谴责约束，说它头脑简单，并会剥夺它的权利，把它流放出去；它们还会把自制称为懦弱，毁谤它的名声，然后驱逐它；它们坚持认为，适度意味着风格单调，节俭就是吝啬，然后，在一大堆有害无利的欲望的帮助下，它们把这些美德驱逐到国境之外。

阿得曼托斯：它们必定会这么干。

苏格拉底：一旦它们接管了新信徒的心灵，便会为了伟大的秘密而净化它，也就是清空别的思想。接着，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召回那些处于流放之中的桀骜不驯、混乱纷扰、奢侈无度和放荡不羁。它们高傲地游行着，头戴花冠，前呼后拥。它们歌颂这些品质，却掩盖了这些品质的本质：它们把桀骜不驯称为博学，把混乱纷扰称为自由，把奢侈无度称为华丽，把放荡不羁称为勇敢。这大致解释了一个年轻人把对必要的欲望的制约换成了对不必要、徒劳的享乐的纵容，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你解释得很好。

苏格拉底：我想，从那以后，他将在必要的欲望和不必要的欲望上花费一样多的金钱、精力和时间。然而，如果运气好的话——如果他没有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当他长大了，心灵逐渐趋向于稳定，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部分流亡者回来，而不完全屈服于入侵者，那么他就会找到一种平衡各种快乐的生活方式。他臣服于每一种快乐——只要轮到哪种快乐掌控他的内心，他就让那种快乐得到满足，各种快乐如此循环。他不剥夺任何欢乐的权利，而是平等地满足它们。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有人告诉他，各种快乐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些快乐源于好的欲望，应当珍视并培养；而有的快乐源于坏欲望，应当加以控制和压抑——他便会置若罔闻，他思想堡垒的大门会拒绝向真理敞开。他坚持说，所有的快乐都是差不多的，因此应该一视同仁。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这就是他的态度和行为。

苏格拉底：这就是他的生活：每天沉溺于各种轮番而来的欲望——今天他会在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明天他又会靠只喝水来减肥；他有时会锻炼身体，有时则会游手好闲、无所顾忌；有时他又会心血来潮，突然开始学起哲学来；他有时参与城邦事务，四处奔波，进行公开演讲和其他职责；他有时会对军事事务感兴趣，于是便倾向于军事生活；他有时又当起了商人，一心扑在生意上；他的生活方式毫无规律可言，但他认为这是一种充满乐趣的、自由的、令人羡慕的生活，他决不会放弃这种生活。

阿得曼托斯：你对平等主义者的描述堪称完美。

苏格拉底：而且，我认为这种人也是五彩缤纷、八面玲珑的，就像他所在的城邦一样，是一个华丽而多样的拼图。他的生活方式会被许多男女所钦佩，因为它包含了许多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范例。

阿得曼托斯：是的，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人看作民主政体对应的个人，我们不妨称之为民主分子。

阿得曼托斯：我同意。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剩下来要做的就是描述僭主政体和它对应的个人，它们是最优秀的搭档——僭主政体和僭主。

阿得曼托斯：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僭主政体是如何开始的，阿得曼托斯？当然了，我们确信它是从民主政体演变而来的。

阿得曼托斯：是的，很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我想知道，从民主政体转变为僭主政体的方式，是否与从寡头政体转变为民主政体的方式大致相同。

阿得曼托斯：请解释一下。

苏格拉底：寡头政体引以为善并赖以建立该政体的基础是财富，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发现，正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忙于赚钱而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导致了它的衰落。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所以我知道的是，民主政体的衰落是否也是由对它引以为善的事物的贪得无厌所导致的。

阿得曼托斯：那么你认为它引以为善的事物是什么？

苏格拉底：自由。我相信你在一个民主政体下的城邦里生活过，你或许听他们说过，没什么比自由更好的了，因此民主是唯一适合自由的环境。

阿得曼托斯：是的，经常听到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那么，现在我补全我刚才所提的那个问题：是不是对自由的贪得无厌和对其他一切的忽视导致了民主政体的变革，并产生了对于僭主政体的需求？

阿得曼托斯：那这具体是怎么发生的？

苏格拉底：由于对自由的渴望，一个民主政体下的城邦可能会选出坏分子当领导人。民主政治陶醉于过多的、纯粹的自由；然后，我想，除非统治者非常宽容，

给予该政体足够的自由，否则它会指责这些统治者是罪恶的寡头分子，并惩罚他们。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就是民主政体的所作所为。

苏格拉底：那些顺从权力的人遭受欺辱，被描述为甘愿为奴、无足轻重的人；钦佩和尊敬是给予那些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如此表

现——统治者表现得像臣民，而臣民则表现得像统治者——的人。这样的城邦会把自由发挥到极致，因此，上述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我的朋友，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会渗透进每个家庭，最终，甚至连动物也会被感染。

阿得曼托斯：你能向我们解释一下吗？

苏格拉底：例如，对自由的追求使父子互换位置的现象越来越常见：父亲害怕儿子，儿子不敬父母，甚至和他们平起平坐。无论一个人是本国公民还是外国居民，甚至是外国游客，他们之间都没有任何区别：每个人都完全平等。

阿得曼托斯：是的，的确会发生这种情况。

苏格拉底：那些都是最典型的情况，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情况。例如，在这种政体下，老师害怕学生，甚至迎合他们，而学生轻视他们的老师和护理员。简而言之，年青一代开始变得像老一辈了，他们把任何谈话或行动都变成了与长辈的实力较量。与此同时，城邦中年长的成员也逐渐趋同于年轻的成员，表现出轻浮和轻佻，并以年轻人为榜样，因为他们不想被认为是令人讨厌的暴君。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当男女奴隶拥有和他们主人一样多的自由时，这个城邦广泛的自由达到了顶峰，而且，我差点忘了说男人和女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平等的。

阿得曼托斯：我们为什么不按照埃斯库罗斯的主张去做呢？他在提出“我们要不要畅所欲言”这一问题时阐明了这一主张。

苏格拉底：那么，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果你没有看过，你永远不会相信这个城邦的宠物比其他城邦的宠物拥有更多的自由。正如谚语所说，狗确实开始像它们的

女主人了，而马和驴也是如此，它们学会了绝对自由地昂首阔步，在路上遇到任何不避让的人都会直接撞上去。而其他一切也同样充满了自由。

阿得曼托斯：你告诉我的，其实我自己就经历过，我在出城的路上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苏格拉底：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总之，在民主制城邦里，公民的思想变得非常敏感，他们对最轻微的约束性暗示都会感到愤怒和烦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且他们非常担心有人可能会对它们进行任何管束，所以，我相信你也知道，他们会漠视法规，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很清楚这一点。

苏格拉底：所以我认为，僭主政体已经产生了健壮而充满活力的萌芽。

阿得曼托斯：没人能否认它的活力。但接下来呢？

苏格拉底：民主政体也会感染那种导致寡头政体走向灭亡的疾病，但由于其开放性，这种疾病会以一种更致命的、影响力更广泛的形式奴役民主政体。事实上，物极必反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季节、植物和身体健康都遵循这一原则，政治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阿得曼托斯：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苏格拉底：换句话说，在个人和政治层面上，过度自由只会变成过度奴役，这种说法也是合理的。

阿得曼托斯：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下述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僭主政体一定会从民主政体中产生——从自由的顶峰到最残酷、最野蛮的奴役形式。

阿得曼托斯：是的，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但我认为你要问的不是这个，而是在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中不断扩散并奴役着这两种政体的疾病究竟是什么。

阿得曼托斯：对。

苏格拉底：我之前提到过那些懒惰奢靡之徒，以及他们如何成为领导者和随从，这取决于他们勇气的大小。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像雄蜂一样的人——领导者

有刺，追随者没有刺。

阿得曼托斯：是的，没错。

苏格拉底：嗯，这两种雄蜂的出现会使任何政治体系陷入混乱，就像黏液和胆汁对身体的影响一样。能够预见未来并采取预防措施是一个好的医生和立法者的标志，这也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养蜂人的标志。在理想的情况下，他们应该设法阻止雄蜂的繁衍，但如果它们已经出生了，就应该尽快消灭它们，包括它们的蜂巢和其他所有东西。

阿得曼托斯：是的，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如果没有足够清晰的观察，我们永远无法做出我们想要的评估。以下步骤将会有所帮助。

阿得曼托斯：什么步骤？

苏格拉底：假设一个民主政体下的城邦有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事实上确实如此。首先，它的开放性会导致雄蜂群体在其中发展，在这方面它类似于寡头政体。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但这个群体在民主制城邦比在寡头制城邦要活跃得多。

阿得曼托斯：为什么？

苏格拉底：因为，在寡头制城邦里，这个群体得不到任何尊重，也被排除在政治事务之外，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相反，在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中，他们都是主导因素：他们最有活力的成员演讲、做事，而其余的人则围着大厅嗡嗡作响，阻止任何人提出不同的观点，因此，民主社会的政府几乎完全掌握在这个群体手中。

阿得曼托斯：是的，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第二个人群不断地从城民中冒出来。

阿得曼托斯：什么人群？

苏格拉底：尽管每个人都在努力赚钱，但在获取财富方面做得最好的总是那些最自律的人。

阿得曼托斯：往往如此。

苏格拉底：我想，对雄蜂们来说，他们是丰富的蜂蜜来源：雄蜂们很容易从那里吸取蜂蜜。

阿得曼托斯：但是，要从穷人那里榨取脂膏是不大可能的。

苏格拉底：这部分人被称为富裕阶层，他们就是雄蜂的饲料。

阿得曼托斯：我觉得这么说很有道理。

苏格拉底：第三个群体是普通民众，也就是平民，他们不会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政治上，也没有太多财产。他们构成了人口的最大部分，当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时，他们是一个民主制城邦中最有权威的群体。

阿得曼托斯：没错，但他们不经常集会，除非有蜂蜜可采。

苏格拉底：不过，他们却总能分享到蜂蜜。他们的那些拥护者竭力抢劫富人，然后将大部分财富留给自己，而只将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分给他们。

阿得曼托斯：是的，他们就是这样得到蜂蜜的。

苏格拉底：我想，他们的受害者将被迫为自己辩护，向人民发表演讲，并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阿得曼托斯：他们必定会这么做。

苏格拉底：然后，他们被民主制城邦的领导人指责阴谋反对人民，被诬陷为寡头，即使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革命的意图。

阿得曼托斯：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最终，当他们意识到广大民众试图冤枉他们的时候（不是因为民众们真的想这么做，而是因为无知的他们被城邦领导人的谎言和诽谤误导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实际上才会不情愿地成为寡头（并不是他们真的想这样做，而是雄蜂的刺会将这种毒素注入他们的体内，使毒素在里面生长）。

阿得曼托斯：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结果便是双方转而对彼此的行为进行传讯、诉讼和审判。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人们总会树立一个人作为他们的带头人，这个人在他们的悉心培育下会获得巨大的威望。

阿得曼托斯：是的，他们确实会这样做。

苏格拉底：那么，很明显，这个带头人是唯一可能培育出僭主萌芽的根源。

阿得曼托斯：这一点很清楚。

苏格拉底：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带头人变成了僭主呢？当一个带头人的行为开始变得像我们听说过的阿卡迪亚的宙斯圣地上的人时，这一点不就很明显了吗？

阿得曼托斯：那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苏格拉底：这个故事说，任何人只要尝了掺在其他祭品中的一点人肉，他就一定会变成一只狼。你应该听说过这个故事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听说过。

苏格拉底：人民的带头人不也是这样吗？假设人民群众或多或少处于他的掌控之下，而让同胞流血这种事情并不会让他感到内疚；假设他诬陷并指控某人，最后把他告上法庭，害死了他，从而夺取了一个人的生命；假设他邪恶的嘴里尝到了一个同胞的血味，要求将他流放或判他死刑，并暗示取消债务和重新分配土地，那么，这个人最后要么被敌人暗杀，要么他自己由人变成狼——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僭主，这种结果不是必然的吗？

阿得曼托斯：这绝对是必然的。

苏格拉底：他就是那个挑起平民反对有产阶级的人。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他也可能会被流放，然后不顾政敌的反对又回到他的城邦。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回来时就是个十足的僭主，对吧？

阿得曼托斯：很明显是这样。

苏格拉底：另一种可能是，他的敌人可能无法鼓动更多的反对力量来对抗他，从而将他流放或处决，于是转而暗杀他。

阿得曼托斯：是的，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苏格拉底：这时，每个僭主都会提出这样一个典型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要求：他要求人民为他提供护卫人员，保护他这个人民的守护者。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我敢肯定，因为他们担心他的安全，同时又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乐观，所以他们会答应他的要求。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当任何富人因为他的财富而被怀疑反对民主政体时，他就会按照神赐给克罗伊斯的预言行事：“毫不犹豫地逃到赫尔墨斯河岸，不担心被别人嘲笑为怯懦。”

阿得曼托斯：是的，因为如果不跑他就没有第二次担心的机会了。

苏格拉底：是的，如果他被抓住了，他会被处死的。

阿得曼托斯：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现在，那个人民的带头人显然不是“被打倒在地，四肢伸展的尸体”，而是推翻了许多反对他的人，坚定地站在国家的战车上，由一个人民的带头人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僭主。

阿得曼托斯：这是必然的。

苏格拉底：你觉得他会幸福吗？由这样一个人统治的城邦会幸福吗？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吧。

阿得曼托斯：好的，我们来谈谈这个。

苏格拉底：他在统治的初期会满脸堆笑，逢人问好；他不以君王自居，礼贤下士，于公于私都有求必应；他免除穷苦老百姓的债务，给人民和他的支持者分配土地，并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对吧？

阿得曼托斯：这是必然的。

苏格拉底：与此同时，我想，他会设法与一些被流放的敌人达成某种妥协，并杀死其他拒绝妥协的人。一旦所有威胁都被扫除，他就会转而挑起战争，以便让人

民继续需要他这样一位领导人。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是很有可能的。

苏格拉底：还有，这样他就可以以此为借口向人民征税，让他们陷入贫困，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劳苦，从而无暇密谋反对他。对吧？

阿得曼托斯：很明显是这样。

苏格拉底：而且，我想，只要他怀疑有人思想自由，有可能反对他的统治，他便会找到一种看似合理的借口来杀死他们：他会将他们置于敌人之手，从而借刀杀人。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僭主必须不断地挑起战争，对吧？

阿得曼托斯：他必定会这么做。

苏格拉底：现在，他的这些行为可能会被他所在城邦的公民憎恨，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有些过去曾帮助他夺得权力，如今与他共享权力的人可能会反对他的某些做法——他们会公开向他提出异议，或私下相互议论。而这些人恰恰都是那些最勇敢的人。对吧？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因此，僭主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就必须清除这种人——无论他们是敌是友。

阿得曼托斯：这个道理很明显。

苏格拉底：那么，他必须目光敏锐，能觉察出城邦里谁勇敢自信，谁充满了智慧和财富。他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他必须与他们为敌，直到把他们从城邦里彻底清除。这就是他幸福的本质。

阿得曼托斯：对他来说，清除他们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苏格拉底：是的，但这种净化和医学上对身体的净化完全不同。医生去掉的是最坏的，留下最好的，而他却恰恰相反。

阿得曼托斯：显然，要想保住权力，他就必须这么做。

苏格拉底：那么，他会陷入一个令人羡慕的两难境地：他要么与那些人——总的来说都是些平庸的、憎恶他的人——生活在一起，要么走向灭亡。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他所在城邦的公民对他的行为越不满，他的护卫人员就必须越强大、越可靠，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依靠谁呢？他又从哪里找到愿意为他效力的士兵呢？

阿得曼托斯：如果他给的报酬能够令他们满意，那么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奔向他，就像被人施了魔法一样。

苏格拉底：你说的不会是雄蜂吧？来自国外的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雄蜂？

阿得曼托斯：你完全理解我的意思。

苏格拉底：但是他自己的城邦中就没人可依靠了吗？或者你认为他会……？

阿得曼托斯：会什么？

苏格拉底：他会抢劫公民的奴隶，然后解放他们，让他们充当自己的护卫人员？

阿得曼托斯：他肯定会这么做。相对于其他任何人，他肯定更依赖他们。

苏格拉底：那么，在他消灭了以前跟随他的同伴之后，这些人便成了他的朋友和可以依赖的人。此时，僭主的地位便成了“人人羡慕”的对象。

阿得曼托斯：是啊，他就只能与这种人为伴了。

苏格拉底：他的这些同伴——这些新公民——构成了他的朋友圈子，这些人仰慕他，而正派人却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对吧？

阿得曼托斯：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这并不奇怪，因为一般来说，悲剧被认为是智慧的，而欧里庇得斯被认为是最杰出的悲剧作家。

阿得曼托斯：为什么？

苏格拉底：因为他洞若观火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僭主的智慧在于他们智慧的同伴。他显然指的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那些组成僭主圈子的智者。

阿得曼托斯：他还以多种方式歌颂僭主，比如称其为“有如神明”。许多其他诗人也说过类似的话。

苏格拉底：正是因为悲剧诗人都很聪明，所以他们会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因歌颂僭主制度而被拒绝进入我们的城邦——原谅我们以及其他类似政体下的人们。

阿得曼托斯：我认为那些开明之士会原谅我们。

苏格拉底：他们会周游列国，雇佣一批演员，利用他们美妙的、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嗓音来吸引大量观众，并对他们大肆鼓动宣传，使其心向僭主制度或民主制度。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而且，他们还会因此获得报酬和赞誉——他们从僭主政体下的城邦获益最多，其次是民主政体下的城邦。我们的政治制度之山越高，名誉就会越低，攀爬之人就好像喘不过气来一样，无法继续前行。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不过这都是题外话了。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来谈谈那个僭主所拥有的军队吧。他将如何维持这样一支规模庞大、种类繁多、变化无常的军队呢？

阿得曼托斯：一旦他之前从受害者那里抢来的钱花光了，他显然就会搜刮城邦寺庙的财富，这样他就不必向人民征收太多的税赋了。

苏格拉底：要是寺庙的财产都被搜刮干净了，该怎么办？

阿得曼托斯：这时候，他和他所有的男女同伙显然只能由他父亲的财富供养了。

苏格拉底：我明白了，你刚才所说的僭主的父亲指的是普通民众。也就是说，现在要由他们来供养僭主和他的同伙了？

阿得曼托斯：他们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

苏格拉底：但是，如果人民因此发怒，并对他说，已经成年的儿子不应该再由父亲抚养了，相反，儿子应该赡养父亲；如果人民告诉他，他们供养他支持他获得

权力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在长大后，被自己的奴隶所统治，不是为了维持他的奢侈生活，也不是为了维持他以前的奴隶和那帮外国雇佣兵，而是为了让他成为他们的斗士，把他们从富人和他们城邦里所谓的绅士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如果他们现在表现得像一个父亲把他的儿子连同他那帮吃白食的狐朋狗友赶出家门，命令他带上他的同伙离开城邦，你觉得那样会发生什么？

阿得曼托斯：那么，人民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养育和照顾的是一头什么样的野兽；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试图驱逐的人已经羽翼丰满，现在他们无法将他赶出家门了。

苏格拉底：什么？你的意思是说，僭主会肆无忌惮地对他的父亲下手——用暴力来回意见上的分歧？

阿得曼托斯：是的，只要他剥夺了他父亲的武器，使他们手无寸铁。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这个僭主会殴打他的父亲，变成他父亲的逆子。事实证明，这就是僭主政体，大家也会认清它的本质。而且，正如俗话说的那样，“刚下刀山，又入火海”，他们用大量甚至过分的自由换取来的却是最恶劣、最严酷的奴役——成为奴隶的奴隶。

阿得曼托斯：是的，事情的确就是这样。

苏格拉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宣称，我们已经充分解释了僭主政体是如何从民主政体演变而来的，以及一个完全成熟的僭主制城邦是什么样子的。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确实如此。

第九卷

苏格拉底：我们剩下要做的就是谈论一个真正的僭主式个人，看看他是如何从民主式个人演变而来的，发生这种演变后他会是什么样子的，他的生活是幸福还是不幸。

阿得曼托斯：是的，没错。

苏格拉底：嗯，我想我们还是不足之处有待弥补。

阿得曼托斯：什么不足？

苏格拉底：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区分完各种各样的欲望，也没有弄清楚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欲望。只要这项工作没有完成，我们就无法清楚地讨论僭主式个人。

阿得曼托斯：但现在弥补这个不足还不算太晚吧？

苏格拉底：不晚。关于他们，我想说明的是，一些不必要的快乐和欲望在我看来是非法的。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快乐和欲望，但它们可以通过习俗、理性的帮助和更好的欲望来加以控制。事实上，有些人对它们控制得非常好，以至于他们完全摆脱了这些欲望，或者只留下少量微弱的残余；但在另一些人身上，这些欲望仍然不少，而且非常强大。

阿得曼托斯：你指的是什么快乐和欲望？

苏格拉底：我指的是那些在我们睡着的时候便会醒来的欲望。在头脑中所有其他部分——理性的、有规则的、起控制作用的部分——都睡着之时，那些狂野的、不守规矩的部分在酒足饭饱之后就会跳起来，渴望驱除睡眠，去满足自己出于本能的欲望。我相信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是不过分的：一个人会表现得就好像他完全缺乏道德原则一样，不受理性的制约；在他的梦里，他一直试图与任何人或物——男人、野兽以及神——交媾，甚至乱伦；他可能会屠杀任何人，吃任何（甚至被禁止的）东西。简而言之，他对任何事情都无所顾忌，肆意妄为，无论它是多么的奇怪或令人反感。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从另一方面来看，当一个自律的、保持身体健康的人去睡觉时，他一定是神志清醒的，他的理性心灵已经消化了许多好的想法和理由，并在内心得出了一致的结论。由于他既没有挨饿，也没有过分放纵自己的欲望部分，他可以静

下心来睡觉，而不会用他快乐或痛苦的感觉来烦扰他的至善部分。因此，至善部分在他与世隔绝、不受任何其他事物玷污的情况下，独立自由地继续它所进行的探索，并努力满足它对过去、现在或未来的未知事物的感知冲动。他也同样使自己的激情部分安静了下来，不会因为生了某人的气而带着情绪紊乱的状态上床睡觉。换句话说，他使自己心灵中的两个方面安静了下来，但同时唤醒了自己理性所在的第三个方面——这就是他的休息方式；而且，如你所知，在这种状态下，他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触真相，尽可能减少他在梦中看到的那些不法景象。

阿得曼托斯：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已经偏离了争论的主要方向，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很克制的人——都包含着可怕的、狂野的、非法的欲望，这类欲望在睡眠中变得明显。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我同意。

苏格拉底：请回想一下我们所描述的民主式个人的性格：他从小是由一个吝啬的父亲抚养长大的，他父亲只重视那些能帮他赚钱的欲望，而鄙视那些轻浮浅薄的非必要欲望。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但是后来他和一群更放纵的人混在一起了，他们都是些沉溺于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种欲望的人。他讨厌父亲的吝啬，这使他做出各种出格的行为，并以它们为范本。然而，他本质上比教唆他的这些人要好。由于他被拉向两个方向，他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找到了一种妥协，在他看来，他合理地体验着每一种生活方式，过上了一种不吝啬但也不违法的生活。他就这样从寡头式的个人过渡到了民主式的个人。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是我们之前的想法，现在看来仍然成立。

苏格拉底：现在想象一下，我们民主式的个人已经长大了，有了一个儿子，他也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教育这个孩子成长。

阿得曼托斯：好的。

苏格拉底：再想象一下，以前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事情又同样发生在了这个孩子身上：他被完全的违法行为所吸引（尽管向他鼓吹这些事情的人称之为完全的自由），他的父亲和家人总体上支持他妥协后的欲望，而其他则强化了他非法的一面。当这些可怕的魔术师——这些僭主的创造者——意识到他们只有一种方法

可以控制这个年轻人，他们便想方设法在他身上注入一种特殊的欲望，作为懒散和奢侈欲望的守护者，去维护他其余的欲望。你不觉得这种欲望就像一只长着翅膀的大雄蜂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完美的描述。

苏格拉底：然后，其余的欲望蜂拥而至，围绕着它们的守护者，散发着熏香和香水的的气味，献上美酒鲜花，使他纵情淫乐。在它们的悉心喂养下，他茁壮成长，并长出了一种毒刺，其毒液便是未满足的欲望。现在，这个心灵内部的守护者因他周围这些护卫的唆使，变得疯狂霸道起来。如果他发现这个人有任何明显好的信念或欲望，或者对任何欲望还存在羞耻心，他就会把它们消除并驱逐出去，直到他完全清除这个人身上的自律，并用疯狂取而代之。

阿得曼托斯：这是对僭主式个人产生过程的完美描述。

苏格拉底：这就是传统上欲望被称为暴君的原因吧？

阿得曼托斯：我想是的。

苏格拉底：好了，一个醉汉的傲慢也会有点暴君的意味，对吧，阿得曼托斯？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那些精神错乱和失常的人试图统治神，更不用说统治其他人类了，他们期望拥有这种能力。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严格地说，阿得曼托斯，僭主式个人是一个人的天性或客观条件作用下的结果——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使他成为一个醉汉、色鬼和疯子。

阿得曼托斯：势必如此。

苏格拉底：显然，这就是僭主型人格的演变过程。现在，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阿得曼托斯：尽管有可能被你取笑，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

苏格拉底：好吧。我认为他会逐渐沉溺于盛宴、狂欢、聚会和妓女，接着，僭主所表现出来的所有那些典型的欲望便会在他的内心占据上风，并完全控制他的思想活动。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苏格拉底：每天每夜，可怕的欲望和巨大的胃口都会从树干上向各个枝干快速地蔓延，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他的收入很快就耗尽了。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然后他就开始借钱，或者变卖家产。

阿得曼托斯：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当他家产耗尽、不名一文的时候，他心灵中孵化出来的欲望必然会嗷嗷待哺，发出强烈的呼声。他被他的欲望（尤其作为主宰者的情欲）驱使着发狂，看看他还能从谁那里骗或抢些东西。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他别无选择，要么从任何地方抢些东西，要么被痛苦折磨。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现在，他所感受到的每一种短暂的快感都超过了过去的快感，同样地，他也希望在权势方面超过自己的父母——尽管自己比他们年轻——并在耗尽了自己的家产后劫取他们的家产。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他的父母拒绝把钱交给他，那么，首先他会通过欺骗的方式从他们那里攫取钱财，对吧？

阿得曼托斯：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如果欺骗不管用，他就会诉诸暴力？

阿得曼托斯：我想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他年迈的父母进行抵抗并反击，阿得曼托斯，你认为他在使用暴力时会有任何谨慎和犹豫吗？

阿得曼托斯：不，他丝毫不会有任何犹豫。

苏格拉底：他真的会为了自己刚刚爱上的可有可无的新女友，而殴打多年来寸步不离地照顾他的慈母吗，阿得曼托斯？或者他真的会为了他新交的迷人但可有可无的妾童，而殴打他年迈的、关爱他多年但自己时日无多的父亲吗？如果他将来将美妾或妾童带回家与父母同住，他真的会让自己的父母低三下四地屈从于他们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他当然有可能这么干。

苏格拉底：那么，做僭主的父母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阿得曼托斯：可真够“幸福”的。

苏格拉底：当父母的财产被他挥霍殆尽，而无尽的乐趣却如蜂群一般汇集在他心中时，会发生什么？难道他不会先去行窃，或者在深夜抢劫旅客，再去洗劫寺庙吗？与此同时，一群直到最近还被压抑的邪念，现在却成了欲望的护卫，帮助他战胜了他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所有善恶是非的观念——那些原本被认为是正义的观念。以前，在他内心的民主意识尚存的时候，他还能服从法律的约束和父亲的管教，因此他心中的恶念只有在晚上他睡着的时候才会出来自由活动。然而，一旦他处于欲望的独裁统治之下，他以前偶尔出现的、仅限于梦境的邪念如今便会在他醒着的时候明目张胆地招摇过市了：无论何种形式、多么卑鄙的勾当——甚至是杀人越货——他都敢干；无论什么东西——包括被禁止食用的东西——他都敢吃。欲望像僭主一样盘踞在他心里，无视法律和传统。它利用它的绝对权力去影响它的宿主，就像一个僭主影响他的城邦一样，只要能让它自己永存，能让它产生的混乱永不停歇，它就会不择手段。这种混乱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良伙伴所造成的，因此是从外部引入的；其余的是这个人自己内心被释放出来的同样恶劣的习性所产生的结果。你不觉得这就是他的生活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现在，如果这种人只占一个城邦人口的一小部分，而其余的人都很自律，那么他们就会离开，到别的地方去当僭主的护卫，或者在战争中充当雇佣兵。但如果他们身处和平稳定的时期，他们就会待在自己的城邦里，犯下很多小恶。

阿得曼托斯：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小恶？

苏格拉底：成为小偷、窃贼、扒手、抢劫犯、劫庙犯、绑架者，等等；这些人如果有任何公开演讲的能力，他们可能会成为阿谀奉承之流，比如告密，在法庭上作伪证或收受贿赂等。

阿得曼托斯：是的，只要犯罪的人不多，就不足以构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因此称之为“小恶”。

苏格拉底：与重要的事情相比，任何不太重要的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所有这些罪行对一个社会所造成的腐败和不利的影晌，与僭主造成的危害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事实上，当这些人和他们追随者的人数在一个城邦里开始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并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便会在愚民的帮助下成为我们讨论的僭主的来源：这伙人之中谁的心灵拥有一个最强大、最年富力强的暴君，谁就会成为僭主。

阿得曼托斯：是的，很可能会是这样。成为僭主对他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苏格拉底：如果人民愿意服从他，那就没有问题；但如果城邦拒绝服从他，那么他就会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殴打其父母的逆子一样惩戒自己的城民（如果他有这个能力的话）。他会从国外带来一些新朋友，并让他们去统治和奴役他的母国（克里特人这样称呼他们的国家）或者城邦。毕竟，只有这样，这类人的欲望才能得到满足。

阿得曼托斯：是的，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这种人在获得政治权力之前的私生活不就像僭主吗？这一点从他们与他人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他们要么和阿谀奉承者为伍，只要那些人开口，他们便会有求必应；要么他们自己也去逢迎他人——如果他们有求于人的话，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极尽谄媚之事，让那人相信他们之间的友谊，而一旦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便又会疏远他。

阿得曼托斯：必定会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这种人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的朋友，要么做主人，要么做奴隶。僭主永远都体会不到自由和真正的友谊。

阿得曼托斯：没错。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应该称他们是不可靠的人，对吧？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而且，假设我们之前关于正义本质的结论是正确的，那我们不得不说，没人比他们更不正义了。

阿得曼托斯：我们之前的结论是正确的。

苏格拉底：那么简而言之，最糟糕的便是这类人——他们在清醒时也能干出我们所说的那种在梦中才会干出的事情。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他是权力落入一个天生僭主手中的产物，他当僭主的时间越久，他就会变得越残暴。

（这时，格劳孔接过了话茬）

格劳孔：是的，必然会发生这种事。

第十卷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难道还没发现这一点：最坏的人也是最不幸的人，正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最持久、最彻底的僭主也拥有最持久、最彻底的不幸？

格劳孔：是的，这不可避免。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僭主式的个人是不是对应着一个僭主制的城邦，而一个民主式的个人也对应着一个民主制的城邦？其他个人与政体的对应关系也可以以此类推？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可以比较一种城邦和另一种城邦的状态：善和幸福，并将结果应用到它们所对应的个人类型上，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就善而言，一个僭主制的城邦与我们首先描述的王政制的城邦相比，又如何呢？

格劳孔：它们正好位于相反的两个极端：一种是最好的城邦，另一种则是最坏的城邦。

苏格拉底：那么，我不需要继续追问哪个是最好，哪个是最坏的了，因为这显而易见。但现在它们的幸福和不幸呢？你认为它们是否也正好相反？我们不能仅凭我们对僭主或者他圈子里少数人的印象，就匆忙做出判断。我们应该先深入地走访观察城邦，了解它的所有实际情况后再发表意见。

格劳孔：这个建议不错。每个人都会看到，僭主统治下的城邦是最不幸的，而王权统治下的城邦则是最幸福的。

苏格拉底：若针对它们所对应的个人，也提出同样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在你看来是否正确呢？只有当人们有能力通过思考一个人的品性来深入了解这个人的时候，他们才会对那个人的幸福和不幸做出正确的评估。人们不应该天真地从外面看，从而被僭主向外界展示的浮夸外表所蒙蔽，而是应该具有洞察力。假设我们找到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有很强的评估能力，而且还和一个僭主朝夕相处，他目睹了一个僭主家庭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僭主是如何对待僭主的家庭成员的，因为这些是僭主脱掉自己的浮夸外衣后，最容易被观察到的环境；假设他也看到了

僭主如何应对政治生活中的风险——那么，我们就应该请这个人根据他的所有亲身经历来回答上述的问题：僭主与其他类型的个人相比，在幸福和不幸方面的表现如何。对吧？

格劳孔：是的，这也是个好主意。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假设我们是专家评审员，而且在过去与僭主相处过？否则我们之中就没人能回答这些问题了。

格劳孔：是的，我们就这么假设吧。

苏格拉底：好吧，那我们最好这样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牢记城邦与个人之间的对等关系，并逐一对它们进行细致的考察，然后你就可以描述它们其中一个或两个都具有的性格特征了。

格劳孔：什么特征？

苏格拉底：我们先从城邦谈起。你认为一个由僭主统治的城邦是自由的还是受压迫的？

格劳孔：没有比这更彻底的压迫了。

苏格拉底：但其中一些成员显然是自由的，他们压迫着其他人。

格劳孔：是的，但他们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则被悲惨地奴役着，毫无公民权利——这才是公民群体最普遍的状态，而这个群体才是城邦真正善的部分。

苏格拉底：考虑到个人和城邦之间的对应关系，那么他的组成结构与其对应的城邦也一定是相同的吧？压迫和奴役一定充斥着他的心灵——真正善的部分受到一小撮邪恶的、疯狂的人的压迫。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这种状态下的心灵是自由的还是被奴役的？

格劳孔：我敢说，肯定是被奴役的。

苏格拉底：话说回来，一个被僭主奴役和统治的城邦，几乎无法自由地做它自己想做的事，对吧？

格劳孔：我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僭主式的心灵呢？如果把心灵当作一个整体，它就很难自由地做它想做的事，对吧？它会一直受到强烈欲望的支配，这将使它变得非常混乱和善变。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僭主统治下的城邦是贫穷还是富裕？

格劳孔：贫穷。

苏格拉底：因此，一个有着僭主式心灵的人必然会一直处于贫穷的状态。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这种人和这样的城邦也一定充满了恐惧，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是否存在这样的城邦，它充斥着更多的悲叹、抱怨、痛苦和苦难？

格劳孔：不，绝对没有。

苏格拉底：那么，你是否认为这种城邦对应的个人也是如此？或者说，这种僭主式个人以及他的欲望所引发的疯狂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想，所有这些证据都足以让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城邦是所有城邦中最不幸的。

格劳孔：那么你自己也认同这个结论吧？

苏格拉底：是的。但同样的证据会让你对僭主式的个人有什么看法呢？

格劳孔：他比其他任何类型的个人都要不幸得多。

苏格拉底：我不认可你的这种说法。

格劳孔：为什么？

苏格拉底：我不认为他是最为不幸的。

格劳孔：那么谁是谁呢？

苏格拉底：我想你也会同意，这里有一个人，比我们刚才讨论的那种人更为不幸。

格劳孔：谁？

苏格拉底：僭主本人——他一辈子都无法做一个普通公民，但不幸的是，由于环境的力量，他最终成了一个真正的僭主。

格劳孔：根据我们之前论述的结果来看，我必须承认你是对的。

苏格拉底：是的，但对我们来说，探讨这种问题单凭假设是行不通的。我们正在研究最重要的问题——生活的善恶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调查。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格劳孔：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好吧，我认为我们在调查之前应该牢记以下几点，我想知道你如何看待我的这个想法。

格劳孔：哪几点？

苏格拉底：一个城邦里的每个富人都拥有很多奴隶。在这方面——很多奴隶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他们自己就像僭主，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的僭主掌控着更多的奴隶。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这些奴隶主就不会感到任何恐惧吗？他们就不怕他们的奴隶吗？

格劳孔：他们为什么要怕呢？

苏格拉底：他们的确不用怕，但你知道为什么吗？

格劳孔：知道，因为每个公民的背后都是整个城邦，他们受到城邦的保护。

苏格拉底：没错。现在想象一下有这么一个人，他拥有五十个或更多奴隶。有一天，某个神明把他的一切——包括妻儿老小以及所有奴隶和财富——从城邦掳走，然后安置在某个偏僻的地方，这里没有其他任何自由人能够帮到他。那么，

此时他会害怕他的奴隶杀死他和他的家人吗？如果奴隶们真的这么做了，你想想看，他该会有多害怕？

格劳孔：他肯定吓坏了。

苏格拉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们是他的奴隶，他也得放下身段，去巴结讨好他们中的一些人，向他们做出一些虚假的承诺，比如给予他们自由——尽管他这么做并非心甘情愿。事实上，最终他只能指望奴隶们释放出的善意，对吧？

格劳孔：他要么这么做，要么必死无疑，所以他实际上别无选择。

苏格拉底：如果这位神明在他周围安置了很多邻居，而这些邻居不能容忍任何人去奴役别人，一旦遇到这种情况，那些奴隶主就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呢？

格劳孔：他会陷入一个更糟糕的境地——他的周围全是敌人。

苏格拉底：那么，他所遭遇的困境和我们之前描述的那种僭主有什么区别？因为僭主的本性使他很容易就陷入欲望和恐惧所带来的困境之中。或许他和普通平民一样，也渴望全新的生活经历，但他是城邦里唯一一个不能去其他国家旅行或游览各种风景名胜的人，而一个自由公民却能够做到这些。他像个女人一样生活，大部分时间都身居禁宫，只能暗自怨恨和嫉妒他的同胞能自由自在地去其他国家旅行，欣赏异域风情。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所以，这些就是你刚才评估为最不幸的那种人——僭主式个人，一个无法自我约束的人——因为自己的罪恶而遇到的麻烦，因为他一辈子都不能做一名普通公民，却由于命运的不幸，从而不得不去约束他人。这就好比一个患有痉挛性瘫痪的人，被迫像运动员一样进入竞技场参加竞赛，或像战士一样上战场、参加战斗。

格劳孔：这是一个完美的类比，苏格拉底，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那么，僭主的生活中只有不幸，是吗，格劳孔？你认为你已经找到了最不幸的生活，但僭主的生活却更不幸，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即使有人否认，也无法掩盖这一真相：一个真正的僭主实际上是一个巴结恶棍和无赖的奴隶——他的阿谀谄媚和奴颜婢膝正揭示了其奴隶的本

质。他的欲望永远也无法被满足：任何一个能够从整体上看透他心灵的人都能观察到，僭主实际上从来没有得到过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贫穷的。此外，恐惧充斥着他的整个生活，而不断的痛苦也折磨着他，使他抽搐不已。如果在他的统治下，城邦状况也可以反映他个人状况的话，那么事情也就一目了然了。那你认为二者是否具有相似性呢？

格劳孔：是的，具有相似性。

苏格拉底：我们还没讲完他的所有性格特征——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性格特征，他不仅一定会具备这些性格特征，而且由于他大权在握，他的这些性格特征一定会比以前更加极端：他会更加猜忌他人，更加不可信赖，更加不正义，更加刻薄寡恩，更加不公正，总之，他的心灵藏污纳垢，任何一种劣性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地。而这一切不仅会导致他自己的处境极其悲惨，而且接近他的人也会受其影响而沾染上他的这些劣性。

格劳孔：没人会质疑你的看法。

苏格拉底：那好吧，现在轮到你扮演评审员了，你拥有绝对的权威，请公布你的评判结果吧。在五中类型中——王政型、荣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和僭主型——在你看来，如何对它们进行排名——从最幸福的政体到最不幸的政体？

格劳孔：做决定很容易，因为它们出场的顺序，就像舞台上的舞蹈队一样，正好符合我对它们的评价。这是我对它们善与恶、幸福与不幸的评判。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雇一个公告员来宣布评判结果，还是由我来宣布呢？也就是阿里斯通之子所持的观点——最善者和最正义者就是最幸福的人，也就是说，他拥有绝对的王者品质：他最自制，像国王统治臣民一样去管制自己；他还认为，最不幸的人是那些最邪恶、最不正义的人，也就是说，他认为最不幸的人拥有绝对的僭主品质，并像僭主一样极力对自己和他的城邦实行暴政。

格劳孔：还是你来宣布吧。

苏格拉底：我能不能补充一句“无论他们的性格特征是否为神和人所知，这一结论都成立”？

格劳孔：可以。

苏格拉底：那好吧，这是第一个证明，但我不知道第二个证明在你看来是否有道理。

格劳孔：你的第二个证明是什么？

苏格拉底：我认为，城邦可以分成三个阶层，与之对应的是，每个人的心灵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二者的对应关系为进一步的论证提供了基础。

格劳孔：那该如何论证呢？

苏格拉底：在我看来，心灵的这三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快乐，也即心灵有三种快乐，而每一种快乐又对应着一种欲望和动机。

格劳孔：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

苏格拉底：我们发现，第一部分是理性，第二部分是激情，第三部分有很多表现，我们无法仅用一个标签来概括它，所以我们以其最广泛、最强大的方面来命名——由于我们对饮食和性等事物的强烈欲望而笼统地称之为欲望；我们也把第三部分称为贪婪，因为这类欲望总是需要金钱才能被满足。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如果我们说，它所享受的、所关心的，就是利益呢？这将是我们自己澄清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我们可以让我们对心灵这一部分的称呼更加简明扼要一些，称它为唯利是图和贪婪。这样的描述是否能切中要害？

格劳孔：我想是能的。

苏格拉底：在我们看来，激情全然关乎权力、成功和名声，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好胜和雄心勃勃，对吧？

格劳孔：很恰当。

苏格拉底：很明显，我们的理性部分每时每刻完全是为了了解事物的真相，而对金钱和名誉丝毫不感兴趣。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有理由称之为理性和哲学，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有时候，理性部分是一个人心灵的激励因素；有时候，根据环境的需要，它也可以是另外两者之一。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所有人类有三种基本类型——哲学型、好胜型和贪婪型。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三种快乐，即每种人都有一种快乐，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想你一定知道，如果你分别询问这三种类型的代表，哪种生活方式最快乐，他们一定会认为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最快乐，对吧？一个唯利是图的人肯定会认为，受到尊敬、学习知识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乐趣都没有赚钱重要，除非前者也能让他获利，对吧？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同样，一个有野心的人会认为享受金钱是庸俗的，他会认为，学习不切实际，只是在浪费时间，除非它能带来相应的尊重，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哲学家呢？与了解事物的真相和不断运用智慧所带来的乐趣相比，你认为他会如何评价其他乐趣？他会认为其他乐趣都毫无意义，对吧？从严格意义上讲，除了学习上的乐趣，他只需要那些不可避免的乐趣，他会将它们描述为必要的乐趣，对吧？

格劳孔：这一点毋庸置疑。

苏格拉底：现在，当人们在争论与他们自身生活相对应的各种乐趣时，甚至在争论一个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时，如果他们使用的唯一标准是一种生活方式能给人带来多少乐趣和痛苦，而不是其善恶对错的程度，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谁站在了正确的一边呢？

格劳孔：这个我真的说不好。

苏格拉底：好吧，我们可以这样看。怎样才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这难道不需要经验、知识和理性吗？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评判标准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好吧。这三种人之中，谁对我们提到的所有快乐最有经验？你认为贪婪的人会因为了解事物的真相，因此就比哲学家更能体会到赚钱的乐趣吗？

格劳孔：绝不能这么说。一位哲学家从小可能会经历这两种快乐，然而，一个贪婪的人却从来都不会去体验知识所带来的巨大乐趣，这种快乐对他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事实上，即使他想体验，他也会发现这很难做到。

苏格拉底：换句话说，无论如何，哲学家对知识和赚钱的乐趣的体验使他能够比贪婪的人更好地做出评判。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他和一个有野心的人比起来又当如何？难道他比一个有野心的人更熟悉受到尊敬所带来的乐趣吗？

格劳孔：任何人都能得到尊重，这是实现目标的结果。人们会因为他们的财富、勇气和智慧而受到尊敬：无论如何，这三种类型的人都熟悉受到尊敬的感觉。但只有哲学家才能亲身体会到思考现实所带来的乐趣。

苏格拉底：那么就经验而言，哲学家最有资格做出评判。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他是唯一一个将经验和知识结合起来的人。

格劳孔：的确。

苏格拉底：此外，只有哲学家拥有做出正确评判的方式，而贪婪或野心勃勃的人则没有。

格劳孔：什么方式？

苏格拉底：我们确实说过评判需要理性论证，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在这种情况下，理性论证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方式。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金钱和财富是评判的最佳方式，那么贪婪之人的好恶必然最接近真相。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声望、成功和勇气是最佳方式，那么野心勃勃、好胜心强的人的好恶必然最接近真相。对吧？

格劳孔：显然如此。

苏格拉底：但如果以经验、知识和理性为标准呢？

格劳孔：那必定是哲学型的人，因为他们崇尚理性，他们的好恶最接近真相。

苏格拉底：在这三种乐趣中，最令人愉快的是属于心灵中理智部分的乐趣，当心灵的这部分成为一个人的动力时，他的生活就会变得最愉快。

格劳孔：当然，我的意思是，当一个有思想的人宣扬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时，他的话应该被认真对待。

苏格拉底：在他看来，哪一种生活方式——哪一种快乐——可以排第二呢？

格劳孔：显然是军旅生活和雄心勃勃的生活，因为相比于赚钱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更为接近。

苏格拉底：显然在他看来，贪婪型的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是最后一种，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已经连续两次证明正义者要比不正义者幸福：不正义已经被正义击败两次了。按照奥林匹克的惯例，现在是第三轮交锋——关乎救世主宙斯和奥林匹斯山的宙斯。我不知道你是否认同只有哲学家的快乐才是真实和纯粹的，而其他的都是虚幻的。我隐约记得，我曾听到某个智者表达过这种想法。事实上，如果这次失败了，这将是整个比赛中最严重、最具决定性的一次失败。

格劳孔：没错。但请你解释得更具体些。

苏格拉底：如果你愿意通过回答我的问题来帮助我探究这个问题，我会解释清楚的。

格劳孔：说吧。

苏格拉底：好的。痛苦是快乐的对立面，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有没有一种既不快乐也不痛苦的状态？

格劳孔：是的，当然有。

苏格拉底：这是一种中间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心灵在这两个方面都不活跃，对吧？或者你对此有何看法？

格劳孔：我同意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那么，你记得人们生病时说的话吗？

格劳孔：什么话？

苏格拉底：他们声称健康是世界上最令人愉快的事情，但直到他们生病了才意识到这一点。

格劳孔：是的，我听到过这种说法。

苏格拉底：你知道，当人们处于巨大的痛苦中时，他们会说，世界上最愉快的事情就是痛苦的终结。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想你也遇到过类似的各种情况——人们感到疼痛，并声称没有什么比疼痛的缓解和消失更令人愉快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歌颂的不是获得快乐，而是摆脱痛苦。

格劳孔：我想，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痛苦的缓解的确是令人愉快和向往的。

苏格拉底：由此可见，当一个人不再感到快乐时，快乐的减少也将是痛苦的。

格劳孔：我想也是这样。

苏格拉底：所以中间状态——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平静状态”——有时是快乐的，有时是痛苦的。

格劳孔：看来是这样。

苏格拉底：如果某个事物既不是快乐的，也不是痛苦的，那它有可能既快乐又痛苦吗？

格劳孔：我认为不可能。

苏格拉底：快乐和痛苦的心理感觉都属于活跃的状态，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刚刚不是已经说明了，既不痛苦也不快乐的状态实际上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平静状态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把没有痛苦看作快乐，或者把没有快乐看作痛苦，这种看法怎么可能可能是正确的呢？

格劳孔：不可能正确。

苏格拉底：那么，这里面没有实在，只有一些表象。在这些情况下，平静只是快乐和痛苦的表象，因为它分别与痛苦和快乐形成了对比。这些表象一点也不可靠：它们是一种欺骗。

格劳孔：是的，论述可以表明这一点。

苏格拉底：好吧，我想让你看看这样一种快乐——它并非痛苦的产物。我担心的是，你现在可能认为所有的快乐都是痛苦的终结，所有的痛苦都是快乐的终结，并认为事情就是这样。

格劳孔：那么，你说的这种快乐是什么？我如何能感知到它？

苏格拉底：如果你考虑一下与气味相关的快乐，那么你就会看到，很多事例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快乐并非源于痛苦的缓解，而且这样的事例也不少。是这样的，即使之前没有痛感，但你也会突然对一种气味产生难以置信的强烈快感，香味结束后也不会给你留下任何痛苦。

格劳孔：那倒是真的。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最好放弃这种观念——痛苦的缓解就是真正的快乐，或者快乐的终结就是真正的痛苦。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尽管如此，我敢说，大多数所谓的快乐——总之，就是那些让人感觉最为强烈的快乐——都是通过身体传达到心灵的：它们以某种方式缓解了痛苦。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那些预期的快乐和痛苦不也是如此吗？它们都是人们在事情发生之前预计会产生快乐和痛苦。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你知道它们是怎样的吗？最贴切的比喻是什么？

格劳孔：请告诉我。

苏格拉底：你知道事物有上、有下，也可以介于两者之间吗？

格劳孔：知道。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人从任何事物的底部移动到中间，肯定会给人一种向上运动的印象，对吧？当他站在中间俯瞰出发点时，如果没见过真正的制高点，那么他会认为他已经到达了制高点，对吧？

格劳孔：是的，我当然同意这一点。

苏格拉底：如果他往回走，他会认为自己是在往下走，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他的所有这些经历都源于他对上、中、下的真正本质认知不足，对吧？

格劳孔：很明显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真理，因此对许多事物都持有错误看法的人来说，在涉及快乐、痛苦和中间状态时，他们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当他们感到痛苦时，他们准确地感觉到了自己在遭受痛苦，事实上也确实感受到了痛苦；而且他们还确信，当他们离开痛苦进入中间状态时，他们所感受到的是满足和快乐。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实际上他们被误导了：从未体验过快乐的人在比

较痛苦和无痛苦时会产生错误的认知，而从未体验过白色的人在比较黑色和灰色时也一样，这两种人其实没什么区别。

格劳孔：不，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事实上，没有我才会觉得奇怪。

苏格拉底：你得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感到饥渴，难道不是因为身体缺乏某种东西才会这样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同理，愚蠢和无知，不也是因为心灵缺乏某种东西？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在这些情况下，食物和知识便会带来满足感，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是不是事物越真实，就越能带来那种真正的满足感？或者正好相反？

格劳孔：显然是它越真实，就越能带来真正的满足感。

苏格拉底：那么，在你看来，下述哪一类事物拥有更为纯粹的实在呢，是面包、饮料、菜肴等食物，还是真正的信念、知识、智慧等事物——所有构成善的东西？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来帮助你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事物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具有欺骗性，它们不仅本身如此，而且在产生它们的环境中也同样如此；另一方面，有些事物是不断变化的，转瞬即逝的，它们不仅自身如此，而在产生它们的环境中也同样如此。你认为哪一类事物包含更高程度的实在？

格劳孔：在这方面，那些永不改变的事物要实在得多。

苏格拉底：那些永不改变的事物，它们有多么实在，就会有多么可知？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也同样真实吗？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不真实的事物也同样不实在，对吧？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总而言之，保证身体所需的那一类事物不如保证心灵所需的那一类事物真实和实在。对吧？

格劳孔：是的，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身体本身也不如心灵本身真实和实在，对吧？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由更实在的事物所满足的对象，其本身也更实在；而一个由更不实在的事物所满足的对象，其本身也更不实在。对吧？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因此，假定从符合人性的事物中得到满足是愉快的，那一个事物如果得到更多真正的满足（也就是说，得到更实在的东西），就能更真实、更实在地感受到真正的快乐；而一个事物如果得到更不实在的东西，就会得到更不真实、更不稳定的满足，因而也就只能感受到更不真实、更虚幻的快乐。

格劳孔：毫无疑问，是这样。

苏格拉底：事实证明，那些对智慧和美德缺乏经验，唯一的兴趣就是寻欢作乐、自我放纵的人，一生都在下层和中点之间漫无目的地徘徊，而中点是他们所能到达的极限。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朝着真正的制高点行进过，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往上看，更不用说前往那里了。他们不会从任何实在的事物中得到满足，他们体验不到稳定、纯粹的快乐。他们和牛没什么不同：它们一生都在吃草，眼睛向下，头垂向地面和餐桌。食物和性是它们唯一所关心的，它们的贪得无厌驱使它们用牛角和牛蹄互相踢打和撞击，导致它们或死或伤，因为它们为了自己心灵中那个不实在的部分——就像一个永远也装不满水的竹篮一样——而在同样不实在的事物中寻求满足。

格劳孔：苏格拉底，你对大多数人的生活进行了一番生动且贴切的描述。

苏格拉底：事实上，他们所感受到的快乐必然含混着痛苦，这种快乐仅仅是真正快乐的影像，对吧？就像那些虚幻的画作一样，快乐和痛苦之所以显得如此鲜明，只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互对比——这使它们的强度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了。人们对这种快乐充满了疯狂的欲望，像傻瓜一样为之而战，就像斯特西克鲁斯故事中的特洛伊人一样，出于对真相的无知，而为了海伦的幻影而战。

格劳孔：是的，事情必然会如此。

苏格拉底：那心灵中激情的部分呢？对于任何一个渴望成功的人来说，情况或多或少都一样，对吧？他要么野心勃勃——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动机是意气，寻求地位上的满足；他要么好胜心强——在这种情况下，他依靠力量，在成功中寻求满足；或者他脾气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他诉诸愤怒，在愤怒的爆发中寻求满足。但所有这些情况都不涉及理性和智慧。

格劳孔：是的，这样的事情同样不可避免。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自信地说：就贪婪和好胜而言，任何成功实现其目标的欲望只要受到真理的引导——当它追随知识和理性的引导，去追求智慧所指向的那些快乐时——都将获得真正的快乐。我们是否应该补充说，它所得到的快乐也将是最适合它的，也就是说，其适宜性和利益相吻合？

格劳孔：在这种情况下，其适宜性和利益确实相吻合。

苏格拉底：由此可见，当整个心灵接受爱智（philosophical）部分的领导，内部没有冲突时，每个部分都能各司其职，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是正义的，特别是能享受自己本身的快乐，从而从快乐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和真理。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然而，当心灵被另外两个部分中的一个所掌控时，它不仅不能获得自身的快乐，还会迫使其他部分去追求不当的、虚假的快乐。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因此，一个东西离哲学和理性越远，它就越会产生这种结果。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离法律和秩序越远的事物，离理性也就越远。

格劳孔：很明显是这样。

苏格拉底：同理，我们也能看出，僭主的、贪得无厌的欲望与法律和秩序相去甚远，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而王政的、自我克制的欲望则离法律和秩序最近，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一个人越像僭主，他与真正且适度的快乐就相距越远；反之，一个人越像王者，他与真正且适度的快乐就相距越近。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由此可见，没有什么生活比僭主的生活更不幸，也没有什么生活比王者的生活更幸福。

格劳孔：这是毫无疑问的。

苏格拉底：那么你知道，与王者的生活相比，僭主的生活有多么地不幸吗？

格劳孔：不知道，请告诉我。

苏格拉底：显然，快乐有三种，一种是真实的，而另外两种都是虚假的。僭主在逃离法律和理性的过程中，沉溺于虚假的快乐，和他那些满脑子奴性趣味的护卫进入了欲望的乐园。其堕落程度描述起来并不容易，也许最好的方式是这样的。

格劳孔：哪样？

苏格拉底：僭主排在寡头之后，之间隔着民主派。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假设我们之前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僭主所享有的快乐也反映出它离寡头的快乐还有三个位置（以寡头为基准，僭主排在第三位），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此外，寡头又排在王者（假设贵族派和王者属于同一类别）后三位（以王者为基准，寡头排在第三位）。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由此可见，僭主距离真正的快乐——从数字上来说——隔了三位再乘以三位。

格劳孔：我想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看来，僭主快乐的映像是一个基于线性数值的平面数。

格劳孔：是的，当然。

苏格拉底：其距离的大小可以用一个平方和一个立方来表示。

格劳孔：数学家很容易算出这个距离。

苏格拉底：同样地，你也可以反过来，从快乐的本质出发，王者与僭主的距离有多远，通过乘法得出的结果将表明，王者的生活要比僭主的生活快乐七百二十九倍，或者说僭主比王者要不幸七百二十九倍。

格劳孔：你用了一些复杂的数学来描述这两个人——正义者和不正义者——在快乐和痛苦方面的差别。

苏格拉底：嗯，但我算得没错。假如日夜和年月都与生活相关的话，这还是一个与生活很契合的数字。

格劳孔：嗯，它们当然与生活相关。

苏格拉底：现在，如果这就是一个善的正义者，在快乐这个战场上，战胜一个恶的不正义者的决定性胜利，那么想一想，在生活的优雅、得体和善这些战场上，他的胜利将会多么的铿锵有力。

格劳孔：是的，你说的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好吧。在我们的论证进行到这一步时，让我们重温一下最初的说法——我们就是以此为起点一路谈到这里。有人说过，如果你是一个看似正义的完美罪犯，那么不正义便是有利可图的，对吧？最初就是这样说的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好了，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正义行为和不正义行为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可以让这一说法的倡导者加入我们的谈话了。

格劳孔：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苏格拉底：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心灵的理论模型，帮助他清楚地了解自己提出的想法。

格劳孔：什么样的模型？

苏格拉底：就像古代神话中的那些神兽一样，比如奇美拉、斯库拉、刻耳柏洛斯等，它们的外形融合了多种生物的特征。

格劳孔：是的，传说就是这样描述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可以描绘出这样一个动物模型：它的身体形态单一，只是长了好几个头——既有野兽的头，也有牲畜的头，而且可以随意变化，也可以长出新的头。

格劳孔：塑造这样一个模型需要一些技巧，但由于文字的可塑性比蜡等材料还要强，你可以认为这个模型已经建成了。

苏格拉底：接下来要塑造的两个模型是狮子和人。第一个模型将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第二个模型次之。

格劳孔：这份工作很简单，动动嘴皮子就完成了。

苏格拉底：现在将这三个模型合而为一。

格劳孔：好的。

苏格拉底：接着再给它造一个人形的外壳，这样，人们便只能看到模型大致呈人形，而看不到里面的任何东西。

格劳孔：模型做好了。

苏格拉底：对于之前的观点——不义之举会让人获益，正义之举会让人蒙受损失，现在我们应该对该观点做出回应，向其指出：这就等于说，如果我们完全纵容和强化多面兽和狮子，而遏制和削弱人类，直到他服从于其他人的奇谈怪论，同时我们让其他两者互相争斗，试图消灭对方，从而破坏他们之间的和睦，那么我们会获益。

格劳孔：是的，这无疑是不正义的支持者所持有的观点。

苏格拉底：因此，另一种观点——正义会让人获益——就等于说，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应该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强我们内心人性的控制力，使它能够获得如狮子一样的品质，然后像农民照顾他的庄稼一样来照管多面兽——通过培育和激发它内心温顺的一面，而遏制其野性的一面。这样它就能确保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人兽之间的和睦相处，总之，对它们就是要做到一视同仁，不偏不倚。

格劳孔：是的，这正是正义的支持者所持有的观点。

苏格拉底：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支持正义者是对的，而支持不正义者是错的。不管你的标准是快乐、名誉还是利益，正义的支持者都是正确的，而正义的反对者对他们所反对的观点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反对是毫无根据的。

格劳孔：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他们的确一无所知。

苏格拉底：但他们并不是要故意犯错的，所以我们还是对他们和蔼些吧。为了说服他们，我们可以问他们一个问题：我的朋友，这也是解释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传统标准，对吧？当我们本性中兽性的一面屈从于人性的一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自己的神性部分）时，事情是可以接受的，但当它们导致我们本性中温顺的一面被野蛮的一面所压制时，它们便是人们所反对的。你认为他们会同意这种观点吗？

格劳孔：我会劝他们接受这种观点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从这场讨论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不正义地获取金钱意味着让自己最恶的部分去奴役最善的部分，那这么做又有什么好处呢？问题是，如果一个人为了一大笔钱把他的儿女送去野蛮和邪恶的人手下做奴隶，那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同样地，如果他残忍地把自己最神圣的部分卖给最邪恶、最亵渎神灵的部分为奴，会发生什么？他会获得幸福吗？他的恶行难道不比厄里费勒为了一条项链而出卖自己丈夫生命的行为更可怕吗？

格劳孔：如果我能代替不正义的支持者去回答这个问题，那我的答案会是，他的恶行要比厄里费勒可怕得多。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传统上对放纵的谴责也是出于一样的理由吗？因为放纵给了那个恶魔——巨型多面兽——太多的自由？

格劳孔：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固执和坏脾气之所以被认为是恶的，是因为它们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狮性之残暴、蛇性之阴险的一面，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而一种娇生惯养、舒适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不好的，因为它使我们狮性的一部分过于松垮和涣散，因而无法应对困难，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为什么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会被轻视？这和激情的部分有关，对吧？因为我们从小就让它依附于桀骜不驯的野兽，让狮子习惯了被侮辱，习惯了变成猴子的模样——而这一切无非就是为了金钱和满足我们的贪婪，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些平凡的体力劳动者呢？你认为他们受歧视的原因是什么？不正是因为一个人真正善的部分中有一种固有的弱点，使他无法控制他内心的野兽，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他们，而他所能学到的也只是他们心意的奇谈怪论。

格劳孔：我认为你说的没错。

苏格拉底：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样才能受到真正善者所拥有的那种统治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这样做：做一个真正善者的奴隶，让善者的神性统治着自己。但我们并不是在暗示，就像色拉叙马霍斯对臣民的看法一样，认为他的臣民身份会对他造成伤害；我们是在说，服从神的智慧原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如果这一原则是一个人自身本性的一部分，那就最好不过了；但如果不是的话，它也可以从外部强加，在我们都受同一原则支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促进我们之间的一致与和谐。

格劳孔：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很显然，这体现了法律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城邦的每个成员都可以依靠法律。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管教孩子，只有在他们内心建立了良好有序的秩序，我们才能给予他们自由，就像我们在一个城邦里所做的那样。我们所做的就是孩子面前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以此培养出同等的品质，一旦这些品质成为他们内心的守护者和统治者，我们就会赋予他们自由。

格劳孔：是的，显而易见。

苏格拉底：那么，格劳孔，如果某种可耻的行为能让一个人变得更富有或更强大，但同时也必定会让他变得更坏，那么你能否论证：不正义或放纵对他是有好处的？

格劳孔：不能。

苏格拉底：不为人所知的不正义行为即使逃脱了惩罚，对一个人又有什么好处呢？一个罪犯逃脱了罪行，其结果只会让他变得更坏。然而，如果他被发现并受到惩罚，那么他兽性的一面就会得到驯服和安抚，他温顺的一面就会得到解放，

简而言之，他的心灵状态就会尽可能变好。而且，如果说心灵是一种比身体更有价值的资产，那么心灵获得自律、正义和智慧比身体变得健壮、美丽和健康更重要。

格劳孔：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然后，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倾尽毕生精力，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首先，他只会重视对心灵有影响（如我们所描述的那种）的学问，而认为其他的学问都微不足道，对吧？

格劳孔：很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其次，他对自己身体的护理和健康状况的态度，不仅在于他不愿沉溺于卑劣的、非理性的享乐，不愿把它作为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而且，事实上他甚至对身体健康都不感兴趣。因此，他不会努力追求身体健壮、健康和美丽，除非它们也能给他带来自律。我们会发现，在他的一生中，他都会调整自己的身体，只为了使自己的心灵达到音乐般的和谐。

格劳孔：是的，如果他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音乐家，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苏格拉底：同样的协调与和谐也会引导他去正确地追求财富，对吧？他几乎不会被常人的幸福标准所左右，也不会积累过多财富而给自己招来无尽的麻烦，对吧？

格劳孔：对，他不会那样做的。

苏格拉底：不过，他要做的是密切关注他自己内心的社会，提防因为财产过多或过少而在内心引起麻烦。他会尽可能坚持这一指导原则，相应地增加或减少财富。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同样的考虑也会塑造他对荣誉的态度。他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和参与一些事情，使他成为自己心目中更善的人，但在他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他都会避免那些他认为会导致他现有的组织结构崩溃的事情。

格劳孔：如果他关心的是这个，那他就不太可能参与政治事务。

苏格拉底：事实上，在合他意的城邦里，他是肯定会参与的。不过我也认为，在他出生的城邦里，除非有神的干预，否则他不可能参与政治事务。

格劳孔：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只有在我们刚刚构建和描述的那种城邦里，他才会参与，可这种城邦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只停留在思想的层面上。

苏格拉底：然而，天上或许有这样一个典范式的城邦，让那些渴望看到它的人向往这座梦想中的乐土。事实上，它是否存在或存在于何处都没有丝毫区别：它仍然是唯一一个他可以在其中参与政治事务的城邦。

格劳孔：是的，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你知道，相比于其他很多问题，诗歌问题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这使我确信，我们试图构建理想的城邦的方式是完全正确的。

格劳孔：你的意思是？

苏格拉底：我们断然拒绝接受任何模仿性诗歌。我的意思是，在我看来，既然我们已经区分了心灵的不同方面，那我们为何要拒绝这种诗歌，答案也就更加明显了。

格劳孔：为什么说更加明显了呢？

苏格拉底：好吧，但这只是我们之间的秘密，请不要透露给悲剧作家和所有其他模仿性诗人。但这种类型的诗歌似乎扭曲了观众的心灵，除非他们有解药，也就是预先向他们发出警告，提醒这种诗歌的负面作用。

格劳孔：你能否解释得更清楚些？

苏格拉底：很明显，所有这些优秀的悲剧作家的世系都可以追溯到荷马——说到底他们都是荷马的学生和门徒。这让我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因为我从小就对荷马有一种痴迷般的崇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重视真理，而不是任何个人，所以（正如我所说）我最好还是说出来。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就听我说吧，或是更准确地说，回答我的问题。

格劳孔：嗯，那你问吧。

苏格拉底：你能告诉我模仿的基本定义吗？你看，连我自己也不太明白它的意义何在。

格劳孔：我想我可以。

苏格拉底：即使你能做到，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正如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人看问题经常会比视力好的人看得更清楚一样。

格劳孔：那倒是真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好意思在你面前解释我的观点，所以还是请你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苏格拉底：好吧。我们可以利用大家熟悉的思路来探讨这个问题吗？你知道，我们通常会认为，对于给定的具有同一名称的任何事物，其复数便构成了它的类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格劳孔：明白。

苏格拉底：那现在我们可以随意举出任何一类事物的复数。比如，我们可以说，有很多床和桌子，你能接受这种说法吗？

格劳孔：可以。

苏格拉底：但这些家具只有两种类型——床和桌子。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还总说，木匠拥有制造这两种类型家具的技艺，然后才能制做出我们使用的床或桌子（或其他任何东西）。关键是家具的类型不是由任何工匠制造出来的。对吧？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还有一种工匠。我想知道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格劳孔：哪种工匠？

苏格拉底：他什么都能做，包括任何工匠所能制做出的所有工艺品。

格劳孔：他的天赋超乎常人。

苏格拉底：等等，我还没说完呢，你听到的只是一小部分。我的意思是，他不仅能够制造所有的人工制品，还能创造一切植物、动物，包括他自身，还有大地、天空、神灵，以及天堂和地狱的一切——所有这些都是由这个人创造的！

格劳孔：他的智慧超乎常人。

苏格拉底：你不相信吗？告诉我，你是否怀疑这种工匠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或者你是否承认一个人有可能——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能创造出所有这些东西？我的意思是，难道你没有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你自己可以创造所有这些东西吗？

格劳孔：什么情况下？

苏格拉底：我说的可不是什么复杂或罕见的事物，而创造这样的环境也并不需要很长时间。我想，最快的方法就是找一面镜子并随身携带，然后你很快就会创造出我刚才提到的一切——太阳、天体、地球、你自己，以及所有其他的动植物，等等。

格劳孔：是的，但这些只是事物的影像，而不是真实的东西。

苏格拉底：说得好，你的话说得正是时候，避免了这场争论。我的意思是，画家大概也属于这种工匠。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如你所说，他的创作不是真实的，但你是否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即使是画家也能创造一张床？

格劳孔：是的，他创造的是床的另一种影像。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专门做床的木匠呢？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他做的是一张实实在在的床，而不是床的类型。在我们看来，他做的床才是真正的床。对吧？

格劳孔：是的，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所以，如果他制作的不是真实的事物，那么该事物就不是真实的；它和真实的东西很相似，但它不是真实的。这种说法——木匠或任何工匠的产品是完全意义上的实在——有可能是错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任何认真研究过这种论点的学生都会同意你的观点。

苏格拉底：因此，即使我们发现这些产品与真实相比显得晦涩难懂，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吧。

格劳孔：不，不会感到惊讶。

苏格拉底：那我们试图去理解的这个模仿者呢？看看这些例子对我们理解他是否有帮助？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嗯，那么，假设我们有这三种床。第一种，是真正概念上的床。我想，也许我们会说这是神圣工艺的产物，或者说，还有谁能创造吗？

格劳孔：没有了。

苏格拉底：第二种是木匠做的。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第三种是画家画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我同意这个说法。

苏格拉底：这三者——画家、木匠、神——负责制作三种不同的床。

格劳孔：是的，没错。

苏格拉底：现在，神只创造了一张真正的床。限制他只能做一张真正的床，可能是他自己的选择，也可能是他无法做出更多的床。总之，神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两张或更多这样的床了。

格劳孔：为什么不呢？

苏格拉底：即使他只做两张这样的床，最终也会多出一张，另外两张都是这张床的类型。只有这张才是真正的床，而另外那两张不是。

格劳孔：对。

苏格拉底：神肯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不想做一个木匠，做一张实实在在的床，他想做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做一张真正的床，因此他只做了一张真正的床。

格劳孔：我想是这样。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可以称他为床的原创者吗？

格劳孔：是的，他配得上这个名字，因为他是各类实在的创造者。

苏格拉底：那木匠呢？我们可以称他为床的制造者吗？

格劳孔：可以。

苏格拉底：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一个画家叫作制造者，或者具体地说，床等物品的制造者呢？

格劳孔：不，绝对不行。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他和床的关系是什么呢？

格劳孔：我认为，最适合他的称呼是“其他事物的模仿者”。

苏格拉底：好吧，在这种情况下，你用“模仿者”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实际上与实在隔着两层距离的人，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悲剧诗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是模仿者：他们离真理的宝座也隔着两层距离，所有其他的模仿者也是如此。

格劳孔：我想是的。

苏格拉底：好吧，说到我们现在谈论的模仿，我还有一个关于画家的问题。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他们试图模仿的是真实的实在，还是工匠的产品？

格劳孔：工匠的产品。

苏格拉底：这里还有一个区别你最好弄清楚：他们是试图模仿它们本来的样子，还是模仿它们表面上的样子？

格劳孔：你的意思是？

苏格拉底：我的意思是，不管你是从侧面、正面还是从其他角度看，它仍然是一张床，对吧？我的意思是，它实际上根本没有改变：它只是看起来不同，对吧？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你可能想到的任何其他事情。对吧？

格劳孔：是的，看起来不一样，但实际上是一样的。

苏格拉底：所以我希望你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画家作画时模仿的是现实世界的事实还是表象？或者简单来说，他的画作代表的是表象还是真实？

格劳孔：表象。

苏格拉底：由此可见，模仿和真实之间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而一个模仿者之所以能够制造出每一件产品，是因为他与事物进行了有限（只局限于它们的表象）的接触。想想一个画家都做了些什么，例如：我们会说，尽管他对制鞋或细木匠业一无所知，但他仍然会画一个木匠和其他任何工匠；如果他擅长绘画，他可能会画一个木匠——如果人们从远处看，甚至会信以为真，当然了，他只能骗过孩子或那些愚蠢的成年人。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格劳孔，我认为，对于这类情况，我们一定要牢记，当人们告诉我们他们遇到了精通每一项技艺的人，说他是世界上所有人类知识领域的行家里手时，我们应该回答：你们太愚蠢了。你们似乎是遇到了那种擅长模仿的魔术师（illusionist），由于你们自己无法区分知识、无知和模仿，因此完全被他骗了，以至于相信那个人是无所不知的。

格劳孔：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接下来，我们应该来探讨一下悲剧，还有它的祖师荷马，因为人们确实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这些诗人了解所有的技艺，也知道一切与人类善恶相关的事情，甚至包括任何与神灵相关的事情。据说，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一个优秀的诗人必须理解他所写的内容，因为如果他不理解这些内容，他就写不出相关的优秀作品。所以我们想想这两种情况：遇到这些模仿性诗人的人要么是被骗了——当他们看到他们的作品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作品离实在只有两步之遥，而且创造这种诗歌当然不需要了解真理（因为他们创造的是表象，而不是实在）；或者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事实上，优秀的诗人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他们自己擅长的创作领域内的权威。

格劳孔：是的，这确实需要好好探讨一下。

苏格拉底：那么你认为，一个既能创作模仿型作品又能创作影像型作品的人，会把他的精力投入到影像创作中去，并且会证明这是他人一生中做过的最好的工作吗？

格劳孔：不，我不这么认为。

苏格拉底：我敢肯定，如果他真的知道自己模仿的东西，他就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制作实物而不是模仿物上；他会留下许多精美的制品作为纪念；他更热衷于成为别人赞美的对象，而不是赞美的给予者。

格劳孔：我同意，他会获得更大的名利。

苏格拉底：好吧，让我们把对荷马（或其他你喜欢的诗人）的质疑集中在一个方面。我们不要问他：从古至今，有哪位诗人能像阿斯克勒庇俄斯一样治愈过病人，或者像他将医术传授给自己的儿子一样，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任何一个学生——即使这些问题也承认诗人可能具备一些医学知识，而不仅是陈述一些医学术语。不，我们也不用费事去问他其他领域的技艺了，我们只谈那些在荷马看来最重要、最光荣的领域——战争、兵法、政治和人类教育。

我们可以礼貌地问他：荷马，也许你离善的真理只有两步之遥，也许你没有参与影像的制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模仿）；也许实际上你离善的真理只有一步之遥，也许你确实有能力识别哪些做法可以使人们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变好或变坏。但就像斯巴达有来库古，不同规模的城邦有不同的改革者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请告诉我们，哪一个城邦的管理因为你而得到了改善？又有哪个城邦将其好的法律法规所带来的好处归功于你？在这方面，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会颂扬卡戎达斯，我们雅典人会颂扬梭伦，但哪个国家的人会颂扬你呢？面对这些问题，他（荷马）恐怕会理屈词穷吧？

格劳孔：没错，即使荷马的崇拜者也不认为他在那些方面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苏格拉底：那历史上有没有记载，在荷马时代，有哪场战争是靠他的领导或谋划而取得胜利的呢？

格劳孔：没见过相关的记载。

苏格拉底：那么，他是否有过许多精妙的发明呢，就像弥勒托斯的泰勒斯和塞西亚的安纳卡西斯一样？我指的是那些在艺术、工艺和其他方面有过实际应用的发明。毕竟，他应该很擅长创造东西。

格劳孔：不，一项也没听说过。

苏格拉底：好吧，总之，没有证据表明他在公共事务方面有多大的贡献，那私人事务方面呢？是否有证据表明，在他的一生中，他曾教导过人民大众，而人们曾因为他的教导而重视他，然后以他为楷模，将一种特定的荷马式生活方式传给后人？就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仅因其对民众的教化而受到极高的尊重，而且他的继承者们直到现在，仍称他们的生活方式为毕达哥拉斯式的生活，因而显得卓尔不群。

格劳孔：不，闻所未闻。我的意思是，如果有关荷马的故事是真的，那么荷马的学生克里昂夫洛斯的表现将会比他的名字更加可笑，苏格拉底。据说他在自己的

一生中或多或少地对荷马有些轻视，你大概也听说过。

苏格拉底：是的，我们的确听说过这种传言。但是，格劳孔，如果荷马确实是一位教育学家，那么他就会教育出更好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他在这方面确实有真知灼见，那么他的能力就不应该仅限于模仿，而他周围的追随者就会络绎不绝，他们会钦佩他，给予他的学派高度评价。看看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凯奥斯们的普罗迪科斯，以及其他所有的智者，他们可以利用他们优质的教学让同时代的人相信，没有他们的教育，人们将无法管理自己的家务，更不用说自己的城邦了，人们欣赏他们的学识，以至于他们的学生几乎在走路时都想把他们扛在自己肩上。如果荷马或赫西俄德能够帮助人们提升自己的美德，那么他们的同时代人还会允许他们颠沛流离，以卖唱为生吗？不，人们肯定会像看待金子一样珍视他们，把他们强留在自己家里。即使人们无法留住他们，人们也会一路追随并侍候他们，直到人们从这些智者那里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并收获颇丰为止。

格劳孔：我认为没有人会反对你的说法，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从荷马开始的所有诗人都归类为善的影像的模仿者（以及他们诗歌中出现的其他一切影像的模仿者），并声称他们丝毫没有接触到实在？事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画家创造了一个虚拟的鞋匠，但不仅他自己不懂制鞋，他的观众也不懂，他们只是根据所看到的颜色和形状得出了这个结论。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想我们会说诗人也是一样：诗人们只知道如何通过模仿事物让那些只根据道听途说就妄下结论的肤浅者相信，他们创作了一首有关制鞋、兵法谋略或其他事物，并由他再调好韵律、节奏和曲调的好诗。尽管如此，他们仍会通过文字来生动地描绘每一项技艺，只需要应用这些音乐元素就可以施展如此强大的魔法——这就是它们的作用。但当诗人的作品剥离了这些音乐的色彩，而改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时，我想你已经看到了它留给人的印象，所以无须我再多言。

格劳孔：我已经看到了。

苏格拉底：这就好比一个拥有迷人容貌的妙龄女子，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魅力便会逐渐抛弃她。对吧？

格劳孔：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苏格拉底：现在，还有一点需要考虑：一个影像制造者（也即一个模仿者）只懂得事物的表象，而远远脱离了实在。这就是我们的看法，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继续探讨下去，而不是半途而废。

格劳孔：说下去。

苏格拉底：我们说，画家所能做的是画一匹马的缰绳和嚼子，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但能够制作它们的是皮匠和铁匠，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画家应该知道缰绳和嚼子是什么样子吧？当然了，即使是它们的制造者铁匠和皮匠也不知道，对吧？只有骑者才知道，因为只有他们知道如何去使用它们。

格劳孔：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普遍性原则，对吧？

格劳孔：什么意思？

苏格拉底：无论什么事物，都涉及三项技艺：使用、制造和模仿。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人们评价任何事物（无论是器具、动植物还是行为）的善、美和正确所依据的标准，除了人与自然创造它们的目的——使用——外，还有别的什么吗？

格劳孔：没有了。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结论：没有人比使用它的人更全面清楚地了解一个事物。他必须告诉制造者，他所使用的产品在实际使用中的表现是好是坏。举个例子，一个吹笛子的人会告诉制笛人，他的那些笛子在演奏时表现如何，然后指导制笛人如何制作出性能优良的好笛子，而制笛人也会按照他说的去做。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所以，就好的乐器和坏的乐器而言，一个有知识的人负责下命令，而一个制作者负责服从命令并制造。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制作者对好与坏拥有正确的信念（因为他从一个有知识的人那里学到知识），而使用者则拥有知识。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模仿者属于这两类中的哪一类？他是通过使用对象来获得知识（他的画作孰优孰劣），还是通过时间从一个有知识的人那里学到该如何画出一幅好画，从而获得了正确的信念？

格劳孔：这两种情况他都不符合。

苏格拉底：也就是说，就好与坏而言，模仿者对他所模仿的事物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正确的信念。对吧？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那么，诗人作为模仿者的一种，肯定知道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有多美了。

格劳孔：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苏格拉底：我的确是在开玩笑。尽管他不知道事物的好坏，他还是会继续模仿它们，但他所模仿的显然是那些能够吸引大量无知观众的事物。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看来我们已经就以下几点达成了合理的共识：一个模仿者对他所模仿的事物一无所知；模仿是一种游戏，不必太当真；那些用抑扬格和史诗格来创作悲剧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典型的模仿者。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模仿距离真理确实有两步之遥，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它会对一个人的哪个方面产生影响呢？

格劳孔：你的意思是？

苏格拉底：打个比方：当人们分别从远处和近处看同一物体时，它的大小便会有所不同。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同理，当人们分别看水里的物体和不在水里的物体时，它们显示出的曲直也不一样。同样的视觉错误也会使同一事物表面的凹凸状况看似不同。很显然，我们心灵中也有可能产生如此种种的困惑。因为虚幻的绘画针对的正是我们本性中的这种弱点，所以它只能被称为魔术，而变戏法和所有其他诸如此类的骗术也是一样。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现在，人们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对抗这种困惑的方法——测量、计数和称量是其中最美妙的方法，因此，我们已经终结了大小、数量和重量的表象对我们心灵的主宰，取而代之的是经过测量、计算和称重后得出的结果。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当然，这些度量是心灵中理性部分的职责。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现在，心灵进行了测量，并得出了结果：甲比乙大（或甲比乙小，或两者一样大）。尽管如此，它仍经常获得与测量结果相矛盾的印象。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们说过，对于同一事物，我们不能同时持有相互矛盾的两种看法。对吧？

格劳孔：是的，我们的确说过，而且我认为我们是对的。

苏格拉底：因此，看法与测量结果相反的心灵部分，与看法与测量结果一致的心灵部分一定是不同的部分。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但接受测量与计算结果的部分是心灵的最善部分。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与之对立的那部分一定是心灵的低劣部分了。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我所说的一切让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绘画——或者更确切地说，一般的模仿——不仅创造出了一种与真实相距甚远的作品，而且还与我们心灵的一部分形成了一种亲密又热情的关系——这使它与理性相去甚远——这种关系不可能产生健康或真实的结果。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可以说，模仿是一个低贱的母亲与一个同样低贱的父亲交合而生出的低贱的孩子。

格劳孔：我想这种说法是对的。

苏格拉底：这个道理只适用于视觉模仿，还是也适用于听觉模仿，换句话说，是否也适用于诗歌？

格劳孔：我想，它也适用于诗歌。

苏格拉底：好吧，我们不要仅依靠绘画上的假设，我们也应该充分探讨与诗歌模仿相关联的那部分心灵，看看它属于心灵的高贵部分还是低贱部分。

格劳孔：是的，我们应该这么做。

苏格拉底：我们最好先把某些想法公布出来。比如，我们会说，模仿性诗歌模仿人们的行为——情愿或不情愿的，然后是他们对于成功或失败的思考，以及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痛苦或快乐。他们所做的就是这些，没有别的什么了吧？

格劳孔：没有了。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人在整个过程中内心是否始终保持一致呢？我们发现，就视觉而言，是存在冲突的，人们在同一时间内对同一事物有着相互矛盾的看法。当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也是这样吗？此时他的内心是否也存在冲突和异议呢？但我突然想到，我们确实没必要现在就做出评价，因为在讨论的初期，我们已经充

分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当时我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我们的心灵中都充满了成千上万种这样的矛盾。

格劳孔：对。

苏格拉底：尽管是对的，但我们之前的讨论并不完整，因此，我认为现在有必要对遗漏的部分加以补充。

格劳孔：我们遗漏了什么？

苏格拉底：如果一个善者遭遇不幸，例如失去儿子或其他任何他非常珍视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已经说过，他会比任何人更好地承受这个不幸。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他不觉得痛苦呢，还是他肯定会觉得痛苦？如果他觉得痛苦，而又没表现出来，那么这是因为他把痛苦控制在了适度的范围内？

格劳孔：后者更接近事实。

苏格拉底：但现在我还有一个关于他的问题要问你：你认为在下述哪种情况下他能够更好地抵御他的痛苦——当着别人的面还是独处的时候？

格劳孔：当然是当着别人面的时候，他能更好地忍受痛苦。

苏格拉底：然而，当他独处的时候，我想他会不停地说一些他不想让别人听到的话，做一些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事情。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理性和习惯促使人们克制，而事件本身却把他推向痛苦，对吧？

格劳孔：没错。

苏格拉底：当一个人同时被同一事物拉向相反的方向时，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具有两面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其中一个准备让习惯来决定行动是否正确，对吧？

格劳孔：你能解释一下吗？

苏格拉底：你知道，习惯告诉我们，遭遇不幸时，最好是尽可能保持冷静，不要心烦意乱。因为它是好是坏尚不清楚，负面情绪无法解决问题，生活方面的事务不值得大费心思，在这种情况下，痛苦会阻碍我们找到我们需要尽快得到的那种东西。

格劳孔：哪种东西？

苏格拉底：思考事故的能力。在理性的指导下，尽可能利用自己的情况，就像一个人在骰子游戏中时面对骰子落下的点数所要做的决定一样。当孩子被什么东西撞伤时，他会抱住受伤的部位哭泣，这么做就是在浪费时间。与其这样，倒不如不断地训练我们的心灵，在试图救死扶伤之前不浪费任何时间——我们应该尽快帮助摔倒的人从地板上爬起来，或通过药物来消除他的痛苦。

格劳孔：是的，这是处理不幸的最好办法。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的观点是，我们心灵中最好的部分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理性指导。

格劳孔：这无疑是正确的。

苏格拉底：然而，我们心灵的另一部分却促使我们记住那些糟糕的时光，表现我们的悲伤，这部分对眼泪贪得无厌。对于这部分，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它拒绝倾听理性，也难以应付那些苦差事，它与害怕困难相伴而生。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尽管我们暴躁的一面给模仿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但我们性格中理智和冷静的一面却几乎是不变的。这不仅难以模仿，而且就算模仿出来也难以理解，尤其是当你在剧院里看到的观众是那种鱼龙混杂的人群时，因为他们根本不熟悉那种被模仿出来并呈现给他们的体验。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那么，显然，一个模仿性诗人与心灵的这一部分毫无关系，他的技艺也不是为乐趣而生的，否则他就会失去对大众的吸引力。他关注的是我们性格中任性多变的一面，因为这很容易模仿出来。

格劳孔：很显然是这样。

苏格拉底：所以我们现在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他归为画家之流。他像一个画家，因为他的创作缺乏真实，而更进一步的相似之处是，与之交流的那部分心灵也不是最善的部分，而是别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拒绝他进入任何尊重传统的城邦是多么正确，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他唤醒了心灵的哪一部分。他通过滋养和培育另一部分来摧毁心灵的理性部分，这相当于一个人通过给恶棍提供政治权力来摧毁一个城邦中更文明的成员。我们会说，这和模仿性诗人所做的事情没有区别：在个人层面上，他在人们的心灵中建立了一个糟糕的管理体系，通过满足它们非理性的一面（这一面甚至无法识别事物的大小——同一个物体，它一会儿说大，下一秒就可能说小），通过制造影像，通过远离真实。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然而，我们还未对模仿性诗歌的最大罪状提出指控。它有一种可怕的腐蚀能力，即使再优秀的人也难以幸免，只有极少数人能摆脱这种能力的影响。

格劳孔：这确实太可怕了。它真具备那种能力吗？

苏格拉底：这是我的证据，你可以自行判断。当荷马或其他悲剧作家模仿一位英雄的悲伤时，他们会描述他长时间地悲叹，吟诵哀歌，并捶胸顿足。你肯定也注意到了，当人们听到这一切的时候，即使最优秀的人也会深受触动。我们抛弃了自我，被诗歌中的英雄牵着走，分担着英雄的痛苦；任何一位能让我们产生强烈共鸣的诗人都会因为他的技艺而让我们热情高涨。

格劳孔：是的，我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

苏格拉底：但你也知道，当我们在生活中被各种烦恼困扰的时候，我们反过来会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能力承受痛苦而免于沮丧。我们认为这才是男子汉的行为，我们之前所描述的那些负面表现是妇道人家才会有的行为。

格劳孔：是的，我知道你说的。

苏格拉底：因此，当我们看到舞台上的那些人物时，尽管我们自己耻于与之为伍，但我们也不会心生厌恶；相反，我们应该欣赏这种场面，并认可它。你认为这种行为可取吗？

格劳孔：不，当然不可取。我得说，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苏格拉底：我同意。这里还有更多的证据。

格劳孔：什么证据？

苏格拉底：想想在这种情况下，诗人所满足和迎合的是我们心灵的一个方面，当不幸降临我们自己头上时，我们强行克制住了这个方面——心灵中那个渴望眼泪的方面，满足于无尽的哭泣的方面（人之本性使然）。当我们心灵中善的那部分没有得到理性的充分训练而成为习惯，它就会放松对另一部分——唤起人们悲伤情绪的那部分——的警惕。我们告诉自己，有这种感觉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并为那些尽管声称自己德行高尚，却过度沉溺于悲伤的人感到遗憾——也没什么可耻的；而且我们认为，我们至少从这样的快乐中获益了，而不欣赏完一整首诗或一整部戏就放弃这种乐趣是毫无意义的。你看，很少有人能知道，我们自己一定会储存从别人那里获得的“收获”：这些场合助长了悲伤的情绪，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当我们自己的生活发生不幸时，我们便很难抑制它。

格劳孔：你说得完全正确。

苏格拉底：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喜剧。如果有些有趣的事情你自己都不好意思去做，但当你在喜剧中看到它们或在私人场合听到它们时，你会感到极大的快乐——这时你并不觉得它们令人厌恶和嫌弃，这和我们谈论悲伤时所提到的那些人的表现又有什么区别？你心灵中的一部分会招致人们的嘲笑，但你的理智抑制了它，因为你害怕被认为是一个粗俗的小丑。然而，在其他场合，你让它发挥了作用，你没有意识到，在其他场合放纵心灵这部分将难以避免地带来这样的结果：你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成了喜剧演员。

格劳孔：是的，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性、愤怒，以及伴随着我们一切行为的，对于快乐的欲望以及对于痛苦的感受，而诗歌的模仿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也有着同样的效果。在它们即将凋萎之时，诗歌却滋养和呵护它们；当它们本应臣服于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生活得更好、更幸福——的时候，诗歌却使它们成为我们的统治者。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因此，格劳孔，如果你遇到有人称赞荷马，说这位诗人是希腊的教育家，说人们应该向他学习如何管理个人事务，汲取人生的智慧，并遵照他的教导来安排自己的整个生活，那么你应该心存善意，尊重并理解他们，因为毕竟他们的认知水平有限。你应该承认，荷马是一位伟大的悲剧诗人，创造了古希腊最早的两部史诗，但你也应该认识到，我们唯一能接受的诗歌是对神和贤德之人的赞美诗。如果你接纳了抒情诗和史诗中缪斯女神，那么快乐和痛苦就会取代最好的向导——法律和公理，成为城邦的统治者。

格劳孔：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因此，我们又给了诗歌一次申辩的机会，我们的申述如下：鉴于它的这些特性，我们之前将它逐出我们的城邦是有充分理由的——任何理性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然而，诗歌可能会指责我们麻木不仁，有失文明，所以我们应该告诉它，诗歌和哲学之间有一个古老的争论。有无数的证据证实它们之间的敌对关系，但这里只是其中的一些：有“对着主人狂吠的狗”“闲扯傻瓜中的能者”“统治饱学之士而自以为是的无能之辈”“‘脑袋空空’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两手空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指出，如果这些仅是为了给人带来快乐的诗歌和模仿形式能够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证明有必要将它们纳入一个治理良好的城邦，那么我们会很高兴——尽管我们对自己所看到的事实仍不会妥协，且认为这么做（将它们纳入治理良好的城邦）是不对的——接纳它们，令其不再被流放，毕竟，我们也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受到了它们的诱惑力。我是说，格劳孔，你难道没有被诗歌的诱惑力所吸引过吗？尤其是当荷马为你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时。

格劳孔：当然有过。

苏格拉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指控遭到了诗歌的反驳，如抒情诗或其他形式的诗歌，我们是否有理由接纳诗歌回归？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想，我们也应该允许那些人——他们虽然不会创作诗歌，却喜欢并拥护它——用散文为诗歌辩护，并试图证明诗歌不仅是一种乐趣，它对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影响在总体上也是有益的。我们不会抱着敌对的心态去听，因为如果事实证明诗歌既令人愉悦又对人类有益，那我们将会是赢家。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无法证明这一点，格劳孔，那么我们会像一个看破了红尘的情人一样，极不情愿地离开。同样地，由于我们美好的社会对诗歌的长期宣扬，使得我们对它已经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爱，因此，如果事实证明没什么比它更善、更接近真实，那么我们将乐于看到这一点。然而，只要它无力反驳我们的指控，那么我们观看诗歌表演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这些指控念诵给自己听，作为一种预防性的咒语，防止自己再被那种幼稚而无所不在的爱所蛊惑。我们要传达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将诗歌当作一种关乎真理的重要事物来对待。相反，人们应该担心观看诗歌表演可能对自己的内在政治体系产生的不良影响，并对其持谨慎态度。他们应该让我们的观点来指导他们对待诗歌的态度。

格劳孔：我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我亲爱的格劳孔，这场辩论意义重大——其重要性远超人们的想象，因为它关乎一个人的善恶，使人不被荣誉、财富、政治权力，甚至诗歌所蛊惑，而专注于正义和其他一切美德。

格劳孔：回顾我们论证的始末，我由衷地赞同你的观点，其他人想必也会如此。

苏格拉底：但是，你知道，我们还没有谈论善所赢得的最丰厚的回报和奖励呢。

格劳孔：你是说还有更多的回报？如果这些回报比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还要大，那它们一定大得惊人。

苏格拉底：什么东西能在短时间内变大？我的意思是，一个完整的人生——从年幼到老去——与漫长的时光之路相比，何其微不足道。

格劳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苏格拉底：那么，你是否认为任何不朽的东西都应该贯穿漫长的时光之路，而不是仅停留在人生这么短的时段里。

格劳孔：是的，我认同这一点。你还想说些什么？

苏格拉底：难道你不认为我们的心灵是不朽的吗？

格劳孔（惊讶地看着苏格拉底）：不，我当然不知道。那么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苏格拉底：当然，而且我得说，你也应该这么认为。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不难弄清楚。

格劳孔：对我来说可没那么简单。但我很乐意听你对这个“相对简单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苏格拉底：好吧。

格劳孔：那么，请接着说。

苏格拉底：你承认世间存在善恶，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我不知道你对它们的看法是否和我一样。

格劳孔：那你的看法是什么？

苏格拉底：恶总是表现出破坏和损害，而善总是表现出维护和利益。

格劳孔：我同意。

苏格拉底：那么你是否会说，对一个特定的对象来说，事物有好有坏？例如，眼炎对眼睛有害，疾病对整个身体有害，枯萎对玉米有害，腐烂对木材有害，生锈对铜和铁有害——就像我说的，几乎每一个对象都有某种特定的事物能够使之受害或受损，因而对它是有害的。

格劳孔：我同意。

苏格拉底：每当一个对象受害或受损，它就会恶化并最终分解和消亡，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因此，任何特定的对象都因其特定的破坏和损害而毁灭，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摧毁它，因为善从来没有破坏性，任何介于善与恶之间的东西也绝不会具有破坏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假设我们发现某种东西，它肯定也对应着某种破坏和损害它的事物，但它却不会被这种事物分解和消亡。那么，我们便会立刻意识到，我们所发现的这种东西，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毁灭的，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有什么东西能使人的心灵变坏吗？

格劳孔：当然有。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提到的所有这些劣性——不正义、不节制、懦弱和无知等。

苏格拉底：那么，这些劣性会导致心灵分解和消亡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先注意：我们不想落入这样的陷阱，当一个不正义者因为愚蠢而导致他的罪行被发现时，就说这是他的心灵因劣性（不正义）而导致消亡的一个案例。而我却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你知道，疾病作为一种身体缺陷，是如何破坏并摧毁一个身体，直到它最终消亡的；你也知道，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那些事物在其特定缺陷的破坏和损害下是如何被毁灭的，因为这种缺陷极具破坏性。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好吧，现在我们将同样的论述应用到心灵上。当不正义（或其他某种缺陷）占据一个人的心灵时，它的存在和占据是否会导致他的心灵恶化和腐坏，并最终导致他的心灵死亡并与身体分离？

格劳孔：不会。

苏格拉底：另一方面，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其他事物的缺陷，而不是它自己的缺陷所毁灭，这毫无道理，对吧？

格劳孔：是的，这种想法毫无道理。

苏格拉底：格劳孔，我想让你明白，在我们看来，一个身体并不一定会因为食物中的某种缺陷而被破坏，比如食物腐烂或发霉。相反，我们会解释任何变质的食物使身体恶化的例子，说身体破坏就是食物的特定缺陷——疾病——所导致的，而变质的食物是产生这种疾病的原因。但是，既然身体和食物并未产生直接关联，我们最好不要说身体是被变质的食物所破坏的，而是被其他事物的缺陷破坏的，除非食物本身构成了身体的特定缺陷。

格劳孔：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糟糕的身体状况不会导致糟糕的心灵状况，那我们最好不要说一个人的心灵是被其他事物的缺陷摧毁的（因为心灵只可能被它自身存在的特定缺陷摧毁），否则，那将是一个事物被另一个事物的缺陷所摧毁的例子。

格劳孔：是的，这么说很有道理。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要么证明我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么（在没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得承认另一点：发烧，任何疾病，任何伤害——甚至把整个身体碎尸万段——也不会对心灵产生丝毫的破坏。总之，我们只能从这两个相反的观点中选择一个。为了让我们接受后面这种观点，必须有人去证明这些身体上的痛苦会强化心灵上的不正义。但我们不应该接受这样的观点：心灵（或其他任何事物）会在自身不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被摧毁。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说，某一事物为心灵的缺陷发生提供了环境。

格劳孔：没人能证明死亡会使死人的心灵更不正义。

苏格拉底：不过，有人可能会大胆地反驳我们的观点，为了避免被迫承认心灵是不朽的，他们可能会声称一个垂死的人会变得更为恶、更不正义。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我们的论敌是对的，那我们就必须否认我们目前的说法，即不正义者的死亡源于其他人在执行正义，而不正义是他们这样做的原因；相反，我们必须宣称不正义对任何拥有它的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感染此病的人会死于此病，因为它的本性就是致命，它杀死他们的速度取决于他们不正义的程度！

格劳孔：是的，如果不正义对不正义者是致命的，那么他显然没有理由惊慌，因为这将消除他所有的麻烦。相反，我相信我们更有可能发现的是（如果可能的话），不正义会杀死其他人，而不是它的拥有者。事实上，不正义不仅不会杀死它的拥有者，而且还会赋予他强大的生命力，以及充沛的精力。换句话说，不正义给人的印象是，它对拥有者并不构成致命威胁。

苏格拉底：你说得对。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发现心灵不能被它的特定缺陷所消灭，也不能被它的特定痛苦所摧毁，那么它就更不可能被一个旨在摧毁其他事物的缺陷所摧毁了，因为任何事物只能被它对应的那种缺陷毁灭。

格劳孔：是的，的确如此。

苏格拉底：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发现，心灵不能被自身特有的缺陷或其他任何事物所特有的缺陷所毁灭，显然，它必定是永恒的；如果它是永恒的，那它就是不朽的。

格劳孔：必定如此。

苏格拉底：那这一点就算定下来了，既然如此，你也会明白，世界上总是存在着恒定数量的心灵——没有一个会被毁灭，所以它们的数量不能减少；它也不能增加，因为如果它能够增加，那么增加的不朽事物都必然是由一个可朽的事物转变而来的——相信你也意识到了，但那样的话，一切事物最终都会变得不朽了。

格劳孔：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我们决不能认可这个说法。我们也很难相信，从本质上讲，心灵内部充斥着差异、矛盾和分歧。

格劳孔：你的意思是？

苏格拉底：如果一种事物是由多个彼此之间存在着差异、矛盾和分歧的部分杂乱地拼凑在一起的混合体——正如我们不久前看到的那样，那它不太可能是不朽的。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心灵的不朽似乎已经被我们刚才的论证以及其他的论证所证实。然而，我们必须做的是，在心灵没有因为与身体和其他恶的接触而腐蚀（这就是我们迄今为止所看到的实际情况）的时候，试着去探究心灵的真相。我们应该试着去观察心灵没有被污染时的样子，必须依靠理性来使自己的目光更加敏锐，看得更加清晰。此时你会发现它的美被大大增强了，你会从正义和不正义的案例，以及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所有品质中获得更多的见解。我们目前关于心灵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些看法与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情况相符。但我们观察它时所处的情况跟我们观察海神格劳克斯时是一样的。人们看到格劳克斯，他们将很难再分辨出他原来的状况，因为他原身的一些部分已经在海水的冲刷下磨损、散落，而且他的身上还长出了其他东西，比如贝壳、海藻和石头等，所以他的外表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现在的他看起来更像一个怪物。同样地，当我们观察心灵时，它也已经遭受了无数不良的影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所呈现的状况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格劳孔，我们必须将目光转向别处。

格劳孔：何处？

苏格拉底：心灵的爱智部分——它与神圣、不朽和永恒属于同一领域，它会被智慧所吸引，并考虑它与什么相关，它所渴望的从属关系。我们应该设想一下，如果整个心灵允许这个领域去决定它的方向，如果这种力量将它带出水面，而所有的石头和贝壳都被打碎——所有的泥土和岩石（因为泥土是它的食物）都因为沉溺于人们所说的能带来幸福的快乐而在它的周围失控般地肆意生长——那将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是复杂的还是单一的，或者它的真实性质和状况是什么。不过，我认为我们已对围绕心灵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它在人类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形式，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反驳了上面所提到的所有指控，对吧？而且，我们没有赞扬正义在某些方面的回报以及随之而来的荣誉——如你们所说，赫西俄德和荷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也证明了，正义本身对于心灵是最有益的，因此一个人应当正义，不管他是否拥有裘格斯的魔法戒指或哈迪斯的隐身头盔。

格劳孔：你说得很对。

苏格拉底：那么，格劳孔，作为一个补充，如果我们现在将各种各样的报酬奖励给正义和其他美德，并描述人和神在一个人生前和死后对他的正义和美德进行奖励的各种方式，那么肯定不会再有人提出任何异议了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你欠了一笔债，现在你能把它还给我吗？

格劳孔：什么债？

苏格拉底：我“借”给了你一个拥有不正义之名的正义者和拥有正义之名的不正义者。当初为了这场讨论，你们要求我做出这种让步，因为尽管神和人都清楚事情的真相，但你们仍认为这有助于我们比较和评判正义和不正义各自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格劳孔：当然记得。

苏格拉底：好了，既然我们的评判已定，那么我现在代表正义，请求你帮个忙作为回报：我希望我们和其他人都同意，正义在神和人之间确实应该享有它所享有的声誉。我们已经发现，正义实际上会带来利益，那些真正拥有正义的人不会对正义产生错误的印象，所以，如果你帮我这个忙，正义也可以因其声誉而获得奖赏，并获得它赋予正义者的利益。

格劳孔：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苏格拉底：那么，我想从你这里“取回”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神明了解正义和不正义的本质。你愿意将它还给我吗？

格劳孔：是的，我们会还给你的。

苏格拉底：现在，既然神明清楚二者的本质，那么其中一个一定为神明所青睐，而另一个一定为神明所憎恶，就像我们之前达成的共识一样。

格劳孔：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现在，我相信我们都一致认同这一点：神明所赐的一切都会尽其所能地造福于他们所青睐的人，除非这些人已经因为前世的罪孽而遭受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惩罚。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即使一个正义者看起来处境不佳——或陷入贫困，或疾病缠身，或遭遇其他的不幸，我们也深信，他所遭遇的所有这些不幸对他（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终将是好事。关键是，神明从来不会无视任何一个准备献身于正义的人——他通过实践美德，尽可能地让自己趋同于神。

格劳孔：是的。当他变得像神一样时，他理应不会被神所忽视。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不正义者的下场正好与之相反，对吧？

格劳孔：是的。

苏格拉底：不管怎样，这些都是正义者从神那里得到的奖赏。

格劳孔：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苏格拉底：那么，一个正义者会从人间得到什么呢？说实话，聪明的罪犯就像那些在跑道前半段跑得很快，但在后半段速度就慢了下来的运动员，对吧？他们起跑时疾驰而去，但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们逐渐精疲力竭，于是不得不在众人的嘲笑下耷拉着脑袋退出赛场，最终没得到任何奖励。然而，真正的运动员会跑完赛道，并收获应得的奖励和花环。这不是正义者通常的结局吗？当他们参与的每一项活动和事务结束时，在他们的生命结束时，他们也会得到荣誉和奖励，对吧？

格劳孔：是的，他们必定会得到这样的回报。

苏格拉底：现在，如果我把你们之前认为不正义者会得到的那些益处归还给正义者，那么你们也不会反对，对吧？我要说的是，正义者在以后的生活中——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在自己的城邦拥有政治权力，可以和任何家庭的女人结婚，可以和任何他们心仪的家族结为亲家，等等。还有你们之前所说的关于不正义者的一切，现在都适用于正义者；另一方面，我对不正义者的看法是，即使他们在年轻时能够侥幸逃脱惩罚，但在比赛结束时，他们也会被发现并被追究。他们的晚年会因为陌生人和同胞的嘲笑和侮辱而变得悲惨；他们会被鞭打，他们经受着你所谓的“粗鲁”的惩罚（这个评价很贴切）……然后他们会在绞刑架上经受折磨，他们的眼睛会被灼烧……好吧，你们最好想象一下其他任何惩罚——我已经给你们列出了他们将会遭受的各种折磨。总之，你们对这一切是否存在任何异议？

格劳孔：我没有异议，因为你的评判完全公正。

苏格拉底：所以，除了正义本身所带来的好处之外，一个正义者在他的一生中还会从神和人那里得到各种奖品、奖赏和奖杯。

格劳孔：这些回报已经够丰厚的了，这也是正义者所应得的。

苏格拉底：其实它们都算不了什么——这些回报与两位人物死后所经历的遭遇相比可以说既微不足道又空洞虚无。我得解释一下：我们欠他们两人的，因此，如

果我不这样做，这笔债就得不到全额偿还。

格劳孔：请说吧，没什么东西比这更让我感兴趣的了。

苏格拉底：好吧，我要讲的故事可不像阿尔喀诺俄斯听到的传奇故事那么长。忍耐将是本故事的主题——故事的主人公是勇士厄尔，他是潘菲利亚人阿尔米纽斯的儿子，他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十天后，人们在为牺牲者收尸时，发现其他人的尸体都腐烂了，唯有厄尔的尸体完好无损，于是人们将他的尸体带回了家；在他死后的第十二天，就在葬礼即将开始的时候，已经躺在柴堆上的他竟然又复活了，然后他告诉人们他在另一个世界看到了什么。

他说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和其他灵魂一起踏上了前往冥府的旅程。他们来到一个森严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发现地上有两个相邻的洞口，而在他们对面的天空中还有两个洞口。有判官坐在洞口之间进行评判，然后告诉正义者从右边升天，并给他们戴上刻有判决结果的标牌，以表明他们的行为受到了评判；同时，判官命令不正义者从左边入地。这些人也戴有标牌，但在他们的背上却印有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然而，当厄尔走近时，判官吩咐他必须把那里发生的事情报告给人类，接着他们便让他观察并倾听那里发生的一切。

厄尔可以看到灵魂经过审判后，有的走进通往天上的洞口，有的走进通往地下的洞口；他注意到另外两个洞口也各有作用：蓬头垢面的灵魂从地上的洞口上来，而干净整洁的灵魂则从天上的洞口下来。他们来来往往，看上去就好像他们经过了长途跋涉才赶到了那里；他们欣然来到一片草场，找个地方安顿了下来，那场面就像过节一样。老熟人见面后互相问候，那些从地洞里上来的人和那些从天上下来的人彼此询问对方那里发生了什么。其中一群人的故事伴随着哀叹和泪水，他们回忆起他们在冥界之旅（耗时一千年）中经历和看到的所有可怕的事情，而来自天堂的灵魂讲述的却只有幸福的经历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景象。

格劳孔，若要把他们的大部分故事讲给你听，得花上很长时间，因此，我只能粗略地概括一遍。总之，厄尔告诉人们，每个人都会为他所犯的每一项罪行，为他所伤害的每一个人遭受十倍的惩罚。也就是说每一百年受罚一次（假设人的寿命是一百年），以确保他遭受的惩罚是所犯罪行的十倍。例如，那些因背叛国家或军队而造成大量死亡的人，以及奴役他人或以其他方式给他人造成痛苦的人，每伤害一个人就会得到十倍的痛苦。相反，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因其善行、道德和正义而获得奖励的人。然而，对于那些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死亡的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但这些故事基本上不值一提，在此我就不再复述了。然而，他确实还讲到，孝敬父母和虔诚敬神的人会得到更大的奖赏，而忤逆甚至谋害父母以及亵渎神明的人会遭受更大的惩罚。

比如，他说他无意中听到有人问别人阿尔迪亚厄斯大帝（一千年前，阿尔迪亚厄斯是潘菲利亚某个城邦的僭主，据说他犯下了许多恶劣的罪行，包括杀害他年迈的父亲和哥哥）在哪里。被问到这个问题的人回答说：他不在这里，而且永远也不会来这里，因为我们在出口附近看到了下面一幅可怕的景象。我们经过长途跋涉，正要从地下的洞口上来时，突然看见了阿尔迪亚厄斯。他身边还有其他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僭主，而其余的人则犯下了可怕的政治罪行。他们似乎正要从洞口离开，但出口却拒绝放行。每当邪恶无法得到救赎或者没有受到足够惩罚的人试图从洞口上去，它就会发出咆哮。有一些面目狰狞、凶神恶煞的人站在洞口，他们能听懂洞口的咆哮。这些人抓住并带走了其中一些罪人，但像阿尔迪亚厄斯这类人，这些人将其手腕、脚踝和脖子全都戴上了镣铐，之后将他们扔在地上，剥他们的皮，然后沿着路边将他们拖走，最后在带刺的灌木丛里把他们撕成碎片。这些人还告诉过路人，要把他们带走并扔进塔尔塔洛斯地牢中去，并解释了这么惩罚他们的原因。

厄尔还说，阿尔迪亚厄斯等人在那里经历了各种骇人听闻的惩罚，其中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是，当他们准备向上走出洞口之时，他们会听到洞口的咆哮声；如果此时他们什么声音也没听到，那就是最令人欣慰的事了。

厄尔所描述的审判和惩罚就到此为止了，而给予正义者的奖赏则完全与之相反。那些人在草地上待了七天，第八天他们不得不离开并前往别的地方。又过了四天，他们到了另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看见一道笔直的光柱从地面上直插云霄，颜色很像彩虹，只是比它更明亮，更清晰。他们又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到达光柱那里。当他们来到光柱光点的中心时，他们能看见从天上延伸下来的光柱末端（就像海船的龙骨把整个旋转的碗形圆拱连接在一起一样，这光柱也把整个旋转的诸天连接在一起），而推动天体运转的“必然之纺锤”则悬挂在光柱的末端。

纺锤的柄和钩质地坚硬，而它的纺轮则由各种物质组成，包括一些硬质材料。从外观上看，这个纺轮大体上看起来很像人间的纺轮。但据厄尔说，人们对它的印象绝对是：首先，最外边是一个大的空心纺轮，置身其间的是第二个较小的纺轮（就像那些可以套入大罐子的小罐子），然后按照此法依次放入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第八个。他说总共有八个同心圆纺轮，从上面看，它们的圆形边缘形成了一个硬质表面，就好像只有一个纺轮连接在柄上，这个纺轮正好穿过第八个纺轮的中心。

第一个纺轮——最外面的那个——是最宽的，第二宽的是第六个纺轮，第三宽的是第四个纺轮，第四宽的是第八个纺轮，第五宽的是第七个纺轮，第六宽的是第五个纺轮，第七宽的是第三个纺轮，第八宽的是第二个纺轮。最大的纺轮闪闪发光，第七个纺轮是最明亮的，第八个纺轮因反射第七个纺轮的光而呈现出与之相

同的颜色，第二个纺轮和第五个纺轮颜色几乎相同，比其他纺轮更黄，第三个纺轮是最白的，第四个纺轮是红色的，第六个也是白色的，但没有第三个白。

虽然纺锤整体呈匀速转动，但七个内圆以不变的速度在轨道上运动，与整体的运动方向相反。七个靠内的纺轮转速各不相同：第八个是最快的，第二快的是第七个、第六个和第五个，第三快的（根据厄尔的说法）就是逆时针转动的第四个纺轮，第四快的就是第三个，第五快的就是第二个。纺锤在必然女神的膝上转动。每个纺轮的边上都站着一个海妖。每一个海妖都随之一起转动，并发出一个音符，所有八个音符合在一起，发出了一个和谐的音调。

此外，还有三个女神围绕纺锤等距而坐。她们是命运女神，是必然女神的女儿，分别叫拉克西丝、克洛托、阿特洛波斯。她们身穿白衣，头戴花环，伴着海妖的歌声，拉克西丝唱着过去，克洛托唱着现在，阿特洛波斯唱着未来。克洛托不时地把她的右手放在纺锤的外圈上，帮助纺锤转动；阿特洛波斯也做了同样的动作，用她的左手转动内圈；拉克西丝则用一只手交替地帮助外圈和内圈的纺轮转动。

灵魂一到，他们就去找拉克西丝。一个神使把他们排成一排，然后，在他从拉克西丝的大腿上拿走运签和生活样本后，走上一个高高的讲坛说：请听必然女神之女拉克西丝女神的旨意——灵魂无常，你们的生死循环又开始了。你们的命运非神明所能决定，而由你们自己决定。抽签的顺序决定了你选择生命的顺序，而生命一旦选定后不可改变，必定会属于你。美德有它自己的规则：你们每个人珍视美德的程度将决定你们善的程度。选择之责在于选择者，而不是神明。

宣布之后，他把运签扔向了人群，每个人（除了厄尔，因为他不被允许拾取运签）都捡起了掉在他们身边的运签。每个灵魂在运签中的号码在他们拿起运签的那一刻就确定了。接着，神使在他们面前的地上放了一些生命样本，这些样本远多于人群中的灵魂，每一种人类和动物的生命都包括在这些样本中。例如，有僭主的生活（有些人终身在位，有些人早逝，有些人最终陷入贫困、被流放或以乞讨为生），还有名流的生活——他（她）们或因体格出名，或因美貌出名，或因力量、运动能力出名，或因血统和祖先的福荫。有些生命则没有这么走运。然而，性格不包括在内，因为它必定会随着所选择的生活而变；除此之外，各种性格会相互组合，也会与财富、贫穷、疾病和健康等因素的极端状况或适度状况进行组合。

我亲爱的格劳孔，这对一个人来说似乎是至关重要的时刻。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全身心地——宁可忽视其他领域的学习——寻找和发掘，看看任何地方是否有人能给他提供能力和知识，让他能够分辨生活的好坏，并在任何时刻尽可能地选择更好的生活。他必须权衡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所有事情，以便知道它们中的某

一个或者其中几个的组合对过上美好生活有什么意义。把美貌与贫穷或财富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某种精神状况，看看结果是好是坏。先天特征和后天特征的各种组合，如出身高低、参与和不参与政治、强壮和虚弱、聪明和愚蠢等，又会产生什么影响。他必须能够考虑到心灵的本质，从而从所有的选择中，在更好的生活和更坏的生活之间做出理性的选择。他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将他的心灵引向越来越不正义的生活是更坏的生活，而把他的心灵引向正义的生活则是更好的生活。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当他到达冥府时，这种信念必须是绝不动摇的，这样他在那里也能抵御苦难的诱惑，如财富，而不会陷入僭主的暴行或任何其他活动，导致他犯下许多卑劣的罪行，并遭受更严酷的折磨。相反，他必须知道如何选择一种中间状态的生活，以及如何在今世和来世尽可能避免任何一个极端，因为这是一个人确保自己幸福的方式。

总之，如上所述，在讲坛说了那番话之后，神使接着说：即使是最后一个抽签的人，只要他明智地选择，终生努力工作，他也会收获一种幸福的生活，而不是一种不幸的生活。第一个选择的人也要小心，而最后一个选择的人也不必绝望。

厄尔说，神使刚一沉默，就轮到第一个站出来的人选择了，他选择了最有权势的僭主生活。他的愚蠢和贪婪使他选择了这种生活，因为他没有彻底地、仔细地审视它，所以他没有注意到，这种生活的命运包括了吃掉自己的孩子，犯下其他可怕的罪行。当他花时间审视他的选择时，他捶胸顿足，大声哭泣，但他没有认真倾听神使之前的叮嘱，因为他不认为自己应该对自己的苦难负责；相反，他责怪命运，责怪诸神，责怪一切，而不是责怪自己。他是那些从天堂下来的人之一，因为他的前生是在一个管理有方的城邦度过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算个好人——尽管这得归功于他的好习惯，而不是他的哲学思想。事实上，那些来自天堂的人也或多或少会像其他人一样掉入这个陷阱，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如何应对困难，而大多数来自地狱的人并不急于做出决定，因为他们从自己的经历或者通过观察别人的经历了解到了痛苦。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运签的不可预测性，大多数灵魂都遇到了反转，从好到坏，反之亦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人间，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忠实地实践哲学，如果他抽到的运签又不是最后一号的话，那么从另一个世界带回来的报告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仅在这一世会幸福，而且死后再从天堂回到人间的道路也会是平坦的，而不是从地狱的崎岖小路回到人间。

厄尔说，那些形形色色的灵魂选择自己生活的情景也很值得一看：有的场面悲哀，有的有趣，而有的则令人吃惊。他们的选择总是由他们前世塑造的习性所决定的。例如，他说他曾经看到俄耳甫斯的灵魂选择了天鹅的生活，因为女人杀了他，因此他憎恨起了一切属于女性的东西，并希望不要成为女性的化身；他看到

泰弥拉斯选择了夜莺的生活，而天鹅和其他鸣禽则选择了人的生活。排在第二位的灵魂选择了狮子的生活——他是忒拉蒙的儿子阿贾克斯，他不想再成为一个人，因为他无法忘记关于武器的那次判决。下一个灵魂是阿伽门农，同样，他的苦难使他痛恨人类的生活，因此他来世选择成为一只鹰。大约在抽签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轮到阿塔兰忒的灵魂了，她看到了一个男运动员的生活，发现他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报酬，因此她停了下来，选择来世做一个运动员。在阿塔兰忒之后，厄尔看到帕诺珀俄斯儿子厄帕俄斯的灵魂选择了工匠。后来，在抽签快结束的时候，他看到滑稽的忒耳西忒斯的灵魂变成了一只猴子的模样。正如运签所显示的那样，奥德修斯的灵魂是最后一个做出选择的。过去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使他记忆犹新，他的雄心壮志消退了，所以他四处游荡了很长一段时间，寻找一种不参与政治事务的普通公民的生活。最后，他发现一种生活：躺在某个地方，不为他人所理会。当他看到这种生活时，他欣然做出了选择，说即使他第一个做出选择，他也会选择同样的生活。同样地，角色的逆转也发生在了动物身上，它们会变成人或其他动物——如果本性不道德，它们就会变成野性十足的动物，否则就会变成温驯的动物。

当所有的灵魂都完成了对自己生活的选择之后，他们按照抽签分配给他们的顺序找到了拉克西丝。她给他们每个人派了一位监护神作为他们的守护者，陪伴他们度过一生，完成他们做出的选择。每个监护神首先把他监护的灵魂带到克洛托那里，在她的手和旋转的纺锤下经过，这样就确认了灵魂在抽签中选择的命运。然后，神将灵魂带到阿特洛波斯旋转纺锤的地方，使克洛托编织的命运之线固定不变。在这之后，灵魂沿着一个固定的路线前往必然女神的宝座，并从它下面经过。一个灵魂穿过宝座到达另一边之后，要等到其他灵魂也都到达这一边之后才能一起上路。他们会经历可怕的、令人窒息的高温——那里寸草不生——来到“遗忘平原”。因为这一天快要结束了，于是他们就在“遗忘河”边扎营，这条河的水是没有器皿可盛装的。

这时，他们都被要求喝一定量的水，但有些人很笨，不能克制自己，喝了超过规定量的水。每个人一旦喝了这条河水的水，就会忘记一切。接着他们便躺下睡觉，半夜里雷声隆隆、地动山摇。突然间，他们从躺下睡觉的地方被抛起来，像流星一样飞向四面八方，获得重生。至于厄尔，尽管他不被允许喝“遗忘河”里的水，但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朝什么方向走，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自己身体里去的。他突然睁开眼睛，发现已是清晨，自己正躺在火葬的柴堆上。

格劳孔，整个故事就是这样，我已经讲完了，中途没有亡佚。如果我们相信它，它也可以拯救我们，从而成功地越过“遗忘河”，而不至于玷污我们的灵魂。总之，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把灵魂看作是不朽的，它能经受住巨大的痛苦，就像它能经受住所有的美好时光一样。我们应该始终坚持向上的道路，我们应该利用

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以正义和智慧行事，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我们自己和神的赞许——无论是在今生，还是在来世，我们都能够得到丰厚的回报（我们因自己的正义而收获的奖品就像胜利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得到的奖励一样数不胜数）。到那时，无论是在今生，还是在故事所描述的千年旅程中，我们都会事事顺遂。